



我們自己這一時代的故事故

農民第四部

萊蒙脫著 費明君譯

神州國光社

Chtopi

W. S. Reymont

農 民
第 四 卷
夏

波蘭·萊蒙脫著

費 明 君 譯

神 州 國 光 社

農 民

翻 不 所 版
印 准 有 權

定 價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初 版

著 者 波 蘭 · 萊 蒙 脫

譯 者 費 明 君

出 版 者 神 州 國 光 社

上 海 福 州 路 三 八 四 弄 四 號

瑪蒂亞斯·波利挪這樣的結束了他底最後。

勒帕猛烈地吠叫鳴咽，想要跑進屋子裏去，而狂亂的向門跳撞，好一會，才把星期日中正在貪戀早睡的人們叫醒，啣一下袖口跑向田野那面，立刻又回轉頭來，注意人們是否跟住自己後面過來，神情完全和發狂一般，好容易亨卡留心到這一點：

「尤茲卡，狗好像在告訴什麼事情呢，跟住牠去看一下罷。」

尤茲卡很有精神地跟住狗的後面，朝大路那邊奔跑過去。

狗把尤茲卡帶到她底父親屍骸那兒去了。

一看到屍骸，尤茲卡恐怖得大聲喊叫，哭將起來。聽到這哭聲，人們也立即飛跑過去。老波利挪底身軀早已冷而硬直，正用他那最後舉行熱烈祈禱時同樣的姿態，雙手向前舉成十字形，俯伏在地面上。

雖是如此，人們還依然在想使波利挪蘇生的一縷希望之下，把他抬到家裏。

然而，不中用了。橫在他們眼前的，僅不過是一具屍骸，除了使用對付屍骸的方法以外，就不會有別的手段。

悲慘哀傷的場面展開了。亨卡揪住頭髮盡情痛哭，尤茲卡也不住在牆上衝撞着身體哭號，維蒂克也和孩子們一起大聲哀呼，連狗的勒帕也在屋子外面高聲鳴咽出異常的怪聲長吠。鎮靜的

祇有長工比特，但他也在院子裏不安地到處的來回走動，或是眺望已經昇得很高的太陽，很久之後，這才跑進有自己臥床的牛棚裏面躺了下去。

老波利挪的屍骸，被安置在臥床上，猶如乾燥的土塊，或者是倒下的樹榦那樣的僵直，緊握的手掌裏還拿住少許泥砂，眼臉睜開，而那眼珠，却像恍惚地在凝視那天涯遠方的神聖的世界。

雖說如此，他底屍體中依然散發出難以名狀的淒涼的陰氣，看上去使人覺得有一種難受的哀愁，所以立刻就用白布遮沒了他的全身。

瑪蒂亞斯·波利挪的死，立即傳遍了全村，到太陽漸漸昇到屋頂上面的時候，已有很多的陸續不斷的弔客到來，揭開遮住的白布，窺望一下波利挪底臉龐，有的跪將下去，舉行祈禱，而有的因為受到死底悲哀淒愴的過分衝擊，茫然地垂下雙手沉默。

這其間，大家哀悼死者的悲嘆之聲，也正在不絕地連續。

這時候，阿姆勃羅司老爹來了，擠開人羣，走到安置屍體的房間裏去；而格斯丁卡老婆子和阿加泰老婆子——這老婆子也搖擺地匍匐過來，在屍體旁邊誦唸祈禱——一起對死者着手做最後的事務。收拾屍體的後事，本來是阿姆勃羅司老爹日常職務，如果在其他地方，那麼，他就會說上不少打趣的馱話，泰然的輕鬆地工作，但是今天的確連這老爹底心情，也覺得很為鬱悶。

「無論什麼人有怎樣的幸福，也到此爲止了。」阿姆勃羅司老爹一邊替屍體脫去衣服，這樣喃喃地說：

「所謂死神那傢伙，看來好像心計特別惡毒，他高興了，就抱住人底咽喉，攔人底耳刮子，把脚

指都翹了過來；這樣一來，人就祇好聽他擺佈，被送到墓地裏面去啦！碰上了他，無論是怎樣的英雄，也不能抵抗的了。」

耶格斯丁卡老婆子也沒沉在悲哀的氣氛中，發不出辛辣的談話，所以她說：「真是一個可憐的大老闆！不過活着的時候沒有受到好的對待，倒還是死掉的好囉！」

「是嘛，老婆子！不過誰又曾沒有好好的對待他呢？」

「不，並不是這個意思。大家對於照顧倒是很周到的。」

「無論怎樣，也不會有能夠照自己的意思過活的人。不管是大地主也好，國王也好，在這世界上總不能不碰到困難和勞苦。」

「這位老闆，雖然並沒有碰到過什麼困難和貧窮，可是，比這更苦痛的是……」

「說的不錯，說的不錯。困苦什麼的倒是沒有多大關係的，祇不過那心神的苦痛，實在是最難受的了。」

「對了，我也懂得這一點了！那雅格娜曾經那樣的對待過丈夫，而且，還受過自己兒子的忤逆不孝！」

「可是，」阿加泰老婆子這時停止了嘴裏唸誦的祈禱，插嘴說：「他底兒子們倒是些好人，不會有這種事情的。」

這樣，耶格斯丁卡老婆子就對阿加泰那邊尖聲的說：「你還是唸你的祈禱罷，這在你是最好的事情呀！——你怎麼啦？看來，你這老婆子原來是隨口唸着禱告，心儘是在留意人家的說話！」

近的地方，用撕扯頭髮似的舉動搔着頭頂，哭出悲嘆的聲音：

「唉，唉……爸爸死啦……爸爸死啦！」

哭泣的聲音也不祇是尤茲卡一個人，無論屋子裏面和外面都充滿了歎歎嗚咽之聲，無論那一個人都悲哀地痛哭，然而祇有雅格娜一個人，雖在嚟嚟地顫動着手足，可是，也許是她底存在的深處受到極度的衝擊了罷，既不淌下一滴淚水，也不發出一些聲音，僅以朦朧的眼光到處胡亂地迴望，現出被異常恐怖的手所捕捉住似的表情而已。

不久以後，幸虧亨卡能夠努力抑制自己的悲哀，恢復自制心，雖淌着眼淚，也終於吩咐出各種主要的不能不做的事情。這其間到鐵匠夫妻來時，亨卡已經充分地安定下來了。

瑪格達立刻高聲大哭，而鐵匠詢問各種屑細的情形，亨卡一一的詳細回答。

「唉，唉，總之，上帝耶穌使他能夠這樣安穩地死去，實在是值得感謝的。」

「他，真可憐！因為死神追着來抓他了，所以逃到麥田上去的，真是可憐！」

「昨天晚上我來看他的時候，還是和平常一樣的躺着。」

「是的。」亨卡說。

「沒有什麼遺囑嗎？一句也沒有嗎？」鐵匠揩着沒有淚水的眼睛，問。

「沒有一句也沒有說——我和往常一樣的替他蓋好被服，讓他喝了牛奶，就睡覺的。」

「這樣說來，爸爸是獨自一個人起來的了。如果有人一直不離開的看護他，也許是不會死的。」

……
「瑪格達吸吸的哭着說。」

「雅格娜是到她母親那兒去睡的，因為陀米尼訶瓦伯母近來受到很厲害的火傷。」

「又碰的這麼不巧——這也是沒有辦法的。」鐵匠說：

「無論怎麼說，這三個多月以來，就一直是在睡着等死的，反正是不會痊癒的了，唔，反正不會好，還是死來得安逸，想來，爸爸是在上帝保佑之下，毫無痛苦地死去的，還是值得感謝的呢，唔，祇能這樣的想着安慰一下了。」

「是的，高明的醫生也請過，很貴的藥也買過……沒有辦法的還是沒有辦法！」

「真是的！」瑪格達又嘆着氣說：「爸爸是個大農家的老闖，在村子裏也很有面子……」

「我認爲最不滿足的，說是安笛克就可以回來的，但現在到了這樣，活着的時候就見不到面了，就是這一點很不過意。」

「那裏的話，就是安笛克也早已不是一個小孩子了，沒有看到他而死掉，也不會怨恨的。」
最要緊的，倒是喪事方面的準備怎樣了啊？還是趕快做這個工作罷。」

「啊，對了對了——這種時候，如果有羅甫老伯在這兒就方便了。」

「啊，就是他不在這兒也不要緊的，用不到耽心，無論什麼我都可以幫助的。」鐵匠奮勇地回答。

他雖然裝出很悲哀的神情，可是和阿姆勃羅司老爹一起做着替死者摺疊衣服之類的事情之間，很明顯地現出心中正另有什麼企圖的樣子。他短時中，在雜物室裏散亂着的羊毛捆以及其他許多東西之間，到處搜索，也搬過梯子爬到屋頂欄上去，說要拿下掛在那兒的長靴。可是這些時

間中，他底呼吸好像風箱一樣的吐着粗亂的氣息，猶如要吹散阿加泰老婆子大聲誦唸的祈禱，也不住誇張地說出死者生前的各種善行。然而，他底眼睛仍是不安定地到處尖銳地移動，他底手不是悄悄地伸到枕頭下面，就是滑進舖在死人下面的被服裏去摸索。

耶格斯丁卡老婆子看着這個情形，終於厲聲地說：

「你在找什麼要緊的東西嗎？」

「無論怎樣都找不到，總得找下去囉！」鐵匠回答。於是他趁此機會開始公然找尋。正在這當兒，風琴師家裏的密卡埃爾慌張地跑了進來，要喊阿姆勃羅司老爹回去，但那鐵匠連對這邊看望的餘暇也完全沒有。

「阿姆勃羅司老爹，快些回去罷，教堂裏有四個小孩子來受洗禮，等在那兒呢。」

「讓他們等着罷，我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也得先替這兒的老闆穿好衣服。」

「啊，阿姆勃羅司，你還是回去的好！」鐵匠很想趕快的攆走這個礙事的阿姆勃羅司老頭兒，這樣大聲地說。

「不，我想要爲他做的事情，無論如何也要做的。這種大老闆的喪事，是不會常常有的。密卡埃爾！你到教堂裏去代我幹一下罷。」老爹把頭轉到密卡埃爾這邊：「叫當教父教母的傢伙拿上聖燭，拉着他們在聖壇四周滑略略的走上一會，那麼，你這傢伙的手裏就會有許多錢可以拿到——什麼？」接着，又是叱責似的說：「你這傢伙，以後不是要當風琴師的第二代了嗎？連洗禮都不會，可怎麼辦哪？」

這時，亨卡帶着馬秀進來，量取波利挪底棺木的尺寸。

「啊，尺寸量得寬大一點罷，就是死了，也不能讓他過於狹窄的。」阿姆勃羅司老爹說話的聲音中帶着悲哀的調子：「活的時候過的非常辛苦，死了以後，總得使他能夠舒服的伸伸手脚才好囉！」

「不錯，老闆真是太可憐了。」耶格斯丁卡老婆子也喃喃地說：「活着的時候，有這麼些田地的大老闆，還說是不夠，現在到棺材裏面，祇要用四塊板就足夠的了。」

阿加泰老婆子斷斷續續地唸着祈禱，淌着淚水，說起話來：「這一位……是個大農家老闆，喪事一定會辦得很有氣派的……世界上還有許多不知道會在那一道籬笆旁邊倒下去，斷氣掉掉的可憐的窮人……祝頌您在很長的旅途上，永遠有聖光照耀……神聖的聖光遍照……」說到這裏，她又哭着誦唸祈禱。

馬秀什麼話也沒有說，僅是點點頭，量好棺木的大小，唸了一下祈禱，就出去了。這一天雖然是星期日，他也迅快地開始工作。木工的工具全都帶來了，櫥樹的木板也已準備好放在屋頂擱上的，因此，他就在果樹園裏面，專心一意地製造棺木，爲了幫他做事而指使過來的長工比特，也努力地工作。

現在太陽已經昇得很高，投下光輝而又痛快的光線，早餐以後因了難受的暑熱，以致田野和果樹園一帶，白熱閃光的空氣，都漾滿了炎熱的水蒸氣。

無論那裏，鬱然繁盛的樹枝雖在吵吵的搖擺，但有的僅不過像小鳥耐不住苦熱而在拍動翅膀的感覺。安息日的惰氣充滿在村子的每一角隅，在動作的，祇有那掠過地面飛翔的燕子，或是隣

村的人們趁着馬車到教堂去的車輪後面，有塵砂的灰霧在蓬蓬飛揚而已……這些馬車之中，有幾輛經過波利挪家的前面，他們便會特地停下來，向那開着的窗口或是大門口探出頭來，對喪忌中的家族表示弔意。

阿姆勃羅司老爹雙手忙碌而匆急地準備喪事。臥床被運到果樹園裏去，寢具之類被展開了，接在籬笆上曬太陽。老爹過了一會走到亨卡那兒，告訴她應該去採集杉葉來焙煉死者的房間，使它清淨。

可是這話聲並沒有聽到亨卡的耳朵裏去。她現在在用拭去最後淚水的眼睛，儘是注視道路那面，等候着安笛克也許會在這時回來。然而，無論經過多少時間，也不見安笛克回來。亨卡終於決定叫長工比特到鎮上去打聽一些情形。

「就是叫他到鎮上去嘛，」這時剛從惠隆卡家裏搖搖擺擺地走了過來的老惹皮里，這樣說着告訴她：「也是打聽不出什麼消息的，至多是使馬匹空辛苦一趟囉。」

「不過，我想到警察署去打聽的話，也許可以知道一些情形罷。」

「說固然是這麼說，星期日也是休假的。何況，空着手去呢，也不會告訴你什麼的。」

「唉！亨卡覺得很難過，對姑娘瑪格達那邊，訴說似地說話：「怎麼好呢？我真不知道怎的，坐也不安立也不定呢，真是的……」

「就是回來了罷，也不過又多湊上一些麻煩哪！」鐵匠接過去說話，一邊看了一下在屋簷下獸坐的雅格娜。隨便怎樣的找尋也見不到錢袋的影子，他覺得很是焦燥，用吐掉骯髒東西也似的口吻這樣的說：

「況且，安笛克套過鐮鏟的脚，如果可以行動，一定會走得很快的回來呢！」

亨卡什麼話也沒有回答，又走到道路那邊去，仔細地瞭望。這時候，因為舉行彌撒的鐘敲響了，阿姆勃羅司老爹就吩咐維蒂克替死者的長靴，好好地塗上了油，因為已經乾燥得不能穿着說了，便急忙忙地到教堂裏去。老波利挪的長靴，長時期地吊在一旁，已經乾得發硬了。

鐵匠和馬秀一起到鎮上去了，殘留在家裏的祇有婦人們和維蒂克幾個。維蒂克專心地把長靴子塗上油，放到火上去焙烘柔軟，也不時對尤茲卡這邊看望。尤茲卡已經哭得非常疲乏，聲音逐漸微小了。

道路上差不多看不到人影，大體上都聚集到教堂裏去了，即使是波利挪的屋子裏罷，除去阿加泰的誦唸之聲以外，也就什麼都聽不到了。誦唸的聲音全然像鳥兒啼嘯，還同耶格斯丁卡老婆子所焙燻的杉葉濃煙一起飄揚，通過房間和走廊中搖曳之際，幽遠地傳揚開去。

一會兒，教堂那邊傳過來了舉行祈禱的聲音，正午的寂靜之中，讚歌的合唱，現在正和同高調的風琴樂音，猶如遼遠的彼方播傳過來的妙音似的，縹緲而舒暢地在耳朵裏顫盪。

亨卡不能在家裏安定地鎮靜下來，於是走到籬笆門那邊去，在這地方開始誦唸祈禱，直到終

了爲止。

每一顆數珠在手指之間滑過，她底心裏儘是反覆地想着「死了——死了——死了。」誦唸的文句，僅不過在嘴唇上吐漏，而湧向腦海與心胸裏來的思緒，真可說是千紛萬亂，無數的不安危懼之念，也不絕地在頭腦裏衝激。

「田地三十二愛克，再加上牧場，還有一些森林——此外還有雜物室，貯藏室，家畜類……」她每次用愛着的眸瞳，對那橫在眼前的廣大土地上投射過去時，便吐出深切的嘆息。

「祇要拿錢付給他們就是了——那麼，所有的都可以掌握在自己手裏——和爸爸活着的時候一樣！」

這樣決定着想時，那自負與野心就奇妙地充滿了她底心，仰望一下太陽，甚至還在臉頰上漾出驕傲的微笑，繼續誦唸的聲音也高漲起來，胸膛在快樂的希望中波出悸動。

「什麼，就是這田地的一半，也不會交給旁人的——就是這屋子的一半，也都是我的東西！是我的——就是我一頭牛罷，也不准給人家碰到一隻手指！」

亨卡儘是這樣長時間地想着，唸着祈禱，把蘊結住淚水的視線，撒向那些被日光籠罩住的，錦繡似的輝耀的田地，黑麥長得非常繁茂的個所，鏽色低垂的麥穗在搖動，更黝黑的大麥田在日光下閃閃發光，掙出波紋。而那青綠明朗的燕麥部份，和開放黃色花朵的雜草混在一起，在焦灼似的暑熱中震顫。現在正盛放着花朵，像血紅色披肩似的，滿展在丘陵斜面的苜蓿田上空，有一隻巨大的鷓鴣，展開很長的翅膀，靜靜地悠然飛舞。還有那繁茂的蠶豆田上，像降過雪也似的開展着白色

花瓣，而在一旁的馬鈴薯，現出像在守望似的神情。還有，那窪地上有二三塊種蒔亞麻的土地，開出淡黃色的美麗花朵——正如孩子抬頭眺望那猛烈陽光，覺得刺眼似的情形一般。

所能看望到的景物都有不可思議的美！太陽愈加增長了炎熱；無限地把開放在田野上的，爛漫花朵底香氣吹送過來的微風，又是多麼芬芳馥郁，它以賦與新生命的力量，在田園一帶傳揚，使人們底心境，爲之盡量的舒暢地開放。

亨卡對這含有無限慈愛的大地，像要接吻似地蹲下身子說話：

「啊啊，這塊我的土地……真是值得感謝的，神聖清淨的土地！」

教堂的鐘聲爽朗地在空氣中波揚過來。

「啊啊，主耶穌·基督，世界一切都是主的！——這廣大的世界完全是主的……」她重又熱心地喃喃的唸着祈禱文句，虔敬地崇讚上帝。

正在這當兒，就在她的近旁，聽到有一種衣服在嚙嚙擦動的微音，驚訝地回身看時，那邊櫻樹下面的籬笆旁邊，雅格娜獨自一個人靠在上面，現出茫然的神色，正在深切地沉思。

「真是的！我底心想要有一分間的安靜也不可能！」亨卡在心裏喃喃地說。祇要一看到雅格娜底姿態，過去的辛酸記憶就立刻甦生轉來——全然像受到荊棘突刺也似的疼痛……

「對了！有田地要當作遺產送到她底手裏去了。要拿到整個的六愛克！真是的，這女強盜！」亨卡在心裏這樣閃動時，立刻對她背轉身子，現在，嘴唇裏不再像剛才那樣的，有明朗的祈禱文句唸出來了。不但被辛酸記憶的獵狗所追逐，還像被緊緊地咬住似的，過去日子裏所受到的無數慘痛

和侮辱，都回醒過來，煩惱着亨卡底心。

正午過去了，畏縮在樹木和家屋下的影子，次第伸長了爬出地面；把葉尖對向太陽的麥叢裏面，蟋蟀輾軋似地發出低微的歌聲。不時的還可以聽到昆蟲的翅聲和鸛鳥的啼鳴。然而，氣候却在熾烈地不絕增加暑熱。

彌撒終了的時候，從教堂裏漾溢出來的婦女們，有很多都走到池水邊去，脫去皮鞋涼爽裸足，但亨卡並沒有這種悠閑的時間。道路上的人和馬車很是嘈雜，她不能不匆忙地趕回家去。

老波利挪穿上死裝，靜靜地橫着。

屋子中間寬大的寢椅上，他的屍骸被蓋住白布橫躺在上面，這周圍完全點上了聖燭。身體已經揩洗清淨，頭髮也梳光了，鬚鬚雖剃的很是光滑，但也許是阿姆勃羅司老爹使用剃刀不小心的緣故吧，在很深的傷痕上貼着紙片。穿的是他所有的衣着裏面最高貴的衣服，正是和雅格娜結婚的時候新做的，那件附有白色頭巾套的外套條紋的長袴和靴子也完全是新的。他那雙因了經過長年勞動而變得粗糙的手裏，握住欽斯特霍華的聖女像。

爲了要使屋子裏涼爽起見，在一旁放上一大桶冷水。靠近屍體近旁放着的很大瓦器裏面，滿盛的杉實正在燻焙。濃香的青煙正嫋嫋地飄蕩，因此房間裏面變成煙霧繚繞的很是朦朧，在這幽邃的感覺中，恰如將有崇嚴的死魔會現出神祕的姿態一般。

瑪蒂亞斯·波利挪——他實在是一個剛強的，機敏的，信心深切的基督教徒，農民，先祖世代相傳的大農家——列普卡村第一等有名望的人物——的屍骸，現在正是這樣的被靜靜地橫在

那兒。

這最後告別的準備，已經全然完成了，現在，正是要和他的所有親族，一切朋友告別，開始踏上永遠不再回來的旅途了。

他底靈魂早就到上帝的審判席前去了，這裏留下來的，祇不過是消耗完了的肉體，不過是他底靈魂曾經居住過的，空虛的軀壳而已；但是這軀壳，在那聖燭搖曳的光影，青色朦朧的煙煙，以及不絕的誦唸之間，還浮出奇妙的笑意。

村子裏的人們不斷地陸續進來。有的哀嘆，有的撫摸胸口訴說悲愁，有的深深思考，有的吸吸淚泣，這些嗚咽之聲與喊喊的悲嘆，猶如秋雨叩打地面，使人覺得很是悲慘。進進出出的，列普卡全村的人完全來了。無論是富的，貧的，青年的，老年的，男的，女的。

雖然是在明朗的好天氣裏，可是列普卡全村爲了他的死亡，飄盪着陰鬱愁傷的空氣，每個人的臉上都現出深切悲哀的神色，每個人底心都覺得人底生命是多麼無常……啊啊，難以猜測的人的死啊！

死者的多數親友都並不離開屋子，而在周圍徘徊；還有，婦人們都在屋子裏面，對亨卡和瑪格達以及尤茲卡說些親切溫情的話，想加以安慰，但結果反而引起哭泣，儘是不住地嗚咽。

無論那一個，並不對雅格娜說一句話。雅格娜固然不想旁人對自己賦與同情，可是受到這樣的冷淡，被人當作多餘的他人時，便耐不住苦惱，就走到果樹園裏樹木繁密的地方，去眺望那馬秀製造棺木的工作，傾聽他用釘打進木頭裏去的聲音。

「那個婆娘！」村長底妻子一直看住雅格娜的動作，放低了聲音說：「在這地方，倒還好意思拋頭露面呢！」

「唔，那種東西，由她去得了。」另外一個婦人說：「今天就是責罵她的無恥，也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一概依照上帝的意思就是了，上帝在這以後總會裁判她的。」亨卡憐憫地在一旁說。

「何況，你們說了她的壞話，過後，村長會生很大的氣！」鐵匠閃出牙齒冷笑着說，剛巧這時候水車房派人來喊他，就這樣的走出去了，鐵匠的出去，實在是非常幸運，不然的話，這時候氣得火雞似的村長夫人，會因了過於憤怒而對他飛撲過去的。

鐵匠哈哈的發出大笑，逃出去了。其他的人雖然還是繼續的說下去，但終因發生不出什麼興味，便停住了嘴。這原因之一，當然是爲了現在是在悲愁的時間中，而另外一個呢，却是爲着天氣實在太悶熱的緣故。真的，暑熱使人非常難耐，樹葉花草完全枯萎了，壁板上也滲出像淚珠似的樹脂。突然，聽到拖着長聲的牛底哀訴似的鳴聲，同時也看到了池子對岸有一個農夫拉住母牛走將過去。

那農夫用繩子把母牛拖的很急。大家都這樣懶洋洋的，默然地對那面眺望。

「那個嗎，是拉到牧師底公牛那兒去的呀！」耶格斯丁卡老婆子這樣的說，但是無論那一個，都沒有留神地去傾聽老婆子所說的話。

不多一會，通告舉行晚禱的鐘聲響了，大家都向亨卡告別回去，亨卡立即差遣維蒂古到鐵匠

那兒去，說要和他一起到牧師那邊去，決定一下葬式之類的費用。可是維蒂克立刻回來說：鐵匠現在正和大地主以及水車房老闆商量事情，在一起進用晚餐。大地主所騎的馬帶在門外樹蔭下，雄壯地用腳蹄踢蹬着泥土。

「他和大地主——這又是爲了什麼呀？」亨卡覺得奇怪，可是沒有仔細思考的時間，她拿出最華麗的衣服穿上，和瑪格達一起到牧師的住宅裏去。

牧師正在貯藏室那邊，有着什麼事情，說是在那兒和她們見面。

進去看時，牧師坐在靠近籬笆的樹蔭裏，剛才農夫牽來的那頭壯實的母牛，被帶到貯藏室前面的空地上，由農夫緊緊地拉住繩子，牠的旁邊，牧師所有的精力橫溢而強健異常的斑毛公牛，在周圍嚼咯咯的繞轉，一邊由牧師的長工用勇壯的手，拚力地拖住繩子跑動。

「瓦列克，再等一會，還早着呢。」牧師大聲地說着，揩去禿頭上的汗水，喊過她們二個，誠懇地詢問老波利挪的臨終情形，用親切的話安慰和表示哀悼，於是，當說到需要多少葬式費用時，牧師馬上阻住對方的說話，用焦燥的口吻說：

「這到以後再說就是了，我可不會胡亂的要多賺錢的。去世的瑪蒂亞斯老闆是全村最大的農家主人，倒是不能舉行隨便的葬式了事，非要莊嚴而華麗不可！」他用他的那種高昂的聲音，反覆地說。

她們二人不敢再回說什麼，僅是畏縮地擁抱一下牧師的膝踝。

「欸！你們這些頑皮的東西！」牧師忽然大聲喝叫：「你們這樣瞧着做什麼呀？真是些蠢東西！」

「嘿！瞧那些頑皮的小鬼頭！」牧師指了一下正從籬笆縫裏鑽出頭來窺望的，那些風琴師底孩子們——

「怎麼樣，我的公牛該是很壯健吧？」

「真是一頭很壯健的牛。」亨卡說：「比水車房的好得多了。」

「和水車房的公牛比起來，這真和牛與車子那樣的無從比較，不是祇要一看就可以知道的嗎？」牧師和她們一起走近自誇的公牛那邊去，撫摩一下現在正像要衝向母牛身旁去的公牛底腹背。

「這圓滾滾的頭頸，背上，怎麼樣呢？腹部的肉多厚……這喉嚨下面垂着的肉彩又是多好！」牧師專心一意的得意洋洋地自誇，連呼吸也有些短促起來：「怎麼樣？這不單是頭公牛，簡直是和象一樣的雄壯呢！」

「是的，這樣雄壯的公牛，我還從來沒有看到過呢。」

「是嘛，這是純粹的荷蘭種，付出了三百個盧布！」

「嗨！是這樣貴的牛嗎？」她們張着眼睛吃了一驚。

「三百盧布，連少一個戈比克也不肯。呸，瓦列克，讓牠撲上去罷……不過要當心一點，那頭母牛是那樣的。小——什麼，立刻就會搞起來的……真的，這牛化了很多的錢。不過，這列普卡的村人們如果想要有好的牛種——那麼，至少要付接種費一盧布，和瓦列克的手續費十戈比克——這樣的做，也許會使水車房的老闆生氣，可是和他的那種公牛接種的母牛，生下來的小牛就太可憐

了。——「嘩，瓦列克，還不讓牠撲上去搞嗎？」牧師並不顧到二個婦人因了害羞而轉過臉龐，儘是留意着牛的行動。不多一會，她們回去了，牧師在她們的後面喊：「明天把瑪蒂亞斯老闆的屍體運到教堂裏來罷。」說完，立刻開始去幫助把母牛帶來的農夫，按住母牛不使跑動。

「這末一來，唔，你就可以看到，生下的是出生以來第一次看到那樣的，壯實的小牛啦，你得來謝我呢。」瓦列克把公牛牽到牛棚裏休息去罷——什麼，雖然這一點子是不會疲倦的——因為，就這麼一下子……」牧師毫無止境地自誇下去。

婦人們這一次到風琴師家裏去了。接洽葬式對於牧師和音樂師，是不能不個別地進行的。在風琴師家裏喝着咖啡，談上一會話，經過相當的時間，當她們回到家裏去時，又碰見剛才的農夫，也正把母牛牽着回去。

大門前面，貴族約賽克氏在煙斗裏呼呼的噴着煙，正和馬秀說話。他是爲了和馬秀相商從速着手建造史太霍房屋的工作，可是馬秀這邊對這工作絲毫不在意中，儘說些含糊的話。

「這個嘛，老爺，要劈成木材，固然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可是要造房屋……這就難說了……我對於這地方已經厭倦了，很想跑到什麼遙遠的地方去——唔，很難說確實的話哪。」馬秀這樣的說着，一邊對那在附近牛棚外面擠着牛奶的雅格娜，啾啾略略的不住看望。

「啊，到明天早上，棺材完全可以做好了，請你到那時候再商量罷。」馬秀終於這樣結束談話，逕自走了。

約賽克氏走進橫着老波利挪屍骸的房間，長時間的熱心地誦唸祈禱，不住揩拭淚水。然後對

亨卡說：「我在祈望孩子們，也能像這父親同樣地成爲偉大人物，去世的他，實在是個有非常忠誠的波蘭靈魂底人，在獨立戰爭的時候，是我們的同伴，從他自己底赤心出來進行過偉大的奮鬥，我這眼睛親自看到過他艱苦卓絕的經過。他之所以沒落，完全可說是爲了我們……祇有我們才是真正的罪孽深重的人……」說到後來的幾句，全然變成像是自言自語的口吻。亨卡雖然並不懂得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可是覺得這個怪人所說的話裏面，充滿了異常親切的情意，因而爲着表示感謝而跪在一旁，舉行擁抱膝踝的禮節。

「這，這樣的做可不行啊！」怪人約賽克氏發出像生氣似的聲音說：「我不過是一個和你們同樣的人囉。」

怪人約賽克氏再用眼睛看望一下波利挪的屍體，在聖燭的火上點了煙草，毫不留心正在這時跑進來，對他表示敬意的鐵匠底舉動似地，很快的走出屋子去了。

「嗨！今天爲什麼這末神氣呀！」鐵匠高聲的說。可是，鐵匠在這時候，心裏正有着得意非凡的事情，因而對於這種舉動，並沒有加以介意的餘暇。他立即坐到妻子瑪格達身旁，用異常低小的聲音在她耳邊噁噁說話。

「瑪格達，你知道嗎？大地主終究屈服了，想要和我們村子妥協呢！——他說要我替他盡一些力氣——這不說也可以知道，我可以借這賺上一票了。但是，這是祕密的，知道嗎？你哪，對誰都不能夠漏出一句話的！這是很大的好機會呢，我底可愛的瑪格達！」

鐵匠說了，就到酒店裏去，召攏自己的一批人們，從事祕密討論。

西邊地平線上的一帶天空，可以看到好像張上鍍鐵板似的夕照，這中間有些很稀少的雲塊，燃成紅色，猶如黃金發出來的光芒。

傍晚的工作完全結束時，人們重又圍到屍體旁邊來了。老波利挪枕邊所點的聖燭數量愈來愈多了，阿姆勃羅司老爹無次數地剪去聖燭的火芯，蘸着聖經誦讀，而在場的人們，大家都合起聲音誦唸，互相連續地哭泣，不住悲嘆。

村人們聚的更加多了，因為屋子裏早已擠滿而祇好在外面跪下，用悲哀而冗長的調子進行連禱。

這情形直繼續到深夜，人們都回去了，由阿姆勃羅司老爹和阿加泰老婆子二人殘留下來，通夜的陪伴屍體直到天明。

可是，這二個老人家，在開始的時候雖然提出很大的聲音誦唸，但當周圍都靜寂下去時，強力的睡魔便在一時間襲擊過來，終於二個人昏昏沉沉的朦朧過去，不多一會，連那勒帕跑過來舐括死人穿着的長靴上的油脂，也完全不知道了。

過了午夜的時候，四周像漆一般的黑，連空中也沒有一點閃光的星，全然像被死亡似的異常嚴密的沉默所佔領了；所能感覺到的祇是樹枝在微微搖晃，以及從什麼遙遠地方有一種凶兆似的聲音——這既不是喊叫，也不是呼聲，更不是什麼東西崩潰的聲音——正以為聽到了時，便消失了，而正以為消滅掉時，却又覺得可以聽到似的在繼續。

列普卡村除去波利挪家之外，任何一家都已熄滅了燈光，就是波利挪的家罷，也祇有在放屍

體的房間裏，點着幾支發出青白色光影的聖燭而已。屍體在搖曳的火燄中顯出朦朧的黃色，從杉實中焙燻出來的青色濃濃的香煙，像霧霞也似的漫漾，而阿姆勃羅司和阿加泰一對老人家都把頭靠在屍體上，呼呼熟睡，發出很高的鼾聲。

夏季的短夜很快地便天明了，第一次鷄聲還沒有啼叫之前，便已泛出白光。屍骸房間裏的聖燭火光逐漸地一一的消滅了，最後祇留下點在枕頭邊的一支最大的蠟燭，搖搖晃晃地燃出黃金劍梢也似的光芒。

終於，被灰色薄霧所裹住的曙光，從窗口探望進來，明亮地照到波利挪的臉上。不知怎的，這臉龐好像正從熟睡中清醒，在傾聽那鷄啼裏開始拍動翅膀的聲音似的神情。而那早已失掉血色的眼臉深處，看來也正如在眺望遙遠世界的曙光一般。

再過一會，水車房池子裏響出激動水面的波音，遠方森林和墨繪相同的輪廓，忽地浮現出來，正像是低漫在地面上擁抱大地的雲層，到處散在的聳立樹木，猶如黑鳥的冠毛似地豎在明朗的地平線前面。這時，朝風開始呼呼吹徹，搖動果樹園的樹枝，對那睡在屋外的人們喊喊低語。

可是，這在星期日或是節日的第二天，固是常有的情形，除此以外，人們會這樣懶洋洋地愛貪早睡，不能立刻張開眼睛起身似的神情，實在是很稀有的。

白晝漸漸地接近了。太陽升起以前，雖籠罩着薄霧，但雲雀早已高聲唱出朝歌，河流愉快地在岸邊潺潺的蕩漾着，發出泡沫，麥田那邊彈奏出各種各樣迅快鬧雜的響聲。不久之間，那哀訴似的羊啼，白鵝的喧噪，呼喚的人聲，既有門戶的開閉聲，也有馬匹底嘶叫聲，總而言之，萬物都在對晝間

的工作活動，刻復一刻地提高雜沓的音響。然而祇有波利挪的屋子裏，所有一切還都保持着沉默。波利挪家的人們，被心中深切的悲哀沉重地掩蔽之下，還仍在臥床裏倦怠地酣睡。

朝風從開着的窗口和門戶中吹將進來，把死去的波利挪頭髮吹出漣紋，使最後一支聖燭的火光對周圍搖擺不息。

但是波利挪的屍體却如石塊般的靜靜地橫在那兒，毫不動彈。現在他既不從臥床裏跳起身來從事勞動，也不再叱咤他人開始着手工作，他底耳朵已被那永遠無限的一切音響所閉塞，不能重復傾聽了。

風力愈益猛烈了，鼓出大聲在果樹園中流卷，不住的搖動、激蕩樹木，吶吶地發響，直從窗口吹向波利挪底灰色臉龐。在窗外開放的莖幹高長的紅色蜀葵花葩，也因了風的吹動，而顫嚟嚟的探進窗子內側，倒也不是沒有一種鄉村女郎赧紅了臉龐似的風情。有時，從大地主的蜜蜂園裏飛過來的幾隻蜜蜂或者是蝴蝶，從窗口上飛將進來，戲弄聖燭的火花。燕子躊躇地躡動翅膀飛掠過來，却又啼叫一聲條地飛逃出去，此外也有蒼蠅金甲蟲之類隨風吹送到這屋子裏，在寂靜的房間裏面，懶懶地漫揚出嗡嗡的翅聲——這些昆蟲的合奏，也似乎在反覆地啼出這種意味的叫聲：

「死啦——死啦——波利挪死啦！」

太陽上昇了——這巨大灼熱的大火球，鎮靜了這些昆蟲的翅音，霎的投出光線，可是這輝煌的一切生命底泉源也似的臉龐，突然又被濃厚的深霧包裹住了。

世界立地變成灰色，馬上有濛濛細粒的粉雨，暖和地降了下來，無論是果樹園是或田野一帶，

都繁密地發出雨滴的聲音。

道路涼爽了，雨水散發着獨特的氣息，鳥類啼出很大的鳴聲，歡迎這久違了的深重濕氣。森羅萬象現在全然包圍在迷茫的細雨粉霧之中，乾涸的田野，枯萎的樹葉，乾燥的河流底河床，焦灼的土塊——都一起專心地吞沒這水氣，正如在唱出沉默的感謝那樣地說：

「多謝了，雨啊！多謝了雲啊，多謝了我們對你們表示衷心的謝意！」

靠近打開的窗子睡覺的亨卡，因為臉上受到雨滴的吹打，所以比誰都要覺醒得早，於是立刻跑到牛棚那邊去：

「比特，起來，下雨了！——如果再不快些把苜蓿搬到葦草堆去——快些，快些，淋濕了的話全都要爛掉的——還有，喂，維蒂克，你這懶惰鬼！快些把牛帶到外面去呀！——現在無論那一家都早已把牛放到外面去了呢！」——亨卡說着，打開關家禽的小門，裏面的鵝羣都愉快地噪叫着，跑到池子那邊游泳去了。

正在這樣忙亂異常之間，鐵匠來了。於是二個人商量好第二天葬式中應該準備的筵席，要到鎮上去買的東西。鐵匠接過了錢，就趁上四輪馬車，當要出發的時候，又從車蓬裏伸頭來喊過亨卡，在她的耳邊低聲的說：

「嚶，亨卡，分給我一半罷，那樣的話，我就把你從老頭兒那裏偷過錢的事情，永遠不去告訴人家。」

亨卡底臉色立即變成像甜菜根似的通紅，怒聲地說：

「要說的話，就對那一個都可以去說的——你這個漢子！祇要看到了人，就以爲都和自己一樣的是個強盜呢！」

鐵匠狠狠的對亨卡瞪上一眼，捻捻鬍髯，駕着馬車去了。

亨卡實在異常忙碌，不久之後，便到處可以聽到她在叱責指示的聲音。

波利挪的屍體上又蓋上另外的白布，這旁邊也重新燃起兩支新的聖燭。阿加泰老婆子照舊繼續誦唸祈禱，不時在杉實的火爐裏挑撥，飄揚出青色煙霧。

早餐完畢之後，雅格娜從母親那兒回來了，因爲恐怕看到屍骸，就不敢跑進屋子，僅在外面來回地徘徊，或是眺望馬秀製造棺木。馬秀現在已經做好棺木，也打好了釘子，正在棺蓋上面描繪白色的十字架，悄悄地對雅格娜這邊窺望時，看到她把身子倚在牛棚的門上，用很鎮靜而又憂鬱的風情，默默地凝視業已漆上黑色的棺木。

「雅格娜！」他用可憐她似的低聲，安慰着說：「你現在做了寡婦了——唔，是一個寡婦了啊。」

「是的，是的。」她低聲的悲哀地回答。

馬秀看到她很佳弱，臉色蒼白，也很悽慘，現出像是一個受到過虐待的孩子似的神情，不由的覺得非常可憐。

「無論誰都要挨到一次的！」他現出很爲難的臉色說。

「寡婦，我做了寡婦了。」雅格娜反覆地說。她那碧藍的眼睛裏湧積起淚水，胸口中也昇上了深深的嘆息。因爲雅格娜儘是在雨點淋漓之下盡情慟哭，終於亨卡從裏面走將出來，把她帶到屋

子裏去。

「就是哭也沒有什麼辦法，我們都得用絕大的努力忍耐下去才好。不過，你終究是最最悲哀的人，我很明白你底心境。」亨卡用親切的話安慰。

可是，耶格斯丁卡老婆子這時又用憎惡的口吻，在一傍說話：

「要哭讓她哭就是啦！不過當眼淚還沒有乾的時候，我又可以唱出歡天喜地的結婚歌，叫她跳着舞，像發瘋似的不肯停止呢！」

「現在可不是說這種玩話的時候。」亨卡不高興地叱責。

「玩話嗎？我說的倒是真話呢！不是嘛，雅格娜還年青，又有錢，又漂亮，不正是一個美人兒嗎？要想趕開追撲過來的男人，倒需要相當粗的棍子才成呢！」

亨卡爲了餵豬喝水而跑到外面去，却對那道路盡頭的地方，呆呆地注視。

「這又是爲了什麼緣故呢？」她很不安地思索：「應該是不會有這種理由的呀？他照理應該在星期六的那一天，早就可以釋放回來的……今天已經是星期一了，爲了什麼還沒有一點消息呢？」

但是，亨卡並沒有細細地深加思考的多餘時間。雨，現在正刻復一刻地愈下愈密，已是變成大雨了，乾草還沒有堆好，剛刈割的苜蓿也還沒有搬到藁草堆下面去，這些都不能不迅快地把它做完。

到了晚間，牧師帶着風琴師以及其他擎住聖燭的人員，來把波利挪的屍體放進棺材裏面。馬

秀打上了釘子，牧師唸誦了二三遍祈禱，灑上聖水，再把棺材抬到教堂裏去。這些時間中，阿媽勃羅司老爹儘是不絕地撞響鐘聲。

大家從教堂裏回來的時候，屋子裏面是沉靜得多麼可怕啊！尤茲卡儘是悲痛地慟哭不住，亨卡就說：

「爸爸雖然長時期的生着病，全然像是死人一般的病人。但是也依然是個主人家，還有着呼吸的……」

「不過，現在祇要安笛克回來了，」耶格斯丁卡老婆子對亨卡着力地說：「那時候，還不是一個像樣的主人嗎？」

「是的，祇要能夠快些回來才好……」亨卡嘆息着說。

然而，雖然是在這樣大雨之中，亨卡也依然有着轉不過眼睛那樣的忙碌的工作，所以立刻揩乾眼淚。

「啊，各位！」她大聲地說：「世界上無論怎樣偉大的人物，如果死了的話，就像石頭落到海洋裏去一樣，即使用網去撈也是不可能的了……田野上的工作，是不肯等候我們的，還是努力地做罷！」

於是，亨卡帶着衆人去翻動馬鈴薯的蔓莖，祇留尤茲卡獨自一人在家裏照顧孩子們，她的悲哀程度並沒有減低，獸在家裏恐怕會生起病來，所以想用這種勞動消除自己傷痛的氣氛。尤茲卡因為過於悲痛，要想工作也無從着手，完全像是一個病人，而勒帕猶如看護似的守在一旁，一步也

不離開，維蒂克的鸛鳥也站在大門口，宛如衛兵似地用一條腿站立。

雖是大雨，却並不涼快；溫熱的大雨降下一陣之後，小鳥啼轉之聲斷絕了，一切家畜類也都側起耳朵傾聽；瀑布似的雨水叩打地面，也能聽到響出吵吵奔流而去的聲音。祇有鵝羣在很高興地啼噪，現出正得其時的勇敢神色，在起泡的水潭裏面不住擺動。

「明天也許會變成好天氣的。」從田野上回來的村人們看到夕暮的西空，略微有些陽光雲的照射出來，便這樣的說。

「啊，還是不要放晴，再多下一些時候才好。這是值得感謝的，正和降下的是金錢沒有二樣的雨呢。」

「對啊，再是旱天的話，我那兒的馬鈴薯都快要枯死了。」

「就是燕麥也乾得很厲害。」

「是的，這樣一來，可以透一口氣了。」

「這雨要下那末三天才好哪！」

大家都這樣地談着話。

雨總之直下到黃昏的時候為止，人們都在屋簷前面呼吸着涼快的空氣，嚐味到說也說不出的含住濕氣的很好的快味。這其間，挺愛吵鬧的伽爾巴斯底幾個孩子，糾合了許多頑皮的男女孩子們，說要在附近山崗高地上，燃放沙菩基焰火。可是不知怎的，村人們總是引不起興趣，這一夜祇看到森林附近的地方有三四個焰火在空中閃耀而已。

維蒂克不住的約尤茲卡和自己一起去看焰火，再三要求，尤茲卡祇是說：「不，我不想去……現在，就是去看這種東西，也一點不會覺得有什麼興趣……無論怎樣好看，我也不想看呢。」

維蒂克還是不肯就此絕望，繼續執拗地訴說：「嚶，去罷，嚶……點上一個焰火，在火上跳過了……立刻回來，不很好嗎？」

「不行！就是你自已也得住在家里，不然我會去告訴亨卡姊姊的！」尤茲卡用這樣的話對維蒂克威嚇。

雖是這樣，維蒂克也依然出去了。——於是到過了晚餐時間以後，方始餓着肚子回來，因為是冒着大雨走回來的，所以搞的滿身都是泥漿。第二天是舉行葬式的日子，可是他却睡到很遲，還沒有起來。

到了早晨，雲和霧還沉浸在濛濛的漫漲，田野的青色顯出很有生色的神氣，到處都有細小的水流拖着銀色線條流動。這是新鮮、涼快、舒暢的早朝，整個地面都含有充分的水氣，看來猶如在這裏面不絕地醞釀着緊張的生命。

祈禱波利挪冥福的貢獻彌撒，由這教區的牧師底手，嚴正地奏出雍露的歌曲。牧師更使從施魯比亞教區來的牧師和僧侶們，風琴師等等分站在聖壇兩側，齊聲用拉丁語誦唸鎮魂的祈禱。聖

(1) 所謂沙善基焰火 (Sobotki fires) 是指聖·約翰節晚上所放的焰火，依據傳說：這一晚間，那以後一年之內

將要死的人底靈魂，都要化作鬼火徬徨，因而爲了要清潔被這種惡靈所污穢的空氣起見，就燃放焰火使晚間的天空開猛，好像祇有在波蘭把這喊作沙善基焰火的。(原譯者註)

壇的龕臺上高放着波利挪的靈柩，許多聖燭都成列地點上了火。在這周圍，村人們以非常虔敬的態度重重跪伏，嘴裏不住唸誦；僧侶們拖着長聲，沉痛地合唱的幽鬱的安葬歌，宛如恐怖的叫聲似地震響，感到在咬住他們底肌肉，而滲入他們的心底沉澱。安葬歌現在低微得像將斷的細絲似的變作悽愴的呻吟時，却又立刻像軋礮似的轉成急調，如歎歎，如慟哭，無論怎樣抑止罷，人們底眼睛裏也仍然溢出淚水，慈悲之念無限地高翔，恰如唱出永遠祝福的天使底讚歌一般地，把地上的一切萬物，都帶到恍惚的境地中去了。送葬的人們無次數地揩着眼淚，各人都不能抑止住啜泣之音，有的人甚至啊的哭出聲來。

這狀態繼續到一個小時。最後，由阿姆勃羅司老爹把許多聖燭從燭台上拔將下來，分給每個送葬者的手裏，牧師先對靈柩舉行祈禱，雙手捧起銀香爐，恭恭敬敬的巡了一周之後，青濛的香煙就在靈柩四周籠罩起來。然後，再在香爐上灑過聖水，這才由十字架領頭，向大門那面出動。

短時之間，教堂裏略微發生了一些混雜的狀況。但在這喊聲與哭聲之中，村子裏的首要大農家們把靈柩抬到馬車上面去了。車上早已編有籠形的擔架，這裏面裝滿了藁草。耶格斯丁卡老婆子把白布包着的一大塊麵包——她因為恐怕給牧師看到，要被說是迷信而受阻止，所以悄悄地偷過人們的眼目——塞進車子裏的藁草中間。

帶着悲調的晚鐘響了，黑色弔旗在飄幌，每個人的手都捧住火光搖曳的聖燭前進。史太霍舉起聖十字架走在前面，二個牧師唸出舊約全書的詩篇第五十一：

啊啊，上帝啊……

求你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

這是森嚴的曲調，死之歌——無限悲哀的輓歌！在嗚咽的聲調中開始歌唱，人們排成行列，用沉重的步子走向墓地。

行列的最先端，那用髑髏和腿骨交組成叉形記號的黑色弔旗，猶如地獄的烏鴉在拍動翅膀似地飄搖，這後面是白銀的聖十字架，又是手擎聖燭的長列人羣，然後是牧師，再後是穿上黑色法衣的僧侶們……

其次，是攔得很高的靈柩，那後面便是大聲哭號的送葬者，再後面，是全村人們默默地在哀悼之中緩緩跟從。這裏面也有病人和跛脚的在一起參加。

空中的灰色雲層正低翳地面，幾乎把白楊的枝梢也掩沒了，木然不動，恰如側耳細聽今天行列所唱的輓歌。有時風也會呼的吹動，這當兒樹梢上便噤噤的滾下淚滴，淌在靈柩上面，連那田野上的麥葉也低低垂下，正如對這現在踏上死亡旅途而永不回來的老主人，在表示敬意的神情。

靜寂的空中流揚着呻吟似的弔鐘之音，輓歌在人們的心底，引來了死亡本身似的寂寥，弔者在啜泣悲嘆，弔旗也低低翻蕩，僅有柩車的車輪在輾轉的轉響——而那遙遠的原野上空，正有雲雀在歌唱。

於是，詩篇的悲歌重又高聲合唱起來，對送葬的人們，灌輸妖魔也似的悲痛的感情。

人們底心臟好似就這樣會停止悸動，眼瞳儘向田野遠方的灰色天空彷徨，一如在祈求上帝的慈悲；他們底臉龐在悲哀的感情中，衰弱得蒼白起來，全身也在嗦嗦顫抖。無論那一個都在失去血氣的鉛色嘴唇裏，唸着祈禱，吐出火也似的嘆息，動悸又加快了速度，更衷心地懺悔自身底罪惡，追憶這個值得懷念業已死亡的人。那追慕與恐懼死亡之手的深切感情，也湧將起來，覺得人生的無常與寂寞，以及在胸膛中渦卷的悲痛，無論如何也難以排解，祇能不住的出聲慟哭。

他們想到人底不可避免的命運，也悟到所有努力的結果全是空虛；各自的生命、歡樂、所有、希望——一切都是煙霧，是灰土，是塵埃，是夢幻，一切都是虛無——所謂人盡是些想要凌駕他人，神氣地作無謂努力的傻瓜——所謂人生，僅不過是毫無任何理由的，偶然吹來的風而已；這風從何處吹來，而又吹向那裏，爲什麼要吹，却無論誰都不能說明。而且，無論是怎樣領有世界的王者罷，還有，無論想做怎樣豪放事情的人罷，要想避開這死總是不可能的。究竟爲了什麼理由，非要拖住這個污穢而腐爛似的肉體，生活下去不可呢？究竟人們是爲了什麼緣故，才生存下來的呢？

啊，人們排成行列，眼瞳裏滲溢着難以名狀的悲哀，投向青蔥繁茂的原野，茫然地耽入在這種思想之中。衆人身內的靈魂都在畏縮，以致臉部像凝固了似的僵硬起來。

雖然如此，他們一面畏懼着死亡，而對於另一方面，這是終局的避難處——而且是獨一無二的避難處。底觀念，也很清楚。甚至也明白地知道，唯有這避難處，才正是大慈大悲的上帝所給與人們的無限好意。

來世才能有光明淨土
永無盡期的慈悲境界……

用拉丁語誦唸的祈禱的真意，在他們的胸膛中，像被霜所結住的土塊崩潰下來似地溶化了。於是，他們像在死神所持的巨大鐮刀之前低下頭來一般地，聽住這拉丁語的聲音，本能地垂下了頭前進，而在他們眼前，這不可避免而絕對必然的死底姿態，便長長地伸展開來——這冷然的姿態形狀，舉個例來說罷，好如橫在他們牧草場中的巨大巖石同樣地頑強。如果回顧一下他們自身的話，那麼，又正如亂開在牧場上的草花，或者是在田畝上的罷，甚至也可說是亭亭高聳的大樹，今天固然是充滿活氣的生物，却無從知道什麼時候會因落雷而被破滅，雖覺無常，不是也依然向天空漫放，盛開，在欣快的生之默歌中歡樂嗎？

這樣的，他們各自在胸膛深處默默沉思，受到全然像在沙漠之中獨自躑躅似的寂寞之感，穿過村子從並列的繁茂白楊樹幹之間，已經可以看到墓地，而對這墓地深處，他們底心眼也看見了業已倒下去的，歷代祖先底無限連續的死底幻影。

聽住淒涼弔鐘聲音前進之際，墓地的全景就陸續顯現出來了。掩蔽墓地的繁盛樹木，在麥田叢集在那邊，這其間可以看到衆多的十字架和墓碑。這地方才正是無限地吞沒人生，而不知滿足的深淵，他們的祖先正是在這深淵之中沉澱下去的！他們送葬者仰望著雨雲叢積的灰色天空，在那空想的眸瞳裏面，彷彿地看到所有的道路，都擠滿了哀悼的人們，村子的任何一家，都有棺木運

到這裏，每一家都連續地有送葬的人們到來，無論那一個人都爲了失去最敬愛的人而悲嘆，嗚咽號哭；整個的世界充滿哭泣憂鬱之聲，猶如浸沉在淚水之中一般。

現在，正是行列要跨上路角，走到墓地去的時候，大地主飛馳過來，跳下馬車，立刻就徒步的走到靈柩旁邊侍奉。可是這道路是在麥田之間，兩側繁密地種着白樺樹，要在靈柩旁邊相並地行走就有些困難。

牧師唱完輓歌，這一次由雅格娜用手扶來的陀米尼克老婆子，全然和盲目同樣地向前彎起身子，搖搖晃晃的行走，一邊提起嘶啞的聲音唱出『在這世界上的一切萬物……』底詩篇。於是大家也熱心地和唱，他們底虔敬的心意，好像已經對上帝有着無限的信仰似地，使徬徨的靈魂安靜下來。

這樣的，人們走進了墓地。

村子裏的大農家們抬住靈柩，大地主也親自在一旁用力相助，走上撒了黃砂的路徑，穿過草地，十字架，以及墓碑之間，直走到赤楊樹與接骨木繁植的地方，那新掘的墓穴爲止。

看到這個新掘的墓穴，他們的哭聲重又高昂起來了。新的坟墓被旗幟和聖燭所圍住，人們爲了張望這墓穴底層，而以暗沉慘痛的心境在四周聚集。

不多一會，牧師跨到堆積起來的土墩上面，對衆人看了一巡之下，開始高聲地說述告別的辭句：

「各位基督教信徒，列普卡村人們！」

大家都沉靜下來。所能聽到的祇是遠方傳揚過來的吊鐘聲音，以及尤茲卡用雙手撐住父親的棺木，儘是吸吸啜啜的哭聲而已。

牧師挾去聖燭的火芯，揩去淚水，徐徐不絕地說出下面這樣的話：

「同胞們！今天你們想要安葬的是誰啊？是誰呢？」

「大家一定會回答：瑪蒂亞斯·波利挪！」

「那麼，我又說：這個人在各位之間，是最高尚的農夫，爲人最正直的，也正是獨一無二的基督教信徒，各位現在正要把他安葬了！」

「我很久以前起就是這死者的知己，我可以在各位之前證明：他生前是個信心深切的，過着足可爲人模範的生活，而又依照正當規律舉行懺悔，爲教區盡過力量，對貧窮者施過救助的一切經過事實。」

「尤其是施惠窮人的功德更是不小……」牧師特地在這話聲中，加重力氣反覆的說述，爲了吐出深長的嘆息而暫時停止。

當這牧師停止說述之間，送葬者的哭泣聲音格外高昂起來，可是，牧師立即又用悲痛的語調，繼續說下去：

「可惜的是，瑪蒂亞斯君現在已經不是這個世界上的人了。死之手，全然像是殘酷的狼一般，任意的在羊羣裏面，把最最好的搶去了。可憐的瑪蒂亞斯君死之狼，在白天裏，誰也不能阻止，就這樣把您搶走了！」

「全然像是那出乎意外的雷霆，襲向喬木，把它劈成二半似地，『死』底手就這樣殘忍地把瑪蒂亞斯·波利挪君擊倒了。但是，正和聖經裏所記的上帝底聖言一樣，瑪蒂亞斯·波利挪君並不會因此而完全滅亡的。」

「看罷，波利挪君現在離開地上旅行，正站在樂園前面敲着門，要求開放，於是，聖·彼得就問：『是誰有什麼事情？』」

「我是列普卡村的波利挪，得到上帝慈悲的恩惠……」

「那麼，這又是爲了什麼呢？難道說你的同胞虐待你，因而不能再在地上居住嗎？」

「聖·彼得，我完全可以告訴您。」波利挪君這樣地說：「不過，請您把門打開，使這個我可以上帝的慈悲之下覺得溫暖一些，我住在俗世的地上之間，已經冷得和水一樣了。」

「這樣，樂園的守門者聖·彼得就把園門略微開放出一條很細的縫，可是，仍然不准波利挪君進去。」

「那麼，你把真實的話說出來罷。這裏是不會有人受到說謊的欺騙的——唔，用不到害怕，依照事實的完全說出來罷。你有善良的靈魂，可是你爲什麼要拋棄了下方的塵世，而到這地方來呢？」他這樣地說。

「於是，瑪蒂亞斯君低低的跪將下去，恭敬地俯伏。這時，剛巧聽到四面八方都有天使們溫婉的歌聲，和小鈴震盪的響聲，油然的生出全然像是在教堂舉行聖靈崇拜式時同樣的心情，眼眶裏滿溢起淚水，這樣回答：

「我以在舉行懺悔式同樣的心境，把經過的事實全都告訴您。啊啊，請您看罷，那樣的塵世我怎能再居住下去呢？下界的人都和狼一樣地互相憎恨，不絕地爭吵打架——違背上帝，儘是做些罪孽深重，醜態蠻橫的事情。」

「聖·彼得真的，那些傢伙們並不是人，並不是上帝所親手創造的人類，而完全像是些瘋狂的狗……我真不知道要怎樣對你申說才好，下界的人們所做的惡事實太多，可說是無從把所有的惡事，都一一的訴說出來。」

「所謂服從與正直，早已在地面上完全消失，所謂仁德，真比塵埃還要不如。有的是弟弟毆打兄長，兒子忤逆雙親，妻子背叛丈夫，僕從欺瞞主人，所謂尊敬的心意早就全然喪失。捉弄長老，輕視官吏，更甚的是還要對自己教區裏的牧師加以愚弄！」

「塵世間所有的人心，都受惡魔的支配，在惡魔的指導之下，淫蕩，泥醉，不絕蔓延，這惡勢力還一天盛似一天地陸續加強。」

「唉，如果要說出人的墮落，大概可以用惡魔上面還跨有惡魔，而又破另外的惡魔所驅使的話來說明吧？到處都盛行欺詐，互相詭騙，慘酷地虐弄，不斷的偷盜。所拿的東西偶一鬆手，立刻就會被他人搶走。」

「正以爲已使肥沃的牧場上，繁茂地生長出良好的牧草時，立即會有旁人帶了牲畜過來，不但吃草，更把這地方蹂躪得稀爛異常。」

「還有，假使略微買進一些土地時，便立刻會有人來搶奪過去，泰然地當作是自己的田地。」

而加以耕耘。還有，如果有一隻白鵝或是鷄，偶然跑出屋子外面，也立即會有人好像等着似地，把牠們搶走。

「假如要說起所做的工作，那祇是在伏特加中沉醉，在邪淫中浸溺，和懶於崇敬上帝而已。塵世的人們全然是些異教徒，殘殺基督的壞蛋，即使以他們同類的人來說罷，也還是猶太人更要正直到幾十幾百倍，更對上帝持有恐懼與崇拜的心意。」

「波利挪君說到這裏，聖·彼得就顫着聲音攔住了，嘆息地說：『啊啊！列普卡村是這樣的嗎？』」

「也許是任何地方都是這樣罷，可是沒有這樣的深重。」

「於是，聖·彼得突然拍了一下雙手，眼睛發出炯炯的光彩，用拳頭伸向下界，這樣地說話：『列普卡的人們都是這種狀態嗎？這些可惡的惡黨！討厭的無恥的東西！比日耳曼人更下劣的異教徒！你們有着優良的田野，肥沃的土質，上好的牧場，繁茂的森林，而成爲完備的土地的主人，却會榮耀得變成肥蠢，做了這種惡黨嗎？——這一次，我真的要把你們不法惡行，完全報告主上帝了。上帝在此後會嚴正地懲罰你們的！』」

「瑪蒂亞斯君本來是個良善的人，因而爲了村人們作種種哀求，可是聖·彼得愈加生起氣來，蹬着雙腳，大聲的怒喝：

「『別爲那些傢伙們說話，傢伙們都是些惡黨！這話我祇對你一個人說：對於那些猶大的子孫，爲了要使他们衷心覺得改悔起見，我給他們二十一天的猶豫期間……在這猶豫期間裏面如果再不改悔，那麼我就要降下饑饉、火災和疫病，嚴重地懲罰，喊那些惡黨也可以知道厲害！』」

牧師繼續用這同樣辛辣的口吻，巧妙地傳達出上帝的震怒，立刻要對人世間衝擊似的痛烈的諷罵，這效果非常迅快的顯現了，送葬的人都流淌下悔恨自責的淚水，用手按住胸膛，畏縮得儘是顫慄。

然後，牧師嘆了一口氣，重又推崇死者的美德，指出波利挪是怎樣地爲列普卡的村民大衆而死的經過，最後再三對村人們警戒，共同一致使生活向上，不使陷入罪惡之中。這次將挨到那一個被喚到上帝之前，受到可怕而峻嚴的審判，是誰都不能知道的。

在這說教之中，連大地主也在拭揩淚水。

不久之後，埋葬的儀式告了一個段落，牧師和大地主一起回去了，靈柩降落到很深的墓穴裏去，泥砂從各人的手裏被抓撒下去，嗚咽慟哭之聲猶如暴風雨似的高昂起來，這悲愴的光景，任何鐵石心腸的人看到了，也要爲之動容的。

尤茲卡激烈地痛哭。無論瑪格達或是亨卡，還有其他親戚，不管是血統遠近，甚至是並非親戚，也都盡聲音的可能而痛哭號叫。然而，更比這些人哭得悲痛的是雅格娜，她底胸中感覺到好像正被什麼東西所抓裂似地，這悲哀的舉動猶如瘋狂一般。

「呵呵，到了現在，倒很會哭哪！可是對於死去的波利挪老闊還有誰能比她待虧的更凶啊？」一個誰這樣噉噉的在一旁說話。普洛秀卡底妻子揩着眼淚說：

「那傢伙在大家的前面也不能不這樣的哭呀！不然的話，會給從屋子裏趕出來的。」
「不過，你以爲他們一家的人，是可以用眼淚來騙過去的嗎？」這是風琴師的妻子，毫不客氣。

地這樣的說。

雅格娜對於旁人在怎樣說話，全然不聽到耳朵裏去，祇是把身子倒在隆起的泥土上面盡情哭泣，那些填沒墓穴的泥土，一切嗚咽號哭，鐘的悲哀聲音，都像是在埋葬她自己一般，真有慘不忍觀那樣的淒涼。

現在，大家都開始散走了。有的人低跪下去誦唸永別的新頌，有的在哀怨悽愁的心情下，徬徨於墓石之間，而有的人因為看到亨卡與鐵匠正在依照喪忌中的慣例，招請送葬者赴宴，因而現出躊躇的神情並不回去。

墓穴完全埋沒了，封上泥土，豎起一架黑色的十字墓標，大家和遺族們一起回到波利挪家裏去了。每一個人都用很低的聲音，無次數地落下淚水，交換着安慰的話。

家裏早已完成了膳食的準備，食桌和椅子都靠壁側排列，大家坐上去時，麵包和伏特加就被揣將出來。

當開始的時候，大家極為客氣，做出隆重的禮節，把杯子在嘴唇上啣一下，撕下一些麵包咀嚼。風琴師依從規式唸出當時應誦的祈禱，也為死者冥福唱出連禱，在這些行動的過程中，鐵匠不住巡迴倒酒，而耶格斯丁卡老婆子更把切好的麵包片，添到各人的盆子裏去。

婦女們都聚在亨卡所住的另外一間裏，享受茶和點心的款待，這其間由風琴師的老婆帶頭，拖出很長的哀音，連續唱出悲痛的歌調，以致在果樹園裏的母雞，也吃驚地不絕啼喚。這樣的，大家為死去的人吃食，飲喝，哭泣，為了安慰靈魂而合唱敬虔的聖歌，顯示出這樣的死者，在這樣的場所

可以互相調和的光景。

亨卡毫不可惜吃的或是喝的東西，盡量接待，就在到了正午大家要想回家去的時候罷，也還要揣出用牛奶煮的風乾肉，更有那卷心菜和豆所煎的燻肉。

「真的，這如果是在旁的人家，」波萊斯勞底妻子低聲的說：「就是結婚的酒筵也不會有這末好的菜哪！」

「對呀。不過，死去的人，留下了很多的遺產呢！」

「而且有不少現款，也是確實的。」

「總說一句，我聽見鐵匠老闆說過，死人的房間裏有不少的錢——可是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給人藏起來了。」

「對了對了，怪不得那鐵匠儘是嘍哩咕嚕的說話，說什麼這錢藏起來的地方，他分明是知道的呢！」

這當兒，已經喝得相當沉醉而非非常高興的風琴師，慢慢吞吞的站起身來，一隻手高高的擎起酒杯，開始說出滿是恭維故波利挪底滔滔不絕的哀悼之辭，也不斷地引用拗牙結舌的艱難的拉丁語，致使聽衆都爲之莫明其妙，而未能全然領會，雖說如此，也仍舊像在教堂裏聽說教時同樣的情形，滾滾的淌下淚水哀哭。

場面逐漸鬧猛起來，每個人的臉上都因了酒意而閃出光彩，酒杯在異常輕巧的手法之下互相碰響，各人伸出手臂佯抱住隣居們的肩膀，所說的話，字音也有些分不清楚了，雖然有的人還想

勉強地表示出和這場合互相符合的悲痛態度。

但是，已經沒有一個人能夠這樣維持謹慎。大家各自對自己親熱的同伴，毫無忌憚地說着戲言，喝了又喝，不住的碰響杯子。

祇有阿姆勃羅司老爹現出向來沒有而且還非常沉悶的神色。不必說，老爹對於喝酒這一點，雖是不會輸給誰地盡量的喝，不甚還想鼓起一些心意，而多量地狂飲，可是心情却反而愈來愈覺抑鬱，儘是在角隅上獸住了，深深的嘆着氣，不住揩拭淚水。

因此，有些人要想使老爹變得愉快一些，而把他拉到屋子中央，但老爹說：

「別把我這樣的拉過去，我正憂鬱得很呢！」他喃喃的說：「我也快要死了，要死了呀！不過，我死的時候，哭的該僅是一些狗，至多也不過是些乾癟的老太婆，抖抖她們的破喉嚨囉！」說到這兒，他奇怪地發出酸楚的鼻音：

「真是的，替死去的瑪蒂亞斯老闊舉行洗禮式的也是我，第一次舉行結婚儀式的時候，我也曾鬧猛地幫過忙，而他的上一代的葬式也都是我替他做的事。想起來固然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可是還仍然很明顯地浮在眼前呢！真的上帝，我把許多人送進過墓地，曾經撞過多少次數的喪鐘，那裏還數得清楚呢！這一次，總應該是挨到我死去了罷……」

老爹這樣地說着，突然站起身來，走到果樹園那邊去了。依照維蒂克後來去看了回來所說的話是：這時候老爹蹲在屋子後面，曾經長時間的哭泣。

可是，大家都不會儘是對老爹那樣地關心下去，正當將近黃昏而點上了燈的時光，出乎意外

地牧師和大地主一起，跑到波利挪家裏來了。

牧師誠懇地安慰遺族，撫摩孩子們的頭頂，也喝着尤茲卡搵給他的茶，這其間大地主也對主要的村人們打着招呼，接過鐵匠遞給他的酒杯，爲衆人乾杯，然後再轉身對亨卡說：

「瑪蒂亞斯老闆的去世，最最感覺到爲難的，無論怎麼說，還是這個我呢。現在，如果他還活着的話，我也許早就可以和列普卡的各位村人復歸於好了。而且，在各種事情上，」大地主更提高聲音，向周圍迴看一下：「也可以允許各位列普卡人所提出的要求了。然而，到了如今，還能對誰去相商呢？和政府委員[●]嘛，根本不願意，而在你們中間，無論誰却沒有一個是可以當作列普卡村總代表的人。」

村人們細細地思考大地主所說底這些話的每一句，熱心地傾聽。

大地主又繼續說了一會話，也發出二三句詢問村人們的話，但是說出的問話全然像是對向牆壁，絕沒有作任何回答的人。聽着的人們之中，無論那一個，不但沒有一個能自由運用辯舌的人才，甚至連想張開嘴唇都是困難異常。

他們僅是點點頭，搔搔頭皮，或者是互相看望一下臉龐……終於，大地主也看出很難打破他們的這個猜疑的境界線，就和牧師一起出去，衆人都送到大門爲止。

這以後過了一會，大家的驚愕與狼狽，方始變成言語漏將出來。

「這又是什麼哪？大地主會來參加農家的葬式！」

(二) 指代表帝俄的政府（原譯者註）

卡說。「這是在和我們開玩笑呢；從他在對我們討好看來，是因為有需要我們的必要啊。」普洛秀

噯！
克萊姆巴也和他同一意見的說：「不是這樣的話，難道大地主真的會來和我們做朋友不成？」

「那，那還用說嗎？你年紀大的這麼沒有用哪！大地主那種傢伙，那一世裏有過因了親切心而到小農家來過的事情啊？有的話，你倒說出來聽呀！」

「是因為想要同我們和好，所以低下了頭來的。」

「這，是什麼話，這一定還有計較在裏面呢。」

「既然如此，咱們再跟他搞上一手罷！」這一次是酪酊大醉的希戈拉喊叫。

「想搞的話，你這傢伙單獨的搞罷！大家是不是肯跟着幹，可不知道呢！」村長的弟弟格萊戈里氣得吼叫。

大家各自自由地發表意見，開始盛氣地爭論。

「大地主如果要同我們這邊和好，得先把木材、森林、地面，全部都交給我們以後，那麼，再和他開談判罷！」

「那裏，也用不到這樣做呀！祇要他寫上一張證明書，那麼，以後什麼事情都可以由法律來判定給我們的！」

「把那大地主的狗頭搞成一個叫化才好！這才是依照道理的辦法！」

「傢伙已經給猶太鬼子壓得緊緊的不能透氣，所以才會對我們農家人來哭泣呢。」

「然而，過去的大地主又是多麼神氣呀！——『呸！種田的滾開去讓路！不然，要用鞭子抽哪！』」

——不是這樣喝叫的嗎？

這時，又有一個醉得非常厲害的人怒喝：「老實告訴你，大地主什麼的，連在做夢也不能相信他的！他想要做的，除了要使我们農家人去死以外，可還有什麼呀！」

於是，鐵匠大聲喊叫：「各位，請聽我說話——我說的是最聰明的辦法。假使大地主說出要同我們和好的話，無論如何，還是答應下來的好！一切事情都放在這以後再說。從前的人說的很好：柳樹是不結梨子的。我們想要做什麼事情，也得要有一個頭緒才行呀！」

格萊戈里也對這大為贊同：

「這個，說的一點不錯！——好，一起到酒店裏去罷。去呀，去呀！大家到那兒去好好的商量一下罷。」

不久之後，大家都一起跑出屋子，到酒店那邊去了。現在時刻已經很遲，他們的步調，在籠中白鵝的急噪，與牧場上歸來的牛聲嘶鳴之中，還到處和上了牧童吹弄笛子底噴嚏樂聲。

到酒店去的人們，因為已經裝飽了不少飲食，所以非常滿足而意氣洋洋的，張開震裂似的喉管不斷大聲歌唱，頗為騷鬧。

他們出去之後，波利挪的屋子裏便突然沉靜了，經過收拾之下，更顯得空漠而憂鬱起來。雅格娜猶如籠中的鳥兒，在不絕拍動翅膀喘息掙扎一般地，儘是在房間裏不安地來回的胡

亂行走，當其他的人留心到正以爲她是因着悲哀而瘋狂時，她却又悄悄的不和誰說一句話，逕自出去了。

同時，屋子便像墓地一樣的死寂，不多一會，晚餐完畢了，晚禱也舉行完了以後，大家覺得非常渴睡，可是沒有一個人會想要從聚集的客廳裏回到臥室裏去。他們圍住煖爐的近旁，眺望那行將消熄的火焰，連對極細微的音息都會胆小地聳起耳朵傾聽。屋外的夜氣很沉寂，有時祇有微風無力地搖晃樹枝，籬笆響出奇妙的聲音，而窗玻璃也像記將起來似的顫動。於是，勒帕也吠叫了。看望時，狗背上的毛在恐怖中倒豎起來。這以後，又是茫漠而不可名狀的沉默開始繼續。

遺族們坐在那兒，在次第加重的畏縮中顫噤着身體，有的人胆怯地劃着十字，有的人抖牙齒唸誦祈禱。大家都感覺到有什麼東西正在屋子裏到處走動。這，既像是在很高的屋脊上面敲擊椽子，也像是在探摸門戶，從窗口朝裏面窺望，轉動門的把手。於是，又拖着沉重的脚步在屋子裏各處踱步行走。

這時，突然馬房那邊有了嘶叫的聲音，勒帕猛烈地狂吠撲向門外去了。尤茲卡駭怕得大聲的哭喊起來……「是爸爸呀……啊！上帝……是爸爸呀……」

耶格斯丁卡老婆子連把手指伸了三次，用嚴厲的口吻，耐不住似的說：

「不要再哭！如果哭了，祇不過使爸爸的靈魂對這世間留戀不去，你哭，反而使他難以進入天國。好罷，把門開起來，讓留戀的靈魂快些回到主耶穌的天國裏去才好——啊，請昇到天國去罷和上帝一起安樂地度過！」

大家把門打開了。這樣，四周重又像死一般地安靜下來。勒帕用鼻子在每個角隅上聞嗅的時
候，那眼球奇妙地閃出赤紅的光輝，搖着尾巴，現出像對誰獻媚似的神情……人的眼睛裏雖然並
沒有看到什麼，但確如有誰存在似地……這樣一來，他們更明顯的感覺到死者底靈魂正在屋
子裏的什麼地方留戀不去。

終於，亨卡想起了合唱夕暮的讚歌，首先用震顫而寂寞的聲音歌唱：

白晝勤勞時

今復消逝去

求在主膝前

賜我得安眠……

其他的人也衷心熱忱地和唱，這才漸漸地使心境安靜下來。

一一

無論如何是夏季應有的夏天。

早晨十點鐘光景，太陽剛巧昇到東與南的天空之半，放射出灼熱的暑光。列普卡村教堂的鐘
樓上所有的鐘，全數殷殷的響了起來。

這些鐘的中間，聲音最大的叫做彼得鐘的，正盡量地響出它的高音。這聲音，舉例來說罷，正如
酩酊大醉的大農家，用跣跟地在道路上步行似的神情，浩然地對這世界上的太平之樂，怡怡自得

一般地聽上去時，誰都會感覺到這音色的愉快。

其次是型式略小的鐘，照阿姆·勃羅司老爹說來，是叫做保羅而受過洗禮的鐘，比前面說的彼得鐘稍微小了一些，但響出更高而尖銳的調子。這正像在歡喜中恍惚似的爽朗地震響，猶如滿燒春日初戀之情的年青少女在野原奔走，跑進燕麥田，分開麥葉，把心胸深處漾溢的真情對風訴說，向森林呼喚，朝清澄的青天歌唱，鼓蕩起高漲的歡樂的動悸。

還有第三座是叫做西格·挪杜卡 (Sygnaturka) 鐘，這常常在通告開始舉行彌撒所撞的鐘。如果要比喻這鐘所發出的聲音，那麼該是鷄正在拚命啼叫的一般，雖明知力量上有所不及，也仍然和前面的二座鐘互相對抗，響出全部可能的聲音，幾乎要噎住呼吸似的猛急地震響。

今天早上這三座鐘一齊震蕩，組成了一隊宏大的交響樂——假如說其一是低音喇叭，那末其一該是拉奏的小提琴，而另一個便是喘噪的鑊鉞，響出頗為突擊的銳厲音聲。三座鐘聲實在非常莊嚴，能使人發生不凡的快樂之感。

今天是這一鄉村的節日——聖·彼得節與聖·保羅節合併的節日——因此從一早起鐘聲就震響起來，喚起村人們愉快的心情。

在那光輝眩目的太陽光與燻灼似的暑熱之下，從早晨還不會全然明朗之前開始，教堂前面的很大空地上，就有各種各樣的商人撐起臨時天蓬，在這下面放好桌子和店櫃等等物品。

於是，當快樂的鐘聲在田園中飛揚的時候，各式種類的馬車、貨車之類，撒起濛濛的砂土的塵埃，直連續到眼睛的視線所不能及到的遠方。徒步的人羣也正如雲霞或水波，而村中所有的道路

小徑，田野堤岸，也都被婦女們底紅色衣着，男子們底白色頭巾套所深深埋沒。

三座鐘仍然以宏大的響聲繼續震響，那音波高朗地直向太陽傳放，在天地之間漲滿無限歡喜的音調。

「基里埃……基里埃……基里埃·愛利遜！」

「瑪同娜……瑪同娜……無上尊貴的神聖的瑪同娜！」

「啊啊，上帝……上帝……爲了上帝我才震響……我對你震響……高聲的……高聲的震響——」

三座鐘好像各自在喊出這種意味的音響。全村的每一家都被綠色樹葉裝飾起來，在這崇嚴的節日中，整個村子的景色已足能誘惑得人心陷入在恍惚的境地之中。

道路上早已充滿步行者、馬和車輛的雜沓，車上的人們都以驚嘆的眼光眺望周圍的景色。就是田野上罷，自然之神也像在慶祝這節日似地，用百花繚亂的美麗花朵加以裝飾。

所能看到的盡是野花的洪水。任何一條道路，沿着路邊，一定有銀也似的花，黃金色，紫色花朵等等映進眼珠，野生的金蓮花和牽牛花之類都從麥畦的蔭處，抬起牠那美麗的頭，散發馥郁的香氣，到處窪地中也滿開出釣鐘草或矢車菊的花葩，到春天爲止積過水溜的低下地方，現出滿填上毋忘草的花叢，因此，到處散在的窪地望去猶如把青空移植在這上面一般，還有無邊無際地叢

(1) 基里埃·愛利遜 (Kyrie eleison) 希臘語，意爲「主啊，請憐憫我們！」(原譯者注)

(11) 瑪同娜 (Madonna) 聖母瑪利亞。

集起來的無數箭形豌豆、蒲公英、金鳳花、薊草和苜蓿底帶赤的紫花、野菊和金盞花互相錯綜——這些都在讚美自然之神的意圖之下，爛漫而傲然地開放。那強烈而甜蜜的，自田野中湧漾的芬芳撲鼻底香氣，終究不是牧師在教堂中舉行聖餐式時所焚的香所得能比擬的了！

從他村來的人們，聞到這百花競放的原野底芳香，雖爲之神情恍惚，但也依然不住抽打馬匹，急急地趕路。總之，暑熱非常猛酷，很是難熬，不能不迅快地飛跑過去。

看着之間，列普卡村直到森林的各處爲止，羣集猶如人波似地湧激過來。

不論是什麼地方，祇要有一些空隙的場所，就被帶上了馬車，馬也得以卸去車輓；教堂前面的廣場，終於成爲人們很難通行似的，嘈雜擁擠的場所。

池岸的周圍，爲了要浸涼被路上塵埃所搞髒的腳，許多婦女們都挨次地排成一列，有的換上靴子，理正到教堂裏去的衣着。年長的人互相交換季節的客套，年青的——村子裏的男女們——不住在忙碌地用注意深切的眼光，巡視行販的商攤，有的也站立在拉出噓噓樂聲的手風琴師的前面。手風琴上面放着從海那邊暖和他的國家帶回來的，稀有的小動物，穿上赤紅的衣衫正在靈活地轉動。那東西的鼻子，無論怎麼說也和老耄的德國人相像，裝出異常滑稽的動作，以致看望的人沒有一個不爲之捧腹大笑。

音樂的調子實在能使人發生輕快的感覺，所以聚在一起的人們，好容易才能把要自行跳動的脚按住在地面上，可是，與這輕快的音樂同時，另一方面也可以聽到全然和這相反的非常枯燥的調子。那是巡禮乞丐們爲了求乞物品所唱的讚歌，他們排成二列，從教堂大門口直到墓地的門

旁不斷的連在一起，而在最末端的地方，照例還是那個有特色的肥大的盲目乞丐，由狗伴同了坐着這盲目乞丐也正是最熱心的大聲歌唱者，他比其他的人拖出更長的語尾，哼出悠然的調子。

不多一會，通告舉行彌撒的鐘聲響了，所有的人羣全然像是大波浪一般地，雪崩似的擁進教堂裏面。裏面的座席完全滿了，擁得緊騰騰的，人們因為被擠在一起，覺得身體像要被壓扁似的發痛——又爲了儘是推擁過來，致使到處有人在發出怒喝的聲音，雖是如此也不能全數進去，仍有很多的人站在教堂外側，或是樹蔭下面。

幸喜附近教區裏也有五六個牧師趕來幫忙，他們立刻走到搭在樹蔭下的臨時教壇上去，因而站在外面不能進到堂內去的人們，也能在外面傾聽懺悔了。

亨卡和尤茲卡一起到來的時候，已經在開始舉行彌撒以後了。根本連想要走到教堂的大門口都不可能，祇好在靠近墓地的矮塹近旁，直立在太陽照射之下。

傳揚過來的高朗的風琴聲音，表示出現在正在舉行彌撒，信心深切的羣衆，在草地上伏下身子，跪着舉行祈禱。現在正是中午時候，風如死絕，暑熱像燒灼般地難受，大空猶似白熱的爐竈，眼珠像要被剝出去也似的眩暈，冒出火花。無論是站立的地面，或是周圍的塹牆，都融融地反射出猛熱的暑氣，可憐的人們連呼吸也很困難地，毫不動彈的跪在那兒——正像是被攔在灼熱的太陽下面焙烘。

從教堂裏面，傳過來風琴音色與人羣祈禱之聲相混的聲浪，有時也漏出教壇上的說教聲，鐘聲，以及風琴師盡他所能的嘍聲歌唱的聲音。有時也會略一中絕，正如灼熱的熔鑪在收乾水分

一般的沉寂。這當兒，教堂的門口就有濃厚的青色香烟，在跪伏的人們頭上飄散着芳香。

雖是在這種酷熱的暑氣中受到鬱悶難耐的凌辱，可是在教堂之前與墓門附近，也依然聚起色彩華麗的人羣，會發生宛如跑進了廣大的花園裏相同的心情。人羣，都是些信心深切的男女信徒，現在虔心誠意的，正好如看到了神底頭上的，神聖燦爛地放射光芒的圓光幻影，在熾熱的太陽下，崇嚴地被那神聖沉默之感所籠罩了起來。

這種神聖沉默的感覺漫漲之際，連那些巡禮乞丐們也停住歌唱那單調的乞食聖歌，祇在極稀有的偶然之中，這中間會有一個人用從朦朧昏睡中覺醒過來似的口吻，說聲「感謝聖母瑪利亞！」像受到佈施似的伸出手來！

酷烈的暑氣，全然像是站在火燒場上一樣，無論是田野和果樹園，猶如全部化成了火焰。

神聖的沉默斷續下去時，不知怎的好像招來了睡魔，有的人就這樣跪着沉睡過去，而有的人耳朵裏聽到吊桶的聲音，便爲了滋潤一下乾枯的咽喉，而離開這地方。

教堂裏面，大鐘又響出宏大的聲音，需要羣衆全體合唱的儀式開始時，人們方始回復自我，絞緊喉嚨提出歌聲，法旗突然搖動了，在燃燒似的赤色寶蓋下面，牧師高高地舉起聖體盒，由教區內的大地主們援助之下，走向行列先頭，然後再是教區裏的人們緩緩地跟住。合唱對天空高揚餘韻，信心堅固，壯實有力的行列連續逶迤地——這正如人羣之河溢滿了洪水般地——先在教堂的屏牆邊逡巡，夏季的白色服裝在太陽下照徹反射。在這流漾的人隊中，赤色的寶蓋又是多麼美麗，它在香爐中昇騰起來的青色濃煙中裹住，有時，那煙的裂縫中還可以看到燦然反射黃金光芒的

聖餅顯彰，正在搬動過去。幾面法旗在人羣的頭上猶如巨鳥的翅翼似地幌動，白色紗布所遮蓋的，看來帶着乳色的聖骨盒，與担持着的人們底脚步，一起地搖擺前進，風琴高朗地奏響，鐘愉快地震蕩，人羣的合唱溶成一起，從心底發出的高歌，自行恍惚，播揚到遙遠的彼方——啊，這該會飄揚到怎樣遙遠的場所呢？該會達到正義的太陽，到達上帝天國！

★

儀式終於完畢了。大地主們從教堂裏出來，找尋一所涼快的樹蔭，但爲了沒有適當的地方而到處徘徊；過了一會，這才由阿姆勃羅司老爹擠開人羣，在某個樹蔭下騰出一大塊空地，也揣來了幾把椅子。

鎮上的大地主也來了，可是他並不和其他大地主們在一起，獨自不停的到處走動，碰到列普卡村認識的人時，就說些像朋友般的什麼招呼，和藹地談話。這時，他偶然看到亨卡的臉龐，立刻便分開人羣走到她的近旁。

「你的丈夫還沒有回來嗎？」

「是，還沒有回來。」

「你總要去接他的吧？」

「爸爸的喪事完了就去過一次的，祇說是在這一個星期裏……下一個星期六的那一天，可以讓他回來。」

「是嘛，那麼，保釋金怎樣呢？已經把錢付出去了嗎？」

「這事情是羅甫老伯替我辦的。」亨卡非常小心謹慎地回答。

「假使你在這一方面不便的話，我可以去保證安笛克的。」

「多謝您，感謝您的好意！」亨卡低下頭儘是看向大地主的腳邊：「這方面全然由羅甫老伯替我辦理的，即使錢不可能的話，也會用什麼別的方法，替我去交涉的……」

「哦，那很好，不過我在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替你幫忙，放心就是了。」

大地主說了，又隨脚的走將開去，這一次看到雅格娜正和她母親在塹牆附近，一起虔心地祈禱的姿態，而走將過去，可是却又奇怪地立停了，看住她嘻嘻的微笑一會，這才回到自己的同伴那邊去。

雅格娜儘是呆呆地眺望大地主公館裏來的人們，而她底眼睛，更以深切的趣味注視大地主公館的年青婦女。她們所穿的聚精美之萃的衣着，尤其能使雅格娜爲之驚奇不置，那些顏色是多麼潔白啊！肩膀和腰身又是多麼柔和！而且還有上帝又有多麼香的香水氣息，甜蜜地衝進鼻子，真好像是站立在香爐的旁邊一般！

而且還有那……不住涼快地搨動臉部的又是什麼呢？啊，那好像是孔雀錦毛也似的東西在搖動。——呵，年青的大地主們走將過來，對她們送過去了色情的秋波啊啊，她們那高爽而愉快的笑聲，不正使在一旁的人們吃了一驚嗎……

這當兒，村子的盡頭處，剛巧靠近水車房附近的橋那邊，突然，傳過來許多馬車在馳驅的聲音，塵埃直飛揚到樹梢上面。

「現在就是跑到了，彌撒還不是完了嗎？」長工比特低聲的對亨卡說。

「來了，剛巧可以趕上吹熄蠟燭囉！」什麼地方有了譏笑的聲音。

有幾個人挺直身子，從塹牆上而對那沿着池岸的道路那邊張望。

在猛烈的狗的吠聲之下，看到一列遮住很大白色蓬布的馬車。

「是德國人！是波茨耳西的那些德國人呢！」有人這樣大聲喊叫。

實際上也是如此。差不多有十五輛光景的大馬車，由健壯的馬匹拖曳之下飛奔，車裏坐上婦女和孩子們，也滿裝着家用的傢具雜物，這雖在蓬布遮蔽之下，也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大馬車的旁邊，肥壯而赤髮的德國人們，抽着煙斗，大踏步地趕路。那些傢伙們所帶的狗也頗爲兇猛，不時的轉向後面，露出牙齒，傲然的高聲嗚咽，還對列普卡村瘋狂似地吠叫的小狗們，現出猙獰的神色，狠狠地睨視。

人們要想更看清那些德國人而跑近過去。有的人也特地從墓地裏面飛竄出來。

德國人們當走到車馬雜亂的地方，便放緩了脚步徐徐地前進。但即使走到教堂前面，也並不脫去帽子表示一絲敬意。不但如此，他們的眼睛還炯炯發光，連鬚髯也有些倒豎的神情。——當然，內心正燃起激烈的憎惡之念，是毫無疑竇的了。於是，還把殘忍的眼光凶煞地對準村人狠狠地盯住。

「呵呵！你們這批長袴子的渾蛋……不中用的東西！」列普卡的人們對於這種神色，這樣地怒喝。

「傢伙們是馬生的孩子哪！」

「是臭豬拉的屎囉！」

這一類罵聲像降雹也似的，猛烈地飛散出來。

「怎麼樣啊？」馬秀對他們大聲喊叫：「究竟是那一邊的勝利呀？這，這些笨蛋！」

「那一邊丟了土地逃走的呀？是你們這些東西呢，還是咱們呀？」

「咱們的拳頭不是很硬嗎？難道不以為如此嗎？」

「怎麼樣呢，不休息一會兒去嗎？今天是節日吓——不然的話，就可以到酒店裏鬧猛一下再去的！」

德國人們默默地不發一言，儘是爲了使馬快些奔跑，而用鞭子抽撻。

「嗶跑的這樣快，會給長袴子絆倒的！」

趁着一個孩子對他們投擲石塊的機會，便有五六個人抓起磚石之類的武器，於是有人阻止

着說：

「孩子們，讓那些傢伙們滾罷，還是讓疫神快些離開這地方的好呢！」

「殺了疫神才結束得更快囉！真是些下賤的渾蛋！」

這時，有一個列普卡的婦人伸出握緊的拳頭，擠出尖銳的聲音咒罵：

「傢伙們，一個不留的倒下去，像狗一樣的死罷！」

在這些罵聲中間，他們的大馬車在車輪轉動的聲音之下，同時消失在白楊並樹道裏面去了，

後面，留下他們所飛揚起來的迷濛的塵埃。

列普卡的人們都異常地興高彩烈，再也不能重又唸誦祈禱，慢慢地走到大地主的附近來了。這情形使大地主很爲高興，他不住的現出愉快的微笑，遞着鼻煙分送。

「呵，終究，」他愉快地說：「你們很有本領，把那些傢伙們燻出去了，該可說那些蠶蠅都逃跑啦，是不是呀？」

這樣，格萊戈里表面上用很爲奇妙的口吻冷冷的說：「咱們穿的臭羊皮衣服，看來不合他們的意思呢，而且他們和咱們做隣居交際，無論如何是太高尙，太華貴了，所以祇不過隨便的駭他們一下，那知道就這樣駭走了呢。」

大地主好奇地問：「這麼說，那是你們和德國人吵過架的嗎？」

「不，那裏話……這，這也不能說是吵架，是這位馬秀君對他們說上一聲『日安！』可是那些傢伙們沒有招呼，這才隨便的在他們頭上摸了一下……唔，那麼，立刻就是鮮血淋漓的了，再重點的話，該會變成死靈魂的哪，那裏話！」

「那些傢伙們盡是些軟骨頭呀！」馬秀和悅地說明：「眼睛裏看來，他們全是和櫛樹一樣堅硬的傢伙，用拳頭揍上去嘛，那就像鴨絨被服那樣的軟翻翻的。」

「何況，德國人說在波茨耳西受到的損失太大呀什麼的，聽說所有的牛全都不見了呢。」

「原來如此，怪不得，現在連一頭牛也沒有看到他們帶了走哪！」

「關於這一種事情，可李斯也許知道很清楚……」一個誰很快的這樣地說，可是老誠的克

萊姆巴立即迅快地在—旁接着說下去：

「那裏，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傢伙們的牛全都是生牛瘟死的。」

大家都努力地爲着忍住笑聲而顫動肩膀，這才有沒有噴發出來。於是大家便神妙地把這件事情隱秘起來。這時，鐵匠搖搖擺擺的走向大地主前面，說：「那些德國人逃走了，也全然是托大地主的宏福，喲！」

「這不必說，就是我罷，與其把土地賣給外國人，總還是願意賣給這地方的人囉，不管那賣的條件是好或是壞。」

大地主裝腔作勢的說，更用力說明自己很有意思爲這地方的人盡力，更何況不但自己，無論是祖父或是曾祖父，也曾爲這土地的農民，盡過很大的力量。

希戈拉聽到這話，露出牙齒嘻笑，低聲喊地說：「嚶，原來有這種事情嗎？傢伙的上代，曾經用馬鞭在我的背上狠狠地抽打，就是到現在還有傷痕留着呢。」

可是，無論誰，在表面上並不注意這種言語，而大地主這方面却專心地說述：爲了要趕跑德國人曾經費過怎樣的苦心與努力，農人也現出相當注意的神色傾聽。然而，這僅不過是表面上的事情而已，農人們的自身底意見，却無論在如何的情形之下，也依然頑強地保存起來的。

「人底心又不見得是牛酪，放在嘴裏是不會溶化的！」希戈拉嘻笑着說，但老克萊姆巴把這申斥了下去。

大家在這樣地互相談說之際，一個穿着法衣的青年牧師，正用一隻手揣住盆子，不絕地在人

羣之間到處穿走。

「嗨！那不是風琴師的兒子耶乃克嗎？」

這一點也沒有說錯，耶乃克現在正穿上法衣，爲了募化而揣着盆子到處巡走。耶乃克無論對誰都和藹可親地打着招呼，在募化上獲得很好的成績。總之，大家都對他很熟，所以對於他所遞出來的盆子，就不便空手地回絕。任何一個人，即使要特地鬆開皮帶，解去放在裏面的錢袋子，也得在盆子裏放進銅幣，其中也有人會投進一枚閃光的銀茲洛契。大地主放了一個盧布，而鎮上的年青少女們也抓進一把小銀幣。耶乃克流着汗水，臉頰像火一般的通紅，可是覺得非常幸福與得意，以致不感到一些疲乏；他在廣場的羣衆中間到處巡走，一個人也不殘留地募化金錢，到處用溫和的言語招呼；他這樣的也會到亨卡，因爲從她那兒收到二十戈比克，而鄭重地道謝祝福，他於是又走向雅格娜這邊，把盛滿金錢的盆子伸到她面到去時，方始震顫一下，但正當和雅格娜底眼瞳互相會合時，却驚愕得沉默下來，雙方都覺得很是狼狽，他躊躇而恍惚地退向後面，也不說一句話，避開去了。

雅格娜一時之間被這青年吸去神魂，茫然地獸在那兒，甚至全然忘却了不能不把錢放進盆子裏去——那穿着法衣的青年是多麼壯麗，完全像是安置在聖壇旁邊的聖者神像！年青，美貌，挺秀，單是看到了也足能使神志恍惚啊！耶乃克是用多麼富有魅力，而且閃爍發光的眸瞳投向雅格娜，而使她茫漠地呆住啊……雅格娜想要免去這蠱惑的禁縛，擦擦眼睛，劃上一個十字，然而沒有用，沒有用……

雅格娜的周圍，正流漾着各種各樣的私語：

「嚶，不過是個風琴師的兒子，穿上那法衣倒很神氣呢！」

「他的母親，祇要提到他的事情，就像火鷄似的傲慢！」

「從復活節的那時候開始，他就一直在當牧師的學校裏唸書呢。」

「牧師今天叫他出來募化，倒很不錯呀！」

「就是那貪婪的老頭子，今天碰到兒子，也會丟出不少的錢罷。」

「一個牧師七代福，就是做父親的也很有名譽的囉。」

「對啊！此後做父親的，可以賺到不少的錢哪！」

可是在雅格娜的耳朵裏，却一句也不會聽到這種談話，僅用像被吸住似的眸瞳，呆呆地追從耶乃克的影子。

儀式全部終結了，人羣也開始陸續分散了，亨卡朝大門那面走將過去，這地方碰到巴爾綏珂瓦老婆子，告訴她一件重大的消息。

「你知道嗎？陀米尼、珂瓦老婆子的兒子西蒙和娜絲卡訂婚的消息，今天發表了。」

「那麼，這事情，陀米尼、珂瓦伯母肯答應嗎？」

「這個，反正又是吵架囉！」

「做母親的該不見得會有什麼辦法吧，西蒙也有他的道理——而且他的年齡，也是到了時候的。」

「那一家，從此以後，要變成地獄一樣的了。」耶格斯丁卡老婆子想要下個結論。
亨卡嘆息着說：「真是可嘆，世界上儘是些違反上帝意志的事情。」

「還有，你可有聽到過呀？」這一次普洛秀卡底妻子說：「那村長的事情。」

說着，把她那便便大腹和肥胖傲慢的臉龐，很不痛快地突向亨卡前面。

「我呢，爲着喪事和其他的事情，搞得眼花繚亂的忙不過來，所以村子發生的無論什麼事情，一點也不知道呢。」

「是嘛，那機關裏的高級官員告訴我的男人說：村子裏的公費，已經少去了不少；所以近來幾天裏，村長想要借動一筆很大的款子，正在到處奔走，而且聽說最近會有檢察官要來調查辦公處的經費……」

「去世的爸爸也常常不安的提起這話，說是不要發生這種事情才好。」

「對呀，不過那村長平日神氣活現的，儘是說些大話，這一次的事情，總該要倒楣啦！」

「這樣一來，田地呀什麼的，都要給沒收的吧？」

「當然囉！田地全部拿出去還不夠的時候，那就得嗅監牢的臭味兒哪！」耶格斯丁卡老婆子尖聲的說：「那種神氣活現的傢伙，要重重的罰他才行！」

「近來他爲什麼不到我們家裏來呢？爸爸的葬式總應該到一次的。」

「哦，這個嘛，雖是同樣的波利挪老闆家裏，但更忙的是對付波利挪老闆家的寡婦呀！」
然而這時候，因爲雅格娜拉住母親的手走近過來，大家就沉默了。

雅格娜母親底眼睛上還裹着綳帶，腰身也很僵直，現出頗堪憐憫的神情，可是耶格斯丁卡老婆子仍然有着一種把她當作對象加以譏刺的慾望，再也忍耐不住。

「噯，陀米尼克婆婆，西蒙的結婚是什麼時候啊？今天會在教堂裏發表訂婚的消息，真使我出乎意外呢……不過，孩子也已經到了年紀了，再像女孩子那樣的收拾廚房，當然是要不高興的，何況孩子們也立刻可以做爸爸啦！」正以為這樣已經說完的當兒，老婆子却仍是惡意的繼續地說下去：「可是，這以後可以讓娜絲卡代替他做廚房裏的事情哩！」

陀米尼克老婆子突地立住身子，銳聲的對雅格娜說：

「快些把我帶到那邊去，又要給那蛇婆子咬啦！」

連那樣的陀米尼克老婆子也響出哭泣的聲音，逃將開去。普洛秀卡的妻子吃吃地笑着說：

「那老太婆，雖然眼睛看不見，看來倒像立刻知道是你呢。」

「那裏，不見得會盲目到這樣，從那抓住西蒙頭髮的一點上看來，就可以知道的。」

「算了罷，希望別給人家說我們的壞話才好。」

話說到這裏斷絕了，大家不再說話。當走近門的地方，因為人羣很是混亂，亨卡就被人家擠開了同伴。擠開了，亨卡因為可以避免聽到不想聽的惡口，所以也並不覺得寂寞，反而感到很是安靜，就對這一帶成列的巡禮乞丐們，每個人給了一戈比克，而對在旁邊的那個牽住狗的肥胖乞丐，特地給了五戈比克，一邊說：

「到我們家去吃午餐罷，巡禮老爹——是波利挪的家裏。」

那巡禮乞丐抬起頭來，啾啾的轉動他那看不見的眼球：「您是安笛克的妻房吧——多謝您——我立刻去打擾……立刻的！」

跨出教堂的門，擁擠嘈雜的程度雖比較好些，但這地方也有成羣的巡禮乞丐，依然長行的分成二列，用各種調子鬧哄哄的唸着求乞物品的歌唱。那最末梢的地方，有一個帶上綠色眼罩的青年，唱着『古代國王』的俗歌，配上小提琴的樂音，提出美好的歌聲，被很多人羣圍在裏面，因為歌唱的調子很是嘹亮，所以他帽子裏常常有人丟進錢去。

亨卡站在靠近墓地塹牆的地方，找尋尤茲卡的蹤影，但出乎意外的，在這裏看到她自己底父親。

她底父親——老耄的皮里那正混在巡禮乞丐的人羣中，可憐地伸着手，唱出乞丐特有的求乞物品的歌曲。

因了過分出乎意想之外，亨卡幾乎疑心自己的眼睛。

於是她揩了一下眼睛，重又仔細看望。可是——還不是——這一點也沒錯，他正是她自己底父親！

「唉！爲什麼……我爸爸會做了乞丐？」亨卡在無處容身的羞恥中，把臉龐燃燒得通紅，不知不覺地用披肩遮住額，混進人羣裏面，偷偷地從父親後面的馬車蔭處踮將過去。

「爸爸，這，這，這是做什麼呀？」她避開人家的眼目，縮起身子，在父親背後哭聲的說。

「亨卡……我嘛，這樣很好，這樣的……」

「到我家裏去……我家裏……快些……啊，做這種丟臉的事情！」

「不，不去……我嘛，從很久的時候起，就想要這樣做的……這樣的，求些慈悲的人的捨施，總不會有什麼帶累你們的……我很想看一看廣大的世間……去參拜一下各處的聖地……也聽一些各種新奇的話……我嘛，會把錢裝滿口袋帶回來的……嘿，你瞧！不是有了一個茲洛契嗎？你用這錢替比得孩子買些什麼玩的東西罷——我，用這錢去買！」

亨卡用力抓住父親的領襟，挽住手，胡亂地把他拖到馬車集中的地方去。

「回到家裏去，爸爸——還不想一想這是給大家丟臉嗎？快些去！」

「放開手，放手！我會生氣的！」

「把把，把叫化袋丟了它！快些回去罷，趁還沒有給人家看到！」

「給人家看到也好，我嘛，在做我喜歡做的事情，有什麼丟臉呀！叫化袋，正是上帝養育沒有吃的人的乳房，怎能丟哪！」在這話聲之下，老髦的皮里，用出很大力量，摔開亨卡的手，就這樣竄進馬和馬車以及人羣混雜的中間，消失了影子。

現在要想在這雜沓之中找尋父親的踪影，在亨卡是做不到了。

在亂雜擠擁的人羣之中，人們固然猶如淋過水也似的流着汗，塵埃塞塞了一半咽喉，也受到暑熱的焙炙，但依然想要發洩這節日的愉快心境，宛如大鍋裏的沸水那樣地奔騰。

手風琴的樂音噙噙的響出淫蕩的節奏，巡禮乞丐用大聲唱歌，孩子們喧噪地吹響買來的瓷製的烏形笛子，馬在互相嚙咬擠踢，更有許多成羣的青蠅，真使人覺得異常騷鬧。人們和同伴在一

起高聲地說着話，三三五五的在攤店周圍走動；尤其是陳設首飾類的攤店前面，聚起來的姑娘們，好像是叢集在窠上的蜜蜂。

在這一節日中可以購買的東西，大體上和秋季的市集相同，是些聖者的畫像以及家常食料、布匹、綵帶、珠球之類，任何一家店前，都有三四重的人羣圍住看望，使從教堂回去的脚步遲延。

可是，急忙回家的人也有不少，更有很多人擁到酒店裏去，而有的更因耐不住疲勞與渴睡，鑽進車子下面沉沉酣睡，有的却在果樹園或是農場蔭處，搜求涼快的蔭影。

人們因為暑熱實在過於猛烈，幾乎要換不過呼吸，連走動也覺得頗為艱苦，現出好像已經失去了神志似的呆呆的表情。現在已是正午了，列普卡的人們已經回家坐到食桌邊去了，這才略微顯得平靜一點。

牧師的住宅裏，正在隆重接待鄰村來的牧師，以及大地主們，舉行盛大的午餐會。在桌子邊相並的人頭之類，可以從窗外看到，還漏出高朗的歡笑與碰杯的聲音，也因為飄揚出美味非凡的菜餚濃香，以致在道路上行走的人們，不知不覺地現出垂涎欲滴的神情。

阿姆勃羅司老爹不但穿上最最上等的華服，甚至還在胸前掛上以前進入軍隊時的勳章之類當作裝飾，不絕的在教堂裏忙碌地到處走動，有時也跑到大門口大聲么喝「啐，啐！閒人跑到那邊去！不然，我會揍死你的！」

但是，這種威喝一點不發生任何效力。不懂事的頑皮孩子們全然像是成羣的燕子，爬上墻牆，把頭直伸進窗口，眺望那豐盛饗宴的情形。老爹終於覺得毫無辦法，祇好拿出牧師的手杖，叱罵着

把他們趕跑。

亨卡一邊找着父親行踪，剛巧走到這地方來，於是立刻對老爹詢問：有沒有看到父親？

「什麼？皮里那老頭兒嗎？——在這種無法無天的熱天裏，他嘛，該又是在什麼陰涼的地方午睡了罷。——這些小鬼頭，還要朝裏面張望嗎？」老爹揮動手杖，怒聲地喝罵，直對孩子們追趕過去。

亨卡沒有辦法，祇得回到家裏去，剛巧姊姊惠隆卡也爲着吃午餐到來了，亨卡立刻把父親的事情告訴她。

然而，惠隆卡單是聳一聳肩膀。

「爸爸就是參加巡禮乞丐的伙伴裏面，也用不到大驚小怪呀！反正這樣的做，可以免去我們不少的麻煩。比爸爸更優裕的人，也有不少是參加巡禮乞丐的呢。」

「嗨！這是什麼想法呀？難道不是去我們的臉嗎？讓爸爸去當乞丐——啊啊，安笛克不知道會怎樣的說呢？就是給隣居們說出把爸爸趕出去當了乞丐，那可怎麼好啊？」

「愛說的人，就讓他們怎麼說都可以的，又不能把人家的舌頭釘上釘子；而且他們也不會扶養我們的爸爸——有誰肯呢？」

「我——我，我可不答應爸爸去做巡禮乞丐。」

「嚙！說的倒很神氣那麼，你就把爸爸接回來孝養他罷。」

「我會去接的——姊姊也真是太過分了。給爸爸吃的不過是很少的一點東西，也要這樣小

氣嗎……我去接回來就是了……叫爸爸做這種事情的，還是你姊姊呢！」

「什麼話？什麼話？我們家裏那兒有多餘的東西呀？難道說，非要把孩子們吃的東西，也吐出來給爸爸吃嗎？」

「你仔細的想一想罷，爸爸把土地全都讓給了姊姊的，這在法律的力量上說來，爸爸也是有叫姊姊扶養的權利的。」

「做不到的事情，還是做不到的。就是說要把我的胃囊借給爸爸，也不成功呀！」

「不是說借，而是說給他！無論怎麼說總還是爸爸最重要，爸爸說着肚子餓的厲害，跑到我這兒來哭訴，也不祇二次三次了。你，不是待爸爸比豬還不如嗎？」

「這可說的一點不錯哪，正是如此！因為我叫爸爸窮的餓肚子，自己却像有錢的太太一樣地過着舒服的日子呢。我嘛，托福得很，養的很胖，襯袴也穿不上腰身，差不多連爬的力氣都沒有吓！」

「怎麼可以這樣說呢，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是真的。」

「當然是真的！假使沒有楊凱爾的話，我們不是連馬鈴薯和鹽也不能到手了嗎？真的事情自然是真的，誰又願意說什麼虛呢？飽肚子的有錢人，怎會想到無論那一個人都都是餓肚子的？」

正在惠隆卡用這種口吻，漸漸地要轉成吵嘴的當兒，那牽着狗的盲目的乞丐摸進院子裏面來了。

「啊，在這兒的屋簷下坐下來罷。」亨卡這樣地對那與眾不同的巡禮乞丐招呼，匆忙地的去揣取食物。

院子裏的樹蔭下已經放好食桌，完成午餐的準備，看來菜餚的香味，早已送進這盲目乞丐底鼻孔裏了。

「這該是麥煮上等的猪肉罷，好香好香！——恭祝全家興隆繁昌！」他貪饞地噴響舌尖，不住啾動鼻子，舐刮嘴唇。

他的狗蹲在靠牆的地方，張開大口，伸出赤紅的舌尖喘息。炎熱的程度現在達到了絕頂，無論狗或是人，都有着一種像要溶化似的感覺，而且還加上睡魔的襲來，以致在靜寂的沉默之中，能聽到的祇有湯匙的響聲，此外，便是簷上的燕子，偶而啼轉一下而已。

「再有一杯冷牛奶的話，該多麼舒服啊。」巡禮乞丐嘆着氣說。

尤茲卡聽到這話，立刻就說：「等一等，我去替你萃一杯來罷。」

「嚳！你今天的叫化歌一定唱得很好吧？別吃的太脹才好呢。」長工比特在一旁現出不痛快的神情，敲着湯匙說話。

「上帝是慈悲的，會寬恕所有的罪人，看來倒像粗鹵地對待巡禮的人，是不會譴責的呢——還說我別吃太脹！無論誰看到了巡禮乞丐，就會朝天的裝做沒有看見的逃走，再不然，就是拿出幾個破小錢，還小氣的說要找給他；能給的人才值得感謝，如果沒有那種善心的好人，那麼，我們都要餓死囉！」

「不過，」惠隆卡插嘴說：「今年的情形非常不好，收穫期以前的窮苦，使大家都深深的覺得受不住呢。」

「是的，窮苦是窮苦的——可是，喝伏特加却從來沒有減少啊。」

尤茲卡揣來了一杯冷牛奶，盲目的乞丐美味地用舌尖舐嘖。

這樣過了一會，他又開始說話：

「聽人家說，今天列普卡的人已經同大地主和好了，可是真的嗎？」

「也許是這樣罷。」亨卡說：「祇要他能夠承認村子的權利。」

「還有，你可知道？」維蒂克在一旁說：「德國的傢伙們已經逃走了，是從我們的土地上逃走的。」

「唔，那種極惡的壞蛋，願他們倒下去死掉才好呢！」那巡禮乞丐氣憤憤地揮動握緊的拳頭，怒聲地說。

「這麼說，你吃過德國人的苦嗎？」

「我在昨天傍晚，到傢伙們那兒去過的，這麼，就叫狗咬我呢……那些極惡的壞蛋們，渾蛋的女人們……我聽到過列普卡的各位，曾經對傢伙們吵鬧過的消息……真的，那時候假使我也在場的話，就要活剝他們的皮，搞得稀爛方才稱心——說着，咕的一聲喝乾牛奶，也給狗吃了東西，就打算回去。」

「現在是你們賺錢的時候，快些去走上一會，裝滿你的布袋罷！」比特譏刺地說。

「也不能不賺上一些呀！去年到這村子裏來的我的同伴祇有六個，今年呢，比四倍還要多，連我底耳朵都給我們自己的歌聲，吵得嗡嗡發響呢！」

尤茲卡說：「今天晚上，到我們家裏來睡罷。」

「啊，多謝你，祈禱上帝，對可憐人發生慈悲心的你賜福！」

「這倒是少見的可憐人，你說罷，自己不是挺着大肚子，快要走不動了嗎？」長工比特看住這

肥大而傲慢的巡禮乞丐用手杖探着路，搖搖擺擺地走過去的背影，這樣嘲笑地說。

這以後過上一會，大家又走到外面去。有的去舉行晚禱，有的去傾聽風琴的悅耳樂聲，這完了以後，雖然並不想購買什麼東西，但眺望一下節日中陳飾得眼花繚亂的華美店攤，使眼睛舒暢一會，也就覺得很是愉快。

這時候，西蒙替娜絲卡買了一串琥珀的項鍊，一條色彩鮮豔的緋色緞帶和披肩。她立刻把這些披戴在身上。於是，二個人互相把手交攬在腰邊，親蜜地從這一攤基到那一店攤的，現出恍惚與歡快的臉色到處走動。

他們的後面跟住了尤茲卡，不斷地對自己想要的東西還着價格。她鼓起臉龐數數拿着的錢——即使全數湊起來罷，可憐見的，也不過是一個茲洛契。

雅格娜離開很遠，盡可能不和哥哥西蒙碰面，僅自孤獨地現出憂鬱的神色，茫然地移動脚步。現在的她，無論是那翩翩的緞帶，手風琴的音曲，節日的鬧猛氣氛，人羣的雜沓，一點也不能使心境發生快樂之感了。

她祇不過因為人們在走動，所以自己也寂寞地跟着移動雙腳，而當人們偶而立停的時候，也就立停下來，為什麼緣故跑出來的呢？又是想要到什麼地方去呢？她連這一點也無從知道，僅是隨

便的走着路而已。

這當兒，馬秀緩緩地走近她的身邊，輕輕的在耳朵邊說話：

「今天，可別再不答應。」

「我幾時有過不答應的時候？」

「有過一次的，的確，而且還給你說上不少嘮叨的話。」

「那因為你說出不說也可以的話呀——不過，我倒是沒有什麼成見的——這因為那時候

……

說到這裏，雅格娜突然停住嘴不再說下去了。她看到耶乃克正從那邊分開人羣，逐漸向雅格娜這邊走將過來。

「哼，原來如此，那傢伙來了。」馬秀指着那還沒有掉過奶牙的年青牧師說。耶乃克現在正被許多人圍着，想要在他的手上接吻，他却微笑着謝絕這個光榮的舉動。

「那傢伙，真現出像是大地主底公子那樣的神氣，可是傢伙跟住牛屁股打的那時候，我好像還在眼前。」

「他看過牛？」有，有這種事情？」雅格娜好似被什麼刺傷了自己底心一般地，不覺這樣的說。

「說的沒有錯。我現在還記的很清楚，傢伙正在放牛的時候，有一次曾經到梨樹下去睡覺，這樣，牛就到卜利乞克的燕麥田裏去吃麥，給他的老子風琴師用鞭子狠狠的揍上一頓。」

然而，雅格娜却離開馬秀，慢慢的走向青年牧師那邊去。青年看到雅格娜底臉龐，嘻嘻的笑了，但是一發覺到自己這方面被許多視線所投射時，立刻就把手轉到另一方向去。於是，就在這附近的攤店裏買上許多聖者的小版畫，分送給需求的人們。

雅格娜底脚，活像在這地方生了根似的立住，儘是茫然的呆呆地把眸珠對耶乃克方面注視。這其間，她那染過似的紅色嘴唇，自行浮起微笑。啊啊，這微笑，是多麼光輝而沉靜的，甜蜜的，甜蜜的，微笑啊！

「雅格娜！這個，送給你當作保護的神明。」青年牧師把聖·阿格尼畫像遞到雅格娜的手裏。——這時候，二個人底手互相碰到了，但好像是碰到了什麼燃燒的火焰似地，二個人同時迅快地把手縮將回去。

雅格娜全身都在噤噤的顫抖，一句話也說不出嘴，青年這方面雖然說了幾句話，但她依然默默的毫不作聲，儘是被對方吸住了不能動彈。

這當兒，人羣擁擠過來，他們二人就被擠開了。雅格娜把那畫像放進內衣裏面，短時的對四周眺望。但青年因為現在已經開始舉行儀式，就跑進教堂裏面，再也看不到他底影子。然而，那看不到的影子，雅格娜却在幻影裏面，非常清楚的加以凝視……

「哦！真的，他像一個聖壇上的聖者！」這種思索變成聲音，從她底嘴唇裏漏將出來。

「所以囉，無論那一個姑娘都要對那種人發呆了——可憐的傢伙！『可口的臘腸，並不是爲了給狗吃而做的』啊！」

在這聲音中回身看望的雅格娜底眼睛裏，看到了馬秀正推將過來。

她嘴裏說上幾句莫明其妙的話，想要避開，可是沒有用，不論到什麼地方，馬秀總是緊緊的跟住不放。這樣過了一會，馬秀好容易才對雅格娜這樣的問：

「怎麼樣，雅格娜，你的媽媽對於西蒙的結婚有什麼意思呢？」

「不管怎麼說也是沒有法子，他們既然喜歡就祇好讓他們結婚；哥哥也有哥哥自己的意志啊。」

馬秀皺起眉心，躊躇地說：

「不過，結婚以後，西蒙可以向你媽媽分一些田地嗎？」

「這種事情，我可不知道。媽媽什麼話也沒有說，但是哥哥總會用強的要求罷。」

剛在這當兒，西蒙和娜絲卡跑了過來，而安多柳也突然出現了，於是就這樣變成五個人一組。

西蒙先說：

「雅格娜，你別幫着媽媽才好，因為媽媽欺侮我。」

「這個，我當然是幫哥哥說話的——對了，哥哥在這二三天裏面，變的很厲害……完全和以前不同了，我倒吃了一驚。」實際上正和她所說的一樣，現在雅格娜眼前的西蒙，全然變成一個純粹的美男子——臉龐刺的很光滑，頭髮全然向後梳掠，隨便的歪戴着帽子，挺出胸脯，披上雪白的長外套。

「對啦，我已經不是媽媽的小使了。」

「這樣舒舒服服的很快樂吧，哥哥？」雅格娜對於哥哥瀟灑的風度很覺有趣，這樣的問。
「啊，想要知道這一點嗎？那你得去問一問飛出籠子的鳥兒才行哪……聽到過我已經宣告訂婚了嗎？」

「噢，那末幾時結婚呢？」

這時，娜絲卡現出躲到西蒙手臂下去的神情，把手腕緊緊的從後面摟住他底腰：

「再過三個星期，在收穫節以前呢。」說着，她底臉色變得通紅的了。

「那麼，結婚式還是在酒店裏舉行的好，別在媽媽家裏做事情吧！」

「可是，西蒙，結婚以後，你叫妻子住到什麼地方去啊？」

「這個，我會把媽媽對面的屋子分出來住的，不要緊，我決不會在村子裏到處的去找租屋，而且我也會向媽媽要過應該是我的權利的土地——清清楚楚的做給你看！」他愈說，意氣就愈加昂然起來。

「那麼，就是我罷，」馬秀也明白的說：「也不會把娜絲卡空手的嫁到你的地方去，我用一千茲洛契的現款給她當陪嫁。」

這時，鐵匠悄然的跑將過來，把他喊到一旁，說上一些什麼話，就這樣逕自走了。

大家依然繼續說着各種空想和未來的眉細的談話，一邊走路。西蒙底眼睛閃出光輝，着力地說述如果田地到了手，就要努力做個模範農夫，安心地拿出特別的本領給大家看，而大家也對這話表示期待——尤其是娜絲卡儘是恍惚地張開了嘴，呆呆地注視西蒙底臉龐，安多柳也用同樣

的口吻說話。祇有雅格娜却茫然地並沒有把這些談話的一半聽到耳朵裏去，因為她對於這種事情一點也不發生什麼興趣。

「雅格娜！馬秀喊「到酒店裏去，一起跳一下舞罷。」

「我一點也沒有興味。」雅格娜的回答很是寂寞，她底眼光很是昏暗，馬秀看到這種神情，立刻把帽子深深的扯低到眼睛上面，獨自分別開來，在人叢中消失了；可是正在牧師的住宅前面，碰到了特萊斯卡。

「到什麼地方去？」她胆怯地問。

「酒店裏。因為鐵匠說有緊急的事情開會。」

「我也想一起去。」

「我沒有說不准去，也不是沒有你坐的地方。但是要留神一點，一起去給人家看到了，又被人說壞話可犯不着！」

「壞話也不是今天了，真像是野狗找到羊的屍骸，要想啃咬一樣，要把我撕的粉碎呢，但是我可不怕！」

「那末，為什麼要給人家這種說話的機會呢？」馬秀很是生氣。

「為什麼，這理由你是應該知道的。」她用嘶啞的聲音回答。

馬秀用特萊斯卡再也跟不上的速度，盡力地向前步行。

可是，突然又回過身來怒喝：「幹什麼，這種神腔哭的像母牛一樣！」

特萊斯卡拚命地跟住他走路，哭着回答：「不，不是的，眼睛裏吹進了灰呢，並沒有哭。」

意外地，馬秀放緩了步子，一邊和她並肩地走，用非常和婉而親近的調子說：「唔，我這兒有些零化，你拿去到節日的店攤裏買些什麼心愛的東西——那麼，再到酒店裏來，我們一起跳舞罷。」

特萊斯卡在這好意之下，感激得快要跪倒在他的腳邊拜謝，喜氣洋洋的說：

「我並不要零化，可是我很感謝你的心意——啊，真多謝你的心——」她底臉色像火焰也似的赭紅，含羞地說出愉快的話。

「啊，什麼都行，去買罷，過後再來，到黃昏爲止，我還有事情要商量呢。」他這樣說了，在酒店門前站定，對她露出再會的微笑，然後走到裏面去。

酒店裏面聚起很多的人羣，熱得幾乎連呼吸也透不過來。大店堂裏有很多喝着酒說話的人，儘是鬧哄哄的喧噪；可是內側的私室裏，却坐定了列普卡村最壯健的青年黨，由鐵匠以及村長的兄弟格萊戈里當作首領，正在不絕地專心的討論事情。不但是青年黨，也有協助的普洛秀卡，老克萊姆巴，去世的波利挪底堂弟亞當等等幾個村子裏重要的人物都在一起。此外更有一個可字斯，雖然他並沒有受到招請，但也加入裏面合成一起。

馬秀進去的時候，正當格萊戈里非常熱心地辯論，也用粉筆在桌子上寫着數字。

根據大地主方面在屈服之下，所提出來的協定是：將森林讓給大地主，以一愛克森林交換四愛克土地的原則，把波茨山西農場換給列普卡村，還以另外非常廣大的地面，用分年付款的方式

賣給村子。而且此外更有一個條件，說是如果村子裏需要建造新的房屋，那麼，可能憑信用去借取木材。

因此，格萊戈里逐項的誦讀這些條件，算出各種數字，說明應該怎樣分配土地，以及每人能夠得到多少面積。

「狐狸的皮還沒有剝到手，別太相信了，何況這是大地主說的話。」普洛秀卡不平地說。

「可是，這並不單是說話，已經是事實。大地主已經決定立刻在公證人的前面簽字——所以這一點要搞得清楚一點。那樣多的土地可以歸併到列普卡村子裏來，以後每一家都可以舒服地過光陰了。」

鐵匠也在這時，依照大地主所關照他的話，反複地說述。

大家都注意地對那寫在桌子上的粉筆數字眺望，默默地傾聽說話。

「是的，很不錯——現在正所謂是絕好的機會。不過，政府委員方面是不是肯允許呢？」到現在為止默默地聽着的里長，開始說起話來，用手指伸進蓬亂的頭髮裏不住搔動。

「反正政府委員方面，」格萊戈里發出怒聲的說：「祇要是這村會裏所決定下來的事情，決不會有反對的理由，而且這也根本不是一件非要請問官憲方面意見不可的事情，政府不是對我們毫無辦法嗎？」

「不管官憲方面允許也好，不允許也好，可用不到這樣大聲的說話呀！說不定在牆外會有警察站住了聽着的，還是出去看望一下情形罷。」

「我來的時候，警察正在外面喝酒。」馬秀說。

「那麼，大地主究竟在什麼時候，到公證人那兒去簽字呢？」一個誰問。

「明天也可以，祇要我們這邊認爲妥當的話。」這是回答。「我們這邊還是快些答應下來，叫他快些去簽字的好，測量土地就是到將來緩緩的進行，也是可以的。」

「這麼說，在收穫以前，那新的土地就可以到我們的手裏啦。」

「到秋天總可以完全耕耘好的。」

「這真是再好也沒有的事情呀……到了秋天，無論什麼事情都可以有一個頭緒了。」

大家像已經獲得了天下一樣的興奮，意氣洋洋的，眼睛閃出成功的光輝，好像抱住什麼偉大的東西似地，把雙手伸向天空。

有的人嘴裏哼出凱歌的調子，有的人現出高與非凡的神情，昂然地命令猶太人再揣酒來。於是，對於可以成爲自己的一部分田地，快速地描繪出遙遠的空想，無論誰的眼睛裏，都彷彿地現出未來的幻影，沉醉在土地富有與幸福底夢境之中。

這樣，好像已經酩酊大醉似地，說着音調不清的話，用拳頭在桌子上胡亂地敲打，雙腳踏響地面，喧鬧的形勢愈來愈高漲了。

「怎麼樣，嚀？——今年列普卡村的秋季，一定是很鬧猛的，慶祝一下罷！」

「謝肉節那時候，該會有很多的人要結婚哪！」

「單是這村子裏的姑娘，就會不夠人數的！」

「不夠的人數，可以去拉鎮子上的姑娘囉。」

「嘩，嘩，年青的，還是安定一些的好！」老普洛秀卡拍着桌子大聲喝叫：「你們這種騷鬧的樣子，倒像是安息日裏猶太人在聚會那樣的。」——我還有不能安心的事情呢！我們還得想一想，這一次大地主所做的事情裏面，會不會有別的計謀在裏頭呀？」

大家立即沉默下來。這一聲么喝，猶如對這些熱心的人們，潑上了一鉛桶的冷水，結果，那里長也同意地說：

「我也有些不懂，大地主這一次爲什麼會說出這種話來呢？」

「對啦！」另一個老人也插嘴說：「好像有什麼計謀隱藏在這裏面呢！不然的話，爲什麼肯把那樣好的田地，毫無理由的讓給我們呀？」

這時，格萊戈里像火焰似地，漲得滿臉通紅的喊叫起來：

「那會有這種發昏也似的事情，你們傻，也得傻的有個樣子哪！」

他重又細細地辯論，全身淌着汗水，頭上冒出熱氣。鐵匠也努力地說明一切，可是依然不能使老普洛秀卡折服。老普洛秀卡儘是搔着頭皮，繼續地嘻笑着現出懷疑的態度。終於，格萊戈里握緊喉嚨顫動的拳頭，現出幾乎要對他撲將過去的形勢。

「我們說的話還是聽不懂，那末，聽你的便能。」

「因爲如此，我才說出我在考慮的話。——我對於傢伙的圈套很清楚。所以說，沒有把那證書明白地拿到手以前，且別這樣高興罷。傢伙不正是靠我們農家人養肥的東西嗎？這一次也一定是

在用另外的方法騙過我們，想要賺上一票是無疑的！」

「你如果這樣的想，那麼，你可以不必要那應有的一份就可以了。」老克萊姆巴說：「但是，人家的事情，你可用不到阻礙！」

「連你也這樣的想嗎？——你，不是到森林裏和大地主去爭鬪過的同伴嗎？可是現在，反而幫着大地主說話，倒有些怪呀！」

「怪嗎？我哪，如果說去和大地主鬪爭，那是無論多少次都肯去的。我可並沒有幫着傢伙說話；因為這是對村子有利益的事情，這才贊成同大地主和好的。反對締結於村子有利益的條約的，不正是傻瓜嗎？給你的東西不伸出手去拿，還會有比這更笨的事情嗎？」

「所謂傻瓜，指的正是你們呢。正像是要買項鍊而賣掉了袴子囉！還不是給傻瓜上圈套嗎？不想一想大地主實際上肯給你這麼多，不早就可以給我們了？」

在這種口調之下，議論格外紛雜起來，多數的都幫着克萊姆巴說話；正在喧喧嚷嚷之際，酒店老闆楊凱爾搖搖擺擺的走將進來，把一瓶伏特加放在桌子上。

「啊，各位，請喝罷！」他這樣說：「這一瓶酒是送給波茨耳西——不是送給新列普卡村的各位的——請喝罷，各位，恭祝你們在新的土地家道興隆！」說着，他揣起酒杯，向大家傳遞過去。

這樣一來，興趣格外高了，現在祇有老普洛秀卡是一個例外，全體都表示要和大地主簽訂條約，七嘴八舌地說話。

這其間要算鐵匠——看來他在這斡旋的任務上是拿到不少錢的——喊出來的聲音最高，

不住替大地主辯護，發表應該對大地主大事尊敬的主張，對衆人倒酒。——既有伏特加，也有啤酒，更有所謂「純淨」的勒姆酒。

他們這樣地盡情歡樂——大量的喝着酒，興起異常歡快的心境時，那到現在為止不發一言，儘是沉默地坐在那兒的可李斯，突然怒氣沖沖的站起身來，發出粗暴的聲音喝叫：

「打算怎樣對待我們柯莫耳尼基呢？」他雷也似的喊：「單把我們差遣了？就完了嗎？像我們柯莫耳尼基對於這種條約是大爲反對的！想一想罷，富有的人儘是漲滿了布袋，而沒有的我們就應該餓死嗎？土地非要對窮人也公平地分配不可！——你們這批東西都是和大地主合成一起的，是些貪心鬼！——什麼東西！因爲是過舒服日子，就輕輕的挺直腰背，現出想要吃掉我們窮人的神氣——畜生！」

可是，因爲這所說的話太粗鹵，而且聲音又高，終於被大家推到門的外面。但他在門外的大店堂裏依然不走，不住的大聲喝出咒罵。

就在不久之後散會了。有的人逕自回去，有的人因爲大店堂那邊剛巧開始奏出音樂，便留下來跳舞。

天色黑得很慢的夏日，也已經漸漸地黃昏了。燃燒似的夕紅天空，渲染着果樹園的樹梢和麥穗，在赤色和金色的光影中爛燦。帶着濕意的微風吹動了，可以聽到青蛙和鸛鳥的啼鳴聲音，田野一帶，滿抖出蟋蟀的震翅音息；不斷吵吵發響的麥穗，和遠方轉動的農車聲音相混，更可以聽到沉醉了踏上歸途的人們底粗鄙的俚歌。

然而這些音響也漸次靜寂下來。村人們現在正坐到家屋外面，在這寂靜而涼爽的晚景中悠然怡神。

不懂事的孩子們飛竄進水車池裏游泳，不住的潑動水花大聲呼喊；而坐在籬笆裏面的姑娘們，正唱出野趣高漲的俗謠。

波利挪家裏好像和沒有人的家屋一樣，亨卡帶着孩子們在屋子外面，長工比特不知道躲在什麼地方，而雅格娜也在舉行晚禱以後跑出去了。

祇有尤茲卡獨自一人忙着做晚間的工作，此外便是那個盲目的老巡禮乞丐了。他坐在大門口吹浴涼快的晚風，嘴裏唸着祈禱歌，注意地側起耳朵傾聽，提防維蒂克的鵲鳥會跑近他的身邊。實際上，因為那鵲鳥已經對這乞丐的腳脛，出其不意地用那尖銳的嘴甲，狠狠的啄過一下。

「這這畜生啊！好痛痛的厲害！」

乞丐囁咕的說着，縮轉被啄痛腳，揮動很長的數珠。可是，鵲鳥僅不過退後二、三步，依然伸出長頸，現出思索的神色，這一次又從別的方面向他攻擊。

「還要啄嗎？這一次可不會給你啄到了——不過，倒是一隻很聰明的鳥兒哪，你這傢伙！」乞丐喃喃地說，正在這時候，貯藏室那邊傳過來了拉奏小提琴的聲音；於是，他爲着更靜心地傾聽音樂，接連揮動幾次數珠，趕開鵲鳥。

「尤茲卡，小提琴拉的這麼好，是誰呀？」

「是維蒂克呀！他跟他比特學會的，拉的耳朵裏儘是嗡嗡的發響，真討厭呢。——維蒂克，別再拉

罷，再不把苜蓿去餵給小馬吃，又得挨罵囉！」尤茲卡對維蒂克那邊說話。

小提琴就這樣停住了。但是，看來那乞丐的頭腦裏好像想到了一件事情，等維蒂克走到近旁來時，他就很和婉的喊叫：

「唔，這個送給你，能夠聽到這樣美妙的小提琴，五戈比克是值得的。」

維蒂克高興得不得了。

「你也能拉聖歌嗎？」

「無論什麼，祇要聽到過的都能夠拉。」

「囉！不過，誇口是誰都會的事情——那麼，這種調子你可會拉呀？」乞丐說着，把自己拿手的求乞物品的歌唱，用餘韻悠悠的山羊似的顫抖聲音，哼了一曲給他聽。

維蒂克當乞丐還沒唱完乞食歌之際，就把小提琴拿出來，試着附和乞丐的歌聲，在第二次就以可驚的巧妙音調，加上正像教堂裏所奏的同樣旋律，非常圓滿地拉將出來。乞丐不覺吃了一驚。

「嗨，這樣看來，你倒可以當一個了不起的音樂師呢！」

「唔，我無論什麼曲子，都可以拉的——無論是大地上公館裏奏的艱難的曲子，或者是酒店裏拉的那些俗歌，沒有一種不會。」維蒂克很得意地把到現在所聽到的各種歌曲，每種拉上一節給他聽。這調子實在非常美妙，連停息在棲木上睡覺的鷄，也啼將起來和唱，結果終於被從外面回來的亨卡，說着快去幫助尤茲卡做事，而把維蒂克趕跑。

這以後，亨卡也坐在大門口，給孩子吸奶，和巡禮乞丐說各種的話。而乞丐也趁此機會，冗長而

無休止的，滔滔的繼續地說起話來，雖然並沒有對他詢問。亨卡一邊眺望着灰暗的夜空，現出索然的臉色傾聽。

雅格娜還沒有回來。她去看望幾個年齡相仿的姑娘們，但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不能把紛煩的心情平靜下來，以致不能長時間的安坐。不論走到那一家，不知怎的，立刻會發生非要出去不可的意思，到後來，終於獨自一人緩緩地在夜的村子裏到處巡走。她把眼瞠投向黑暗中的，在微風吹動之下尚可以看到水光的池面，或是靜靜地搖晃的樹木影子，以及每一家窗口漏射出來的燈光，反映到水面上被黑闇吸收而消失的情形。於是，她又信步移動，眺望水車那邊被白霧所籠罩的牧場。野鴨不斷地拍動翅膀，在她的頭上飛迴。

接着她又跨過泥溝，傾聽那流瀉到河裏去的水聲。河岸上繁生着有睡魔潛存似的赤楊樹，而在這樹蔭下潺潺流蕩的水聲，不知怎的，使她感覺到很是愁悶，猶像對她奏出漾滿淚水的，哀傷的悲曲。

她從村子的這一端跑到那一端，正像是流進河灣中沒有出口的死水，徒自悲哀地在這限定了的河岸之中，憂鬱地顫動而已。

有一種什麼東西，正在不絕地咬痛她底靈魂。這，既不是悲哀，也不是憧憬，更不見得是由戀愛而發生的感傷。她的眼睛燃燒出全然乾燥了的光輝，一種異樣可怕的嗚咽，在胸膛中澎湃，好像要把心臟擠碎了。

這樣過了很多時候之後——她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在什麼時候，方始發覺到自己身體已

經走到牧師住宅的附近來了。這屋子門口的停車處，停着一輛馬車，二匹馬焦燥不安地不住蹬踢地土的響聲，傳進她底耳鼓。那兒祇有一個窗口閃出輝煌的燈光，看進去時，正有幾個客人聚在一起玩弄紙牌。

雅格娜對這情形不覺懶洋洋的呆着眺望。於是，又從牧師廣大的庭院籬笆，和克萊姆巴家的田地之間，慢慢地走將過去。沿住緊密的籬笆走過去時，不知怎的身體會神經質地顫抖起來，樹枝上的露珠颯颯的滴落到她底臉龐上。可是，她並沒有想到什麼地方去的目的，僅是機械的地移動雙足……意外地，眼前可以看到的一幢風琴師底平屋，高高的阻住了她的去路。

正對住這邊的四道窗子開放的很大，在燈火中輝耀。

雅格娜把身子閃到籬笆的陰影裏，悄悄的推近到能夠望見裏面的情形為止。

屋子裏面，油燈吊在天頂板下面，這下部有父母和孩子們正相對地喝茶，而耶乃克在屋子裏面來回的巡走，不斷地說着什麼話。

耶乃克所說的每一句話聲，以及踏在地板上的輕微腳音，她聽的很清楚；不，不單這一點，甚至連不絕刻劃時刻的鐘擺聲，和他那父親底沉重呼吸，也能夠清晰地聽到。

耶乃克所說的話，因為實在太過於艱深，雅格娜全然不能懂得他在說的每一句是些什麼意思。

但是雅格娜恰如對聖像凝視一般地，把眸瞳向那姿態呆呆地注視，貪婪地傾聽猶如比蜜還要甜美似的他那每句言語。有時，因為他姿態要移動到屋子那面去，因而看不到了，可是在等着之

間，又從燭光輝煌之下現將出來。他幾次地走到窗口近旁站立下來，她恐懼地耽心會不會給他看到，而畏縮的把身子縮得很低。然而他僅不過抬頭看望一下星光燦爛的天空，說出幾句很有趣的什麼話，使他人的嘴角現出微笑，在眼睛裏閃出愉快的光輝。後來他終於走近母親的身邊坐了下來。他那幼小的妹妹，從膝踝上攀登上去，用手摟住他的頭頸，而耶乃克也可愛得抱緊了，猶如玩弄玩具似地把她逗弄。哈哈的笑聲不住的在屋子裏震響。

鐘敲了，母親站起身來。

「好了，好了，你真會說話，現在可以睡覺了。啊，耶乃克，你明天早晨得早一些出去才好呢。」

「是的，媽媽——我以為今天的天時很短，一下子天色就黑下來了，真是沒有法子。」耶乃克咕嚕的說。

雅格娜底心突然覺得像絞也似的沉痛，眼睛裏立刻漾起滿眶的淚水。

「不過，媽媽。」耶乃克重又說下去：「這一次放假，已經很近了，學校裏的先生說：祇要有牧師的信寄給他，立刻可以讓我回到家裏來的；你去請牧師寫一封信罷。」

「好的，好的，我去請他寫就是了，用不到耽心，牧師會替你寫的。」母親一邊替他在窗子那面鋪着床鋪，這樣地回答。

這母子二人在說「安息罷」的充滿情愛的話聲之下，母親把兒子緊緊的抱在胸前，對他的額角上面接吻。

「唔，好好的睡罷，安安靜靜的。」

這樣，終於祇留下耶乃克獨自一個。

其他的人也都跼起腳踵，輕輕的說着話，不使耶乃克耳朵覺得煩吵似地，退出到另外的房間裏去。雅格娜對這動作看的非常清楚，那窗子被關上以後，屋子裏便沉靜下來，再沒有能夠阻礙耶乃克熟睡的任何音息了。

雅格娜正想就這樣回到自己的家裏去，但不知怎的，好像是脚下生了根一般地，再也不能從這地方移動一步。一如受到魔術的禁咒似的，呆呆地站住，眺望那還張開的最後一扇窗子裏底輝耀的燈光。

看時，那耶乃克現在正翻開一本很大的書冊，短時間地誦讀一會，然後走到窗邊跪將下來，在胸口上劃了十字，唱着祈禱，又低聲的唸着合起手掌，再抬頭用眼瞳對天空注視，喃喃地說出好像非常感激的什麼言語。

這寂寥的靜夜中，森嚴的沉默佔領了天地之間，祇有星星在高朗的天空上燦爛地閃爍。從田野那邊飄過來夏日的夜風，樹枝不時的沙沙作響，也有輕微的鳥啼聲音。

雅格娜遂漸地忘去了自己，神情恍惚起來。她底動悸猶如狂妄的波浪，眼瞳裏放射出閃光的火星，嘴唇也像燃燒一般的熾熱。她在本能的發作中把雙手伸向耶乃克那邊去，而與這同時，覺得身子有着在收縮起來似的衝動，奇妙地感到全身焦灼得難以忍耐，因而抓住籬笆，但爲這顫嗦的手，意外地響出掣動的聲音。

耶乃克對窗外的周圍看望一下，重又嚴正的反覆地誦唸祈禱。

這時，該是她底身內發生了什麼變化能，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理由。她的全身之中交流着一種火焰，一時間流出大量的汗水，甜而又酸似的衝擊從背脊上湧激起來，很大的呼聲直奔到她底咽喉上；但是，突地有一種電光閃爍也似的震顫通過全身，沸騰的旋渦把她捲到虛空中去了。想要發出狂暴粗鹵喊聲的本能，震蕩着她底整個身體，難以名狀的憧憬的心地，也不絕緊張起來。她搖擺着身子，就是須要爬行過去罷，也想要接近耶乃克的身子——非常近地——近近地！——就是祇吻一下那耶乃克底白皙的手背也好——想在那好似聖者畫像一般的姿態前面，把自己底身體在祈禱的思索中溶化！然而，她却致力地抑制住這個衝動。爲了某種神祕而不可思議的恐怖的觀念，茫然難以捉摸的，從無限深處戰戰兢兢地漫漲開來的畏懼的感覺，她拚命地支撐着自己的身體。

「啊啊，上帝——慈悲深切的主耶穌·基督！」這聲音，在壓抑的呼吸中變成呻吟，從她底嘴唇裏漏將出來。

耶乃克站起身來，從窗口中探出半個身子，像是看到雅格娜在這地方的影子似地說：「是誰啊，站在那兒的？」

雅格娜像死絕似的吃了一驚，噎住呼吸。心臟的鼓動霎時間停頓，全體的神經在祕密的恐怖中開始痙攣，她底靈魂好如已被壓碎似的塞在喉嚨裏，無論肉體或是精神，以及所有一切的存在，都苦悶地懸掛在倒轉的宇宙裏面，儘是在恍惚的騷擾中極度搖動。

然而，耶乃克的眼睛除了籬笆之外，什麼都沒有看到。他立刻關上窗子，很快的脫去衣服，吹熄

了燈光。

她的四周全然是暗沉沉的黑夜。但是她依舊長時間的默在那兒，毫不動彈，在黑闇之中，呆呆地凝視那現在格外暗的像漆一般黑的窗口。夜涼偷偷地裹住她的全身，銀也似的露滴猶如要潤濕熱烈的情慾一般地降下，鎮壓住沸滾的血潮，摧激起一種說不出的，幸福的，很圓滿似的感覺。於是，甘美的微妙的，崇嚴而安定的靜寂，領有她底精靈——這說來，正像是夜明之前夢見曙光底花朵一般地靜寂——這是脫去一切羈絆的心靈之夢，在自由奔放中醞釀出來的，可驚而又恍惚的甜味——這是：全然是她用無聲的言語，熔化了整個存在，而噴放出來的祝福的祈禱——於是，在這夢和祈禱以及恍惚之中，同時的，喜悅的淚水，猶如數珠的顆粒似地迸發下來——是的，這才是雅格娜對上帝呈獻的，感謝之心所凝結起來的數珠顆粒。輝耀的淚珠啊！

三

「亨卡姊姊，我——可以回家去嗎？」尤茲卡在教堂裏的座位上低下了頭，不住的對她底嫂子懇求。

「真是個沒有法子的小姑娘，你真像是一頭小牛也似的，不給你走動就會耐不住的。」亨卡低着誦唸的頭，這樣地對尤茲卡叱責。

「可是，我實在厭倦了，氣也透不出呢。」

「好了，安定一點罷，立刻就可以完事的。」

今天，剛巧是去世的老波利挪的第八天忌日，遺族們舉行了簡單的貢獻彌撒，現在是牧師的誦經快要完畢的時候。

故人所親近的人們，差不多全部集齊在教堂的側席上，祭壇前面祇跪着雅格娜和她底母親，而歌唱隊的後面，在並不怎麼顯著的地方，可以聽到那阿加泰老婆子正不絕地大聲唸誦。

教堂裏面涼快、沉靜而又灰暗，僅有開着的一扇門上流射進一道光線，很明朗的直照到教壇附近。

風琴師的弟子密卡埃爾担任舉行這彌撒的僧侶，照例不斷地高聲搖響銀鈴，可是他底視線，儘是注視那不絕在堂內頻繁地進出的飛燕的動態。

牧師因為彌撒已經終了，這次該是一起到墳墓上去參拜。因此，當大家到鐘樓周圍去巡迴的時候，阿姆勃羅司老爹就大聲的喊：

「牧師有話要對大家說呢！」

和這喊聲幾乎同時的，牧師的脅下挾住祈禱書，揩着禿頭的汗水，匆忙地趕將過來。於是，首先對大家用鄭重的言語招呼：

「今日爲了故人，特地舉行貢獻彌撒，真可說是絕大的功德。由了這個功德，故人的靈魂就能平安地昇天，安住到樂園裏去。這一點大家都要緊緊的記住才好！」

他抓上一撮鼻煙聞嗅，打了幾個劇烈的噴嚏，這才重又對遺族們站正身子，說出今日可否決定處分遺產的方法，因爲普通都是在這第八天忌日裏舉行的話，當作前提，繼續地說下去。

「關於這件事情，我有一些話要對你們說明，總而言之，所謂分配遺產，應該是誰都能滿意地，非要極爲公平而合乎正義地加以處理不可。希望不至在我的耳朵裏聽到有一點吵鬧，不，甚至是不和的聲音。假使對於去世的波利挪君拚盡血汗所遺留下來的財產，像狼搶嘴羊身那樣的爭吵得反天覆地的話，那麼，就是在坟墓裏面也會怒跳起來的。何況，上帝更是嚴重禁止對於遺孤有所損害的！尤茲卡還是一個小姑娘，而格萊戈里也在遠方的軍隊裏服役，對於他們應得的也該不差一分一釐的分配，是不必說了，對於所有一切的分配，首先也應該尊重故人在世時候的日常意志。波利挪君的靈魂就是現在也依然清楚地看住你們……正像我在日常說教中對你們說的一樣，對於所謂和睦，是比任何一切都來得重要——這和睦——換一句話說，也就是大家都能夠和好地度日，方可以在世間立足，對於破壞和睦的事情，一切都須戒除——這是冒瀆上帝的最大罪惡——還有，你們更不能忘掉教堂的事情，波利挪君對於教堂，從不離開他自己的念頭，無論是彌撒或是聖燭，從來不曾吝惜過一個金錢，也因為如此，波利挪君纔能那樣地受到上帝的祝福，成爲富有的農家老闆。」

牧師用這種調子，再繼續訓戒一會，大家跪下擁抱牧師的膝踝，表示感謝的心意。尤其是尤茲卡哭出很大的聲音，像要倒向牧師似地，在他底手上接吻，因此，牧師也把尤茲卡緊緊地抱到胸前，在她的額角上接吻，用溫和的話向她安慰：

「好了好了，哭的是傻瓜，懂嗎？孤兒是上帝最愛憐的呢。」

亨卡聽到這話，深深地感動：「真的，爸爸再沒有比她更可愛的人了……」她這樣喃喃地說。

看來，牧師也受到絕大的感動，趕快揩去引出來的淚水，把鼻煙遞向鐵匠那邊，改換說話的方向：

「怎樣了，那與大地主和好的事情？」

「這一件事情，實際上，今天已經有五個代表到大地主公館去了。」

「這比什麼都好。我想等這事情有了決定的時候，由我這邊發起舉行一次彌撒呢。」

「那裏，這會由村子全體舉行盛大的貢獻彌撒的，對於這事情，不能不大大的高興一下。總之，村子裏的每一個，真像是空手似的，都變成有田地的老闆了。」

「對啊，密卡埃爾君，我爲你曾經和大地主說過不少的話——好好的幹罷。那麼再見了；總之，世界上和睦與正義是最重要的啊，還有——且慢，密卡埃爾君！」牧師當鐵匠走開去時，在後面這樣喊叫：

「等回來的時候，替我看一下雙輪馬車罷，好像右邊的彈檔有些歪斜了，碰在車輪上很不方便呢。」

「哦，是嘛，那該是被大胖子的拉茨諾夫牧師壓歪的囉，哈哈！」

這樣，大家便回到波利挪的家裏去。雅格娜走在最後面，扶住好容易才能拖動雙足走路的陀米尼克老婆子。

今日是工作的日子，所以池岸的道路上，行人很稀少，祇有孩子在那兒遊玩。早晨雖還很早，太陽已經非常猛烈，可是從田野上吹過來的風却很涼爽，強烈地搖動果樹園的樹枝，櫻桃結得很多，而紅熟的枝條，祇垂着躍動，麥穗不絕激起沙沙發聲的大浪，直打到籬笆上面。

每一家農家，都打開了窗和門戶，籬笆上晾着被服以及被單之類的寢具，人都到田野上去了。有的在收拾乾草的最後工作，這濃厚衝鼻的氣息漾滿了空氣，無論那一輛車上，都有像猶太人的長髯似的乾草尖端，顫顫的擱動着，在繁茂的夏樹之間輕快地駛過。

遺族們雖在歸途上行走，心裏也儘是思考遺產的分配問題應該怎樣的加以解決？

風吹送過來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歌唱的俗歌——這該是在田野上收理馬鈴薯的人們所唱的歌吧？還有從水車房那邊發出來的單調的水車響聲，混雜了就在岸邊洗滌衣服的女人們拍動水面的聲音，在同時中傳揚過來。

「水車房現在正是最忙碌的時候。」鐵匠的妻子瑪格達說。

「啊，這所謂收穫以前，正是水車房賺錢的時候啊。」

亨卡嘆了一口氣：「今年比去年更困苦，無論那一家都很苦痛，柯莫耳尼基們差不多要餓死了。」

「正因爲如此，訶喬耳家裏的人，」鐵匠插嘴說：「就在村子裏到處巡邏，祇要可拿的便順手牽了走囉。」

「啊，別這麼說罷，也是可憐的很，誰的眼睛裏都是漲滿了血絲，想要把生命維持下去呢。昨天珂茨洛瓦曾經把小鴨拿去賣給風琴師底老婆的，大概總可以有些錢了。」

「還不是立刻都喝完嘛。」瑪格達說：「我雖然並不是存心要說他們壞話，但是奇怪的很，爸爸舉行葬式的時候，我們家裏的鴨子不見了，孩子們曾經看到過鴨子的毛，掉在那傢伙的牛棚附

近。」

「真的不知道是誰，」尤茲卡也插嘴說：「我們在那一天，也少了曬着的被單。」

「究竟他們和村長的訴訟，到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審判啊？」

「唔，總不見得會那麼快的。可是有普洛秀卡幫着他們，打算狠狠的對村長夫婦來上那麼一下呢。」

「普洛秀卡真是一個專門叫人家吵架，無事加忙的傢伙。」

「這個嘛，還不是爲了想接替村長的後任嗎？現在無論什麼事情都在討人家的好哪！」

正在這時候，碰到酒店的老闆楊凱爾，抓住一匹跛腿的老馬底鬃毛走過來，不住用鞭子抽打，一邊大聲的怒喝，可是老馬依然頑強地反抗。大家看到他那着力的苦臉覺得可笑，哈哈的高聲笑將出來。

「有什麼可笑的？你們儘是笑，可是我却給這馬搞的很苦呢！」

「嗨，這是馬嗎？如果用藁草塞進肚子，再按上新的尾巴，那還比這更像馬囉。養這種馬，還不如賣了牠再買牛的好，楊凱爾！鐵匠嘲弄地說。大家的笑聲格外高昂起來。該是因這笑聲受了驚罷，馬突地抬起頭來，扭開了變成自由的身軀，竄到池水裏去了。這樣，無論怎樣對的牠威喝或是逗引，也儘是在水裏迴轉。」

「這真是太不像話的馬哪，一定是從吉卜賽人那兒買來的。」

「你說怎麼樣？去拿一瓶伏特加來給牠看的話，那麼，馬這傢伙就會嗅到酒香，爬了上來的。」

說這話的是風琴師底妻子，她正在這時候蹲在池岸上，眺望着一羣像柳花似的柔輓的，鹿色細毛的小鴨，在水中游出去時，那孵化牠們的母鴨，就會在池岸上焦灼地瘋狂得搖擺地走動的情形。

「倒是些很不錯的小鴨，哪——是向訶喬耳買的吗？」

「是的，不過一個不留神，就要跑到池子裏去游水的。」風琴師底妻子回答，一邊把一撮麥粒撒到水裏去，想要使小鴨一起游回來。

可是因爲小鴨羣都向對面的池岸游將過去，她祇得迅快地追到那一邊去了。

當大家回到家裏，亨卡立刻就忙着準備早餐；鐵匠呢，屋子裏面就不必說了，連在貯藏室和院子的角隅上也到處巡走，甚至還到薯坑裏面張望。終於，亨卡耐不住再沉默下去。

「什麼呀，難道馬鈴薯少了嗎？」

「我嘛，沒有什麼。」鐵匠說：「假使有腐爛的，想拿去餵豬呢。」

「你哪，屋子的情形真可說比我還清楚呢。」亨卡粗率的說，一邊倒着咖啡：「啊，陀米尼珂瓦伯母，雅格娜都一起來喝罷。」

因爲這二個剛才回來，就跑進對面的房間裏關緊了門，所以這樣地喊。

大家雖然坐在食桌邊進食，可是沒有人肯從自己開始說話。亨卡極端小心地閉起嘴唇，祇是不絕請他們用食，和不住地替他們大量的倒上咖啡，但眼睛儘是對鐵匠那邊注視，毫不放鬆，而鐵匠也不能靜心地安定下來，胡亂地用眼光對四處放射，無次數的咳着咽喉，掩遮自己張惶的神色。雅格娜現出悲哀的臉色低下了頭，那睫毛上閃出的光，無疑是剛才已經哭過，而在一旁的陀米尼

克老婆子祇說出一些輕微的話聲。不斷說話的祇有尤茲卡，照常用天真無邪的舉動，在每一個人的盆子裏分配上多量的烤馬鈴薯。

這種興趣肅然的場面繼續一會之後，鐵匠方才提出主要的問題：

「那末，遺產將要怎樣分配才好呢？」

亨卡驚愕了，但立刻現出毫不在意的神情，用非常沉着的态度，猶如早已考慮到這一點似地回答：

「遺產怎樣分配嗎？我祇不過是代替丈夫在處理家務，當然沒有能把這怎樣的力量。安笛克回來了，對於分配的事情總會有解決辦法的。」

「不過，究竟到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呢？這事情可不能耽擱得太長久呀！」

「這也沒有法子。我是從爸爸生病的時候開始，就是這樣看着家的人，除了等安笛克回來，不見得會有別的什麼辦法。」

「但是，要知道並不是安笛克一個人有承繼權的。」

「然而安笛克是長子，照道理應該承繼父親的遺產。」

「無論是安笛克也好，我們也好，承繼權是平等的。」

「這倒要看安笛克的心意了，也許你也有相當的遺產可以分配罷。無論是怎樣都行，總說一句，我不想討論這件事情，因為我根本沒有決定事情的權力。」

「雅格娜！」這時，陀米尼克老婆子趕忙對自己底女兒說：「你現在也應該說一句關於自己

的權利呀？」

「這還有什麼可以說的呢，大家都已經知道了，事情很明白。」

「說是這樣說，這裏也用不到再插嘴的了。因為那六愛克的田地，早已由雅格娜死去的男人把它當作遺產，明白地處理好的。」

「祇要那證明書拿在你的手裏，誰也不見得能把它怎樣的。」瑪格達含住怒氣，粗暴地這樣的說。她到現在為止並不說一句話，儘是抱住嬰孩餵奶。

「那當然囉，大家都知道，那證明書上清楚地寫明了名字的。」

「不過，要快是不可能的，雅格娜也得等一等呢。」

「那當然要等的，祇不過，自己所有的東西總可以立刻拿走的，例如說，牛呀，豬呀，白鵝呀……」

「不成！」鐵匠發出乾吭的聲音攔阻：「那些東西完全都是公共的財產，也不能不公平地分配的！」

「是嘛？這該是你的想法吧？總不會有誰能夠搶走我女兒嫁過去時候的陪嫁東西囉？」說着，陀米尼克老婆子更提高聲音：「難道打算把雅格娜的襯衣也扯開來分嗎？還有鴨絨被服……嗚，有這種事情嗎？」

「啊，那裏，祇不過說了一句笑話，請不要那麼生氣當真呀！」

「你的脾氣我知道得很清楚，所以這樣說的。」

「可是，現在，」鐵匠繼續說下去：「就是吵架也沒有什麼用的。亨卡，正如你說的，除非等安笛克回來就沒有別的办法。——那末，我非得快些出去和大地主見面不可。我哪，稍爲坐的太久了。」說着，站起身來。

可是，當看到出去地方的角隅上掛着一件波利挪的羊皮，立刻便把這拿將下來，一邊說：

「這應該是我所有的了。」

「別動，現在因爲想晾乾它，所以掛着的。」亨卡說。

「是嘛。那末，拿這邊的一雙長靴總可以罷。這祇有上半段還能夠用，下半段已經破的這麼厲害。」說着便想把靴子穿到腳上去。

「不，就是一件東西也請你不要動手，你即使拿去的是一件，也要給人家說拿去了一半的遺產呢。唔，首先調查一下遺產的多少，不是比什麼都要緊嗎？這還沒有完成以前，就是一條籬笆上的木椿罷，我也不准抽的！」

「哼！一瑪格達神妙地說：「爸爸的鴨絨被服到什麼地方去了呀？那不是調查遺產還沒有完成以前嗎？」

「我說的是此後的事情。那條被服在爸爸去世的時候，立刻就放到籬笆上去晾的，不知道是誰在夜裏跑進來把它偷走了……無論怎麼小心，總不能件件東西都用眼睛看住了不動呀。」

「真有那種偷兒，會碰的這末巧！」

「那麼，你以爲我現在說的是謊話，由我自己偷藏起來，欺騙你們的嗎？」

鐵匠在一旁說：「嘩，瑪格達，有什麼多說的……偷的傢伙，現在正用這個在裁剪稱心的裹屍衣呢！」

「什麼？不僅是裹屍衣，單是裏面裝的鴨絨也足有三十磅重呢！」

「叫你不准多說，就不要多說！」鐵匠這樣的怒喝着妻子，然後再對亨卡這邊，嘴裏說着想一起到院子那面去看一下豬的情形，而在臉上，却現出有祕密的話要對她談說的樣子，把亨卡喊到外面去了。

亨卡雖然依照鐵匠所說的一起到貯藏室那邊去，但內心却不住充分地警戒。

「我有幾句爲着你自己好處的話，要對你說。」

亨卡不知道是什麼事情，驚訝地注意着傾聽他的說話。

「明天晚上，在還沒有進行調查遺產以前，你可以悄悄的把二頭牛牽出來，關到我的牛棚裏去；我的牛哪，會先放到表弟那裏去，把牛棚好好的空起來的——其他的東西，盡可能都可以藏放到相知的人家去，那一家我會來告訴你的。還有，調查遺產的時候，你也可以明白的說麥已經全部賣給楊凱爾了；那裏，對於楊凱爾嘛，祇要給他二草包的麥，就無論什麼證人都肯做的了。還有水車房的老闆，也總肯替你藏過一匹馬的罷，祇要把馬帶到那邊牧場裏去，還不成功了嗎？此外，盆盤食器和傢具零星東西，放在薯坑裏也好，藏到麥田裏去也行……我這樣的告訴你方法，全然是爲了關切……世界上的人也是這樣做的……都是些很精明的人……你拚出你的生命，粉身碎骨的工作，那麼，你多分到一點，也是當然的情理囉……我們什麼的，那能夠分到一點殘餘的東西，也

就夠滿足的了。你用不到耽心，用那像趁在大船裏面的心情，做着瞧就是了，無論什麼事情我都替你幫忙的。我會想好巧妙的方法，把田地全都歸到你的手裏去的……唔，祇不過，這事情要算我最替你當心的了，所以你祇要相信我的話——我呢，是一個替人家出主意最高妙的人，就以大地主來說罷，祇要是我說的話，他都肯高興地點頭贊成的——怎麼呀，現出這種滿不痛快的臉色？」於是，亨卡用輕蔑的眼光，狠狠地瞪住對方的臉龐，緩緩地低聲的說：

「我沒有想到過要這末多的東西，我所有的東西如果有，在這種時候還想拿出來呢；給人家認作是個貪心鬼，在我是最不願意的事情。」

這幾句聽來該是很尖厲罷，鐵匠像受到很大的打擊似地，現出頗為狼狽的樣子——於是在過分憤怒的睨視之下，噁聲地這麼的說：

「還有，亨卡，你那樣簡陋地對待老年的父親，我沒有對人家說過一句話！」

「要說的話，無論什麼話你都可以對人家去說——安笛克回來以後，我會把你替我出的計較，全部告訴他的，這樣的話，安笛克總會對你報答些什麼的！」

鐵匠該是受不住這過於殘酷的侮辱罷，憎恨得對地面呸的吐上一口唾沫，就這樣逕自匆急地去了，但又從張開的窗口伸進頭去：

「瑪格達！」他喊着妻子的名字：「在這裏好好的看住，要仔細一點！這一家人有着怎樣惡劣的計較，是很難知道的！」

說完，就出去了。亨卡用異常憎恨的神色，看住他的後影。

亨卡對鐵匠生着很大氣，身體也哆嗦的顫個不住，正在這當兒，和鐵匠一出一進地交換着進來的，是村長底妻子。亨卡這時還握緊拳頭不絕地顫動，但村長底妻子，却把帶來的一封信，封官府的通告，交給了她。

「亨卡，這是給你的。——現在，是警察從辦公處拿來的。」

「也許是安笛克的事情吧？」亨卡心裏這樣胆怯的感到，用圍身衣裹住手把這接了過來。村長底妻子說：

「這或許是格萊戈里的事情也未可知的。——家裏的出去到縣府裏去了——僅由鎮上的警察送過來的。好像說什麼格萊戈里已經死了，真的……」

「啊……真的嗎？」尤茲卡哭聲地喊叫。瑪格達也因為過於驚愕，從椅子裏跳將起來。

突如其來的事情，使大家在不安中恐怖地悸動，每個人都把臉龐湊到這不痛快的，兇惡的物件上去窺望，但是誰也不識字。

「雅格娜，你讀不出嗎？」亨卡用哀求的眼光對她看望。

大家於是等候雅格娜怎樣地辨讀，胸口卜卜的跳躍，咽喉裏嚥着唾沫，可是雅格娜經過長時間的思考字的綴法之後，知道是無從讀通的了。

「我讀不出，寫的不是我們這裏的話。」

「你能夠讀的，是在眼睛前面寫出來的東西囉。」村長底妻子嘲弄似地嘻嘻的笑：「但是，此外的事情，她倒比普通的人多上一倍的修養呢。」

「啊，說什麼廢話！」陀米尼克老婆子囁嚅的說：「說沒有用的話，遠不如閉住嘴的好。」然而，村長底妻子却不肯不趁此機會，對陀米尼克婆子加以沉重的打擊。

「你哪，也是個專愛說人家壞話的能手，祇不過，也應該稍微留心一下你自己的女兒呀，那種專門偷人家男人的本領，還是不叫她學，來得好哪！」

「得了，得了，別再多說了。」亨卡看到形勢愈來愈加險惡，就這樣的阻止，可是村長的老婆反而更其激昂起來：

「怕什麼，既然已經說出了口，就要把肚子裏所有的話全都說完，免得下次再說第二次。——真是的，我恨透了。那不要臉的女人把我的一生全都搗爛了。我就是死了以後罷，也斷然不會去寬恕她的！」

「好得很！如果有要說的話，就趕快的說出來罷。就是癩皮狗，也會比你叫的聲音更高呢！」陀米尼克老婆子也兇狠的怒喝。老婆子這邊雖然相當鎮定，可是雅格娜已是完全像紅蘿蔔似地赤紅起臉龐，生着很大的氣，然而同時，又因爲是非常羞恥的事情，便不能立刻兇猛地飛撲過去，祇能現出恰如輕視對方似的態度，仰起了頭，用尖銳的挑戰的眼光狠狠地睨視，而在嘴角上還漾出不痛快的微笑。這眼光和微笑使對手大爲焦燥。村長底老婆便對雅格娜的淫亂醜行，興起了狂瀑怒衝似的浪濤。

對這不住針鋒相對地回擊的，是陀米尼克老婆子。「什麼話，你這瘋婆娘！看來瘋也瘋的快死啦！」老婆子爲了消散鬱憤，而格外激起村長老婆的怨恨：「不錯！你的男人才應該在上帝的前面，

深深地懺悔做出使我女兒陷入不幸的過錯囉！」

「不幸——多不要臉，難道說我男人交手的，還是一個黃花閨女嗎……這種話聽着都覺得可笑……哈哈……無論是在那一株樹下，祇要見到是年青的男人，就會抱在一起的蕩婦囉！」

「說話還敢不留神一點嗎——我的眼睛雖然看不見——可是我的手是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拔光你的頭髮的！」陀米尼克老婆子現出可怕的形勢暴叫，雙手緊緊地抓住手杖。

「老太婆……你敢碰到我的一條手指頭嗎……好，來吓！」村長老婆也並不劣於她，尖聲的喊着挑戰。

「多麼神氣呀！你是欺侮了隣居才吃胖的東西，還想再使人家受更多的屈辱嗎！你這傢伙真是顆刺栗子，碰到你的刺，真叫人受不了呢！」

「什麼受不了？我什麼時候欺侮過隣居的？」

「就可知道的，當你的男人關到監牢裏去的時候。」

村長老婆在這句話聲之下，立即揮起拳頭，飛撲到對方身上去，但早被亨卡從背後一把抓住，用非常峻嚴的口吻說：

「把我的家當作了酒店可不行——一個女人，請別動武才好！」

因了這一句話，打架立刻停止了，雙方都粗亂地喘着氣。包住陀米尼克老婆子眼睛的綑帶下面，淚水不絕地流淌出來；可是總之，迅快地恢復理智的還是這個婆子，她沉重地倒在椅子裏面，然後緊緊地合起雙手，跪將下去，嘆了一口深長的氣，舉行祈禱。

「啊，上帝，請寬恕這個罪孽深重的身子。」

村長老老婆變成像發狂一般地，狠狠的衝到屋子外面去，但又立刻回過身來，從窗口伸進頭對亨卡說話：

「亨卡，我老實對你說，把這蕩婦趕出去罷！若是現在不趕快，以後就會懊悔不及的。現在，就是一個鐘點也不能讓她住在這屋頂下面了。這從地獄裏爬出來的淫婦，亨卡會把你害得沒有存身之地的！你如果要保持你的身價——就用不到對這種淫亂的東西生慈悲心，把她趕出去！那傢伙正要想引動你的安笛克，做好了圈套的……難道你還看不出嗎，那傢伙的惡毒的圈套！」說着更伸長頭頸，憎恨地把握得很緊的拳頭，對雅格娜這面揮動，發出充滿可怕的憎惡心的聲音：

「真是的，你這東西——你這東西，是從地獄裏逃出來的惡鬼囉！我如果不看到這傢伙被棍棒從列普卡村打出去，當作多餘的東西，那麼決不肯安心的死，也不會參加懺悔的儀式了——哼——從村子裏滾出去！可以到有軍隊的地方，緊緊的跟住了去賣好啦！列普卡可不是你這東西可以住的村子！」

村長底老婆一邊罵着，逕自去了，這以後，屋子裏就像墓地一般地沉靜，陀米尼克老婆子儘是默然的淌着眼淚，瑪格達抱住嬰孩不住搖搥身子，亨卡在苦痛的思索中，張望竈裏的火焰，雅格娜用以前同樣的淒慘表情，全然像臉上的筋肉已經僵硬似的，毫不動彈，凝結住憂怨的微笑，變成白紙也似的蒼白。村長老老婆所咒罵的最後幾句，確實是過份猛烈地貫穿進她的靈魂。她感覺到被百來柄的小刀尖，同時地刺進身子相似，而這每一柄刀尖上，滴出了她底生命的血潮。一種人類的忍

耐所不能忍受那樣的絕大的苦痛，使她的聲音，立時之間要破裂似的發出哭聲，她拚命壓制渴望要把頭蓋骨，馬上撞到牆上去碰死那樣的衝動，拉住母親的袖子，用苦痛的聲音吃吃地說：

「媽媽，快些逃出去罷，快些！」

「是的，連我也受到這末大的打擊……不過，雅格娜，你得立刻回來，非要仔細的注意你自己的東西不可。」

「我，那裏再能在這種地方住下去呢，非常的厭恨，厭恨得再也耐不下去了。——我爲什麼會跑進這種屋子裏來的？與其到這種屋子裏來，遠不如斷去了手足的骨頭來得好呢。」

「敢情是說我折辱了你嗎？」亨卡用沉靜的聲音問。

「比用鍊條鎖起來的狗更兇！還是到地獄裏去，倒比住在這屋子裏更舒服呢！」

「這倒有些奇怪，那樣冷酷的地方，居然能夠住上這末長久；誰都沒有鎖住你，要想出去的話，就像風那樣的刮出去不很好嗎？」

「當然會出去的你呢——你給疫神碰上了，斷了氣才好呢……」

「這樣咒人的話還是不要說的好，不然，我也會報復從你所受到的怨恨……」

「你們呢，大家——祇要是住在這列普卡村的人，全都是一樣的——都一起這樣的欺侮我一個人！」

「如果你爲人正直的話，誰能這樣對待你呀？」

「雅格娜，別再多說了。亨卡可並沒有錯待你呢。」母親說。

「什麼話，這傢伙也正是咬住我不放的东西，我真恨和狗聚在一起那樣的大家都欺辱我！幾時，我幾時做過壞事啊？我既不會做過強盜，也不會殺死過一個人！」

「你自己做的事情還不知道嗎？真不要臉。」亨卡也鬱忿地睨視着雅格娜，在地面上蹬着脚：「你這東西真太不自知了，既然這樣的反撥我，我也要把什麼事情都說出來啦！」

「噯，你說呀，無論什麼你都說罷，你這種東西，我真當你比指甲裏的齷齪還不如呢！」雅格娜怒聲地呼喊。現在她身內所燃燒起來的像火焰似的憤恨，以可怕的猛勢爆發了。她變成自暴自棄的，祇要眼前的任何事情，無論怎樣粗暴也敢做將出來，即使是最兇惡的事情。

亨卡在這瞬息之間，回想起安笛克的背德行爲，融融的湧激上來，眼睛裏漾出淚水，在衝擊胸膛的苦惱之下，連言語也幾乎塞住咽喉似地，斷斷續續的說：

「你……你這……畜生，我和我的男人做過什麼事情……你，你，你倒說！你儘是追住了人家的丈夫不肯放手……你這淫婦……你不是老要纏住人家嗎……說到這裏，亨卡的呼吸窒住了，以後儘是吸吸的嗚咽。

雅格娜完全像是一隻被趕進洞穴裏的雌狼，沒有了逃遁的地方，於是以對現在追迫過來的無論什麼，都要加以四分五裂的勢態，猛地地站起身來。她在最狂暴的憎惡中燃燒，憤怒的極度中激蕩，血眼猶如噴出怒火似地到達瘋狂的頂點，接着，她又連接不斷地吐出辛辣的咀罵。這尖厲的一字一句，正如用鞭子抽打一般的，從她底嘴唇裏迸發出來。

「哼，你說得好！該是說追求你這傢伙底男人的是我嗎？可是他曾經怎樣的糾纏過我，除了我

恐怕是不會有人知道的，我清楚的都告訴你罷！他每天晚上都像喪家狗似的，在我家的附近徘徊，你當是爲了什麼，原來是焦急地想要看到一眼我這所穿的靴子尖頭呢！——知道了沒有？——用手抓住了，他壓住了我，胡亂的把我搞得昏過去，這才由他趁了心意的呀！——那麼，在現在，趁現在，完全都說給你聽罷……說出來了，也不怕你會怎樣的號咷大哭，覺得後悔，還不是完了嘛……噯，他呀，挺喜歡我呢。——真可說是喜歡得連要說話也說不出的那種情形，而且，他說把你討厭得比蛇蝎還要更討厭。他嘛，僅要一想到你的事情，就會發生嘔吐，把吃到胃裏的東西翻出來呢，身體毛骨悚然的和腐爛微臭的油沒有兩樣。一提到你的名字，每次就在地面上嘔吐的吐口水爲了不想看到你這討厭的臉孔，他嘛，真想自殺或者是在監牢裏多住一些時候！——你既然迫住了叫我說老實話，那麼，這些話完全是真的，明白了沒有？——再要叫我多說一點也可以的——你仔細的聽着，可別忘記了——假使我肯好聲好色的回答他幾句話，哼，他就會咚的一下把你的接吻用腳踢開的，那麼，無論到世界上那一個盡頭地方，他也會跟住我去的。你仔細的想一想我所說的話，就是做夢，也還是別和我作對的好——這樣，你可有懂得了沒有哪？」

這樣連接的說着，愈說到後來，調子愈加高漲起熱情，同時，雅格娜自己猶如女王君臨似的，現出鎮靜自制的態度，更顯出她那異樣崇高的美姿。這神情，連她母親也以恐懼與驚異的心情，睜開眼睛傾聽。在這一瞬間的雅格娜，全然改變成了另一個雅格娜，猶如蘊結雷霆與霹靂的極其危險的黑雲，俄然在面前瀾漫湧漲，驅使着恐怖與兇惡不絕追迫。

雅格娜的每一句話貫穿了亨卡，全然像慘殺似地刺傷了她。毫無情義地殘忍的對她進行狙

擊。盡量蹂躪。亨卡好似失去了神志，脫去力量與氣息，和被巨雷擊倒的樹木同樣的，無力地倒下身去，差不多連呼吸也不可能的嘴唇，全然褪了色，僅是深深的埋在椅子裏面而已。她的苦惱，猶如把全身斬成寸斷寸裂似的——不，猶如被放進石臼裏面輾成砂粒似的粉碎。到了現在這種地步，淚水也已經從她底臉上消失，世間盡如可怕的沸水似的苦惱，整個身體也完全變成灰色。然而，乾涸了淚水的歎歎，依舊使她全身發生震顫。她以畏縮消沉的心境，悄悄地窺望沒有人氣的空間。但是，那些地方，在她的眼前像會落到無底的沉淵，而把她整個存在吞沒；她戰戰兢兢的，好似被暴風所吹徹捲蕩的麥穗一般地，儘是在恐怖中哆嗦顫慄……

雅格娜現在早已和母親一起，走到屋子那一邊的房間裏去了，尤茲卡趕着雛鴨走到水車池那面去，祇有亨卡獨自一人殘留在原來的場所，斃住了毫不動彈，全然像是被拔去毛羽的裸鳥，既不能啼鳴，也不能飛逃，根本處在連要自衛也不可能的慘狀之中，喪然地垂下翅膀，也張開不能出聲的嘴。

祇有上帝能對她那苦惱的可憐狀態，作微弱的安慰。她容易回復自我，走近聖像前面，深跪下去。於是，湧出多量的淚水，對欽斯特霍華聖女哀求祈禱。假使雅格娜所說的話並非真實，那麼一定到欽斯特霍華去巡禮。

到現在，亨卡對於雅格娜早已沒有了忿怒的心意，僅是對她極度的恐懼而已。偶而從屋子那邊聽到有雅格娜說話的聲音傳揚過來時，亨卡便像驅除惡魔或是什麼同樣地，舉起手來劃了一個十字。

過了一會，亨卡開始勞動了。習慣於工作的她底手，固然在照常動作，可是心却並不對工作灌注。僅是機械地把孩子們帶到屋外，收拾屋子裏的事物——然後開始作午餐的準備，依照到田野上去工作的人數，在桌子上放好盆盤，再去喊尤茲卡回來。

於是，她現在獨一自人，心情也已經沒有剛才那樣的紊亂，默然地安靜下來，深深地思考雅格娜起先所噴射的話。亨卡雖是一個理智與情感兼備的精明女性，但是無論怎樣的想，在作為妻子底自己自尊心上，所受到的這個侮辱之心，終究是難以寬大地忘懷的。她幾次三番的在頭頭燃燒起憤怒之火，猛然昂奮。心猶如在蜿蜒扭轉似地苦惱，不時的，要殘酷地報復以雪仇恨的慾念，正在跳躍着蹣跚，終於下定了這樣的結論：

「這，誠然不錯，從臉龐的美貌上來說，雅格娜和我是完全無從比較的。但是，我在他是正式結婚的妻子，也是那孩子們的生身母親！」這樣想時，自信就在她的心裏變成清楚的形狀，蘇生過來，同時她喃喃的自言自語地說：

「既然如此，即使在一時上，安笛克會離開我而到她那兒去迷茫罷，也依然要回到我的身邊來的，——無論怎麼說。」她說着把眼睛看向窗外，勉強自己安慰自己底心也似地，重又附加的說：「他，決不可能和雅格娜結婚！」

這時，午後的陽光已帶上夕暮的神色，亨卡底心中，突然地閃出現在這當兒不能不採取的一種手段。她在短時間呆呆地靠在牆上，堅固自己的決心，這才擦去眼睛上的淚水，大步的跑到走廊那邊去，鏗的把雅格娜的房門開得很大，立即用高而沉着的，清朗的語調說：

「出去——立刻從這家裏出去！」

雅格娜條地從椅子裏站起身來，現出不絕增加濃度的可怕的形相，對亨卡睨視。這樣，亨卡就朝後面退開二三步，在門口重又用嘶啞的聲音反覆地說：

「快些滾出去！再不出去就叫長工趕你出去——快些滾！」亨卡所說的聲音，愈說愈尖銳而高朗起來。

這時，陀米尼克老婆子在一旁插嘴，說些理由和辯解，可是雅格娜却聳起肩膀，朝母親那邊轉過身去，阻止她說話：

「什麼都用不到說——這像爛藁草似的女人在想要些什麼，我知道得很清楚！」

雅格娜說着，從櫃子底裏抽出一張證書來：

「嘿！這正是你拼命想把它要回去的遺產證書，六愛克的好罷，小心地把它收藏起來，就用途去吃肥你那肚子裏的臟腑罷！」

說了，就把這證書對準亨卡的臉龐正中丟將過去，用異常輕蔑的口吻說：

「吃罷，吃得肥肥的，脹死你！」

雅格娜說完以後，也不管母親那邊在說的什麼話，迅快地理好自己的東西，開始拿到屋子外面去了。

亨卡的眉心好像被粗大的棍子擊上一下似的，奇妙地感覺到茫然的眩暈。雖是如此，也仍舊把證書拾將起來，喊出像威喝對方似的語調：

「快些滾，再吠着不走，叫狗來咬你！」

亨卡嘴裏固然這樣地說，心裏却在出乎意外的驚訝之中，不能不鼓出激烈的悸動。這究竟是爲了什麼緣故呢？把這實足六愛克的田地，竟像摔掉破盆子似的丟了出來——雅格娜居然能夠做到這一點！或者雅格娜是發了瘋罷……亨卡睜開驚異的眼睛，這樣的思想，一邊不可思議地看住雅格娜的舉動。

雅格娜對於這種情形並不在意，正當拿下自己所有的聖像畫等類的東西的時候，尤茲卡從外面大聲地喊着，飛也似的跑將進來：

「珊瑚的項鍊●是我的東西！是我的……是我的……這可不能拿去的……」

雅格娜正想把這珊瑚的項鍊也拿下來的當兒，立刻又停住了手：

「不行。」她回答。「這是不能留下來的。是瑪蒂亞斯給了我的，當然是我的東西。」

尤茲卡像暴風也似的哭泣，盡她所可能的聲音喊叫，亨卡終於沒有辦法，把她喝住了。屋子裏重又沉靜下來。雅格娜猶如變成聾啞一般地儘是收拾東西。不多一會，她把自己所有的東西全部拿到屋子外面以後，就爲了幫助搬運，而急忙地去喊叫哥哥。

陀米尼克老婆子不但並不反抗，而且對於亨卡和尤茲卡無論怎樣地說話，也並不回答一句。祇在雅格娜把東西全都裝上車子，立刻要開始離去的時候，這才握緊嚟嚟顫抖的拳頭說：

(一) 這裏和第三卷第九章中，亨卡拿出錢袋對羅甫的說明（三五九頁）有了很大出入，但因幾種譯本都是如此，祇得依據加藤的譯本譯出。

「反正你們是不得好死的！」

亨卡聽到這咀咒的聲音，雖然畏縮一下，可是依然現出極爲沉着的态度，看住老婆子的後影說：「維蒂克放牛回來了，會叫他把牛送過去的。還有別的東西，也得在黃昏以前，叫人來幫着全部拿回去才好！」

亨卡長時間的，默默地看住雅格娜母女遶過池岸邊的道路回去的後影。可是，她沒有永遠思想下去的時間，而短工們也從田野上陸續回來了，於是把遺產證書鄭重地放進櫃底，鎖上了鎖。這一天從下午直到晚上，亨卡總覺得氣氛很是沉悶，變得非常憂鬱，毫無精神。耶格斯丁卡老婆子對亨卡今天所取的態度，雖在一傍極力申說，非常得體，而不住讚美，但也並不能成爲什麼安慰。

一會兒，短工們重又到田野上去時，亨卡就和尤茲卡一起去拔除麻田上的雜草。這裏的雜草蔓長得非常繁茂，甚至有的地方還滿開着黃色的野草花朵。亨卡想要把陀米尼克老婆子所吐的咀咒暗影，從心裏除去，所以作種種的努力，可是沒有效用。而且，最爲耽心的是，安笛克回來之後，對於這事情的措置，該會說出什麼話來？

「給安笛克看到那遺產證書的話，該會怎樣的皺起眉心啊——不，也許會非常高興的——總之，有六愛克田地，就足夠建造一所農場了。」

「啊！亨卡姊姊！」尤茲卡突然喊叫起來：

「說是格萊戈里哥哥的那封通知書呢……還沒有明白嗎？」

「哦，你說的不錯——尤茲卡，現在就停止拔這野草的工作罷，我立刻到牧師那兒去，請他唸

一下罷！」

可是，牧師並沒有在家裏。亨卡當看到很遠的田野上，牧師正脫去法衣和旁人在一起勞動的姿態時，想到自己跑到牧師和衆人在一起的地方，剛才那行爲不會受到叱責，而躊躇起來。「現在牧師，」她在心裏這樣的想：「一定已經從旁人那兒聽到那件事情了。」亨卡於是回過身來，走到水車房那邊去。水車房老闆正和馬秀一起，在製材所觀望轉動的水車，看到亨卡走過來時，立刻便說：

「嚶，剛才家裏的對我說，你已經把年青的後母趕出去了。哈哈……看你像鴿子似的臉龐，倒生着大鷹似的爪子呢！」他微笑着說完，就把官府的通告接將過去，開始誦讀。他看上一眼，便大聲的喊叫起來：

「啊，這可不得了哪！——你家裏的格萊戈里已經淹死了。——這是……很早以前的……還是……復活節時候的事情——所以，通知你祇要到縣府去辦理手續以後，就可以去領取他的遺物呢。」

「啊，死了？格萊戈里——那樣壯健的人——還那樣的年青——祇不過是二十六歲——說是要在秋收的時候回來的——嗨！說是在水裏死的哦哦上帝——」亨卡在這噩耗中吃了一驚，揉着雙手悲痛地哭泣。

「啊，有什麼可以哭的呢！」馬秀在一旁充滿敵意地辛辣的說：「這樣一來，你又可以在加多承繼的財產囉！下一次，該挨到把尤茲卡趕出去了，祇要把那孩子收拾了以後，那麼，波利挪家底遺產

可以整個的落到你和鐵匠的手掌裏去呢！」

「這麼說，你該是已經拋棄了老相好的特萊沙，重又找上新的雅格娜吧？」亨卡攔住對方的話回答。這樣，馬秀現出挨到一手的神情，默默地開始工作，而水車房的老闆看到這個情形，大聲的笑着說：

「說得好！這才叫做拳來脚去哪——亨卡倒也是一個不能輕視的女人！哈哈……」
亨卡在歸途上，彎到鐵匠店去，把這事情告訴瑪格達，瑪格達非常吃驚地哭了，斷續地嘆息着說：

「啊，這難道是上帝的意思嗎……那樣像儲樹一般的壯健漢子……列普卡村不會有像他那樣大力氣的男人……真是多麼不幸啊……真像眼前還能看到似的……那麼，說是他的遺物會送到這邊來嗎……家裏的，明天該會去領的罷……唉唉……多可憐……他一定是多麼想要回家呀……」

「都是上帝的意思，一點也沒有辦法……這樣看來他原來是有水災的。一直以前也曾經掉到水池裏去，差一點要死，幸虧克萊姆巴把他救起來的……或許是前世就規定了有這種因果也說不定的。」

二個人哭着，哭着——分別了；總之，因為二個人都很忙碌，尤其是亨卡更有山那樣高的工作要等她去做。

這消息立刻傳播開去了。從田野上回來的人們，每個人的嘴裏都在談論格萊戈里和雅格娜

的事情，而關於雅格娜的意見，却各有各的看法。

馬秀從製材所回來的時候，聽到了各種議論。他起先現出輕視這個問題的態度，在地面上吐着唾沫，緊緊的抑制住嘴裏要噴射出來的咀咒，可是當聽到普洛秀卡屋子前人們所說的話時，突地胸膛感覺到緊壓，再也忍耐不住了。

「亨卡決沒有可以把雅格娜趕走的權利！雅格娜在那家裏是有正當的財產權的！」
這樣，那臉色紅潤，骨格強壯的普洛秀卡底妻子就暴跳起來：

「那裏會有這種事情！」她聲勢洶洶的怒喝：「亨卡並沒有說過一句不給田地的話，誰都知道亨卡對於田地是一點沒有慾望的，因為她正在耽心安笛克不能夠在今天或是明天回來，那麼，要偷着引誘自己男人的人，難道還能夠留在家裏嗎？無論亨卡怎樣的老實，也是忍耐不住的，你倒想一想！」

「說這種謊話可有什麼用？這個和那一件事情，不是全然各別的吗？你的舌頭實在太滑，太會說話，有些說的太過分哪！假使說的有道理，那倒還罷了，可是你說的話，却是從妬嫉而發生的憎惡呀！」

這話猶如衝擊了大黃蜂的屁股同樣的，立刻就有尖利的銳鋒直對馬秀刺射過去：

「嗨，放的什麼屁！對那種娼根我有什麼可以妬嫉的呢？對那種輕骨頭的女人當然，你們這批蠢東西，才會像跟在那傢伙屁股後面的狗似的追趕的。爲的是想要和她勾搭呀！要知道那娼根正是叫村子裏去盡顏面的無恥東西，專幹使人家耐不住的罪惡的傢伙，我們對於這種事情會發生

妬嫉嗎？這不是太笑話了！」

「這怎麼能知道呢！男人是不會懂得女人的脾氣的。不過所謂女人，是天生的妬嫉心，就是老得這樣的乾癟罷，看來也還是要妬嫉的，對於像太陽那樣閃閃發光的美人，不肯正直地說幾句好話，那不是很怪嗎？如果雅格娜和那酒店的麥格達同樣是個醜女人的話，即使做出再壞一點的行為罷，你們就會原諒她不說什麼話的，但是因為雅格娜是個村子裏最漂亮的美人，你們連她的腳都夠不上，這才嘖嘖叨叨的想要打擊她囉——不過，反而愈加使她顯得更美麗呢！」

這話使女人們格外忿怒，像雷也似暴喝，馬秀嘻嘻的笑着，這樣的說了趕快逃走：

「呸，臭婆子——再說下去要爛舌根了！」

他跑到陀米尼克老婆子家的附近，就從窗口張望一下，燈雖然點的很明亮，可是看不到雅格娜的影子，他並不想進去，固是很覺懷念，也祇得逕自走着回家，然而又在半路上碰到了惠隆卡。

「馬秀嗎？我現在剛到你家裏去了回來——史太霍已經填好了基石，木材也已經搬回來了，祇要你去就可以動手造屋子的，你究竟幾時去呢？」

「幾時？總有一天的晚上會去的。我哪，對這村子早已厭倦了，反正最近想要拋棄所有一切，越過山，到遠處的什麼地方去啦。」

「又說瘋話哪！」惠隆卡在心裏這樣囁咕的說着，匆忙地跑到波利挪家裏去：「該是有什麼事情惹他生了氣罷，什麼事情呢？」

進去看時，剛巧是吃完晚餐的時候，亨卡把所有的事情仔細地告訴惠隆卡。對於把雅格娜趕

走的事情，惠隆卡覺得非常痛快，聽到格萊戈里的死耗時，她僅是這樣的說：

「格萊戈里死了的話，那麼可以減少一個分遺產的人手啦！」

「說是那末說——可是我倒還沒有想到這一點。」

「何況，這一次從大地主那兒交換的森林代價，你可以分到十七愛克的田地……這不是很好嗎？真是的，人死了是死了，財產却愈搞愈多了。」

惠隆卡悲哀地深深的嘆一口氣。

「我倒並不想有財產。」亨卡說。雖然如此，但當她要睡到床上去時，想起那件事情，她底心就深深的感到有絕大的喜悅在湧激上來。

於是，她就跪下舉行晚禱，虔心地說：

「格萊戈里的死，也該是上帝的意思罷……」接着，她爲去世的故人熱心地祈禱冥福，安慰靈魂。

第二天，在正午的時間裏，阿姆勃羅司老爹到亨卡的家裏來了。

「今天是從那兒來的？」亨卡問。

「從阿喬耳家裏來的，那兒的孩子給滾水燙死了，雖然趕快跑到我的地方去，可是已經不中用了。能要的，不過是棺材和泥土囉。」

「孩子，是誰的？」

「今年春季，從華沙的孤兒院裏領來的，那二個中間的一個小的。他掉在沸水的桶子裏面，給

燒死了。」

「雖然領的是孤兒，那老婆子也不會有養活孩子的理由呀！」

「當然是養不活的——不過，老婆子是不會損失的，因為領過安葬的費用。——啊，對了，我今天是有事情來的……」

亨卡不安地對老爹看望。

「亨卡，也許你是知道的，陀米尼珂瓦老婆子帶着雅格娜到審判所去了。——該是去起訴你把她趕出去的事情罷。」

「讓她去好啦，沒有關係的。」

「今天早上，母女二個到教堂裏來舉行懺悔，長時間的和牧師談過很詳細的話。她們說了些什麼，我耳朵裏固然沒有聽到，可是在母女說話之後，牧師就緊緊的握起拳頭，哆嗦的抖着生氣，我是知道的。」

「牧師——連人家裏的事情也要管嗎？」亨卡終於大聲的喊了出來。但是，在這一天的中，亨卡對於這件事情總覺得非常耽心，儘是胆怯怯的，不知怎的很不痛快，連自己也全然弄不清楚要怎樣才好。

黃昏以後，來了一輛馬車，停在屋子前面，亨卡喘着氣跑出去看時，祇有村長獨自一個人，從馬車裏跳下來，手裏握住馬轡。

「格萊戈里的事情，你已經知道了吧？」村長說：「這真是災難，但無論怎樣悲傷也是沒有法

子的事——不過現在，我倒是來報告你一件可喜的消息的——說不定今天，至遲是明天，你可見到安笛克了。」

「村長，這不會是說謊吧？」亨卡回問，因為這是太出乎意外的好消息，很難輕易地對這立刻相信。

「從村長嘴裏說出來的話，你總應該相信的囉。我是從官府方面聽到的。」

「如果能夠回來的話，那還有比現在更好的時候嘛。」亨卡嘴裏雖是這樣的回答，然而聲音非常冷淡。一點也沒有流露出喜歡的神情。這當兒，村長在略微思考一下之後，便用很和婉的口吻爽直地說：

「你對付雅格娜的手段，現在變成很麻煩的事情了。總說一句，雅格娜已經提起訴訟，所謂是你舉止粗暴，無理的把她趕出去，成爲蔑視法律的案件。何況，你並沒有把雅格娜從她的房間驅逐出去的權利——這樣一來，倒有些很不方便呢。安笛克好容易才回來，這一次要挨到你關進監牢裏去，也說不定的。——因此，我衷心的勸告你，還是把現在的事情圓滿地解決了罷。我想個什麼方法努力的去進行，使這次的訴訟撤消回來。祇不過，說是這麼說，事情還得首先由你這方面，賠償她們相當的損失才行呢！」

亨卡在村長面前，昂然地挺起胸脯，依照所想到的率直地說：

「你是替我的敵人——不，也可說是替你的姘婦辯護，這才說出這種話來的吧？」
村長狠狠的用鞭子抽一下馬匹，盡所有的速度，飛也似的逃開去了。

四

這一夜，亨卡底心因爲經過各種混雜的苦痛與煩惱之後，終於睡不過去，通宵的感覺到家屋周圍，道路上，以及貯藏室附近，好像有人在走動似的神情。但這聽到耳朵裏去的祇有亨卡自己，其他的人都已經沉沉地酣睡過去了。樹枝的搖擺聲音雖然可以聽到，然而靜寂的夜，天空因爲有星星燦然地閃爍，所以並不怎樣黑暗。

完全關閉起來的屋子裏面，悶熱得幾乎連呼吸也會窒住，尤其是關在臥床下面的鵝鴨，發散出非常不快的臭氣，可是亨卡依然並不想打開窗子。無論是臥床或是枕頭，都烘烘的像燃燒一般，熱的，使身子不絕地反覆轉側，氣氛也愈加焦燥，她底腦子裏聚起雜多的思考，成羣地渦卷，身體也好似浸溺在汗水裏面。終於，她再也忍耐不住自己的不安，就從臥床跨到地面，也不穿外衣，赤脚的跑將出去，順手抓住一把斧頭，在屋子的附近到處巡走。

貯藏室的任何一道窗子都開的很大，長工比特在牛棚外面挺直四肢仰天的睡着，發出高昂的嘶聲。馬匹鏘鏘的拖動帶住的鐵鍊，伸長項頸不住地貪婪的咀嚼乾草，牛隻們在夜間好像不會帶住，有的正在屋院裏緩吞吞的走動，有的躺在那兒垂着口涎正在反芻，亨卡走過去時，便高抬起有大角的頭，嚼咯咯的迴轉牠那瞳孔深不知底的大眼睛。

亨卡重又回到臥床裏去睡下，張着眼睛，澄清了耳朵靜聽。有時，覺得確乎有人的聲音，以及從遠方輕輕地登過來的聲音。

「說不定是隣人們醒轉來了，在說話罷。」她想加以說明而這樣自言自語的說，現在那漆黑的窗玻璃已是變成灰色，亨卡急忙地從臥床裏起身，重又走到外面去。這一次，肩上披了安笛克的羊皮。

大門口，維蒂克的鵝鳥正站着熟睡，一條腿脛縮在毛羽下面，頭也盤進羽翼裏；鵝羣擠在院子的角隅上毫不動彈，在灰暗之中所能看到的僅是朦朧的白色而已。

那邊的一帶田野上，低壓在地面的灰色霧靄像洪水似的漂漾，祇有高聳的樹木，在這上面屹然豎立，猶如昇起來的黑色煙柱。

灰暗中茫然發光的池水表面，宛如盲人的大眼，連接在池岸上的楊樹，雖在沙沙發聲，但附近的任何一家，依然被籠罩在夢也似的霧靄之中，昏昏沉睡。

亨卡坐在屋子附近的地方，背靠住牆頭，不由的朦朧地睡了過去，等張開眼來看時，因為夜色已經完全離開了黎明，不覺吃了一驚。東方的雲層，好似正在這下面的遠方發生火災似地，燃燒得通紅。

「今天早晨假使出發得早，也許不多一會就可以回來了。」她自言自語的說着，對道路那邊瞭望。雖然時間很短，但因為經過瞌睡的緣故，所以她的心情很是舒暢，此後因了消磨到太陽上昇中的時間，就拿出孩子們的衣服，開始在池水中洗濯。這其間，天色刻復一刻的逐漸明朗起來。

不知什麼地方，鷄啼出第一次叫聲，接着鷄的歌聲響徹了整個村子，連雲雀也開始歌唱起來，但這還是若斷若續的。這當兒，到處的白色牆壁，以及灑滿露水而沒有人影的道路，漸漸地顯得清

楚了。

亨卡忙碌地洗着衣服，因為聽到後面有了踏着腳在震動的聲音，不覺很是奇怪而回過頭去眺望，有一個像人影似的東西，悄悄地從巴爾綏列克的院子裏偷出來，到那樹叢裏消失了。

「對了——那該是來和美人兒瑪麗相會的人，是那一個呢？」她立刻這樣的想，但因為那人影消失得過於迅速，所以沒有看清楚是誰。「嗨，那樣驕傲的姑娘！平時說是討厭男人，把人家扭開去的那個姑娘——嗨，竟會在暗夜裏和人家相會……真是難以相信的事情，無論誰連做夢也不會想到有這一手的。」

亨卡覺得很是納悶，這一次，她又把眼睛看到另外一個方向去，却又見到水車房的工人正慢吞吞的從村端那邊踱將回來。

「他也一定是在和酒店裏的輕骨頭麥格達相會，現在剛回來吧？——那些人真像是狼也似的，在晚上到處的找尋——真是的，多麼醜惡！」亨卡嘆了一口氣，同時，一種漠然不安的感情擾亂了她底心境，以致全身的血潮上下的奔騰起來。然而，這在極短的時間中過去了，她立刻在冷清的池水中繼續洗濯衣服，用低聲顫抖而充滿熱忱的聲音唱出聖歌：

天空輝發燦爛曙光

恭唱聖歌，讚美吾主……

歌聲猶如露珠灑落到地面似地，潤澤而又和婉，在這聲音之下，曙光輝耀起來了。是起床的時候了，每一道窗子都被打開了，道路上行走的木靴響聲，互相呼喚的聲音，也可以聽到了，村人們現在正陸續地醒將過來。

亨卡把洗滌好的衣服展開了晾在籬笆上，再去喊醒家裏的人們。可是無論那一個都睡的很熟，略微抬一抬頭，重又倒到枕頭上去了。

亨卡對這情形生了很大的氣，而長工比特的態度更是蠻橫。

「什麼真討厭！還早着呢，我要睡到出太陽才起來呢！」他怒聲的說了，就不再轉動。嬰孩哭將出來，尤茲卡也苦着臉龐說：

「再讓我多睡一會兒，亨卡姊姊——這太說不過去了，我是剛才睡過去的。」

亨卡這以後拍嬰孩睡下，放出鷄鴨，重又默然地抑住怒氣等候；現在太陽也正是快要上昇的時間，滿天猶如火焰大集團似地赫赫的燃燒，水車池也像在曙燒中熔化一般地紅得好似血潮。於是，她又開始了對貪早睡懶鬼們的總攻擊，喝出無論是誰再也不能安睡下去似的高大聲音。這種情形之下，維蒂克方始在昏朦欲睡的身體上，到處抓擦着走將出來，把背靠到貯藏室的柱子上不住搓動，亨卡就用非常可怕的形勢厲聲叱責：

「難道不用棍子敲打，你就不能早一些起來嗎？——不正是一個剛到青年時期的強壯漢子嗎？你爲什麼昨天晚上不把牛帶起來呀？嚶，難道說那樣重要的牛，在黑闇中闖倒了，也沒有關係嗎？曖，你記住了，放小心一點！」

維蒂克在嘴裏回答着什麼話，飛也似的逃到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去了，這因爲亨卡現出猙獰的形相撲將過去的緣故。這以後亨卡又對牛棚張望進去，尖聲的叱罵比特：

「馬已經在啃咬空槽，難道還不知道嗎？——你這懶惰鬼，出了太陽還想要死睡嗎？比特，你這懶骨頭！」

「怎麼啦！噉噉咕咕的，活像是下雨以前的鵲兒一般地噪叫！」比特忿恨地囁嚅着，在臥床裏轉動：「老闆娘，用這樣高的聲音叫罵，全村都要聽到啦！」

「就是全村聽到也沒有關係，正要給全村知道你這東西是怎樣的蠢呢！真是的，一個多麼不會做事的懶骨頭……好的，老闆回來了，就不會由你再懶下去的，你記着罷！」

「尤茲卡！」亨卡這一次隔着庭院向對面高聲喊叫：「斑牛的奶已經漲得和石頭差不多了，不好好的留心的擠可不行，哪別再像上一次那樣的，祇擠下一半才好呢——維蒂克還不趕快吃完東西出去嗎？再像昨天那樣不當心的看羊，是不會饒過你的！」……亨卡這樣地支配着工作，在庭院裏到處巡走注意，自己也親自專心地從事工作。把餌食餵給鷄鴨，也給剛斷奶的小牛吃薄粥，照顧一下在牆邊橫躺的豬羣，更給小鴨子吃煮過的麥糊，趕到水車池裏去游水。維蒂克終於在背上給敲了一下，帶上餐匣。連對鶴鳥也沒有疏忽，亨卡親手拿前天煮的馬鈴薯屑給牠時，高興得唳唳·唳唳的啼叫，用嘴甲鑽啄，立刻滿足了。亨卡在屋子裏對任何事物注意到處張望而且毫不遺留地一一的清理整齊。

維蒂克帶着牛羊出去以後，亨卡又去喊叫比特，因爲他儘是在慢吞吞的動作，實在再也忍耐

不下了。

「把牛棚裏的牛糞全都掃出去，收拾得乾淨一點！」她這樣吩咐：「整夜的留在牛棚裏，難道不知道對牛是有害的嗎？何況牛都已經搞的很髒，比豬還不如呢！」

正在這時候，太陽睜開赤紅的眼睛，猶如從遠方對他們窺望。柯莫耳尼基們跑進來了，因為她們想以麻和馬鈴薯田的工作勞力，來償還平時所借的錢和東西。

亨卡叫尤茲卡扞馬鈴薯的皮，給嬰孩吸了奶，就把披肩裹在頭上，這樣的關照：

「這裏所有的事情，你都要留神，還有安笛克回來了，立刻來告訴我。我現在要到卷心菜田去——好啦，各位，一起去工作罷，趁早晨涼快，還有露水的時候，先把卷心菜田去掘鬆了它，昨天的工作，等吃完早餐以後再去繼續的做罷。」

大家聚在一起，從以前掘過泥炭的廢坑似的地方走下去。頭上有幾隻野鴨在描着圓圈飛動，也有許多鵝鳥飛落在沼地上，伸着很長的頭頸，小心地跨開腿脛，搖搖擺擺的行走。這一帶的空氣發散出奇怪的腐臭氣息，瀰漫在廢坑的地面上，和那滿生的菖蒲以及蘭草的花香混在一起，在空中飄揚。

她們立即開始着手工作，因為都是些赤貧人家的妻房，照例就七嘴八舌的曉舌。更不必說是從天氣開始，就會無窮盡地說將下去。卷心菜雖長的很好，看來非常肥大，但同時也繁盛地長着許多雜草，高大的蒲公英，密生的青苔，叢林也似的蘆草——要想掘鬆泥土，也就頗費手足。

「真是的，這種毫無用處的草，誰又不曾下過種，就長的這末多。」一個女的把抓起來的根上

泥土拂下，討厭地這樣的說。

「惡人也正是如此！」另外的一個說。

「罪惡，誰也不會下過種，世界上却儘是這個呢。」

「這因為那罪惡的根，比什麼都要堅強得多囉。」耶格斯丁卡老婆子插嘴說話，開始發揮出她那獨特的見解。

「祇要有人活着，那麼無論惡人和罪惡也是活着的。從前不是有句老話說的很好嗎？『沒有罪惡，也就沒有愉快』呀！也說是『正因為留住罪惡，人才不會絕種』呢。——唔——就因為如此，無論是人墮入罪惡，或者是長出這麼多沒有用的草，總也有着什麼理由的；所以無論好壞，雙方都由上帝創造出來了呀。」

但是，這理論立刻受到亨卡猛烈的反駁：

「說什麼？——罪惡是上帝創造出來的嗎？決沒有這種事情！不正因為是人和豬一樣，要對污穢的東西伸出鼻尖，所以才會有罪惡發生的嗎？」這樣，大家都沉默下來。

現在太陽昇上到高空，霧靄完全消失了。於是，村子裏的其他婦人們，也陸續地走到田野這方面來了。

亨卡看着，嘲弄似的說：

「倒是些會做工作的人手，要等到太陽升高，露水乾了以後，才肯動手呢。該是恐怕把足搞得潮濕吧？」

「人家是人家，誰都不像你那樣喜歡做事。」

「那因為大家都是很舒服，不用這樣工作也可以過呀。」亨卡說着嘆了一口氣。

「話是不錯，等你男人回來了，你也可以舒服的過啦！」

「我嘛，等他回來了，打算立刻到欽斯特霍華去巡禮去。聽村長說，安笛克今天可以回來了。」

「他是從縣府裏聽來的，總不會是說謊的罷。——今年徒步的去參拜欽斯特霍華的人，這村

子裏就有不少；風琴師的老婆也說要去巡禮，還聽說牧師也要去參拜呢。」

耶格斯丁卡老婆子立刻把這話當作笑料，揶揄地說：

「這麼說，牧師的大肚子，誰替他捧了去呢？那樣肥的身體，那裏能夠徒步的走到遠處去呀？」

——真是，牧師的事情，還不是照例在嘴裏說說就是了。」

「我呢，和人家一起去參拜過三四次的，可能的話，每年都想去一次呢。」從池子那面走過來

的菲里普卡，這樣的說。

「去參拜的話，可以休息幾天不必工作，誰都是高興的。」

「啊，我真想去——真想去呢！」菲里普卡對於這種嘲弄，並不在意地依然繼續說下去：「去

參拜，真的很快樂呢！長路上儘是些有趣的事情，景色又很美麗，世間的各種事情也可以看到不少，

又可以聽到很多的稀有的談話，而且還能夠盡心的祈禱……至少有二三個星期可以免去家裏

的煩惱和勞苦，真是多麼快樂！也像是把生命洗了一次！」

「是罷，無論聽誰說，都是這樣的。」亨卡說：「去參拜的時候，不論那一個都會受到上帝格外

的保佑，就是這個緣故吧！」

這當兒，那一邊的赤楊樹與沼澤地帶之間，有一個少女飛跑着竄將過來。亨卡用手遮着眼睛上面，避去輝耀的朝陽眺望，那是尤茲卡。她離開的地段還很遠，就舉起雙手揮動，提出愉快的大聲喊叫：

「亨卡姊姊回來啦！亨卡姊姊，安笛克哥哥回來——啦！」

亨卡雖想立即丟開鐵鍬，全然像鳥兒飛動似地飛跑回去，但仍然拚力地抑制住奔放的感情，鎮靜地拉上被風刮起的裙裾，也不管胸膛中在卜卜的高聲悸動，咽喉被湧激起來的喜悅，噙住要說的言語，表面依舊並不顯出聽到那癡特別消息的神色，而安定地說：

「我要回去了，請各位照舊工作，到早餐的時候回去吃罷。」說完，這才走開。她們都互相看望一下各人的臉龐。

「她那種鎮靜的態度，」耶格斯丁卡老婆子說：「祇不過是表面的。因為對男人太燥急，怕人家笑囉——可是，假使是我，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

「就是我也是不可能的——祇希望安笛克此後別再放蕩，把眼睛對向人家的花兒看望才好呢。」

「啊，不要緊了罷，這一次，已經不是和雅格娜住在一個屋頂下面，該不會走錯路的。」

「那裏的話，男人的鼻子祇要嗅到女人的氣味，地獄就不能算太遠……無論什麼地方也會跑過去的。」

「這話說的不錯，就是野獸也比不上色鬼男人的追求速度呢，千里不過是一里囉！」
婦女們停住工作的手，胡亂的說話。

亨卡和尤茲卡說着話一起回去，對於路上碰到的人，不論是誰，沒有看清臉龐，就毫無分別地出聲招呼。

「那……羅甫老伯也一起回來了嗎？」她這樣的話不知道反覆地問了幾次。

「亨卡姊姊，爲什麼要問幾次同樣的話呀？」尤茲卡笑着說。

「那麼，安笛克哥哥是什麼臉色呀？」

「我要怎樣說才好呢——他剛跨進門口，立刻就問：『亨卡在那兒？』所以我說一聲在田野上，馬上就跑出來找你了——臉色可沒有工夫仔細的呢。」

「真的，立刻找我嗎？——啊，我真快樂——啊啊，上帝——」亨卡高興得不得了，連說話也幾乎失去順序。

還離開相當距離，亨卡已經看見安笛克和羅甫老爹一起坐在大門口的姿態。而安笛克在看

到妻子的當兒，便很快地站起身子迎將上來。
亨卡喜悅得雙足搖擺欲倒，倚往籬笆支撐，氣急呼呼的緩緩地行走。昇騰起來歡樂塞塞了咽喉，頭腦也有些昏暈，好容易才能從嘴裏說出話來：

「啊，你——你——終於回來了。」這以下的話，便在愉快的淚水中噎住，再也發不出聲音。

「亨卡回來啦！」安笛克用手臂強力地把亨卡緊緊抱在胸前，充滿深切的情愛。亨卡一任難

以壓制的衝動奔放出來，着力地在丈夫脇下倚偎，嘆嘆的淌下幸福之淚，流在蒼白的臉頰上，嘴唇在顫慄，用全然和孩子一樣純淨的，自然的態度，把整個的身心投向丈夫。

亨卡繼續着相當長時間的沉默，方始能說出話來。可是無論怎樣的說罷，也不能表達出她心意中想要說的萬分之一，她高興得不知道要怎樣才好，很想在安笛克腳邊俯伏下去，甚至想吻一下丈夫腳底下的泥土。從她嘴唇裏所洩漏出來的僅少的一二句話——這正如捧呈到安笛克前面去的濃香的蓮花瓣片，蘊住幸福的氣息，滿溢情愛血潮的露滴！而她那漾溢愛情的眸瞳，更充滿輝耀的愛，好像有的僅是追求主人的憐愛與歡心，肯捨身効命的義犬似的忠誠！

「可憐見的，亨卡，你瘦了！」安笛克用和愛的手指撫摸妻子底臉頰。

「我是這樣長久的苦痛，這樣長久的等候。」

「真是很可憐！」羅甫老爹在一傍說：「儘是做過度的勞動工作。」

「啊，羅甫老伯，您的大恩我是忘不了的。」亨卡像記了起來似的突地轉向老爹那邊，在他底手上接吻，老羅甫嘻嘻的笑着說

「啊，那裏的話——我哪，非常焦急地想要把你的男人快些一起帶回來，現在，已經回來了，總算能夠安心下來囉。」

「真的回來了！」亨卡這樣地說了，站在安笛克的面前，儘是懷戀地對他從頭到腳的細細眺望。現在安笛克底臉龐更白哲了，而且還多少顯出清淅的瀟灑風度——雖是剛經過苦難之後，但反而有着崇高的情調——看來好像完全改變成另外一種人物，亨卡不覺恍惚地呆住了。

「這樣仔細的對我看望，難道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嗎？」

「不，一點沒有不同……不過，好像總有些兩樣。」

「那裏，再開始做了田野的工作，又會恢復原狀的。」

亨卡飛也似的跑進屋子裏去，抱出來的是安笛克沒有在家時候所生的嬰孩。

「安笛克，你瞧，這個你還沒有見到過呢。」說着，把嬰孩高高的舉將起來，愉快地說：「啊，看呀，和你的臉龐是一模一樣的！」

「啊，真是可愛的孩子。」安笛克用外套的下裾裹住嬰孩，抱住了前後的搖擺。

「我把這孩子，起了一個和羅甫老伯一樣的名字——啊，比得到爸爸這兒來呀！」說着，亨卡把另一個孩子領了出來，這孩子馬上就爬到安笛克的膝踝上面，嘴裏說着孩子氣的什麼話。安笛克喜歡得也把他緊緊抱住。

「嚳，很可愛——比得——啊，很重哪——嗯，能說幾句話了罷？」

「那倒是很聰明的，什麼都懂得。唔，給他拿着棍棒看罷，立刻就會去趕白鵝的。」亨卡一邊說，一邊靠住丈夫蹲下身去：「嚳，比得，你喊爸爸！」

比得就喊出近乎「爸爸」的聲音，接着又幾咕的說着什麼，不住地扯弄父親的頭髮。

「尤茲卡！」安笛克喊：「你爲什麼獸到那角落裏去看住我呀，快些到這邊來！」

「可是，我有些……」尤茲卡躊躇地說。

「什麼，傻瓜，走到我這邊來呀！」他說了把她拉過來，充滿兄長的愛和她擁抱。

「唔，從此以後，你要對爸爸那樣的，我說的什麼話都要聽的。懂嗎？用不到耽心，我會好好兒的照顧你；我連做夢也不會想到要欺侮你的。」

尤茲卡想起去世的父親和淹死的哥哥格萊戈里，不覺流着淚水，哇的哭了出來。

「當聽到村長告訴我格萊戈里去世的時候，」安笛克說：「我吃一驚，差不多要昏過去了。他和我很親近，誰又想到他會死呀，我甚至還考慮到應該把遺產的田地怎樣的分給他，替他娶一個怎樣的新娘呢！」因為這說話的口吻太過於悲痛，羅甫老爹就爲了要想轉變這談話的方向，而從椅子裏站起身來：

「要說的話固然還有很多，可是餓着肚子總不成囉。」

「吓，對了對了，我倒忘了——尤茲卡，立刻去殺二隻黃的小雄鷄罷……嗚嗚……嗚嗚……嗚嗚……」

「啾啾……啾啾……啾啾……」

「啊，或者先燒鷄蛋吃吧？還是吃新鮮麵包和昨天才做的牛酪呢？——對了，還是快些斬掉鷄頭，用開水清燉罷……那裏，立刻就可以煮爛的。真是什麼話，忘記了做菜，我真是多麼蠢……」

「啊，亨卡，用不到殺鷄，那以後再燒就是了。這樣的搞，遠不如拿出一些現成的東西來吃罷。現在祇要吃一些家常的菜餚，就很不錯，因為我已經吃膩那鎮上的東西了。燒一些馬鈴薯，或油煎的菜葉子就行。」安笛克愉快地笑着說：「不過，羅甫老伯的，倒要燒些別的什麼東西才好。」

「多謝了。不過，對於吃的東西，我喜歡的倒和你是一樣的。」

亨卡立刻就去準備，但因為馬鈴薯正在燒煮，所以祇要從欄柵裏拿出臘腸，和菜葉放在一起

用油燒煎就可以了。

「安笛克，這臘腸是早就爲你留起來的，在復活節，你來關照要殺豬的那時候，就做好了。」
「哦！這真是肥大的臘腸，看那掛着的樣子就很不錯，祇不過吃的時候總比看的味道更好吧？」
啊，對了，羅甫老伯帶來的贈品放到那裏去了？」

這樣，羅甫老爹就去拿出一個很大的包裹，安笛克在這裏面掏出各種各樣的東西，一邊這樣
的說：

「亨卡，這個是你的，到外邊去的時候披着罷。」說着，遞給她的是羊毛織的披肩——這正和
風琴師底妻子所披的是同樣的東西——黑地上面有赤色和綠色細小花紋的模樣。

「嗨，這個給我多快樂哪，安笛克！你沒有忘記我。」亨卡不覺高聲的喊叫，在過分的喜悅之中
變得神情恍惚起來。

「那裏，我忘記了，幸虧羅甫老伯提醒了我。」安笛克老實的說：「和老伯一起去，商量着把這
些東西買回來的。」

誠然不錯，看來這些東西都是經過老羅甫的商量的，買的種類也很多。這以外還有亨卡的皮
鞋，裝飾帽子用的紗絹，也有美麗的黃色或是青色的很小花飾。尤茲卡也同樣的有了一份，祇不過
帽子是綠色的，有顯明的木耳邊，還用各色珠子圍住，更配上很長的紅色緞帶。給孩子們的是卷繩
包和口琴，另外還有一包沒有打開，因而不知道什麼東西，那是送給鐵匠妻子的禮品，此外連對於
維蒂克和長工比特，也都買來了贈送的東西。

每一次拿出這些東西之一的當兒，大家都喊出新的驚喜的聲音，細細的觀望，或者試着它的大小是否合身。亨卡的臉頰上無次數地滾下愉快的淚水，尤茲卡也儘是抱住了頭，受到新的驚異的衝擊，因而高興得呆呆的獸住了。

「我無論買怎樣高貴的東西來送給你們，也是毫不可惜的。我已經由羅甫老伯仔細的告訴過我，當我不在家的時候，無論什麼事情你們都照料得很是妥當——啊，別說話，我並不是爲了要你們道謝，才買這些東西回來的。」安笛克對於圍繞在自己身邊，正淌着淚水想要擁抱的舉動，這樣地說着加以制止。

「我就是做夢也不會想到，能夠穿上這樣華貴的東西。」亨卡依然流着愉快的淚水嗚咽，一邊把新的皮鞋穿到腳上：「這皮鞋好像緊了一點，但因爲我現在儘是赤足的緣故，到冬天就會很合式的了。」

老羅甫對亨卡詢問從那時候以後的村子裏情形，亨卡就詳細的作各種回答，可是被燒菜分去了心，所說的話就沒有順序。不多一會之後，亨卡揣出盛上用很多肥肉燒煮的馬鈴薯盤子，接着又是大鍋的肉湯，這裏面很大的臘腸冒着熱氣，宛如鯨魚在大海中簪出背部浮動。

於是，大家都以旺盛的食慾開始進食。

「這是我挺愛吃的東西。」安笛克愉快地笑着說：「把葦菜大量的和在臘腸裏面燒的話，真有一種說不出的好味道。吃這東西，身體裏面就好像會生出一種很大力氣似的，可是在監牢裏，唔……吃的是多麼壞哪——真是不想攔到舌頭上去呢！」

「是的，一定很苦，挨着餓吧？」

「那真太痛苦了，我到後來，吃什麼東西都沒有味道的了。」

「聽人家說，監牢裏拿出來的東西，如果不是快要餓死的狗，就不會要吃，大概是真的吧？」

「唔，也和這差不多呢。吃的倒不必說它，單是被鎖進在很狹小的屋子裏面，就不是人所能夠忍耐的。寒冷的夜間，差不多要死掉一樣，好容易挨到朝陽照進窗子裏來的時候，我真渴念着要到田野上去——我哪，真像瘋了一般的吵鬧過的，雖然想把那窗口上的木柵，都折壞了它，可是堅固得很。」

「啊，是嗎？」亨卡顫着聲音發問：「聽說監牢裏要用鞭子抽人的！」

「那，當然囉！反正關到監牢裏去的都不是好東西，每天要給看守用鞭子抽打，也是應該的了。可是我却没有碰到過一隻手指頭，假使他們胆敢碰一下，瞧罷，我肯饒過他嗎？還不是會倒轉來給我揍嘛！」

「是的，你的力氣就夠大的了，誰又能比得上你呢！」亨卡說着，恍惚地眺望安笛克底臉龐，現出如果有什麼事情可以討他的歡心，便立刻要去進行的神色。

安笛克和羅甫老爹吃完以後，立刻就到貯藏室去睡覺休息，那地方，亨卡早已準備好了臥床和枕頭。

「啊啊，這樣總算是安定下來啦！」安笛克笑着這樣的說：「我們可以在這兒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聽哪！」

亨卡關上貯藏室的大門。這以後，以非常悠閒的心境，任憑愉快的感情盡量現出微笑，好一會，這才爲了掩飾這個神情，出去到洋葱田裏去拔除雜草，不時的對四周迴望一下，流出湧激上來的淚水。這是快樂的眼淚。爲什麼流出來呢？因爲過於光輝而幸福的太陽，在她底肩上投射光線，過於幸福的綠色草葉，在她的周圍飄蕩，過於幸福的鳥兒正在歌唱，過於幸福的美好香氣，充滿在空氣之中。是的，亨卡現在到達了幸福的絕頂，她底心的任何一個角隅，都滿溢着清新的祝福。她感覺到好像是舉行懺悔回來以後似的心情——不比這一些更要幸福！

「上帝——真的——上帝——使我有這樣的幸福，全然是託上帝的保佑。」她用潤濕的眼瞞看向天空；而她底靈魂，現在正充滿身受到的絕大絕大的喜悅，最深最難以消滅的感謝之念，這樣喃喃的說。

「真的，這樣一來，我的周圍都不可思議地改變了情形了。」她在恍惚之中漏出深深的嘆息——她忍不住似地，好像已經橫下身子，浸沉在甜蜜的陶醉的境地之中了。貯藏室裏面，她底丈夫和老羅甫正在熟睡，亨卡對那邊不住眺望，用母鷄守護鷄同樣的眼光；又猛然想到似地站起身來，懷念着孩子們如果吵鬧就會打擾熟睡，而悄悄地將他們帶到果樹園去，更把家畜類趕到遠方，也不再顧到猪要掘動馬鈴薯田的泥土，鷄鵝會搔啄剛成長的胡瓜的芽葉，儘是專心地想使二個人能夠安定地熟睡。

亨卡覺得這一天的天時很長，而感到焦燥得毫無辦法。雖然已經過了早餐的時間，午餐的時問也過去了，可是安笛克們還依然沉沉酣睡。亨卡把短工和長工們全部指使到田野上去工作，他

們勞動也好，懶惰也好，一概毫不在意，祇是不絕注意瞭望貯藏室附近的安靜，不斷地在正屋裏進出的走動。

這其間，亨卡無次數的把禮物拿出來看望，穿上了去了重又脫下，自言自語的說：

「全世界到無論什麼地方去找，也不會有像他那樣親切的人了。」

她終於忍耐不住，跑到村子裏去，對每一個婦人都說：

「啊，家裏的他回來了，現在在貯藏室裏睡覺呢！」

她，無論是臉龐或是眼睛都在微笑中閃光，而她的整個存在，也因為過份的發散出愉快與歡樂的神色，以致大家都覺得很是驚訝：

「那個從監牢裏放出來的傢伙，看來把她哄得相當的高興，所以才那麼蹦蹦跳跳的。真是發了瘋呢！」

「唔，等着瞧罷，她就此要神氣活現的嘔人哪！」

「希望安笛克再像從前那樣的，和女人胡鬧才好呢，那麼，她又會和氣起來的。」

婦人們這樣地尖着嘴，嚙嚙嚇嚇的批評。

但是，無論她們怎樣的互相批評罷，亨卡的耳朵裏却一點也沒有聽到——不多一會，她回到家裏，這一次專心致意的從事菜餚的準備。桌子所安置的場所，是屋子前面的涼爽的樹蔭下，不必說伏特加和啤酒全都齊備，甚至還添有餐後的水果——這是從牧師家裏送來的，差不多有半鉢光景的成熟得赤紅的櫻桃。

「啊，這真是一席豐盛的午餐哪！」羅甫老爹笑嘻嘻的說：「倒像是結婚酒呢！」

「啊，這個嘛，因為安笛克回來了，總不能給他說一句菜不好……」亨卡回答，她自己並不多說，忙着照料，不住地勸他們多多進食。

午餐剛巧完畢，羅甫老爹說上一聲到傍晚回來，就走出到村子那邊去了。這時候，亨卡就對安笛克說：

「不到田野上去看一次嗎？」

「對了，我的『放假』也滿了期了，此後應該提起精神好好的工作啦——真的，上帝，我能那樣快的替代爸爸做事，是連做夢也想不到的。」

安笛克這樣說着，跟住妻子的後面出去。亨卡先把他帶到馬房裏，三匹大馬和一匹小馬，正很有精神地踢蹬地面。這一次又到空的牛棚裏去，然後再看望堆滿乾草的穀倉。安笛克也自行對那豬欄裏面，以及藏放各種農事工具的場所之類窺望。

「這一輛蓬馬車還是堆到打麥場那邊去來得好，放在這兒太熱，那塗上去的漆，立刻會剝脫掉的。」

「這事情，我早就對比特不知道說過多少次了，可是他呢，對於我說的話，總是不愛理的。」

亨卡把豬和鷄鵝都喚到自己的近傍，自誇地說着這數量的衆多。接着她把話題移到田野的工作上去，細細的訴說什麼田地上種的什麼東西，曾經收穫到多少數量。安笛克聽完之後，就吃驚地說：

「哦，亨卡，你一個人就能照顧到這末多的工作嘛！」

「爲了你，不過做上這一些事情，是算不了什麼的。」她受到稱讚而覺得很是愉快，這樣低聲的說。這是從心底發散出來的火也似的聲音。

「亨卡，你真能幹……我到現在爲止，從沒有想到你是這樣會做事的人呢。」

「可是到了不能不做的時候，對於無論什麼事情，就都能做的了。」

這以後又到結上很多半熟櫻桃的果樹園裏去，再看了一會洋蔥田和卷心菜田，這才重又回到屋子裏。當走到以前父親住的房間前面，安笛克就從窗口朝裏面張望一下。

「雅格娜到什麼地方去了？」看到這房間裏是空洞洞的，就吃驚地這樣的問。

「回到她的娘家裏去了，是我趕出去的。」亨卡用鎮定的聲音回答，正面的對丈夫底臉龐，細地眺望。

安笛克皺起眉心，思考一下，這才點上捲煙，現出安靜的表面，用極其平穩的聲音說話：

「陀米尼訶瓦老婆子是個非常倔強的人，決不肯就此干休的，把她趕出去了，要不引起訴訟的事情才好。」

「我昨天聽說：母女倆已經提起訴訟了。」

「是嘛，祇不過，從起訴從判決爲止，反正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這當兒，我們這邊也不能不仔細的考慮一下，決不能給她們抓到我們的缺點。」

這裏，亨卡把事情的發展經過說了一次——雖然眉細的地方大部是略去了的。

安笛克讓她全部說完以後，也並不問什麼話，祇是深深的皺起眉心。但是當亨卡拿出那遺產證明書給他看時，安笛克就嘲弄似地哈哈的笑着說：

「你把這種紙片鄭重的保存了起來……可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爲什麼？——這不是爸爸親筆寫好了給她的那張遺產證明書嗎？」

「就是如此，也有什麼用呢？——她祇要到公證人那兒去說證明書遺失了，那還不是有方法想的嗎？你被她把這丟中過的吧？祇不過是對你開玩笑囉！」

安笛克說了，聳起肩膀，抱住比得，走向籬笆門那邊去。

「我嘛，去看望一下田地，立刻就會回來的。」他略微回頭過來對她這樣的說。亨卡聽到這話，祇動了幾步。實在說，她從剛才起就多麼想和安笛克一起去看望田地啊！然而，安笛克僅是一個人很快地走過去了。他走過藁草堆的地方，看到現在這藁草堆已經滿堆起新的藁草了。安笛克便立停下來，用沉重而憂鬱的眼光對這注視。

「這藁草堆是馬秀替我們堆好的。」亨卡送到籬笆門的地方立停了，在他的後面這樣的說：「單是裝修屋頂，也用去了不少的藁草呢。」

「是嘛，這藁草堆，堆的很不錯。」安笛克毫不經意的回答，因爲他對於這種細小的事情一點也沒有興味，逕自抱着比得通過馬鈴薯田，走到田野那邊去了。

他所走的一帶田野，秋季下的種子差不多已經全部收割完畢，所以並不會碰到什麼在做工的人，即使偶而有一二個人會見，也僅是極簡單的招呼一下便走過去了，結果就放緩脚步慢吞

吞地行走。可是，抱着的比得覺得沉重起來，而夏季暑熱的太陽也使他感到疲乏，然而他依舊對田地深深地注意，細細的檢視一切。

「啊，這麻田倒像被野草塞滿了的。」他看住深藍色的麻花雖已開放，但也被到處滿放黃色的野草花朵所佔領的麻田，這樣喃喃地說。

「這一定是亨卡那傢伙買進了沒有篩過的麻種，而在自己家裏也沒有篩，就這樣種下去的緣故。」

這一次走到大麥田的前面了，這地方也長上不少繁茂的薊草、酸模和野菊之類的雜草，幾乎要看不到麥的影子了。

「這下種的土地太潮了——比特這東西真是笨蛋！把田地搞的這樣荒亂，那有這種鋤田的方法呀！真要把那東西的頸骨打得彎轉去才行呢！看看這是什麼話呀，生上這末多的馬蓼和狗尾草！」安笛克覺得很不痛快。

可是，略為過去一些，這一次走到太陽光線中沉重地垂下光輝的穗禾，更在微風中沙沙發響的廣大的黑麥田旁邊來了。這是泥土特別肥沃的田地，所以生長得異常茂盛，麥莖非常挺勁，猶如樹枝一般，穗粒也飽滿得好像快要漲裂似的肥大。

「嚯，倒像是松林同樣的，長的這麼旺盛。這一定是死去的爸爸種下的了……就是大地主的技師罷，也不見得能夠種得這樣豐滿！」——安笛克抽了一顆黑麥的穗粒，放在手掌裏揉擦。裏面雖還像奶也似的柔嫩，但已是非常充實。然而，假使碰到下苞的話，該會遭遇上淒慘打擊的危險。

然而，使安笛克最爲驚嘆，長時間的停住雙腳，站着看望的，是小麥田。這生長情形固然並不怎樣整齊，有的地方聚的非常衆多，而有的地方却如窪地似的異常稀少，可是正結出巨大的穗禾，繁密地現出深褐色，頗有重量地向下垂。

「這可是了不起的收穫哪！田地雖然是塊高地，倒還沒有一點乾燥的樣子……所謂黃金的田地，說的就是這個情形吧！」

走到村境的時候，安笛克回過身來對後方瞭望。教堂更遠的那邊有刈割苜蓿的人羣，牧場上猶如電閃一般地，閃閃的晃出人們所揮動的鐮刀光芒。低窪的地面上，成羣的白鵝在遊息，轉動的人們看來像是蟻叢。更過去的斜而高處的農家，明顯地映進他底眼中，正和廢屋沒有兩樣。那些家屋周圍的樹木好似蓬鬆的頭髮一般，長的很是繁茂，低垂的枝條像要埋沒道路。連綿不絕的田野直連續到地平深處，正像掀動着青色海浪。

世界全體都浸沉在深刻的沉默之中，蒸熱的空氣在顫抖，猶如被白熱之炎的霧圍氣所包裹住一般。在這寂靜之間，有一隻鸛鳥不時搖搖擺擺的步行，又展開翅膀停住；有時，也有一隻烏鴉因了暑熱而張開嘴甲，喘着氣飛將過去。

天空高高的溶成深藍的色素，僅有三四片白雲在上面浮漾，地上正受到乾燥異常的熱風撫拂。譬如說猶如醉酒者的蹣跚步調，剛響出颼颼聲音率然急驅時，却又忽的停滯，一如業已消失。正在這當兒便又出乎意外地從麥穗間飄動出來，任意地翻弄着草葉飛逃開去。於是，又使麥田提出一片廣大的波濤，吵吵的顫抖——接着重新消失去踪跡，開始使人迷惘它底影子，而那層細地震

蕩出聲音的麥穗，恰如在對人訴說風底亂暴舉止似的神情。

安笛克直走到森林旁邊所有的田地上去，到這裏又碰到一件使他生氣的事情。

「這還沒有耕耘，連肥料也沒有施哪！讓馬匹玩着，堆上些糞便，可有什麼用啊？都是些蠢東西！……長工那傢伙，在做着什麼呀？——真是的，無論那一個都是……」他嘴裏說着卑賤的罵聲，現出可怕的怒臉，走近白楊並樹道上有十字架像的那邊去。

但是，他也覺得確實有些疲倦，更因暑熱而感到些微的眩暈，乾燥的咽喉裏也揚進不少的塵埃，於是便在過去波利挪所豎的十字架像附近的，涼爽的白樺樹蔭裏面坐下來。抱着走來的比得已經睡的很熟，因此替他裹好自己的上衣放在一旁，首先擦去額上流淌的汗水，凝視着眼前展開的田野景色，沉入各種思索裏面。

到下午略微伸張開來的森林影子，斜側的向麥田上好像在躊躇似地移動，照浴着太陽光線盡量伸展的森林樹梢，正在互相談話似地不斷點動，這下面比較低矮的赤楊和白楊茂林，猶如苦於疾病者的身體般地不絕呻吟。啄木鳥連續的響出啄動嘴甲的聲音，雖然看不到喜鵲的影子在什麼地方，但儘是煩吵地喧叫。不時的，還有蜜蜂鳥從長滿青苔的老櫛樹上，斜側地悄悄的飛將出去——那美麗的姿態，宛如飛行過去的彩虹斷片！

森林中暗黑的場所，的確是連太陽也未能透射進去，那地方有時還會颼的吹出冷冷的風來。在那裏面，也充滿了好如古陳的菌類香味，以及樹脂的臭味，與古沼乾燥時朽葉開始腐爛的臭氣之類，混成一起飄揚。

突然，剛見到有一隻大鷹姿態在森林上空出現時，早已飛向田野上面，在四周描着圓圈，正在以爲停住翅膀時，却又霎的像箭一般地射向麥田裏去。

安笛克忽的立起身來，正想恐嚇大鷹，可是已經晚了，與立即響出被捕充食餌而發出最後慘叫之聲同時，便有二三片脫下的羽毛在空中飄蕩。因這突如從天而降的強盜的襲來，下面的麥田之間不絕響出鷓鴣羣的哀鳴與遁逃，那被恐怖所襲的野兔，也高低的聳動白色短尾拚命逃竄。

「好迅快的動作！這大胆的強盜！」安笛克重又坐將下去，這樣的想：「是的，大鷹也不能不找些什麼吃的東西，這正是世界上的正理呢。」

安笛克這樣奇妙地想着，替比得孩子底睡臉上用上衣的袖子去遮沒，因爲照到了太陽的光線，此外，更因這一帶也有無數的黑蜂和土蜂在成羣地飛動。

安笛克儘是浮想到最近的一些事情，到今天的這一天爲止，自己在監牢裏面，曾經怎樣焦急地想要重新到田野上來勞動啊！

「那兒的畜生們，使我受到那樣殘酷的苦痛！」他吐出忿恨的咒罵，可是，立刻又回復平靜的呼吸。——就在現在，他眼前的地方有五六隻鷓鴣互相啼叫着，胆小地從黑麥田裏探出頭來張望，當看到這地方有許多麻雀在啾啾的大聲噪叫着戲耍，便又駭怕得悄悄地把頭縮回黑麥田裏面去……但立時間這一帶變成異常沉寂了——這因爲起先的那隻大鷹，正像要把翅膀撲到麥田上面似地飛掠過去。

「吵鬧的小傢伙們，一下子就給大鷹駭住了！」安笛克又想：「人和這也差不多。大多數的傢

伙祇要嚇上一次，就會立刻毫不作聲的。」

這一次又有二三隻鵝從路上出來，其中的一隻就在近邊撲撲的跳走，躍動着尾巴，他祇要迅快地一伸手就可以捉到。

「啊，完了！我本來想捉住牠給孩子玩的。」

這以後又是一隻二隻的烏鴉，連續地從森林那邊飛將出來，用嘴甲對泥土裏在鑽啄些什麼，該是嗅到人的氣息了罷，怪奇地抬起頭來對四周注意眺望，而且還現出嘲弄安笛克似的態度，在他靠近緩吞吞的飛了一下，更張開醜惡的大嘴。

「哈哈！要我當做你這傢伙可吃的東西，未免太大囉！」他笑着抓起一塊泥土丟將過去。這樣，烏鴉們猶如偷兒被人看到似地，默默地飛着逃走了。

可是，這樣的短時裏面，恍惚地眺望田野景色之間，安笛克底整個的心，好像已被極微細的音息與動作奪去了注意力，連在蠕動的小動物底動態，也能吸引他的凝視；於是，這些小動物的胆力也漸漸地強大起來而對他接近。螞蟻爬上他的背部，蝴蝶也來戲弄他底頭髮，美麗的小鳥到他的前面巡走，長大的綠色毛蟲在他的長靴上發生了冒險的興味，栗鼠不住的從茂林中窺出頭來張望，高聳起褐色尾巴，現出思慮着是否可以和他接近的臉色。但他儘是像石塊似的呆然地毫不動彈，也並不對什麼加以注意，沒入在一種夢幻的狀態之中。現在傲然佔領田園的夏季景色，就這樣和安笛克底心互相融合，充滿了難以名狀的甜蜜的情意。

安笛克好像感覺到現在自己的身體，在麥葉間化成飄蕩的風，或者是化成了茂草上絲遊着

的光炎。而這心，還與熱砂上流漾的小河流水合成一起，橫斜地蕩過刈割以後的遺跡上，重復抽出發散濃重氣息的新芽的牧草場，對任何場所都要漂渺地流動過去一般；而且，也像是從地面高翔到天空去的鳥兒，以神祕而不可思議的絕大力量，對太陽戲弄着生命之謎的情形相同。再舉例來說罷：在他底心裏，正可以陸續發現那飄過田野，搖擺森林樹梢，使一切萌芽底旺盛的力。於是，從耕耘過的作爲母親的大地底桐櫛上抽出芽來，而這偉大的狀態，便在他底心中不絕地漫漲起歡喜與悅樂。安笛克在這利那之間，身體裏充漾着這絕大的幸福，自己也充分地意識到這一點——一切映進眼睛裏的東西，和心裏所感到的融成一致，完全理解了觸及五官的事物，平時單以視覺作用才能看到的，現在，却形成若不是人在死的瞬間，便不能看到的光輝的幻影，使他在神祕的深處陶醉——在這陶醉之中，人底靈魂才能處在永遠不致消滅的，甜蜜的淚水中滋潤，到達那未知的無窮歡樂的領域。然而，也正如沉向無底深淵的石塊一般，有着強烈的魅力，直進向靈魂深處。但是，所有這些不可思議的幻影，猶如飄揚的層雲似地掠過了他底心。正想要抓住一個幻想的當兒，立刻就各有各異的其他幻想來代替這個場所。於是，這其次來的幻想，又比以前的更難領悟，更爲奇妙而不可思議。

他底頭腦雖很清醒，但眼睛却奇妙地受到睡魔的襲擊，正和在教堂裏，當舉行彌撒達到高潮的瞬間所感到的一般，被吸引到恍惚的境界之中了。他底精靈在渴仰中向任何場所都流漾過去，通過天使們居住的神聖庭院，朝那幸福的樂園繼續前進。

不必說，安笛克的日常性情，是頗爲粗硬的，毫無纖微的感傷之類的情緒，可是在這時候的這

個狀態，却任憑渴望之念燃燒着，把身體投向大地，猶如懷戀大地似的接吻、擁抱，並不躊躇地想要鎮靜這湧激起來的絕大的親愛與感激的心意。

「怎麼呀，我會變成這種夢魔似的心情呢？這該是爲了天地在一下之間改變過來的緣故吧——一定是的。」他對自己高調起來的這種不可思議的幸福的感情，用好像辯解的狀態皺起額角上的條紋，擦擦眼睛。可是無論怎樣的擦動罷，一種不可思議的力也不能拒絕他存在的作用。這極愉快的清澄身體中的過份歡樂，猶如洪水襲來似地在他心身中漾溢，無論以任何力量也不能加以摒除。

他側起頭頸，眺望後面自己所有底田地——自己底田地——是的，現在，這田地正是他自己底了，既非他父親所有，更不是他祖先所有的了！而且，不可思議的是，僅是想到這一點，他底心就自行湧起喜悅，胸口卜卜的波出動悸，不知怎的很想對全世界發出大聲的喊叫——「是啊，我已經恢復到原來的身子了！不是已經照常成爲波利挪家的老闖了嗎？」

他聳着肩膀，在想要闊步的走上祖先經過而來的道路底意識之下，挺起胸膛傲然地呼吸。是的，爲了要和祖先同樣地經營這個家庭，而就範於這艱苦勞動的車輓，不得不發揮勇敢不屈的努力，使這身份無限地繁昌，然後再由這現在抱來的比得孩子承受。

「是的，這叫做事物的順序。年青的繼承老年人的遺跡：——兒子繼承父親，父親繼承祖父，而此後的是兒子傳給孫子，孫子給曾孫，無窮無盡地永遠連綿下去，是所謂上帝的意志。啊啊，耶穌·基督……」他這樣的想着，逐漸沉入到深邃的冥想之中去了。

他舉起雙手，低垂下頭。各種各樣的感慨在他的心胸中起着渦卷，於是，自己現在良心中的聲音，同着過去的回忆，清楚地在他底耳邊震響。——這樣，他的身子就變成粉碎的塵埃一般，在眼前描繪出苦痛的過去的眞實，對於他自己過去所犯的深而衆多的罪惡，不能不予以承認。

他底良心的聲音，要他自己傾聽，實在是種難以忍受的苦事；自己底鬱悶要使之安樂，決不是一件容易工作。然而，他盡量的戰鬥，擊敗自己底驕橫的性情，消除高傲的心意，用眞實的謙遜的心情，懺悔自己過去的舉動，更以非常公平而嚴厲的判斷心，毫不殘留地思考自己所作過的行爲。

「我過去真是個可恥的蠢才！」他在深切悲哀的境中思索，同時在唇上現出寂寞的苦笑。「所謂一切世事，若不是依照順序地做下去，還能成爲什麼呢？我的爸爸確乎說過很聰明的話：『許多車子在路上繼續前進的時候，倒下去的一輛就得受到很大的損害，因爲要被那後面趕上來的車子所壓坍的。』——這一點也不錯！無論誰要懂得這個理由，單憑說話是不會成功的。可是，自己的理性上要明瞭這個意味，就得吃上不少的苦，非得親自經驗不可！」

從森林的那一邊飄盪似的傳過來了家畜類啼鳴的聲音。現在，各種家畜正踏起塵埃，陸續回家。牛羊們在狗的守衛之下行走，每次把嘴伸到路草或是麥穗上去時，便會受到鞭子的抽打，於是重又慢慢地繼續前進。跟在後面的是一陣豬羣，牠們在受到鞭打的當兒，也悲哀地叫喚着。追隨前面的踪跡，而牧人之間，有二三個是騎着馬，匹意氣洋洋地馳驅，但大多數却是徒步行走，不絕響出鞭聲和呼喚的喊聲，守衛住這些騷鬧的獸類的流動。

安笛克抱住比得讓到道路旁邊，看住這些成羣的獸類回去，那維蒂克也在中間；一看到他的

姿態，立即跑將過來，在他底手上接吻。

「啊，是維蒂克嘛！不見了一些時候，長的這末大了。」

「是的，老闆。——我嘛，去年秋季買給我的袴子，已經短到腳脛上了。」

「是嘛。現在，太太會買新的送你的——牧場上的草，可夠牛的吃嗎？」

「牧場上的草，都已經乾枯了。幸虧太太準備好乾草餵牠們的，所以還好，不然的話，奶都會乾涸了的。——把比得給我罷，我給他騎馬呢。」他這樣要求。

「胡說，從馬背上掉下來，不是很危險嗎？」

「那裏，不要緊的，我常常給他騎在小馬背上的，何況，有我守住他，怕什麼。——哥兒挺喜歡騎馬，他會高興得大聲的喊呢！——說着，維蒂克像搶也似的抱了過去，把他放到垂着頭搖擺地緩緩行走的老馬背上去時，孩子就用可愛的小手緊緊地抓住馬的鬃毛，巧妙地將踝足跟在馬肚上踢了一腳，異常高興地大聲呼喚。

「啊，多可愛，哥兒真聰明！」安笛克也喊出了驚喜的聲音。

於是，安笛克就這樣跑開大路，走上小徑，一直回到家裏去。已經傾斜的太陽把大空染成黃金與淡綠的色素，風靜止了。濃重的露滴，使麥穗舒適地垂下了頭。

他跨動的腳步很慢，各種各樣過去的回憶次第地蘇生起來了，不知什麼時候起，那雅格娜的姿態猶如現實似地，以明顯而活生生的形狀，在眼前浮出幻影。他用力擦擦眼睛，想要驅除這個幻影，可是沒有效用。無論怎樣擦動着驅除罷，她底美麗的姿態依然像從前同樣地，總是緊緊的靠住。

他佷倚而且也和那時候全然相同地，用愉快而美妙的光輝把他全身掩蔽起來，使滾熱的血潮，沸騰地在他底頭腦裏湧激上來。

「說不定，亨卡把她從家裏趕了出去，是一種最好的方法也未可知！雅格娜在於我，正像是會喪失生命的癌腫沒有不同。——正是疼痛的癌腫——以後再也不能做出從前那樣的事情來了！」他努力地自制，可是心却被不可思議的苦惱咬進了牙尖。於是，現出苦痛的表情，竭力忍耐，說了一聲：「我的野麥早已種完了！」就跑進院子裏去。

院子裏，大家都忙亂地在從事黃昏時的工作。尤茲卡在牛棚外邊唱出嘶啞也似的歌聲，擠着牛奶，亨卡正在大門口燒煮風肉的菜餚。

安笛克走到去世的父親底房間裏去看時，亨卡也一起跟了過來。

「把房間裏整理一下，我們還是搬到這邊來住的好——可是需要粉刷一下，還有石灰留着沒有啊？」

「噯，有的，是在市集那天買的。那麼，明天叫史太霍來幫忙吧？史太霍對於粉刷的手段很不錯——是的，搬到這間房間裏來住的話，該會舒服一點罷。」

安笛克做着各種思考，短時的對各個角隅窺望。

「你到田野上去看了嗎？」亨卡胆怯的問話。

「唔，去過的，各種情形都很不錯。亨卡就是我住在家裏，也許還比不上現在這樣呢。」
亨卡聽到丈夫這種讚美的話，比什麼還要高興，立時紅起了臉龐。

「不過生氣的是，」安笛克繼續的說：「比特那傢伙，那傢伙連豬都不肯餵呢，他可不是一個能做出野工作的長工，沒有用的東西！」

「我也早就知道的，想要換了他呢。」

「好的，我來指導他罷——如果再不聽的話——把他趕出去就是了。」

因為嬰孩正在不住地哭泣，亨卡就跑到那邊去了，安笛克就獨自去檢視貯藏室之類的情形。他現出一家主人的態度，頗為威嚴——嘴裏固然偶而也說上一二句話——可是長工比特却畏縮得發顫，而維蒂克也胆怯地不敢近身，儘是保持了相當程度的距離，努力地工作。

尤茲卡現在開始擠第三隻牛的奶了，唱歌的聲音也愈加高朗起來。

靜着不要動，母牛喲

讓我把你的奶

擠上滿滿一桶

「怎麼啦？尤茲卡，你唱的歌，」安笛克對尤茲卡高聲的說：「聲音不是和活剝着皮沒有兩樣嗎？」

於是，尤茲卡就此停住不唱，可是她本來是個性質倔強得不肯屈服的姑娘，所以隔不了多少時候，更提出比剛才還要尖銳的聲音，像要使咽喉漲裂似的唱將起來。

我要給媽罵的
假使把奶打翻
你靜一點兒罷
母牛喲，你別動

「難道你不會靜一點嗎？老闆在這兒呀！」亨卡提着水去餵母牛，這樣地對尤茲卡嘖叨地說話。

可是，安笛克立刻跑過來，從亨卡手裏接過水桶，放到母牛的鼻子前面去，笑着說：

「尤茲卡，再唱得高一點，唱呀！用這聲音，把屋子裏老鼠都駭走了牠。」

「好的，想要唱，我當然唱的！」尤茲卡很粗鹵地，像要吵架似的說話。可是，當安笛克夫婦走開以後，尤茲卡立即就停止聲音不再唱歌。於是，用斜眼狠狠的對安笛克那邊瞪上一眼，歪起嘴唇在鼻子裏哼了一下。

亨卡忙着照料豬隻，不絕地搬動沉重的糧槽，連看着的安笛克也很覺可憐。

「你做這事情，可不太吃力嗎？叫那年青的傢伙們搬就得啦！」他這樣的安慰。「還是替你去找一個女傭來罷，耶格斯丁卡老婆子什麼的，就祇會像瘦狗似的吠叫，什麼事也做不了——那老婆子，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

「老婆子現在到她兒子那兒去了，他們已經和好了。——替我找女傭好是很好，可是不太化費了嗎？——我就是一個人，做着也不會有做不了的事物的。不過，隨你的意思辦就是了。」在亨卡對於這事情，已達到了感謝的極度，沒有當場抓住丈夫的手接吻，可說是奇怪的了。她於是高興非凡地說：「如果有了女傭，我就可以養更好的白鵝，也有很多的豬，可以送到市場上去出賣了。」

安笛克把這問題略微思索一下，終於這樣地說：

「我們現在已經是像樣的大農家了，所做的一切事情總得和身份相配，爸爸曾經掙得的體面，非要保持下去不可。」

晚餐完畢以後，安笛克就走到屋子外面去，迎候爲了他出獄歸家，前來祝賀的許多朋友和村人們。所來的人們都滿臉現出歡笑的神色。

「我們都差不多像是旱天等下雨那樣的，焦急地等候着你的回來。」格萊戈里首先這樣地說。

「多謝你們！可是，我也是沒有辦法呀，因爲是被他們關起來的。那些狼也似的傢伙們，把我關的那末長遠，無論怎樣急也跑不出來呢！」

現在，大家坐在屋子外側的涼爽的樹根上，四面都可以望見燈光，天空上的星也在閃爍的輝耀。水車池不時響出幽微的水波聲音，而各處池岸上，也有在夏季夕暮中舒散的人們，悠然地緩緩行走。

當說話的調子有些鬆弛下來的時候，羅甫老爹就提出緊張的問題來了：「各位可有知道了

沒有好像縣府方面在最近的二個星期裏面，關於那學校的事情，要下命令給村會。」

「這，可不關我們的事。」年青的普洛秀卡大聲地喊叫：「由我們的那幾個老頭子去管，不很好嗎？」

於是，格萊戈里就接住這個說話的聲音，尖聲的說：「難道說這種問題由老頭子們去管，而我們年青的就能安然的睡覺嗎？老實說，這村子裏的事情，無論什麼都不能好好的幹，就完全因為我們青年人，不論那一個都不肯過問這種事情囉！你還不知道這個原因嗎？」

「老頭子把田地讓給了我們以後，那當然，我們也會努力的幹的。」

由了這個機會，開放出很大的議論的花朵。這時，安笛克突然插嘴說：

「這村子裏必須有一個學校，是誰都知道的，祇不過縣府方面要辦的那種學校，我們却並不比指甲裏的污垢來得需要。這種事情是決不能贊成的！」

羅甫老爹也非常贊同安笛克的意見，勸告大家對這加以拒絕：

「這種事情如果村會裏贊成了的話，很明顯，以後會受到絕大的累贅的！你們祇要想一建造地方審判所那時候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那些傢伙們，不是就用你們所出的錢，養得肥肥的，挺着他那遭天罰的大肚子嗎？」

「我嘛，對於這一次建造學校的案件，斷然反對！」格萊戈里說了，翻開什麼書冊，到羅甫老爹的旁邊，靜靜地開始調查。

這議論就這樣不見得有什麼進展，連馬秀也儘是默不作聲，祇是呆呆地不住的對安笛克注

視。於是當大家正要陸續回到家裏去的時候，忽然那鐵匠走了過來。依他自己所說，他剛從大地主公館裏回來，對於列普卡村人們所取的态度，覺得很是不平，而嘮叨地惡罵。

「你爲什麼生這樣大的氣呀？」亨卡從窗子裏探出頭來這樣的問。

「倒不是爲了什麼。——我連說出嘴來也覺得可恥得很呢。無論什麼地方，可還有比這村子裏的更要麼的傢伙們嗎？眞是要想幫着些也無從幫起呢。——因爲都是些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意思的笨蛋！——大地主那方面把那些傢伙們當作大農家的老闆一樣的對待，而他們却會說出和發了瘋也似的獸話。說嘛，已經好好的準備好合同，事情也辦到祇要簽了名字就可以成功的地步，而那些傢伙之中，還有儘是搔着頭皮，有的高聲的說：『這可以簽字下去嗎？』還是……不簽的好呢？』甚至到現在這時候，還有說要回家去和老婆商量了再決定的傢伙呢，有的還說非要拿到和自己田地相連的牧場，就不簽字——和那種傢伙幫忙，那還幫得出什麼事呀！——這樣一來，大地主那邊也生了氣——說是不再簽什麼合同，而且也不再允許列普卡村的牛，放到他自己的牧場上去吃草，以後無論派怎樣的代表去罷，也不再見面了——」

這形勢不測地一變，立即使大家的臉色暗沉下來。這種不了的狀況，眞不知道要怎樣說述和責難才好。連馬秀也沮喪地說：

「事情會搞到這種地步，正因爲是這村子裏沒有一個適當的領導人囉！所以我們才變成和迷途的羔羊差不多啦！」

「這一點，早就由密卡埃爾鐵匠明白的對大家關照過的。」

「密卡埃爾？他嘛，不是個祇要能賺錢，就什麼事情都會做的人嗎？何況他又是和大地主勾結在一起的，誰又肯去相信那傢伙的話呢？當然囉，對鐵匠所說的話，大家都會側起耳朵傾聽，但是，無論那一個不會去依從……」

這時，鐵匠就拚命誇說自己爲了村子裏的公益，正在努力奔走，有時甚至爲了村子的事情，還化費了時間和金錢，就以這一次合同的事情來說罷，也不知道化上了多少的精力。

「即使你把這些事情，在教堂的正中央起了誓罷，」馬秀怒聲的說：「也不會有一個人來相信你的。」

「既然這麼說，就叫旁的人來代替我做着瞧罷。」鐵匠也回擊：「我倒要看一看你們做事的本領！」

「那還用你說嗎？當然要找一個來領導我們的。」

「那麼，找誰呢？找牧師嗎？還是找水車房的老闆吧？」有幾個人譏刺似的說。

「找誰還有誰呢？——還不是安笛克·波利挪嗎？唔，由安笛克去進行去，如果這樣還不能使村人們覺醒的話，那就沒有辦法，祇好把湯匙對傢伙丟過去囉。」

「是我——要我？」安笛克慌張得說出狼狽的話聲來：「我說的話，有那一個人肯依從了做啊？」

「大家都肯聽從的。你是一個有本領的人，在我們之中，你是個第一等的人物！」

「說的不錯——說的不錯！安笛克不出來，還有誰能夠出來擔當呢？我們都會聽從你的吩咐。」

的。」到處都有這種聲音在喊叫。——這種形勢，在鐵匠看來確實是毫無興趣的事情。鐵匠微微的擺動身體，不住地捻弄他那髭鬚尖端，嘻嘻的笑出惡意的聲音，尤其是在安笛克說話的時候。

「唔，既然大家都是這樣的說，我就幹一下看罷，反正爲了村子裏的事情，也並不是值得擺什麼神氣的。」做着看罷。下次到什麼地方再詳細的商量就是了。」

鐵匠在這當兒，正用憎恨的眼光對他注視。

回去的時候，有幾個人特地把安笛克喊到一旁，竭力地要求他無論如何接受下來担任他們的領導，自己也盡力地援助。克萊姆巴他們還說：

「當我們領導的人物，除了是個聰明而且又有本領的一點以外，還得是一個正直的人呢。」他們這樣地鼓勵安笛克，而馬秀也笑着說：

「而且，還有更重要的是能夠按住我們的頭，在必要的時候，肯用棍棒棗的人才對！」

這其間，留下來的祇有安笛克和鐵匠二個人了。羅甫老爹早已走到大門裏面去，獨自熱心地對上帝祈禱。

二個人長時間地噉噉的說些什麼話。亨卡在屋子裏到處走動做着工作，拍去臥床上的灰塵，枕頭上也鋪好洗過的布套，尤其她自己今天的化粧，猶如將去參加什麼莊嚴的儀式一般；但當靠在窗口上，細心梳攏頭髮的時候，也會像等不住似的無次數地對外邊的二個人窺望。亨卡還異常注意地傾聽那鐵匠在說的是什麼話。鐵匠正熱心地不絕規勸安笛克，他要擔負起這一次村人們推給他的責任，因爲對於村子裏這些頑固的農民，要想領導就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何況大地主

之對於安笛克本人並無好感，甚至比毛蟲還要討厭。

「胡說，這都不是真話……」亨卡隔着窗子大聲的說：「大地主還對我說過，爲了要使安笛克出獄，還肯拿出保釋金呢。」

「你既然這樣的懂得事理，那麼，就做着領導瞧罷。」鐵匠露出兇狠的臉色，說。
安笛克站起身來，渴睡似地伸個懶腰。

「不過，」鐵匠現出要回去的樣子：「我因爲對你非常關切，所以告訴你的。你雖然已經出了監牢，是自由的身體了，但是也不過是到審判的時候爲止囉！因爲在保釋之中的身子，以後會有怎樣的變化，是誰也不能知道的事情。自己的身體還是在這樣毫無保障的情形之下，又怎能擔任領導，去照顧人家呀？」

安笛克重又坐將下去，呆呆地思考。鐵匠並不等候安笛克有什麼話回答，逕自回去了。

亨卡不安地對安笛克這邊悄悄的看了二三次，可是儘是默默的，不作一聲。終於，她怯弱地說出哀求似的聲音：

「安笛克，現在可以睡了，你不是很累了嗎？」

「嗯，亨卡，我就睡。」安笛克說着，沉重地站起身來。

亨卡匆忙地脫去衣服，顫動嘴唇，開始唸誦晚禱的文句。

安笛克雖然躺進臥床裏面，却依然毫無辦法的苦悶地默默思索——

「萬一，我被送到西伯利亞去的話，那可怎麼好呢？」

「比特，把木柴替我拿來！」亨卡在廚房門口大聲的喊。她現在專心地做着麵包，全身都沾上了麥粉，也不管身上的樣子，儘是勞動。

麵包烘竈裏面正捲蕩着很旺盛的火焰。她忙亂地扒動一下燃燒的煤塊，立即再匆匆的把揉煉過的麥粉捏好麵包的型式，像要給太陽曬乾似地，拿到並放在走廊外面的木板上。這如果不趕快，那煉好的麥粉就會逐漸發漲，所以她現在正忙得幾乎連眼珠也要迸了出來。況且，在這暑熱的天氣裏，那揉粉桶上面雖已遮住臥床用的被單，但麵包粉依然不絕膨脹，流溢到外面來了。

「尤茲卡，竈裏面再多添些木柴進去，那竈角裏不是黑了嗎？」

然而，尤茲卡既沒有在這地方，而比特也並沒有趕快的跑過來。他現在忙着在車子裏裝載肥料；一邊不住把山也似的濃臭肥料堆上車子，一邊正和那在屋簷下搓繩的盲目老乞丐說着笑話。午後的太陽異常熾熱，壁柱上滲出了樹脂，吹過來的風，也好像是從爐竈裏吹出來的一般。人們偶一動作，便覺得非常疲倦。而且，還有多得無數的蠅羣，以肥料車當作中心聚集起來，馬匹惱怒得好似發狂，扭動的身軀差不多要把架住的車輓折斷，踢蹬着腿蹄，更不絕揮動尾毛。

因爲是在暑熱中搗動肥料的緣故，以致酸臭的氣息直衝向鼻孔，也爲着這悶苦的炎熱，連在這附近果樹園裏的鳥兒也停止了啼囀，鷄像半死似地縮在籬笆下面，豬匍匐在水井旁的泥溝裏，發出醜惡的嘶聲。突然，那盲乞丐打了一個激烈的噴嚏，因爲有更甚的臭氣，猛然的從牛棚那邊衝

將過來。

「巡禮老爹，倒是個很大的噴嚏哪！」比特說：

「這一種氣息，我還沒有嗅慣呢。我的鼻子雖然聞到過不少的臭氣，可是這一種臭氣，倒像要把我的鼻孔剝掉似的！」

「但是，慣常了，無論什麼都會變好的。」

「別說謊話，以爲我是一個專嗅肥料臭味的人嗎？」

「啊，這是那裏的話，我嘛，不過記起了在軍隊裏被長官打的時候罵過我的話，現在學着說說就是了。」

「哈哈，那麼說，你倒是慣於被長官打的哪！」

「什麼話，軍隊裏的長官教我們無論什麼事情都要習慣的。可是，那裏肯儘是低着頭呢，還不是反抗了嗎？有一天……趁着沒有人看到的機會，就在一個角落裏，把那長官揍了一頓，腫得像南瓜一樣的……從此以後，長官就沒有敢打過我。」

「你在軍隊裏的時期很長嗎？」

「是整整的五年。我因爲沒有錢就不能退伍，祇好幹下——儘是在肩上擱着沉重的戰爭武器——最初一點也不懂的時候，無論那一個傢伙都拼命的欺侮我，也沒有吃的東西，肚子餓的要命……可是結果，同伴們就教我到伙食處去偷東西吃……這麼一來啊，還對伙食處的女傭約定將來和她結婚，悄悄地拿到了不少的東西吃呢。俄羅斯的兵士們，任意的替我起上很多綽號，說是

我的說話和祈禱的文句很特別，老是笑着嘲弄我。」

「笑人家的祈禱，那可太說不過去啦，那些羅宋的邪道！」

「是啊，我也氣的忍耐不住，就把那些傢伙的每一個都揍斷了肋骨，這才閉住嘴巴沒有再敢作聲。」

「這可了不起，看來你的力氣很大哪！」

「雖不能說怎麼大，」比特很是神氣地漾起滿臉的笑容，說：「但是，我哪，曾經在一次之中，打過三個傢伙。」

「你上過真的戰場嗎？」

「那，當然上過的囉，去打土耳其的時候上過戰場的那個麼，真是把敵人打得很有趣呢。」

「比特！亨卡又在大聲地喊叫：『木柴在什麼地方呀？』」

「有的地方就有吓。」他用聽不到似的低聲說。

「不是太太在喊嗎？」巡禮乞丐關切地說。

「由她喊就是了。我哪，是不會替那婆娘洗鍋子的！」

「比特，你聾了嗎？」亨卡的聲音愈加猛烈了，從屋子裏跳將出來，走近他的那一邊。

「我可不會燒火，那不是我的工作。」比特泰然地怒聲回答。

於是，亨卡用極為兇狠的話，對比特叱罵。

可是，比特這邊並不示弱，愈加昂然的回應，亨卡也格外用尖銳的聲音怒咒。比特把木叉重重

的插進堆積起來的肥料裏面，高聲的說：

「我可不像雅格娜那樣，隨便你怎樣嘩呀嘩呀的鬧，我是不在乎的！」

「比特，你記着罷……現在……現在……就可以叫你知道了！」

亨卡怒叱着這傲慢的長工，重又慌張地把捏好的麥粉拿到門口的板上，也把木片丟進竈洞，更不能不看望一下孩子，簡直忙的轉不過手來。然而，這樣的勞動與暑熱，把她累的非常疲乏。總之，在這盛夏的時季中，竈裏的火又在熾熱地燃燒，以致無論是房間裏面或是走廊上，都像焦灼的地獄一般。而蠅那傢伙又都聚集到牆壁上，面看去全然是黑黝黝的一片，亨卡固然熱得滿身流汗，也不能不用樹枝把牠們拂走，因而焦燥得差不多快要哭將出來，淚水和汗水淌成一起之下，幾乎要急待要做的工作，也不能逐一地做完了。

亨卡容易把最後的麥粉捏成麵包的形式放到竈上時，比特拖住肥料車要到外面去了。

「比特，等一下，吃了點心走罷！」

「囉囉，這個囉囉，多謝哪，雖然吃過午餐，我的肚子倒是餓了的。」

「什麼，你沒有吃飽午餐嗎？」

「那一點兒的東西，就是吃到肚子裏去，正像篩裏灌水一樣的，立刻就光的。」

「比特，說話是不能太過分的！你難道說不是肉就不高興吃嗎？況且我們也沒有藏起了臘腸自己吃呀，你以為現在這種困難的時候，旁的人家在吃什麼東西呢？也得想一想要吃也吃不成的，那些柯莫耳尼基們才好哪！」

亨卡說着，把一杯鮮牛奶和麵包拿到門口遞了給他。比特迅快地把這些填到肚子裏去，有時撕下一些麵包皮，丟給剛從果樹園的樹蔭那邊急急地奔跑過來，像狗也似地對他吃食眺望的鵲鳥。

「啊啊，多麼沒有味兒——倒像是提去牛酪的牛奶渣滓呢。」他吃得相當飽的時候，就這樣地的囁咕的說。

「看來，你不是奶油就喝不下似的。還是等到你有了這個身份的時候再說罷。」

比特盡量地吃，吃到不能再吃的當兒，這才對馬抽上一鞭開始出動，這時候，亨卡便譏刺地說：「你嘛，還是到雅格娜那兒去做事罷，如果是她，一定會給你吃可口的東西，那麼，你也可以養得肥肥的了。」

「那倒是真的，雅格娜在這家裏的時候，並沒有叫誰餓過肚子呢。」他說着，又抽上一鞭，用肩膀抵住車子推送，方始在這舉動之下出發。

比特的話，使亨卡生了很大的氣，可是沒有回罵的餘暇，長工早已迅快的走掉了。

屋簷下燕羣來回地飛翔，門口飛下了許多鴿子正咕咕的啼鳴。亨卡要想把牠們趕走的當兒，突然附近的地方又有豬叫的聲音，想到不能讓牠們搞爛洋蔥田，而立刻跑過去驅逐，幸虧那是隣家的公豬，在籬笆那面的下段，朝這邊伸着鼻子。

「你把這鼻子伸到這院子裏來瞧瞧罷，我會把這砍平的！」

亨卡說着回來，正要着手工作的時候，那鵲鳥却飛快地跑到門口，眯上一會左眼，又眯了一下

右眼，眺望亨卡所捏的麥粉……突然把嘴甲啄將過去，對那大的不住啄動。

亨卡大聲的喊着，趕到鶴鳥那兒去。

鶴鳥正張開大嘴，狂也似的努力地想要把麥粉塊吞下咽喉，看到亨卡現出兇惡的形勢趕了過來，立刻使啾啾的撲動翅膀，飛跳上貯藏室屋頂最高的地方，暫時的木然地站在那兒啾啾·啾啾·啾啾的叫着，用嘴在屋脊上擦動。

「你這賊鳥兒，給我抓到了要好好的揍你呢。」亨卡睨視一下屋頂上的鶴鳥，把那被牠啄過的麥塊的洞穴用手按沒。

這時候，正碰上尤茲卡回來，亨卡的激怒就像奔流似地對她灌注。

「究竟在什麼地方逛呀？你這野鬼頭！——倒像是尾巴上綁着輕汽球的貓似的，到處的亂跑，從來不曾停下過一會兒——好的，我會把你做事的樣子，完全去告訴安笛克哥哥的——好罷，快些把竈裏燒完的灰燼全都扒出來罷，嗨，快一點別再慢吞吞的了。」

「我是在普洛秀卡家裏的凱德那兒，他們家裏的人，全都到田野上去了，可憐見的，沒有人拿水給凱德喝呢。」

「凱德生病嗎？」

「是的，好像是天花，臉色很紅，身體像發燒也似的熱。」

「啊，你真是，天花給傳染了可怎麼好哪；我會把你送到預防醫院去的。」

「要傳染的嗎？可是我到現在為止，和生天花的人在一起已經有好幾次了，從來沒有傳染過。」

呢。亨卡姊姊，你生天花的時候，我也照料過你的。」尤茲卡照常很快樂的不住地說話，一邊趕散蒼蠅，把竈洞裏的灰燼扒了出來。

這當兒，亨卡也做着事情，對她說：「尤茲卡，你得把點心送給在田地上做工作的人去吃才好呢。」

「唔，馬上就拿去。——替安笛克哥哥燒一個油煎雞蛋去嗎？」

「就這樣辦罷。可是要留心一點，油不能放的太多。」

「噢，亨卡姊姊，連對哥哥都要這樣小氣。」

「倒並不是這個意思，因為得留心不要不合你哥哥的口味才好。」

尤茲卡挺喜歡到處的走動，所以做完自己要做的事情以後，立刻把三杯鮮牛奶和麵包裹到圍身布裏面，在亨卡關上爐竈門的當兒，早已飛快的跑了出去。

亨卡從窗子裏伸出頭去大聲的喊：「尤茲卡，去看一下漂白布有沒有乾，回來的時候還得浸一次水，到太陽下去以前還可以曬乾它的。」

雖然這樣地說，可是那野鬼頭尤茲卡早就跑出籬笆門的外面，並沒有聽到她的話聲，把愉快的歌聲留在她自己後面，能看到的，祇不過是她那束起來的亞麻色的頭髮，在黑麥的穗禾上面翩翩地飄動而已。

靠近森林的耕地上，柯莫耳尼基短工們正在撒施剛才比特運來的肥料，這其間，安笛克在致力地移動犁鋤。這塊土地，離開上次耕耘的時間雖然並不怎麼久遠，可是泥土已經硬得和石塊同

樣，再加上太陽曬照得異常乾燥，馬匹也拚命地用力拖拉，緊張得背軛都快要折斷似的神情。

安笛克的雙手，好像是連在犁鋤的把手上一般地毫不放鬆，用極其可驚的頑強的韌力耕耘，全副精力都集中在這一種工作上面。有時，雖也有鞭聲在馬底臀部震響，可是大多數總是響着唇音鼓起馬的精力。總之，這是需要力氣而又艱難，也非常單調的工作，他把住犁鋤的手很是穩定，在連綿的泥土上劃出長線，把小麥田依照預定的計劃，逐畝地耕耘起來。

五六隻烏鴉從上空飛將下來，在田畝間飛竄着啄拾蚯蚓，栗毛的小馬在畦道上走動，啃嚼青草，忽地又記起來似的，跑到母馬的身邊，用身軀倚住她的下腹，胡亂地探找乳房。

「怎麼，這末大了還要吸奶嗎？小馬兒，怎麼啦！」安笛克怒喝着用鞭子拍小馬的腿脛，牠就向上聳起尾巴跳開去了。安笛克仍舊抓住犁鋤把手默默地繼續耕耘，偶而也對短工的婦女們說上一二句激勵的話沖破沉默。然而事實上他也確乎疲倦了，正覺得很不痛快的當兒，剛巧比特跑將過來，終於咕嚕的說着停住了手。

「比特，你這傢伙來的太慢，短工的女人不是都停住手做不了工作嗎？」他怒聲的說：「看你這傢伙做事的樣子，倒像是拾荒的老頭兒似的，慢吞吞的——你爲什麼在森林旁邊站的那末長遠呀，我看到的！」

「爲什麼嗎？理由就在那地方呀，想要看的話，就請去看就是了，大概不會逃走的。」

「說的什麼？你這東西敢用這種說話的態度……畜生笨蛋——蠢東西——」
可是，到這時候，馬也全然疲乏了，全身淌出汗水的泡沫，慢吞吞的用不出力量，安笛克自身也

被汗水滴得襯衫和袴子都是濕膩膩的水氣，連握住犁鋤的手腕也將要脫去似的勞乏。正在這當兒看到尤茲卡跑了過來，他就從心底裏發出高大的喊聲：

「啊，來得真好，大家都餓的快要死了！」

他把田畝耕耘到松林附近爲止，替馬卸掉背輓，放到森林旁邊繁茂的草地上去吃草，自己也俯伏到草地上去，完全像餓狼似的貪婪地吞嚥。尤茲卡這當兒跟在他的一旁，不絕地說些什麼話，終於使安笛克覺得討厭起來。

「可以閉一會嘴了罷——我對於你的饒舌，一點也沒有興趣呢！」他這樣怒喝時，尤茲卡也毫不畏縮地回說些什麼話，就到森林裏面找尋草莓去了。

松林裏面靜悄悄地很是沉寂，照在太陽下面發出乾爽的氣息，濃厚的翠綠葉色，在輝耀的光線中猶如染料在流蕩一般。可是從裏面吹拂出來的風，却充滿着樹脂的臭味，也傳過來了鳥兒在啼囀之類的聲音。

把身子長長地伸展在地面上的安笛克，拿出捲煙點上了火抽吸，用眼睛看向那邊去時，陽炎猶如彩霞似地昇騰之中，波茨耳西的農場那邊，騎着馬的大地主正在指揮五六個工人，豎起棒桿進行測量的工作。

他附近的上空，有紫銅色的松樹軀幹，像柱子般的高高地聳立，這下面投下了好如引誘睡魔似的很大濃蔭。安笛克正想昏沉沉地就這樣熟睡過去的時候，剛巧碰到咯咯咯的車輪響聲滾滾將過來——這是風琴師家的長工，把粗大的樹材運到製材所去——當經過他的前面，那長工便對

他招呼：「日安，你可好呀？」

連續不斷的柯莫耳尼基們，背上揹着山也似的枯枝回到村子裏去。最後面，那耶格斯丁卡老婆子差不多要把嘴唇碰到地面上去似的。背上揹住沉重的枯枝，搖搖晃晃地走了過來。

「老婆子，不在這裏休息一會嗎？——你的眼珠也快飛出來啦！」

這樣說時，老婆子就把枯枝靠近粗大的松榦旁邊放下，和安笛克正相對地坐了下來，喘着苦痛而重急的呼吸。

「這樣重的東西，在你這老婆子是太過分了。」安笛克同情地說。

「是的。我嘛，快要給壓死了。」老婆子回答。

「把肥料在馬車裏再去裝得緊實一點。」安笛克對長工比特說完以後，又對老婆子這邊說：「你就是不這樣勞苦，兒子也應該服侍你呀！」

老婆子祇是現出滿不高興的暗沉的臉，不住眨動着她那充滿血絲的眼球，苦悶地並不回答什麼話。

「老婆子也改變了不少——對兒子已經不再固執了嗎？」

「這個嘛，就是燧石罷，在鐵鎚下面也是要敲碎的。」耶格斯丁卡老婆子沮喪地低下了頭說：「到生活窮苦的時候，就像鐵鏽腐蝕鏽塊一樣的，還說得上什麼固執不固執嗎？」

「在這種倒楣的情況之下，就是有田地的農家，也過的很困難啊。」

「倒還不能說是倒楣的情況呢！因為像我們這樣，還能夠用萊沃刺那草拌糠糝吃着，不會餓

死哪。」

「終究還是老年人，才能說出這樣的話。晚上到我的家裏來罷，總還有二袋三袋的馬鈴薯，可以借給你，到秋季收穫的時候，祇要你來幫着做些事情就可以了。」

這一句話，看來對於老婆子實在有着會要哭出來似的高興與感激，連想說道謝的話，也塞在咽喉中間說不出來了。

「況且，」安笛克又親切地說了下去：「亨卡或者會有什麼東西可以贈送給你，也是說不定的。」

「真是多謝你了。如果沒有亨卡的話，我們差不多早就餓死的了。」耶格斯丁卡老婆子發出歔歔的聲音說話：「不必說，有什麼事情忙着要做的時候，叫我去幫就是了。真是感謝得很！我倒並不是替自己的事情道謝，因為我對於窮困倒是過慣了的，祇是那很小的孩子們要吵鬧，抓住我哭着喊叫：『婆婆，肚子餓呀！』可是無論怎樣哭吵罷，也不會有東西可以給他們吃。這種時候，真的，我就是斬掉自己雙手，或者是去偷教堂裏祭壇上供的東西，去賣給猶太人罷，也想要給孩子們吃一些什麼東西呢……」

「這樣說來，老婆子，你又和兒子們住在一起了啊。」

「難道我不是他們的媽媽嗎？在這種鬧飢荒的時期裏，我又怎能丟開他們，逃到旁的地方去呢？兒子們今年也全是碰到不幸的事情，牛隻死了，馬鈴薯爛了，連馬鈴薯的種子也得到別的地方去買呢。還有，上一次的暴風，貯藏室也給吹倒了，而且，真和哭臉上釘蜂刺沒有兩樣，我那媳婦呢，自

從坐蓐以來，就這樣一直躺到現在。這樣的情形，可還有什麼辦法可以想呀？」

「啊，這倒是很可憐的。但是，你那兒子威提克常常喝白蘭地，整天的在酒店裏面發跋，不管一點事情，總太不像話哪！」

「這個嘛，他雖然是常常喝着酒的，但這正因為是過的日子太苦，所以有這樣自暴自棄的舉動了。」耶格斯丁卡立刻為兒子大為辯解。「他嘛，好好的有工作的時候，倒是對酒店連望也不望一下的，可是到了沒有工作受着窮的時候，就會變成像酒店的老頭兒在用手招他那樣的了。——真的，我恨着上帝，為什麼儘是要我的兒子受到困苦呢？——上帝，為着什麼儘是對這樣窮苦得一無所有的農家人，使用那樣殘酷的手段欺侮呢？為什麼上帝會這樣可惡呢？我的兒子們又不曾做過什麼壞的事情……」耶格斯丁卡老婆子嘖哩咕嚕的說着，睜開可怕的眼睛，對住天空的雲層睨視，現出忿懣的神色。

「不過，老婆子，你在有一個時期，不是儘是咀咒你的兒子們嗎？」安笛克含着很深的意味，看着老婆子的臉龐，說：「這也不是一次二次的事情了呀！」

「可是，無論是上帝或者是旁人，難道會把我那時候和說夢話一樣的話，聽了當作是真正的嗎？」老婆子雖然毫不在意的這樣回答，但內心却像依然很是不安似的。「做媽的對兒子罵出咒聲的時候，誰肯要兒子依照所罵的咒語，去變成惡魔什麼的呢？——那祇不過在生氣的時候，這樣的在嘴裏罵着而已……何況……」

「你的威提克，還沒有用犁鋤去耕耘牧場那邊的田地嗎？」

「那塊田地嘛，水車房的老闆說肯出一千茲洛契的抵押費，可是我沒有答應。給那種像貪心鬼似的狼底手抓到了，就是惡魔也不會有希望逃出來的了！——不過也好，我想總不會找不到肯出一千茲洛契的人罷。」

「那兒倒實在是一塊很不錯的牧場——每年大概可以刈割到二次的草。假使我手頭有現款，那多好啊！」安笛克嘆了一口氣，在強烈的慾望下噴響舌尖。

「去世的馮蒂亞斯老闆，如果能夠把那塊田地到手的話，那該會多麼高興啊，因為那是和雅格娜的田地連在一起的。」

出乎意外地提到了雅格娜的名字，安笛克不覺吃了一驚。可是心中的紊亂並沒有在臉上顯露，他短時的默默地對田野的四周上方眺望一下，過了好一會方才開始問話：

「怎樣的呢，那陀米尼訶瓦伯母家的情形？」

但耶格斯丁卡老婆子立即猜到了安笛克底心意，於是在很薄的嘴唇上漾起微笑，把身子斜側過來。

「她的家裏真和地獄沒有什麼不同。唔，每一個人都現出像舉行葬式似的臉色，沒有人情的寒氣會直滲到骨髓裏面去的。無論那一個人都瞪着眼睛，怒聲的么喝，不管死活，儘是等候上帝的譴責，尤其是那雅格娜……」

說着，老婆子就把雅格娜住在娘家受到怎樣的虐待，過着怎樣可憐而寂寞的生活情形，細細地說將出來。——於是，好像要引動安笛克底心意似的，也說出不少取媚於他的語調，但是，安笛克

依然默默地不作一聲。然而，他底心裏，對於雅格娜的激烈慾望，猶如怒濤似的奔騰着，而身體也儘是嚙嚙顫抖。

正在這當兒，幸喜尤茲卡從森林的深處跑將出來，總算把心情移到另外的境地去了，這天真無邪的小姑娘，把自己採集起來的草莓，很快地放進他的帽子裏，拿起已經吃空的點心盆，便像兔子也似地跳着回家去了。接着，耶格斯丁卡老婆子也因為不能再說出這以上的話，就苦痛地發出一聲呻吟，不再等候安笛克的說話，開始搖擺地站起身來，準備回到村子裏去。

「比特！安笛克高聲地吩咐長工：『讓她趁在空車裏，送回村子去罷。』」

安笛克重新提出勇氣，抓住犁鋤的把手，動手耕耘被太陽曬得堅硬如石的土地。那身體好似駕上了軛的牛隻，用盡整個力量俯向前面，使出全副精神注視工作，可是那胸膛中像波浪般地起伏着的動悸，却無論如何也不能平靜下去。

這一天，他覺得很是冗長，怎樣等候也等不到黃昏。他無次地對看望天空，窺測太陽的位置。然後，再對那應耕未耕的，廣大的地面眺望。他底心情愈來愈覺得紊亂，不住抽打馬匹，也對短工的婦女們喝罵工作太遲慢。而且，自己對於自己也覺得有難耐的氣惱，心緒格外煩悶了，把住犁鋤的手，也沒有起先那樣的穩定，而犁鋤的尖端，也奇怪地儘是碰到石頭或是什麼阻礙的東西。終於在靠近森林的地方，犁鋒深深的陷入樹根的底莖，把鋼鐵的部分折斷了。

這樣一來，當然是無從再繼續工作了。他把折壞的犁鋤放在輕轎上，另用一匹馬套住，逕自回到家裏去了。

家裏沒有一個人，屋子裏面很是雜亂，到處都散着麥粉的白色。亨卡在果樹園的籬笆邊，正和鄰居的女人吵嘴。

「所謂女人，真是沒有辦法，無論怎樣的忙，還是要找那吵架的機會的。」他咕嚕的說着，跑進貯藏室裏面，可是這裏面更是使他生氣。因為想起還有一把犁鋤可以使用，而拿出來看時，這鋤上的犁鋒也是完全是損壞了的，就這樣放在那裏。於是，他努力地忍住氣，細心的開始修理，當留心到果樹園方面的吵嘴聲音時，那亨卡正用要使喉嚨漲裂也似的高聲喝罵：

「把損害的東西全都賠償了以後，我再把公豬還給你。不然的話，我會去起訴的！今年的春天也是這樣的，我晒在地上的麻布，也都是被這豬搞爛的，那也得賠償我們。這傢伙吃掉的馬鈴薯也得照數的歸還我！——這公豬做過什麼壞事情，我們都是有證明人的——真是，你倒是一個聰明的女人——由她來吃我們的東西，養得肥肥的——可是，我們對於自己的權利，總要顧到的呀！」

亨卡胡亂地嘶喝，隣家的女人也並不拙劣地回擊。吵架形勢愈加高漲，散出火花，隔着一道籬笆，這二個女人互相伸出拳頭，不住揮動。

「亨卡！」安笛克把正在修理的犁鋤攔到肩上，大聲的喝叫。

亨卡立即跑到安笛克身旁，呼呼的喘着氣。現出好像是生氣的母鷄倒豎起羽毛的神情。

「你爲什麼儘是嘩啦嘩啦的吵啊？你那尖厲的聲音不會給全村都聽到嗎？」

「我是在爭自己的權利啊！」亨卡高聲的喊叫。「我怎能忍得住看着人家的豬來搞爛我們的院子呀？搞的這末稀爛——我憑什麼要忍耐呢！」然而，安笛克却用尖銳的聲音，把她喝住。

「把衣服理得整齊一點弄得還像是一個人嗎？」

「噫？現在是在做工作的時候，又不是到教堂裏去，有什麼關係呢？」

安笛克底眼光現出輕蔑的神色，對亨卡睨視。亨卡覺得有一種可怕的感覺，霎的通過整個身子，但安笛克不再說話，就這樣迅快地出去了。

鐵匠現在正忙着勞働。他的敲打鐵床的響聲震得很遠。調子高而勇壯，那風箱猶如地獄中的惡鬼在噴吐火焰似的，響出一種呼呼的旋律，以可怕的氣勢奔流般地顫動。

密卡埃爾不絕地指使助手相幫把巨大的鐵棍插入火焰，一會又拉將出來，那顏色看來和黑人幾乎沒有分別。他猶如打擊怨恨的仇敵似地，把鐵棍在鐵砧上不住地敲打，敲打，任情地敲打。

走到這地方的安笛克，不覺發生了好奇之心：

「這樣粗大的鐵棍，是誰的？」

「這是普洛秀卡在馬車上用的，說是要用這個，把木材全都運到製材所去呢。」

安笛克拿出煙草，捲上了紙，在鐵店的進門口坐將下來。鐵錘敲打的勢態愈加猛烈起來，每逢碰到赤紅得像辣椒似的灼熱的鐵棍上時，就漸次地改成車鈹的形狀。密卡埃爾的臉上得意洋洋的，現出無論怎樣的頑鐵，也能在鐵匠底意志的力量之下，自由地支配的自信的神色。過了一會，他動着鐵錘，說出這樣的話：

「怎麼樣，安笛克，你也意思要運一下木材嗎？」說着，把這巨大的鐵棍，深深的插進火焰裏面，拚力地拉動風箱，抽出呼呼的風聲。

「不過，水車房那邊是不見得會來託我的。而水車房的老大又是風琴師的朋友，不是和猶太鬼子勾在一起的嗎？」

「但是，你有拖拉的馬呀！」鐵匠現出極愉快而親近的態度，說：「馬比任何都來得重要！你那兒的比特也整天的在田野上玩着——叫他去搬木材，就可以賺到不少的錢。」

「這個嘛，在收穫以前的窮困期裏面，祇要能賺到一點錢的話，總是聽得進的，然而，我總不能親自到水車房去，要求他給我一些工作做呀。」

「啊，這一點，可以直接和做賣買的人去商量的。」

「就是這末說，我也沒有一個認識的人——假使你肯替我介紹，那當然是另外的……」

「你如果有這意思，我當然高興替你介紹的——就在今天，我也可以去說的。」

這時候，鐵鎚重又敲動了，旺盛的火花向四周飛爆開來，安笛克慌忙站起身來跑將開去。

「我回來的時候，再來罷。而且，也得先看一下連的是什麼木材。」

水車房的製材所裏，人們都在努力地工作。巨大的樹木，一一地都被斧頭砍過，圓鋸響出尖銳的聲音，不絕地把這些樹木鋸成木板。同時，流蕩過來的水，使水車飛快地迴轉，而那水又如瀑布般地洶瀉，發泡，渦卷，從狹窄的水溝中滔滔漾溢。陸續不斷搬運過來的樹木，連樹枝也還沒有好好的砍掉，從馬車上發出落雷也似的聲音滾下，大地也震動了；五六個工人差不多連呼吸的餘暇也沒有地，拚命揮動斧頭砍伐，再搬到鋸木場去。而其他的工人們又把鋸成的木板，忙亂得氣急喘喘地運到太陽下面曬照。這些工作，在監督的依然是馬秀；他那支配着衆人，自己也不絕勞動，更指揮着

一切的姿態，立刻映進安笛克底眼睛。

他們二個人，愉快地會了面。

「擘，怎麼啦，那個巴爾蒂克老爹？」安笛克對四周看望一下，這樣地問。

「老爹好像對這列普卡村已經厭倦了，到什麼很遠的地方去啦。」

「看來，這世界上，喜歡到處的走着，不做一些工作就覺得不舒服的人，倒有的是呢。——可是你，從有着這許多木材的一點上來說，此後還有相當長的時期可以在這製材所裏做事哪。」

「也許還可以獸上一年罷，說不定還可以獸得更久一些。假使大地主完全對這村子和解了的話，那麼，那廣大的森林，至少有一半是要欲作木材的。」

「這樣說來，怪不得我剛才看到那大地主，在測量波茨耳西的農場呢。」

「是呀！雖說要和解，可是這村子裏的人步子並不一致，是搞不成功的，大家都各自偷偷的到大地主那裏去商量，可有什麼用呢？他們不肯齊心一起地和大地主簽訂合同，祇想自己可以多拿到一點，所以貪心的那樣的幹，那會有什麼好結果。他們誰都瞞住人家，儘想自己得到一塊挺好地面，這種事情再不停止……」

「村子裏傢伙們，全都像驢馬那樣的笨，要抓住牠們的尾巴朝後拖，這才肯依照你的意思向前奔跑過去；真是，沒有給傻瓜吃的藥，才氣人呢！我們雖然抵住了大地主。而村人們反被他吸去了甜頭。」

「啊，你已經把遺產完全整理好了嗎？」

「還沒有動手，爸死去以後，還沒有多少時間，田地也許是用不到分配了，固然我把遺產調查過一次的。」

這時，隔河那一邊的岸上，在繁茂的赤楊樹之間，忽的現過了一個人的臉影，安笛克無論如何覺得那有些像是雅格娜的臉龐。他底心因此再也安定不下，雖然說着話，但眼睛却儘是對河岸那面注意地看望。

「啊，熱得很！」他突然說：「去洗一次水浴罷，真像是要燒焦了。」於是現出找尋適當的水浴場所似的臉色，朝河水下游那邊緩緩地走將過去，走到人家不能看到的地方，便立刻放快了脚步。是的，那是雅格娜，她現在搗上鐵鍬，向卷心菜田那邊走將過去。

他立刻追趕上去，對她喊叫。

雅格娜小心地回過身來，可是看到安笛克躲在茂盛的蘭草之間，探出上半身，現出要她一起躲進的去神情，不覺呆住了，狼狽得不知道要怎樣才好。

「怎麼啦，裝出這種不認識的臉色？」他氣急喘喘這樣說着，現出要她渡過河流到相反地方去的樣子，可是，雅格娜却毫不在意。

「倒並不是裝出不認識的臉色……」

雅格娜低聲的回答，用胆怯的眼光對卷心菜田那邊看了一下。那兒有五六個女人正在勞作，青色上衣在太陽照徹之下閃閃地發出光輝。

「雅格娜，你躲在什麼地方？我總是看不到你呢……」

「什麼地方嗎？不是你的老婆把我趕了出來的嗎？現在和媽媽住在一起。」

「關於這件事情，我有話想要對你說呢，雅格娜。今天晚上，可以到墓地上來一次嗎？我無論如何非要對你說一次話不可。噯，無論如何來一下罷。」他不絕誠意地向她要求。

「不過——假使給人家看到我和你在一起的話，那就不得了呢——我對於以前的那種事情覺得很害怕了。」她這樣地回絕，可是安笛克依然執着地熱心的哀求，終於她底心也柔和下來，覺得他的誠意很是可憐。

「可是，你不是沒有對我說話的必要嗎？爲什麼要這樣的喊我呢？」

「雅格娜，難道我，在你看來，是這樣的陌生嗎？」

「倒不是說陌生，但我也不是我的我呢，已經不想這一些事情了。」

「不過，還是來一下罷，決不會是什麼壞的事情——你怕到墓地上去嗎？——那麼，就是到牧師的果樹園後面也好……那地方總是忘不了的囉，雅格娜，噯，難道會忘記了嗎？」

雅格娜側過臉龐，但是，遮不住她那一時間湧起血潮的通紅的臉色。

「別說玩話。你老是要把我當做傻瓜嗎？」

她雖是這樣的說，心裏却異常慌張。

「唔，來罷，一定的——就是到夜裏十二點，我也是等着的。」

「隨你怎樣的等着罷！」她說了，就對卷心菜田那面奔跑過去。

安笛克呆呆地看住雅格娜的後影。雖是抑制也仍然恍惚地沸騰的血潮，在全部的血管中流

蕩，焦燥的心也像要飛跳開去，真想就這樣追趕上去，即使有人看住罷，也要把她緊緊地擁抱起來——可是，好容易才把這急蕩的心鎮靜下去。

「啊，這是毫無所謂的——因為過於炎熱，才會把我燒成這種樣子。」

這樣想時，他趕忙脫去衣服，跳進水裏。

涼爽的水，鎮靜了他底心。在涼爽的心情之下，他也回復了常識，反省起來。

「我是個多麼柔弱的人啊！會被這種無謂的事情，引起了興奮的心情！」

他覺得自己非常沒有意志，於是耽心到會不會給人家看到自己底這種醜態，而向周圍迴望，心裏想起自己到現在為止所聽到的，關於雅格娜的各種各樣惡劣的傳說，作公平的思考。

「真的，她真可憐，被人家說的這樣壞！」在多少混合了悲哀情感的憐憫的心情之下，從嘴裏這樣地說了出來。可是這時，突然的在那茂樹深處的水面上，彷彿地浮出來了雅格娜的幻影，是能使人消魂似的，非常豔麗的美人。於是，他對那幻影大聲地喊叫：

「無論到世界上的什麼地方去找，也不會有像你這樣的美人！」

這全然像是呻吟似地把魂靈擠將出來的獨語。無論如何，想要再和她見一次面，盡自己所有的力氣把她緊緊的抱住。把她緊緊的抱在自己底胸膛上。把她的嘴唇整個地吮吸，要把她那甜蜜的甘美之味，吸完最後一滴，方肯住手！

「啊啊，雅格娜，這就是最後一次也好。祇要一次，祇要這一次就行了。」他好像眼前有她的存在似的出聲地說話。可是，過了一會，他擦擦自己的眼睛，然後再對水浸住的樹木茂影中，呆呆地注

視。這以後，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他這才回復了自我，重又走到鐵匠的地方去。現在，密卡埃爾正獨自一人，在修理剛才安笛克拿去的犁鋤，鏘鏘的敲打。

「安笛克，你的車軸，就是裝載木材。也不見得會斷吧？不要緊嗎？」

「唔，難道有折斷車軸那樣的木材嗎？反而是另一件事情沒有問題嗎？」

「我嘛，已經去說定了，祇要把那木材裝上你的車子，那時候就有錢可以滾滾不絕地賺到手的。」

安笛克用粉筆頭在門上寫了數字，不住地計算。

「唔唔，決定了，決定了！」安笛克吃吃地笑着說：「託你的福，在收穫以前，大約可以賺到三百茲洛契的錢。」

「祇不過，」鐵匠突如其地說！「你那裁判的事情，別出岔子才好！」

安笛克的臉色，立刻暗沉下來，眼睛也失去了光彩。

「我哪，提到這事情，連全身毛髮都豎起來了。我祇要一想到這件事情，就會垂頭喪氣的，自暴自棄的想：想讓它怎樣都行呢……」

「我很明白你的心情，可是，你呢，在現在的時候，就應該下一個決心，此後的你，要想怎樣都可以成功，也是說不定的。」

「但是，要怎樣才好呢？」

「是啊，總得想個什麼辦法才好，唔，你說嘛，像被殺的牛似的，伸着頭等斧頭，總不見得是個好

辦法囉。我想你總不會做這種馱事情的。」

「可是，也做不到自己把自己的頭朝巖石上去撞呀。」安笛克嘆着氣回答。

鐵匠密卡埃爾努力地揮動鐵鎚，安笛克坐在他的一旁，想到不安而可怕的未來，臉色愈加憂鬱了，不住的嘆氣，過了一會，又悶悶的站起身來。他的妹夫鐵匠密卡埃爾，對於安笛克這種苦惱的情形，却在充分的時間中毫不理會，甚至不時的用狡猾的眼光，偷偷地對他窺望好一會，才用很低的聲音這樣地說：

「摩茲利查村的卡西米耳終於逃走了。」

「那傢伙是到哈美利加去的吧？」

「是的，真是個精明的傢伙。——而且，膽量也很大。總之，猜定了自己的將來，就照自己的計劃進行下去的。」

「他殺了憲兵，難道有證據提出來了嗎？」

「傢伙那裏會等到被人家提出證據來呢，他並不是一個肯在監牢裏爛死的傻瓜。」

「他可以遠走高飛，也因為是個獨身人。」

「唔，用自己的力量，救出自己的生命囉。我嘛，雖然並不想把人們做過的事情，勸你也這樣地做，但是，總而言之，那傢伙所做的事情，倒是一種很好的例子。噯，你說嘛，鮑里查村的威提克·伽大那傢伙，經過十年的監禁，還祇在復活節的時候回來的——那又是怎樣的淒慘啊。他雖然並不是終身徒刑，也僅能說是單留個生命回到村子裏來囉……」

「可是十年，也就夠長的了。」安笛克用力抓住自己底頭髮，拉動着吃吃地說。

「是啊，那樣長的時間裏，一定做了不少的苦工。」

「我呢，這無論如何做不到，祇不過在監牢裏關上那麼一二個月，已經完全瘦了下來，人也要發狂一般的了。」

「這樣看起來，或許還是渡過海洋，短期間的去遠走高飛來得好些，也說不定的。唔，到楊凱爾那兒去問一下情形罷。」

「但是，那地方不是遠得太可怕嗎？我總是提不起想要去的意思——要把家屋、妻子、孩子、土地、村子，全都拋棄了，到那什麼時候能夠回來也不知道的。遠國裏去，我是無論如何做不到的。」

要安笛克遠走到美國去的事情，是絕對不可能的了。

「可是，世界上爲了適合自己的賣買，到遠處去的人，也有不少的，有的找到了好地方，好像對於回到故鄉來的事情，反而會連做夢也不會想到似的。」

「然而在我，祇是想到這一點，已經夠害怕了。」

「話是說的不錯，可是看一看威提克·伽大的臉色，聽一下監牢裏的情形，那就更加害怕起來的。他還不到四十歲，頭髮就變成全白的，腰也彎了，完全像是個龍鍾的老頭兒。可憐見的，還吐着血，動也不能動，結果，在最近的時期中，總得要麻煩牧師，把他送進黑暗的洞穴裏去哪！——不過，話也不能儘是由我來說的，你正可以由你的見解，把它決定下來罷。」

這樣說了以後，鐵匠在短時間中沉默下來。他知道已經把不安的種子，播蒔在安笛克的心胸

裏面，從此可以抽芽結實，祇要化些時候等待便行。這當兒，他已把犁鋤修理完畢，就用極其輕鬆的口吻說：

「我哪，現在要到木材商人那兒去一下——你去進行那搬運木材的準備罷。——還有，現在說的話，你也不必怎麼耽心，祇要委諸天命，由它怎樣發展着看就是了。——我，到明天晚上，再去找你細細的談一次吧。」

可是，安笛克不能忘却鐵匠所說的話。他吞進所謂友情底親切的餌食，給鈎住了咽喉，宛如被鈎住的魚，痛楚異常地掙扎苦惱。他儘是苦痛——儘是煩惱！

「啊啊——十年——十年——十年的苦刑，我怎能忍耐地度下去呢！」這禁念的不安使他的全身麻痺，枯凋了。

他回到家裏，就把馬車拖進貯藏室裏，以便明天爲了搬運木材，立刻可以拖拉出來使用，可是全身完全因了疲勞而感到倦乏——無論怎樣努力也提不起精神。——這時候，長工比特剛巧在水井旁邊洗馬，就把他喊過來說：

「比特，在裝貨車的車軸上加好油，明天要拖很多的時間。你明天起，得把森林裏的粗大木材搬到製料所去哪！」

可是比特這邊，對於這種艱苦的工作，當然並不覺得高興，以致對這命令，吐出憤然的語氣。

「用不到嘮叨的多說，依着我的話去做事就是了。——亨卡明天給馬多吃三倍的麥。——比特到牧場去刈割新鮮的苜蓿，不能不給牠吃得豐富一點。」

亨卡說了些什麼話，但安笛克祇是含糊的回答幾句，對最近愈加親近起來的馬秀底家那邊，緩步的走將過去。

馬秀現在剛從製材所回來，把食桌搬到院子裏的涼爽的樹蔭下面，手裏拿住一杯鮮牛奶，在晚涼之中悠悠地喝着。

近處的什麼地方，有女人在吸吸的哭泣——安笛克底耳朵裏，聽到了像從心底深處擠出悲哀也似的沉痛的聲音。

「在哭的，是誰？」

「還有誰呢？是妹妹娜絲卡囉。我妹妹的婚姻，連我也沒有搞下去的辦法——她的訂婚消息已經發表了，應該是在下一個星期日舉行結婚儀式的——真是討厭透了，那陀米尼訶瓦老鬼婆叫里長來關照，說她不答應這一門親事，假使一定要結婚的話，那麼，就不把田地分給西蒙，也不再讓他在家裏進出。那臭婆子，如果說過的事，是會頑固到底的。她的脾氣，我知道得很清楚呢！」

「什麼，西蒙自己可有什麼意見吓？」

「他也是沒有辦法呀。從今天早晨起，就跌在果樹園裏面，動也不動，也不說話，連對娜絲卡也沒有說過一句。我呢，倒有些耽心他會不會發了瘋……」

「呸！西蒙！」馬秀對果樹園那邊高聲的喊：「不到這邊來嗎？安笛克君到這裏來了，大家商量一下，也許會有什麼好的主見的。」

過上一會，西蒙慢吞吞的走出來了，也不對他們招呼，就呆楞楞的坐下身去。看來很是憔悴，身

體也瘦削得像赤楊樹的軀幹，祇有眼睛奇妙地閃出光彩，那瘦弱的臉頰上可以看到自暴自棄的決心，現出一種無論如何也得要依照自己底意志做到似的神情。

「怎末啦？」馬秀用溫和的聲音說：「想到了什麼圓滿的方法沒有？」

「還有什麼方法不方法呢？我祇有用斧頭，像殺狗一樣的把媽殺死囉！」

「擘，別說謊話！想說亂七八糟的話，還是到酒店裏去說罷！」

「什麼我會去殺的？除此以外，我可還有什麼旁的方法呢？媽把我從祖先傳下來的土地上趕走，從我的家裏趕出來，也不給我一個錢——我還能做什麼事情呢？我完全像私生子那樣赤裸地被她趕出來了。什麼地方我可以去呢？我受到我生身母親的這種虐待——」西蒙哭着呻吟，用袖口揩去淚水，突然地站起來。「什麼！」他怒聲的喝叫：「什麼那狗畜生的老婆子，怎能寬恕她呢？什麼我就是因這事情，關在監牢裏爛死，也沒有關係！」

大家都安慰他，使他安靜下來，可是他祇是默然的沉着臉，藏起可怕的憤怒的火焰，娜絲卡欷歔地對他說話，也並不回答。旁的人雖然努力地思考，有沒有別方法可以安慰西蒙底心境，但是有那頑固不屈的陀米尼克老婆子阻在前面，無論什麼事情也就無從着手了。終於，娜絲卡把哥哥馬秀喊到一旁，噉噉地把她自己想到的一個方法，說了出來。

「這方法好極了，好極了！」馬秀高興得大聲喊着，回到原來的坐位上：「她的意思是這樣的：叫西蒙用分年付款的方法，向大地主去買下六愛克的波茨耳西農場的田地——這不是很好的方法嗎？」

「這能夠辦到的話，固然是再好沒有——可是，就是如此，那錢呢？」

「這個，唔，總可以有辦法的，總之，好熱的心呀！現在，因為娜絲卡有一千茲洛契的現款，就可以拿這去付第一次的定款了。」

「不過，單是到手了田地，那以後的家畜、屋子、貯藏室、農具、種子，又將怎麼辦呢？——唔？」安笛克不安地問。

「什麼，怎麼辦嗎？——不要緊的，可以由這個去辦！」西蒙忽然很有精神地站立起來，握着拳頭揮動。

「總之，方法是很好，可是，能不能夠實行呢？」安笛克現出很為難的神色，說。

「當然能夠實行的，祇要有了田地，我已經決定了……等着看我的本領罷！」西蒙說話的聲音，愈加高昂起來。

「既然如此，我們現在祇要和大地主去相商，把田地買下來就是了。」

「可是，且慢着，安笛克君總而言之，這個問題，還得從各方面仔仔細細的把它考慮一下才行呢！」

「沒有關係的。看一看我到現在為止的工作情形罷！」西蒙迅快地說下去：「耕耘我媽媽底田地的是誰？刈草的又是誰呢？——都是我獨自一個人做的工作，雖然如此，也從來不會有過什麼疏忽的地方。我難道有過一次，想要懶着不做工作的情形嗎？我的肯做事情，那是全村都知道了的——就是我的媽罷，她也知道得很清楚……我嘛，祇要有了田地，就不要緊了……拜託你們，求求

你們把田地替我弄到手罷！祇要幫我這一點！我的舅子，我哪，就是粉身碎骨，也不會忘了你這個大恩的！」他哭着笑着哀求的情形，好像全然被未來希望中的歡喜所陶醉，所癡狂了的一般。

過上一會，西蒙鎮定下來了，就把實行這個方法的各種手段，細細地討論下去。

「祇不過，」娜絲卡不安地嘆了一口氣，說：「大地主如果肯允許分年付款，那就什麼都好辦了……」

「這一方面，祇要我和馬秀做保證人，我想大地主那邊一定會答應的。」

娜絲卡聽到這話，高興得想在安笛克底手上接吻。

「我對於困苦也是很明白的人，所以也能懂得人家的困苦。」安笛克說着，便站起身來，因為這時的天色已經灰暗，可是，天空還留有殘照的紅光，西方的地平線上，正像燃燒般地現出朱也似通紅的顏色。

安笛克走到外面的時候，心裏很是躊躇……回到家裏去呢，還是……結果，仍是迷茫地走向家的那邊去。

他走的步子非常緩慢，可是，也終於走到了家。屋子的窗戶全都開的很大，吵鬧地漏出孩子們的叫聲，亨卡底尖厲高聲，以及回答她的尤茲卡底哭號聲音。他底心裏還殘留着不想走進屋子裏去的意思，所以當那勒帕嗚嗚的叫着，快樂地搖動尾巴跑過來時，突然一種猛烈的不痛快的衝動湧到頭腦裏面，立刻飛快地把狗一脚踢開，就這樣逕自回身到村子那邊去了。於是，走上通向牧師果樹園去的小徑。他沿着風琴師的院子，踮起腳跟，聲音輕得連狗也無從發覺似地，到達牧師住宅。

的庭外，跨上成爲克萊姆巴的田地和牧師院子分界的野道。

他在繁茂的樹蔭裏躲起身子。

鐮刀一般銳利發光的月亮，早已懸掛在暗黑的天空上，星星輝耀的數量，正繼續不絕地繁殖起來。雖是悶熱的夜，但泥土上已經結起露珠，烏麥田的中間，有鶉鳥在不住的啼鳴，金甲蟲震響朦朧欲睡的翅聲，橫飛過田野；牧場方面濃重地追迫過來的氣息，帶着奇妙的沉默，使他覺得頭腦裏有些會變成癡呆狀態，似的眩暈。

雅格娜的姿態，並沒有看到。

大約離開幾丈遠的地方，牧師穿着白色素服正在舉行晚禱，一邊到處的走動，這神情看來非常熱心，對那自己帶出來的幾隻馬匹，不能不時時加以看顧，似乎很覺麻煩。牧師的馬匹們，跑開牧師自己所有的貧弱的地面，侵犯到克萊姆巴所有的，長着非常茂盛的首蓿的地面上去，不住的啃嚼。誠然不錯，這首蓿田繁殖得猶如高大的森林，也開放着各種野草的花朵，馬匹之所以會被吸引過去，當然不是沒有理由的了。

牧師緩緩地走動，看來正在熱心地唱唸晚禱，也抬頭眺望一下天空的星星，也側起耳朵現出好似傾聽神祕的音息的神情，可是當聽到村子方面，偶而有人說話聲或是腳音的時候，就趕忙把身體轉向馬匹那邊，發出怒氣沖沖似的聲音，大聲怒喝：

「呸，灰毛的傢伙！你跑到什麼地方去啦？你跑到克萊姆巴家的田地裏去，幹的什麼呀？你儘是想吃人家的東西，不要臉的傢伙！再做這種事情，我會把你打得肚子都破開來的！」非常嚴厲的聲

音，不住地在四周轟響。

可是，牧師的馬匹們依舊泰然自若地啃咬人家的苜蓿，滿足牠底絕大食慾。牧師也並沒有動手把馬匹粗鹵地從他人的田地上拖將出來，單是現出毫無辦法的神色，對周圍噹咯咯的看望一下，用下面那樣的自言自語，來普渡馬匹所作的行爲：

「啊，啊，真是沒有辦法。都是些不能懂道理的畜生。雖然是吃了一些人家的東西，也還可以由我來對那克萊姆巴老婆婆祝福，致力的祈禱她能安樂地走上冥途罷——或者，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來償還她的——說是這麼說，這些馬又是多麼會吃呀！看來牠們是挺愛吃苜蓿的哪！」

說着，又慢吞吞地開始走動，不絕地誦唸晚禱，對四周細心地注意。當然，根本連做夢也想不到，安笛克正在焦急期待的心意下，躲在一旁會看到牧師的舉動。

這樣的過了一會，安笛克終於想到自己現在的這種煩惱，正可以對牧師說明了，和他相商解除的方法。

「牧師是個那樣有學問的人物，總不見得會不肯替我想一個最圓滿的辦法的。」想着，安笛克悄悄地繞過貯藏室後面，在轉彎角上大胆地現出身子，高昂的乾咳幾聲，穿過野道，向牧師那邊走近過去。

牧師發覺有人正在走近的當兒，立即像彈簧發出彈力也似地，怒聲的對馬叱責：

「呷，真是沒有法子的畜生，一點也不能放鬆的，僅不過把眼睛離開一會兒，就跑到人家的苜蓿田上去做小偷了，你這蠢東西呷，栗毛的傢伙，滾到這邊去！」牧師撩起素衣的下襠，突然抓住馬

的繩子拖拉。

「啊，是安笛克君嗎？」一看到走近來的人底臉龐時，他立刻就喊叫起來：「近來這一些時候，過的怎麼樣哪？」

「牧師，我有一些事情要打擾你，剛才到府上去拜訪過的……」

「是嘛，哈哈，我看住了馬，早就到這裏來舉行晚禱的。因為瓦列克到大地主的公館裏去了；看馬倒也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無論怎樣的說，也不肯好好的聽話……啊，你看，就是這樣的，把克萊姆巴的苜蓿吃的這末稀爛……這苜蓿實在很茂繁，像森林似的……我的田裏種的雖然是一樣的種子，但是我這兒的田受到很大的霜害，長的盡是些薊草和野菊的蔓草。」牧師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在石塊上面坐了下來。

「安笛克君，唔，一起坐下來罷。這一向的天氣，真是太好了。——用不到再過一個月，田野上又該要有鐮刀發出閃爍的光了。」

安笛克坐了下來，想要卸去心中的重荷而把不安的事情說將出來，牧師熱心地側起耳朵傾聽，不時的對馬那邊叱罵，也無次數地拿出鼻煙聞嗅，打着很大的噴嚏。

「擘，怎麼哪，蠢笨的馬，到什麼地方去呀？——那兒是人家的地方吓——真是些沒有法子的畜生們。」

安笛克既不能十分地把話說完，心裏也有些胆怯，要把自己的煩悶訴說出來時，言語上也發生遲艾不決的情形，因而費去不少的時間。

「是這一種事情嗎？這倒確實是一件很爲難的事情。你一定覺得很苦痛，很煩悶哪。——唔，唔，用不到客氣，無論什麼話都對我細細的說就是了。這種不安的事情，不和我牧師相商，那麼，還能對誰去說呢！」

說了，拍拍自己的禿頂，把鼻煙遞給安笛克聞嗅。安笛克因此得以提起精神，這才把所有要說的話，依照次序說了出來。

牧師聽完以後，長長的嘆上一口氣，於是這樣地說：

「森林的案件裏，因爲打死一個叫做古怪的野蠻人，所以犯了罪，假使我是審判官的話，至多是責罵一下違背聖經的教訓，爲什麼呢，原因是你爲着要救助父親而作的正當防禦；何況，那個被你殺死的人——總之，是個卑賤異教徒——不能說是殺死了一個什麼了不得的人。祇不過，審判所是所謂精細的地方，不會那樣簡單地寬恕你的，少看一些，也該有四年光景的懲役吧……毋……：那麼……關於逃走的一點上來說……不錯，跑到阿美利加總可以過些相當好的光陰罷……但是，即使從監牢裏放出來以後，在這村子裏也不是不能安居樂業的……唉，無論從那一邊說，都是極爲可憐，極爲悲慘的，究竟那一邊好，倒很難決意下來呢。」

牧師用這種口吻，一會兒贊成安笛克的遠走高飛的計劃，一會兒又在嘴裏說着：「這還是忍耐着在這裏接受懲役的好；他儘是含糊的說些不得要領的話，最後，這樣的結束。」

「祇有這一點是無論如何不能忘記的，所謂是在心底裏，應該深深信仰上帝，期待上帝大發慈悲。」

「不過，牧師，我也許會給套上鐵鏈，追放到西伯利亞去的……」

「可是，從西伯利亞回來的人，也有的是呢……」

「是嘛，然而，這樣一來，我的田地會變成怎樣的情形呢？——那樣長期間的從西伯利亞去了

回來……我的妻子獨自一個人，是無從管理下去的——無論什麼都要搞得亂七八糟的了……

……」

「真的，我也在拼命的想着什麼方法，要想把你救助一下，可是，這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及到的
……唔，且等一等——我，爲你在這裏的聖體像前面，舉行一次彌撒——你替我把馬趕到院子裏

去罷——剛巧是很好的時刻——剛巧是給馬睡覺的很好的時刻。」

安笛克突然留心到自己全然忘記了雅格娜的約會，覺得很是狼狽，頭腦裏不由的紊亂起來，茫然的把馬帶到牧師的院子裏去了以後，立即便慌張地重又回到原來的場所，去找尋那雅格娜的蹤跡。

雅格娜蹲在穀倉的暗蔭裏，正在等候。

「啊，你爲什麼叫我等的這末久？」

雅格娜的聲音變得很是嘶啞……恐怕是在夜露中過的時間太久的緣故吧？

「可是我從牧師那兒跑不開呀。」安笛克這樣的說明，立刻想要擁抱雅格娜，但她却把他推

了開去。

「我嘛，現在沒有這種心情。」

「你，改變的很多哪。現在，已經不是以前的同伴了吧？」——他對於她的態度生了氣。

「你拋棄了我，所以我——」

「如果是別的人，也會更同情於我的。」

他說着，又把手放到她的肩膀上去。

「可是你把我拋棄了這麼長久——還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呢？」

「我呢，並不會拋棄你，祇是在監牢裏跑不出來呀！」

「我寂寞得不得了——心情也煩亂得很，何況，有的儘是後悔，還有儘是照顧和死人沒有兩樣的病人。」她好像感到寒意似地嗦嗦的顫抖起來。

「那麼，你該是說一次也不能到監牢裏來看一看我嗎？對了，你的心胸裏，因為儘是些旁的人呀！」

「啊——安笛克！安笛克！」雅格娜好像受到意外的衝擊，難以相信似地說：「難道你等着我去看望你的嗎？」

「不單是等呢——想起來，我真是個獸子，每天都抓住鐵格子，儘是等候有你的影子出現。」他忽然停住說話，臉上現出悲痛悔恨的苦悶的心意。

「咦，這可奇怪得很——你不是咒罵過我嗎？——嚶，不是嗎，在那藁草堆的地方你那時候，不是殘酷地欺侮過我嗎？就是那憲兵把你捉去的時候，也並沒有對我說過一句話——連看也沒有對我看上一眼。那時候，你對旁的人都說過親切的話，連對狗都會經溫和地撫摩——我記的很清楚。」

楚——祇是對，我恨恨的不作一聲！」

「雅格娜，我呢，可並沒有對你有過什麼怨恨，也不會想到過這一點。祇不過，所謂是一個人，過於經過苦痛的事情，那時候，無論是自己的事情，或者是人家的一概都會忘掉的。」

這樣說了以後，二個人之間短時的不再說話，祇是肩和肩相接，腰和腰相並地站在那兒。雖是弦月，也發出白茫茫的夢也似的光輝，照着二個人的臉龐。胸膛的動悸都在卜卜的跳躍，同時，把二個人連繫起來的以前的甜蜜的回忆，壓碎了他們底心，眼睛裏也漾溢着苦惱的，並不流下的淚水。

「你在從前，沒有這樣地冷淡過我。」過了一會，安笛克用暗鬱的聲音說話。

雅格娜與這話聲同時，突然像小姑娘也似的哭將出來。

「我到現在，還怎能現出笑臉來迎接你呢？你這樣的欺侮我，毀滅了我的一生，難道還以為不夠，更想把我給全村的人當做狗一般地看待嗎？」

「什麼是我毀滅了你的一生？——這是爲了我的關係嗎？」安笛克赤紅着臉龐，怒聲地說。

「當然是你，都是爲了你的關係——正因爲是爲了你，我才被那個鬼婆娘——被那個惡毒的狠心女人——從你的家裏趕了出來。爲了你的緣故，我才會給人家看成比狗畜生還要不如的東西。」

「哼！別說這種片面的話！你不是和村長也搭上了手嗎？——還有別的男人也——哼！」

安笛克厲聲的說。

「就是這，也都是——都是——因了你才會發生的事情。」雅格娜被他尖厲的話刺痛了心

响，嘎聲地說：「你究竟有什麼權利，把我當作狗畜生似的小老婆——你不是個既有妻房也有孩子的嗎？——我因為是個傻瓜，所以才會被你欺弄，以為世界上除了你，就沒有旁的男人了。你既然要說這種話，那末爲什麼你要拋棄了我，讓我變成那些色鬼的食餌呢？」

但是，安笛克也因為過於氣忿，瘋狂似的咬牙切齒地說：

「你說什麼！我幾時要求過你，叫你這東西當我的繼母呀？我又幾時說過，爸死了以後，去變成那些色鬼的食餌呢？」

「你爲什麼不舉起手來，防止我變成這樣的人呢？這樣，你還要說是愛着我的嗎？看住我跌進這種沉淵裏面，你不是並沒伸出一隻手指救過我嗎？……如果是個有血性的男人，早就救起我了。……如果是旁人，早已救起來了。……」

她在極度深刻的悔恨之下，這樣地喊叫，明瞭地蘊結着真實的無限的實情，以致安笛克也失去爲自己辯護的餘地。他瘋狂似的心情雖是紊亂異常，可是看到自己所愛的女人正在眼前苦惱的姿態，不覺消失了自我本位的頑強的心意，也想到她的可憐而無從解釋的愛戀之心，就在胸中沸騰起來。

「雅格娜——現在別再提這種話了——雅格娜——他用和婉的聲音在她耳邊喊喊地說。

「我受到這種欺辱，都是爲了你——我恨你！我恨每一個男人——所謂男人的傢伙，無論那一個都想欺侮我……」她要把頭鑽到貯藏室的牆裏去似的靠住了，不絕呼吸的啜泣。

安笛克把雅格娜帶到田野裏的小徑上去，緊緊的把她抱在自己底胸前，撫摩她的絲絹也似

的美髮，替她揩去面頰上淚水，愛憐地摸索，在顫抖的脣上燃燒似的接吻——於是，這接吻也在眼上——因淚水而帶有鹹味的她底眼睛上——她那悲哀最深刻的淚水，被他底嘴唇吸去了。他用盡所有的言語向她安慰，她的歎歎漸漸次消失了，把因哭泣而疲乏的臉龐假倚在他的胸前——完全像天真的孩子似的依靠着他。

可是，到這時爲止，安笛克的情慾，已經燃燒得火焰也似的旺盛；他的接吻也愈加猛烈，愈加粗暴起來。

開始，雅格娜全然意識不到，在一分鐘之後，會發生些什麼事情，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的全身之中，正在發生怎樣的熱意與變化，可是當自己的身體在強烈的狂氣之中不能轉動的時候，突地感覺到可怕的熱力的這一刹那，立即拼命地掙扎着想要逃出他的手臂，在猛烈的恐怖下流着淚水。

「放開手！——安笛克——求求你，放開手——我會大聲的喊的……放開手……」

然而，要逃走是不可能的。他像野豬一般地激烈，把所有的抵抗全都壓制住了。

「這是最後的——真的是最後的……」喘急的呼吸中，抑住高昂的聲音嘶嘎地說。

於是，世界圍住了他們二個人渦卷。猶如熱鍋中的水在沸騰似地，二個人的世界墮向地獄與深淵之中去了。昏倒了，二個人燃起以前那樣的愛戀的熱情——現在，連呼吸也像停頓了一般地迷迷茫茫的，恰和行將死亡時候的神情相同。

二個人過去的快樂時光——這時重又甦生了！

他們忘去了一切。——沒有忘却的，祇是那把二個人掠向無限遠方去的燃燒着的情慾底歡悅——這是無論怎樣開展下去，也無止境的熱情。雷霆落向樹木，樹木燒毀了，而自身也將在一瞬間消滅。現在的他們二人，吹徹起比雷霆更熾烈的熱情的猛火，互相要把對方在一瞬間燒毀！能燒毀一切的熱情的劫火，即使要在恍惚的瞬時之後消失罷，然而這一瞬之間，他們底以前的愛依舊會燦爛地甦生轉來，在他們底整個存在之中一起焚燒。

不久之後，他們重又相並地坐了起來，可是二個人底心，都感覺到正在暗沉下去。好像受到什麼怪物所驅使似地，偷偷的盜看一下相互的臉龐，雙方的眸瞳猶如要訴說悔恨與羞恥的表情似的，把臉龐避將開去。

而且，他們欣求接吻的嘴唇，仍然在互相追索，可是這終於沒有成功。雅格娜這邊現出異常嫌惡的臉色，轉開了臉龐。

安笛克在雅格娜的耳朵邊，把從前說過的溫和的話，重又反覆地說述，可是這也並沒有任何效用。她仰對天空，眺望月亮。在他，看到她的這種神情，便覺得生氣，熱情也退到零度以下而冷卻了，代替一刻以前的熱情的，是那抬頭起來的不快與憤怒。

現在，他們二人雖然相並地坐在一起，但是相互之間已經不再說一句話，甚至還耐不住互相坐在身邊似的，現出希望對方快些站起來，離開自己才好的神色。

以雅格娜的熱情來說罷，連火焰的最後餘燼也早已燒完，所殘留的僅過不是灰而已；她雖然先從嘴唇裏吐出說話的聲音，可是這顯然是用冰裹住了的憎惡的意念。

「你完全是個強盜——用手臂的力量粗暴地強姦了我。」

「也許是罷，雅格娜，因為你已經不是我的人——但是，終究？」安笛克說了，又想把雅格娜擁抱起來，却遭到猛烈的抵抗。

「我嘛，既不是你的，也不是誰的人——這一點你要記清楚——我是我的——爲什麼會是你的我呢……」

她說完，重又啊的哭了出來，可是安笛克這次並不對她哄騙或是安慰，由她獨自任性的哭了一會，這才用認真的臉色看住她底臉龐說話：

「雅格娜，肯跟我一起逃走嗎？」

「逃走到那兒？」

雅格娜這樣回答，用漾滿淚水的眼睛，認真地呆呆的對他注視。

「到那兒？到哈美利加一起去嗎，雅格娜？」

「可是你把妻子怎麼辦呢？」

安笛克像突然受刺似地驚呆了。

「噯，你打算拋棄妻房嗎？」

安笛克摟住雅格娜底腰，狂雨也似地在她的臉上接吻。於是，他向她哀求和他一起逃走——

此後永遠地在一起度過光陰。接着，又長時間地仔細的對她說述所有的計劃和希望。這正像是酩酊大醉的人，踉踉地抓住籬笆同樣地，在突然想到的要和這雅格娜一起私奔的思念之中，打算緊

緊的把她抓住，支持自己要倒下去的身體。然而因着熱情，以致所說的話帶上了狂態，使人格外以爲是個醉漢了。雅格娜讓他把話完全說完以後，就用嘻嘻冷笑的輕視的口吻說：

「你用強使我犯上這種罪惡，還想把我當做傻瓜，要我相信你這夢話是真實的嗎？」

於是，安笛克爲要證實自己的話都是出於真實，決非是假造或是虛偽起見，喊出上帝與所有聖者的稱呼起誓，但她始終不肯傾聽，一邊摔開他底手說：

「我就是做夢，也不會想要逃走，也並沒有非要逃走不可的事情，何況我現在，祇是孤獨的一個人，又不要就憂吃的東西。」說着，把圍身布從頭裏好，小心地對周圍看望一下。

「已經很遲了，我得趕快回去。」

「爲什麼又這樣的急呢，難道有誰來找你嗎？」

「那裏，這倒該是說你自己，已經很遲了，亨卡早已鋪好了臥床，正在不斷的打着呵欠等候你呢！」

這話，使安笛克像狗也似地嗚咽起來：

「明知道酒店裏在等你這傢伙的是那一個，我就不說也罷了。」他惡毒地說：「因爲說出來了，未免太殘酷一點。」

「那當然囉！」雅格娜用異常激昂的口吻：「時候我的人嘛，也不止一個二個呀，祇要說一聲等着，那麼，就是從夜間直等到第二天早晨的好人兒，也多的呢！也許你想要做我底獨一無二的好人兒罷，但是，可憐見的，祇是性情太下流太下賤囉！」

「快些滾開去——滾！不管你是讓那老納太鬼子抱住了睡，或是到什麼地方去！他全然像吐掉口沫似地，說出這樣的話。」

可是，雅格娜却站住了，呆呆地毫不動彈。二個人都吐着猛烈的呼吸，狠狠地互相交換充滿憎恨的眼光，現出一種噴出怎樣的話，才能使對方受到深重的創傷，而正在選擇的形勢。

「你有什麼要對我說，那麼趁現在完全說出來罷。我不打算再有第二次會見到你呢。」

「用不到耽心，我哪，不會再來找你這傢伙的！」

「就是罷，無論你怎樣把頭低到我的腳邊，哭着哀求，也不會來的！」

「那自然囉！每天晚上要和五六個男人見面，忙的那會有空的時間吓。」

雅格娜聽到這話，暴跳起來。「像野狗似的，倒下去死罷！」說着，飛也似的竄過籬笆，門向田地那面過去了。

安笛克既不在後面追趕，也並不呼喚，僅是動也不動地對她睨視。她的後影猶如幽靈似地，穿過田野，在果樹園的樹木茂蔭之間消失了。過了一會，他擦擦眼睛，恰如剛從深沉的夢境中醒轉來似地，發出暗鬱的聲音說：

「我把智慧和分別也全都搞糊塗了！上帝所謂男人，為着一個女人，就會迷茫到這種地步上去嗎？」

安笛克回到自己的家裏以後，不知怎的感到無處存身也似的深切的羞恥，無論怎樣地思考，對於自己所作的行爲，也不能有承認的理由，悔慚自己蠢笨之念，無窮盡地糾纏，殘酷地使他不絕

煩惱。

他的臥床——早已在果樹園裏準備好了。——因為屋子裏面異常蒸熱，蒼蠅又多——這臥床正在等候着他。

但是他無論如何睡不過去。仰望頭的上方，高朗的夜空中星星正在閃爍發光，也澄清耳朵，傾聽那在靜寂的靜寂的夜間，有夜行人的聲音……然而他……依然被雅格娜的事情苦惱着心思。「我，既不能和她一起，也不能同她分別！」他在苦惱地嘆息之際，咀咒自己和雅格娜的命運，翻來側去的轉動身體，也掀去遮蓋的被服，也把雙腳伸進已被露水濡濕的長草深處，涼爽一下炎熱。可是，仍是睡不過去，他比起先更甚地，變成了煩惱的俘虜。

屋子裏面傳出來孩子的哭聲，也聽到亨卡在逗騙的聲音。他抬起頭來聽時，却立刻沉靜下去了。與這同時，他的頭腦裏面湧起了成羣的各種各樣的追憶。過去日子裏的甜蜜的追憶，像被春風吹送的香氣似地奔流過來，可是他現在已經不致成爲這種幻影的奴隸了。現在的他，已經有了摒退這些進迫過來的魔魅的力量。他能以沉着的思慮，把它們放到秤上較量。於是，雖是處身於這魔魅的渦卷之中，也能運用在教堂裏參加聖懺悔式時同樣的崇敬的感覺，把住自己的決心堅持下去。

「無論如何，不能不下一個決斷。——斷然的——這是對於上帝最愚蠢的冒瀆——我爲什麼還可以做出日後被村人們在背後指說的事情呢？——我是有身價的有田地的農家，也是有孩子的父親——是的——我無論如何，這一次非要停止這種愚蠢的行爲不可！」

這決心，固然使他感覺到非常的苦痛，但是，依舊堅決地不爲所動。

於是，極悲慘而沉痛的反省，在他的頭腦中逆襲——「啊啊，人，如果偶而跨上一次歧途，就會執着在污穢的罪惡上，好像到死也難以離開這罪惡似的……到死也難以……」

這其間，曙色接近了。天空像遮住灰色幔布似地顯出迷茫的白色，而安笛克還是沒有入睡。不多一會，當更行明亮起來時，亨卡就走到一旁來了。他用悲哀的眼光對妻子底臉龐呆呆地注視，但現出不可思議的溫和的態度。聽完亨卡對他說昨晚很遲的時候，鐵匠曾經來過的話時，他就用手親愛地撫摩她那亞麻色的，還沒有梳過的頭髮，這樣地說：

「搬運木材的錢賺到以後，在市集裏替你買些什麼好看的东西罷。」

男的現出這種愛情深切的態度時，妻子底臉上立即顯出喜悅的光彩，馬上要求着說：「想買一隻風琴師家裏一樣的，漆得很光亮的食器櫥。」

「嚶！那麼下一次，該想要買大地主公館裏有的，那種安樂椅子哪！」安笛克也笑着說。但是，總而言之，他答應妻子所要的東西全都去買以後，雖還很早，也立即起床，勇敢地把頭伸進辛苦的工作的車輓，着手永遠等候他的早朝的工作。

這以後，去會了一次鐵匠，決定所有的事情，吃完早餐，立刻指使長工比特把肥料運到田野上，而自己親身帶了二匹馬，到森林裏去了。

森林中的木材場，現出非常緊張的工作情況。許多工人不絕地在冬季砍倒的樹木上，砍動斧頭，削成木材的雛型，以致到處都響出斧頭的砍伐聲，以及鋸齒移動的煩燥的聲音，猶如所有人們

變成了啄木鳥羣似的，本能地把森林的樹木，叮叮的不住砍伐。繁密地生着長草的低窪地帶幾乎是列普卡村的全部馬匹，都在那兒動着嘴部，而人們的焚火底煙霧，正描着圓圈向上昇騰。

安笛克沉痛地追想到在這森林中以前所發生的悲劇。於是，當眼看到列普卡村的壯健的人們，現在和那魯遂普基村的貴族和其他的人們一起，正和好地共同勞働的情形時，便好如點頭似地動着頭部，對那近旁用斧砍伐松樹的，耶格斯丁卡老婆子底兒子菲里普說：

「受到苦難的經過，方才使大家睜開了眼睛，要懂得非要如此的做不可，苦難倒是很好的良藥哪！」

「不過，最壞的還是那大地主和村子裏的大戶呢。」菲里普不痛快地說着，依然並不停止他砍伐樹枝的手。

「雖是這麼說，也未免太傻。該是大家都流着蠢笨的血囉！」安笛克說

他現在剛巧站在以前殺死山怪的一場所，突然，那過去的事情，沉痛地在胸膛裏湧激起來，因而重又陷入到煩悶與悲痛的悔恨的渦卷之中。

「這畜生把我搞到這個地步的，全是爲了那個東西！——假使可能，我真要想再狠狠的揍他呢。」——他吐了一口怨恨的唾沫，開始工作。

這一天，安笛克整天地用盡所有力量，把樹木從森林搬運到水車房的製材所去。他雖然致力工作，但是對於雅格娜的思考，以及現在成爲問題的可怕的裁判結果，仍是不絕耽心，使他深爲苦惱。

這以後過上二三天，馬秀告訴他：大地主不但已經答應用分年付款的辦法，把土地讓給西蒙，而且還肯提供森林的一部分和很大的木材，所以娜絲卡的結婚，也決定到西蒙在新的土地上安定下來的那時候，方始舉行儀式。

可是，在現在的安笛克看來，對於旁人的事情是無從關心的了。更加上鐵匠差不多每天都跑過來，不斷大事誇張地申述他危險的將來，並且現出親切的臉色，說出如果他想要向海外遠走高飛的話，關於旅費之類，決計畫量設法幫助，致使安笛克愈加覺得自己的命運，格外在暗沉下去似的感覺。

安笛克有時也會想到：還是拋棄所有一切，實行遠走高飛的計劃；可是有時候，當他看望到田野上的景色的當兒，又覺得要拋棄這種田地，無論怎樣的想也不可能；想到高飛了的話，這一身就要從此毀滅，因而受到非常恐懼的心情所襲擊，於是決下了心，不論怎樣的艱辛殘酷，也得在監牢裏忍耐下去！

雖說如此，那在監牢裏忍受苦楚的豫想，立即又使他墮入到絕望落膽的深淵之中。

這種心中掙扎的煩悶，使他全然憔悴了，他底臉色日復一日地增加深切的憂鬱之色，對於妻房和孩子，態度也逐漸變成可怕的粗暴起來。究竟安笛克怎麼了啊？亨卡對這發生疑惑之心，細心精意地探究這個原因，却無從知道。她在開始的時候，也曾疑心到或者又是和雅格娜之間，重新發生了關係罷，於是她自身也拚命地偵察所有的情形，更差遣耶格斯丁卡老婆子充分留心探測，也向其他各種人們打聽消息，總覺得他們二人現在是毫無關係的，更沒有絲毫在進行幽會的蹤跡。

固然，亨卡在這一方面是安心下來了，但當亨卡無論怎樣努力，作爲一個忠實的妻房而盡力勞動，迎合着他的意思，守住時刻細心地調製菜餚，把房間也打掃得一塵不染，到處都清潔整齊，對於家畜也毫不疏忽地照顧，着意飼養——但這些所有一切，對於要柔和安笛克心情的一點上，却沒一絲效果。假使他是兇狠地怒喝叱責，那倒還好，然而是不說一句話，現出暗沉的寂寞而淒涼的秋夜似的臉色，也像幽靈也似的移動——既不能說他是在生氣，也不能說他很不高興——祇是從胸膛深處吐出冗長的嘆息，偶而也和同伴在酒店裏通夜的喝酒，而這，也在漸行加多。

亨卡無論怎樣地就心不安，却没有對安笛克當面詢問的勇氣。而羅甫老爹也對亨卡說過，並不必怎樣就心當然，這也許是不會錯的。羅甫老爹這一些時候，祇到晚間才來睡覺，白天儘是熱心地教導孩子們，指示他們應該對耶穌的聖心舉行祈禱。——然而，這羅甫老爹所教的方法，却正是俄羅斯政府嚴重禁止在教堂裏舉行的形式。

有一天傍晚，大家正坐在桌子邊進食的當兒，池岸附近的地方，狗在非常猛烈地吠叫，羅甫老爹便放下湯匙，細心地傾聽：

「這有些奇怪——我去看望一下罷。」

老爹說着走將出去，但立即蒼白了臉色，跑了回來。

「路上有佩刀閃着光——如果是找我，可以說到村子裏去了……」

他就這樣悄悄的跑進果樹園，迅快地消失了影子。

安笛克底臉色也變成屍骸一般的蒼白，站起身來。狗的狂吠聲音接近在籬笆外面，而大門口

已經有了沉重的皮靴在走動的聲音。

「該是來捕捉我的。」安笛克在恐怖中畏縮地說。大家都像化石似地呆住。憲兵們跨進了這個屋子。

安笛克絲毫不能動彈，祇是對開着的窗口那邊眺望，幸虧亨卡很是沉着，把椅子揣給憲兵們坐下，做了相當的接應的動作。

憲兵們也並沒有使出粗暴的態度，比較上很是和婉，也表示出立刻想要進用晚餐的臉色，亨卡因此迅快地燒煎了一些鷄蛋之類的菜餚，揣將出來。

「這樣晚了，請到那兒去啊？」安笛克終於發出這樣的詢問。

「公事啊，忙得很呢。」憲兵中的一個隊長也似的人，對周圍迴看了一下，這樣地回答。

「該是追趕強盜嗎？」安笛克好容易現出把握住自信的神色，從欄柵裏拿出酒瓶，倒上一杯遞將過去。

「強盜——不，也不單是這一件……啊，回敬你一杯。」

憲兵們很高興地遞過酒杯，安笛克也把它喝乾了。於是，憲兵們開始食用那些鷄蛋之類的菜餚，看來該是很餓了罷，盆底立刻空了。

家裏的人們，全然像是受驚的兔一般地，縮在一旁。

這樣，到大盤全都吃空之後，大家就交互地喝着伏特加，而那憲兵隊長似的人，就捻着口髭，用慎重的口吻說：

「怎麼樣，你從監牢裏出來，有多少時候了？」

「這一點，老爺不是很清楚嗎？」安笛克這樣回答。

憲兵隊長這邊現出躊躇的神色，這才突然改變話題。

「一個叫羅甫的，在那兒？」

問的聲音很是嚴厲。

「羅甫，是什麼地方的羅甫呢？」安笛克回答。可是安笛克這時早已想到憲兵來的原因，所以心性格外安靜了。

「一個叫做羅甫的老頭兒，聽說住在你的家裏。」

「這個——該是說那常常到這村子裏來當巡禮乞丐的那個老爹嗎？——如果不錯的話，那老爹的名字倒確實是叫羅甫的……」

這樣，憲兵就用更尖銳的聲音，威嚇似地睨視着對方說：

「指東說西的可沒有用！我說的是和你們住在一起的那個羅甫！」

「這個，如果是那一個羅甫的話，雖然也到我的家裏來住，但是他無論到一家，都是同樣的會隨便地住下來的。他不管是屋子裏面也好，牛棚裏面也行，連籬笆角上也會呼呼的睡過去的老爺們打算捉住他做什麼呀？」

「我沒有說要捉住他。——我祇是來調查的。」

「但是他，是一個很正直的好老頭兒呀！亨卡也在一旁插嘴：「他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肯幫

人家的忙，真是個好老頭兒呢。」

「這一點，我們都知道。」憲兵隊長似的那一個傲然地說了，依然使用出各種手段，想要知道老羅甫的消息——有時也拿出碾碎的鼻煙遞給安笛克聞嗅，屑細地詢問羅甫老爹的所有行動——可是無論怎樣的探詢，除了老羅甫是個善良的好人以外，就不能有其他的事實可以獲得。更何況，老頭兒現在到什麼地方，也一點問不出什麼結果，憲兵隊長終於生氣地站起身來，怒聲地喝叫：

「無論如何，羅甫住在你的家裏，是確實的！」

這時，安笛克也用毫不知情的臉色說：「老爺，難道您是說我的口袋裏藏起了他嗎？」

「波利挪·安笛克」憲兵尖聲地叱責：「說話留神一點！我們是爲了公事來的，再不然，你會後悔的！」——憲兵們固然這樣的說，但在回去的時候，因爲拿到一打雞蛋和一大塊新鮮牛酪的禮物，所以現出很爲高興的臉色。

維蒂克偷偷地跟住憲兵們後面，好一會方才回來，他說：憲兵也會到里長和牧師的住宅裏去，也在點着燈的五六家窗口悄悄地窺望，但到處都碰到狗的狂叫，得不到什麼消息，終於離開村子去了。

所謂這憲兵到來的一件事情，使安笛克底心發生了極度的動搖。當他和亨卡二個人在一起的時候，立刻就把自己正在苦悶的問題，告訴了她。

亨卡並不作聲，祇是靜靜地傾聽安笛克的說話，當安笛克在最後說出已經沒有任何方法，祇

有賣去所有一切東西，一起遠走高飛——甚至是到哈美利加去……她底臉色就變成灰也似的，暗沉，突地從椅子裏站起身來。

「我不去，爲什麼要去呢？」她聳起額上的皮，皺起眉心：「不但是我，還有孩子，爲什麼要跑到那種去死差不多的地方去呢？我不去！如果你說無論如何非去不可，那麼，我就用斧頭劈開你和孩子的頭，我自己也跳到井裏去死。我，我不是說謊，也不是恐嚇你。啊啊，上帝，救救我們！」

亨卡這樣大聲的說了，像要舉行莊嚴的祈願似地，在聖像前面跪將下來。

「嗨，別，別這樣大聲的說話。」安笛克安慰着妻子說：「我呢，還沒有決定真的非要這樣地做不可啊！」

亨卡全然像已經窒塞了呼吸似地，不住抽噎地哭泣，好容易才說出下面這樣的話：

「你——你去完成你的懲役，無論如何，用不到想這種不安的事情的。家裏的事情，我自然會好好的照顧，決不會讓人家的脚踏到我們這重要的田地上來的——唔，不要緊的，我會好好的守住這些土地，你還不知道我的本領——我決不會放鬆一件任何東西。就是上帝，在這種時候，也一定會幫助我，度過這種苦難的日子！」說完，亨卡就忍住聲音啜泣起來。

安笛克也長時間地默然思考，終於說：

「無論什麼事情，都由上帝的意志過着瞧罷。我嘛，就這樣等下去，等候那裁判的結果！」
這樣一來，那鐵匠底黑心的計劃和策略，就全然失敗了。

六

「嘩，安靜的睡罷，別再打擾我睡覺！」馬秀咕嚕地嚷着，很不高興地翻身轉向那一邊去。

西蒙因此短時的靜止一下，等馬秀重又響出鼾聲來時，立刻便向穀箱那邊悄悄地踮將過去。他們現在是睡在貯藏室裏面，從西蒙底眼睛裏看來，以為黎明的微光已經照射進來了。

於是，他很快地穿好衣服，用手摸索那就寢以前早已準備好的工具。不住的在黑暗中移動。看來，西蒙的心情很是焦急，有一二件工具跌到地面上去，噠咚的響出很大的聲音。馬秀因為被這騷擾了安眠，又噉咕地叱罵……。

星光雖在逐步地暗淡下去，但依然是閩黑的世界，僅不過東方多少有些白意而已。時刻，好容易才挨到第一次鷄啼，拍動翅膀的當兒。

西蒙把各種農具都搬出屋外，裝上手推車裏，輕輕的從屋子旁邊直推到外面，遮住池子過去的村子還很沉靜，除了池水從水閘中滔滔的瀉落以外，全然沒有旁的聲音。

道路因為被夜閩與果樹園的繁茂枝條所掩遮的緣故，像漆也似的黑暗，那各處朦朧的白色牆壁還可以隱約地看到之外，其餘的，祇有水池中沉靜的水面上所倒映的星星底光耀了。

西蒙推着手推車，現在剛巧走到母親底屋子前面，他放緩脚步側起耳朵傾聽。好像有誰在這院子裏自言自語地說着，正在到處走動。

「在那兒的是誰？」說話的聲音確實是他母親陀米尼克老婆子。

西蒙默默地凝住呼吸，看住這情形，但老婆子並不等候回答，又獨自地說着話走動。

「媽倒像是什麼怪物的靈魂似的，在這黑暗裏面也會到處的走呢。」西蒙想着，悲哀地嘆了一口氣，不知怎的感到一種空洞的恐怖，就趕忙輕輕地出動。

然而，他底眼睛裏面，仍然清楚地映出陀米尼克老婆子倚住手杖，不絕地自言自語的呻吟，正在搖搖晃晃地走動的姿態。

「媽呢，到了現在，對於虐待過我的事情，胸膛裏已經覺得疼痛了。虐待過我……」他在心裏發生一種奇妙的勝利與可憐的感覺，緩步地在滿是車轍和洞穴的大路上走將過去，可是立即又用像被風所追激似的速度，也不再留神那車轍的痕跡與路面的洞穴，以可能的速度奔跑起來。

他以這速度，一氣地推住手推車前進，直到連接上波茨耳西去的十字路的地方為止，但是周圍非常暗闊，什麼事情也無從着手，祇得就在這地方的十字架像下面坐了下來，休息一下身體。

「真可惡！你這漆黑的傢伙，連田地和森林都叫人分不清楚了。」他對黑暗這樣地喝叫，向四周看望，無論看向那一邊都是黑沉沉的，祇有天空有些微的白光在流動而已。

他這樣等着覺得異常難耐，想要大聲的舉行一下晨禱，可是無論怎樣追思，也想不出忘記了的祈禱文句；他胸中湧激的盡是些融融歡樂的希望，雖是把手放到被露水濡濕的地面上去，也儘是癡呆地發默。——是的，現在他自己所有的土地，田地，不正是橫展在他底眼前嗎？

「我底——我底可愛的田地！到了我底手裏，那裏還會給你逃走！」他這樣想着，由熱戀而激勵起來的勇氣，希望與歡樂，不住地猛烈的燃燒起堅固的決心。雖是黑暗之中，他那在歡樂中輝

耀的眼瞳，對那從大地主用分年付款方法而獲得的，等候着由他底手耕耘起來，現在正在森林一旁茫然發光的，廣大的六愛克田地，現出愉快的笑意。

「可憐見的，你到現在爲止固然像土地的棄兒，可是從今天開始，要成爲我底寵兒了。祇要我有着生命的日子裏，那裏肯讓你和我分手呢！」他說着，把羊皮在襤褸的衣服上面裹緊；因爲雖是夏季，早朝也還有些寒意。可是，這樣依然覺得有些寒冷，於是就把身子靠在十字架像下面，短時之間貪戀一下甜蜜的酣睡。

等他睜開眼睛飛跳起來時，田地上已經有些明亮了，但爲了籠罩着灰色霧靄的緣故，所以並不十分清楚，滿露住露珠的低垂的麥穗，在他轉動的身體旁邊，嗦嗦地波揚。

「天色已經光亮了——好罷，工作罷！」他自言自語地說着，伸伸腰背，然後在十字架像前面跪將下去，開始舉行早禱；他今天所舉行的早禱和往常不同，不再是胡亂的機械地說着什麼，要草率完事了。今天早晨，他熱烈地從靈魂深處祈求上帝的援助，灌注出全副精神，張開雙手去擁抱十字架上的基督底聖足，更深切地信賴上帝底無限助力，也張開充滿熱意的雙眸，呆呆地注視救世主忍受苦難的臉龐。

「請您幫助我，慈悲深切的主耶穌·基督！我是屬於上帝的。是個貧窮的，一無所有的棄兒。上帝，請當作我的上帝，幫助我罷。我雖是個罪孽深重的人，請您清淨我的罪惡。懇求上帝的慈悲——我要舉行彌撒——打算舉行二次貢獻彌撒。而且，也想貢奉聖燭——不但這樣，到我這新的田地成功的時候——還要供上一頂綢製的華蓋。」

西蒙低低的跪着，這樣地祈願以後，全然像對待戀人似地和聖像接吻，然後，轉過身去，對大地緊緊的按上了嘴唇——這才重又站起身來，可是他底心，是充滿了多麼清新的朝氣與勇氣啊！

這樣，他踏上現在需要耕耘的土地，高喊出歡快的聲音：

「呵！等着罷，立刻做給你瞧！可愛的土地啊！」

這土地剛巧是在森林的境界邊，和那列普卡村的牧場互相連接的地方，可是實際上，是多麼荒蕪貧弱的一小部分的土地啊！真可說不過是野原上的一塊偏側土地，是些滿凹着洞穴也似的窪地，更混雜了不少石砂和石塊，幾乎無從下手，而且還緊密地叢生着野生的梨樹，以及荊棘和蔓草。高的地段上無論從那一角來看，盡是些鼠麴草，野莓，長的氣勢茂盛非凡，而低窪的個所，又是到處潮濕，緊密地生着蘭草和蘆葦總之，這種荒野，世人是喊叫「狗也號哭」的那種土地，所謂連狗也不能自由穿走的場所。大地主自己也會真心地忠告西蒙，即使買了也不會有什麼用處。然而西蒙這邊却頑強地不肯依從，結果，終於堅決地這樣說的：

「這正是我所希望的土地，祇要有能夠做事的本領，不久之後就可以改變成一塊良好的田地！」

馬秀一看看到這種荒涼的土地，也爲之閉緊張開的嘴，想要阻止西蒙購買。「這是和沼地沒有兩樣的土地，恐怕連狗也不高興在這地方睡覺，不見得能夠墾成田地。」他這樣地勸導，但西蒙並不改變他的初志：

「我已經決定了，無論怎樣的土地都不成問題，我用我的雙手做給你看！」

他這樣地說着，買了下來。

西蒙單是以價廉的理由，買定了這塊土地。——愛克的代價祇有六十盧布——而且，地主還答應他，如果要在這土地上建造房屋，可以幫助他木材和其他材料。

「行啦，那時候說過的話，現在正可以實行給他們看哪！」他喊着，對這新的所有地用發光的眼瞳眺望。他把手推車放在路邊，在這插着樹枝當作新的地界的土地周圍，遠着巡走。

他充滿深切的喜悅，緩緩地移動脚步，心裏思考工作的順序。究竟用什麼方法，從什麼地方開始工作才好呢？這工作，正是爲了他自己，爲了娜絲卡，爲了他一家的子孫，必需打定基礎的第一鉞。而且，這時候，他想要盡力勞動的慾望，正在猛烈的衝動，舉一個例來說罷，猶如一頭餓狼抓住了一隻小羊，以顫動的舌端去舐嚐似的貪婪神情，對住這片處女地。

首先，他想着在那一邊建造房屋，而開始注意地選定這位置和方向。

「對了，讓森林在北面，朝村子那面開起大門，那麼，自然地能夠避免冬季的暴風了。這樣的話，就是要把木材從森林裏搬運過來，也可以減去不少的距離。」

他這樣地地下着決心，首先定好四角的基石，脫下披着的羊皮，去在一旁，以興奮的氣氛劃了十字，在手掌裏吐上一口唾沫，開始填好地坪，也埋沒拔去樹木的洞穴。

到這時候，太陽方才從東方閃出燦爛的金色光輝，昇將上來。家畜的鳴叫，和井上用滑轆吊水的聲音等等，也從遠方傳揚過來，涼爽的微風飄然地從麥穗上面滑過，而道路上的軛轆的車輪，以及人們談話的聲音之類，也漸次地煩噪起來了。但是，這些聲音，怎能奪去西蒙的注意力呢？他現在，

正在創業的勞働中，灌注着全部的精神。這勞働的情形，猶如兇神正在瘋狂似的猛烈，祇在僅少的時間中，停住雙手，伸一下腰背，揩去額角上的汗水……於是，立刻運動工作的手，重又開始勞働，提出他那朝猛的執着心時，宛像馬蟬吸住了貪吮血液一般。他用他那日常自言自語的習慣，祇要在眼睛裏看到的東西，就像對待生物同樣地，不絕地說話。

當巨大的石頭橫在那兒，不能不把它翻動的時候，就說：

「唔，你這傢伙！」他這樣對石頭說話：「你休息的時間已經不少，大概到了厭倦的時候了罷，呸，起來起來，還是當我們家的基石吧！」

在碰到繁茂的荆棘時，就高聲的笑着嘲罵：

「你這個蠻橫的東西，你想要阻撓我也沒有用的！你想用刺來搔傷我的大腿嗎？真是的，你這蠢東西……」

這樣，又碰到了野生的梨樹：

「這傢伙，未免生的太鬧猛啦！滾到別的什麼地方去罷！把你改做豬欄的地板，也許是很合式的，或者可以做得像波利挪家裏的一樣平滑呢。」

於是，不時的爲了透換一下呼吸，而對這整個的土地眺望，現出慈父似的憧憬的眼光，喃喃地說：「你，真是的！是我底可愛的土地啊！」

這長滿雜草的土地，全然是其他的人所不屑一顧的原始的荒野，無論誰也不肯動手開拓的地面，但在西蒙看來，却會興起慈母之心同樣的，現出可愛得難以忍耐似的神色，而噉噉地說出愛

撫的言語：

「噯，再忍耐一些時候罷，我會把你好好的耕耘起來的。我現在就要使你成爲良好而又肥沃的田地，使你成爲決不至比四周的田地來得貧弱遜色。噯，用不到耽心，我就要替你撒上大量的種子。」

在東方昇起的太陽，用強烈的光線正面地照射他底眸瞳。

「啊，多謝哪，上帝！」他眨動睜不開的眼瞼說：「看樣子，有相當時期的好天氣，可以繼續下去呢！」——誠然不錯，太陽像在燃燒似地發出赤紅的光彩。

一直那邊，舉行彌撒的鐘聲不絕地震響，而列普卡村中的烟囪裏，幾條青色的煙霧，正在嬈嬈地上昇。

「你這傢伙的肚子，看來倒已經很餓啦！」西蒙這一次對自己也這樣地說，抽緊一下腰上的皮帶，發出有些悲觀似的聲音：「可是現在，你的媽媽是不會再拿餐匣來給你這傢伙吃了，還是提起精神幹罷！」

到了這個時刻，波茨耳西的其他土地上，也有列普卡村的人們陸續過來，耕耘那和西蒙同樣地買到的新的土地。他底眼睛裏面，立刻映進了史太霍·普洛秀卡的二頭壯健的馬匹，正在拖動犁鋤。

「啊啊，那該是我多麼需要的傢伙哪！就是有這末一匹也就夠滿足的了！」他在心裏這樣地思想。

還有的是喬瑟夫·華尼克不住地用馬車裝載做基地用的石塊，克萊姆巴父子一起在地面的界限邊挖掘泥溝，村長的兄弟格萊戈里也在路旁靠近十字架的地方，豎起測量棒，不斷地忙着做着什麼工作。

「那一邊的地面上，」西蒙心裏想：「如果造起酒店的話，倒是很適當的。」

這當兒，格萊戈里把測量棒直插在自己所希望的場所上，就對西蒙這面現出笑臉走將過來，一邊說：

「哼，使出這樣大的力氣，倒有些驚人哪！」他顯出驚嘆的眼光喊叫：「你這種做法，活像是一個人做上十個人的事情吓！」

「不做又怎麼辦呢？我又沒有一點兒的資本，有的祇是一條短褲和這一雙空手囉！」

西蒙這樣地回答，因為正在拚命地做着工作，所以並不停住手的動作，而且還現出不高興說空話的臉色。格萊戈里說上二三句嘉獎的話，便重新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這以後接連的又來了各種各樣的人，有的對他大事鼓勵，有的說了些打趣的話，有的人却單是爲了抽煙或是說笑，而跑將過來，但西蒙反而覺得異常焦燥，終於在下利乞克走過來的時候，就不快地說：

「你也應該很忙罷，人家正在忙着工作的時候，是不能來打擾的，今天是工作的日子，根本不是休息——這樣地說着笑話過光陰，未免太說不過去哪！」

說着現出生氣的神色，因此，誰都不再過來，沒有了礙事的人。

太陽使人睜不開眼睛似地閃爍，而且還像在燻炙似的炎熱，整個的世界，都被猛烈而輝煌的，

微微震顫的光線底薄幕，所掩蔽起來了。

「但是，不管怎麼熱，我可決不會逃到樹蔭下，或是什麼地方去的！」西蒙對着太陽說話。這時，他看到娜絲卡替他送早餐來的姿態，立刻便向她那邊走將過去，用像餓瘋了似的手貪狼地抓住餐匣，胡亂地吞食。

娜絲卡臉上沒有一絲欣快的意思，呆呆地對這土地眺望。

「這可不行，這樣荒涼的土地，無論種什麼，都不會有收成的。」

「不會，不會，那會有這種事情——無論什麼都可以種下去。不久之後，唔，娜絲卡，就是你要做麵包的黑麥，也可以種的很好呢。」

「是嘛。祇不過，也有着『等草長成，馬已餓死』的話，無論草怎樣會長，種麥就不見得會長的很好了。」

「你說什麼話呀，娜絲卡？我們不是有了自己的田地了嗎？我們，從此以後就可以和以前不同，過那很舒服的日子了——有六愛克呢！西蒙非常美味似地把餐匣裏的食物，很快的全都吃完，對娜絲卡這樣地說。

「可是總不能吃着泥土過光陰吓——你想，這一次的冬季要怎樣的過呢？」

「這個我心裏自有主張，你用不到耽心。我對於這一點，早已想好了非常美滿的方法。」

他說着，放開吃完了的餐匣，長長的挺了一下腰身，拉住娜絲卡走着，把自己的各種計劃都對她說明。

「從這兒起到那一邊爲止，」他現出愉快的臉色高聲的說：「要當作建造我們底房屋的地面了。」

「要造房屋？這如果把泥土堆起來，造一個像燕窠似的屋子，倒是可能的。」

「那裏是一幢既有柱子也有椽子的房屋。無論是粘土也好，砂子也好，不是都能夠到手的嗎？先建造一所臨時應急的屋子，忍耐那麼二年的話，立刻又可以重造像樣的屋子的。」

「嗨！你在想的，該是大地主也能住的那樣房屋吧？」娜絲卡依然很高興地說。

「什麼話，無論是怎樣簡陋的小屋子罷，比要住在人家的家裏，總還是住在自己家裏的痛快得多呀！」

「普洛秀卡底妻子曾經親切地對我說過，今年的冬季就是住到她那屋子裏去也可以的，她肯替我們挪出空的房間呢。」

「這種親切的原因——我是知道的，祇要是折磨我媽的事情，她是什麼都肯做的。因爲普洛秀卡的老婆，是把我底媽當做眼中釘的。——用不到耽心，娜絲卡，我會造一幢有煖爐有窗子，祇要是必要的東西什麼都有的屋子，給你住的。從今天起過上三個星期，看就是了，即使我要磨去二隻手臂，單剩下肩膀，也要把它建造起來的！你再忍耐一些時候罷！」

「可是，西蒙，你難道說儘是一個人做嗎？」

「馬秀說過會替我幫忙的。」

「你的媽媽什麼都不給你嗎？」娜絲卡鼓着嘴說：「她裝出不知道的樣子，看着你嗎？」

「我嘛，就是要死，也不想她來幫助我！」西蒙終於大聲地這樣怒喝，可是看到這聲音使她現出非常沮喪的臉色，就覺得很是不忍，就和她一起坐到黑麥田旁邊的田畦上去，吃吃地說出自己的意思。

「娜絲卡，這種事情是不會可能的。媽已經把我趕了出來，而且還不知道說過多少對於你的壞話呢！」

「即使如此罷，就是分給你一頭母牛，不也是應該的嗎？這樣看來，我們比那巡禮乞丐，不是更窮苦得多嗎？祇要想到什麼都沒有一件，全然像赤裸的身子的一點上，我真害怕呢！」

「娜絲卡，一頭母牛，我想總可以到手的。何況我，已經想好了辦法。」

「可是……連牛棚也沒有……怎麼能養牛呢……什麼事情都沒有辦法做下去啊。」她把頭靠在西蒙的胸膛上面，啊的哭了出來，西蒙替她揩去淚水，撫摩着她的頭髮不住安慰。這樣做着之際，西蒙感到自己也悲痛起來，但是不可思議地却並不流下一滴淚水，因為他覺得有充分的自信。——不多一會，他抓住鋤頭，突然跳起身來，故意裝出生氣的神情怒喝：

「婆婆媽媽的，也得多去想一想呀！這樣忙的時候，你却不做一點子事情——儘是七七八八的說些嘮叨的話！」

娜絲卡也非常窘迫地同時站起身來，不安得心裏儘是發痛，終於這樣的說：

「我們，就算是不至於餓死罷，也要被這荒地的狼咬死的了！」

這樣，西蒙真的生了氣，一邊着手工作，一邊對她嚴厲地叱罵：

「如果儘是說些這種廢話，哭哭啼啼的，還是住在家裏，別到這兒來的好哪！」她想抑平他底焦灼的怒氣時，他却逕自把她推將開去。

「啊——啊！」他獨自想：「所謂女人，雖然和男人同樣的流着人底血液，但是對道理，却比不上男人的明白。身份，可並不是哭哭啼啼的下去，就會從天上掉下來的東西！若不是用雙手拚命工作，那裏會成功呢？」所謂女人的傢伙，真是個小孩子，不是哭，便是笑，或者是失望，再不然，就會罵出咒聲——真是毫無辦法！」

西蒙啾啾地說着，開墾這荒涼的土地，到後來單是專心到勞力的工作上去，把所有其他的事，情全然忘懷了。

這樣地，他每天都爲了開墾，提出渾身的勇氣。每天早晨從灰暗中起身，晚上在黑暗之後方才回來，也不和他人說話，逕自睡過去了。娜絲卡因爲到牧師的馬鈴薯田上去做幫工，所以常常由特萊斯卡她們把餐匣送去給他。

人們雖常常去看望西蒙的工作情形，但因爲西蒙討嫌人家和他說話，所以誰都不接近他，而在很遠的地方眺望。他底不屈不撓的偉大精力，已使全村的人爲之非常驚異。

「那傢伙，想不到會那樣的倔強！看到這種情形，無論那一個，也要大吃一驚的吧？」克萊姆巴欽佩似的說。

「那當然囉！總說一句，那傢伙也流着陀米尼訶瓦老婆子底血呀！」旁的人笑着回答。這樣，那每天仔細地看住西蒙工作情形的格萊戈里就說：

「真的，那傢伙真像牛也似的做着工，我們呢，倒很想幫他一下，可以使他省力一些。」

「這話說的不錯！」大家都表示同意。「他倒是一個值得幫助的傢伙哪！」

說雖是這麼說，可是無論那一個不會自動地出去幫助西蒙，而是在等候西蒙方面來請求自己的助力。

然而，西蒙不但決計不去請求人家的幫助，而且也根本不會想到過這一點。因此，過了幾天之後的有一天早晨，有人牽住馬拖着犁車走將過來，反而使西蒙吃了一驚。

這是安多柳愉快地現出笑臉，大聲的喊：

「哥哥，是我呀！——告訴我什麼地方要耕的罷。」

難道弟弟真的會來嗎？西蒙有點不相信自己底眼睛。

「是嘛，你來，我是很感謝的——可是你要給媽媽揍的很兇呢——你不知道嗎？」

「給她揍了又有什麼關係呢？——假使媽媽真的那樣的做，我立刻就會逃到哥哥的地方來的。」

「安多柳，你是自己下了決心到這裏來的嗎？」

「唔，自己下了決心來的。我也會想過很多時候，她們都緊緊的看住我的行動，——連雅格娜也不叫我來呢！」

安多柳準備犁鋤，把家裏的情形細細地說了出來。於是，在這一天裏面，二個人協力地做上不少的工作；回去的時候，安多柳約定明天依然來幫他的忙。

第二天，太陽上昇的當兒，安多柳來了，但是西蒙底眼睛裏，清楚的看到他臉上有血的凝疤。可是到這一天工作完畢之後，他方才說：

「媽把你打的很厲害吧？」

「那裏，媽是個半瞎子，那裏抓得到我呀！我那裏肯由她胡亂的打呢。」他雖是很神氣的說，但在聲音裏面，總有些帶着虛偽的神情。

「那麼，雅格娜——該是她去告訴的吧？」

「嗯，姊說些不懂事理的話，真是討厭！」

「是嘛，所謂女人的東西，完全是莫明其妙的，什麼時候會做出什麼事情，誰又能夠知道她們呢。」西蒙嘆了一口氣，對弟弟說明從明天起，不必再來了。

「做到這一點了，以後就是我一個人也可以做下去的，將來到忙着要播種的時候，再來幫助我就是了。」

因了這個緣故，西蒙重又獨自一人，每天每天的繼續勞動，完全像是在打穀機周圍迴走的馬匹一般地，也不管孤獨或是炎熱，儘是猛勢地工作。這二三天裏的暑熱程度，愈過就愈加提高——使人以為是在焦熱的地獄，或者是站在火災場的近旁。村子裏的人沒有一個想要到田野上去，天空猶如有火焰在不絕降下。整個地面灼熱得好像將要傾覆，既沒有微風擺動，也沒有鳥兒歌唱，連人的聲音也沉默下去，不再震響了。祇有那熾熱的太陽，一邊投下炎熱與旱魃，自東而西的不斷地迴轉。

雖然如此，西蒙也依然和起先一樣，連日不斷地努力勞動。有時甚至還吝惜回去的時間，就這樣野宿在開墾地，直到天色放明。馬秀有時候也會阻止他，說這樣勞動會對身體有害，但西蒙却頑強地並不理會，而且乾脆的說：

「到了星期日，自然會休息的。」

於是，在星期六這天回到馬秀家裏來了，然而不是疲憊不堪的，連在吃晚餐的當兒也有些沉沉欲睡；而第二天的星期日，幾乎是睡了一個整天。好不容易睜開眼睛來時，已是將近傍晚的時光，他從臥床裏起來，全身修飾得非常齊整，坐到滿放美味食品的餐桌邊去，女人們圍住了他在一旁侍候，連對西蒙底臉色偶而有些微的變化，也異常留心，誠心誠意地勸他盡量進食。西蒙也吃得飽飽的，放鬆皮帶，大人物般的大模大樣地伸伸手足，愉快地說：「啊，真吃的太好哪！現在大家一起出去，有趣地玩上一會兒罷！」

在這種理由之下，西蒙挽住娜絲卡底手到酒店裏去；而馬秀也和特萊斯卡一起來了。

酒店的老闆猶太人，一看到西蒙的臉龐，就鄭重地招待，也不待使喚，就在他面前送上一杯伏特加，恭敬地喊着『老闆』的尊稱。這樣一來，西蒙也就不然而然地現出一些傲然的得意神色。他喝了一些爲了保持體面的酒，就擠身到村子裏第一流人物集在一起的地方，對各種事情發表出他自己底意見。

酒店裏面現在正是客滿的盛況之中，音樂不絕地奏演，祇差還沒有開始跳舞。人們都交互地喝着酒，照例嘆息近來連續的旱魃，談論着這不景氣的世間和困難的生計。

波利挪家的人們，還有鐵匠的夫妻也都來了。他們都走進內側的雅座裏面，看來該是相當愉快罷，那猶太人把伏特加或是啤酒，無次數地送將進去。

「怎麼樣，安笛克今天看住老婆的眼光，倒像是狗看住了骨頭呢！他也知道愛惜自己底老婆啦，要改變的話什麼都改變哪！」阿姆勃羅司老爹對內側的雅座裏張望着，涎着臉龐在嘴裏嘖咕。那裏而不絕地傳出愉快的喧鬧之聲，但老爹却無從進去接近他們。

「那是當然的囉，安笛克他也会知道無論誰的脚都可以穿的長靴，總還是套上祇配自己底脚的木靴來得舒服，雖然樣子壞了一點。」耶格斯丁卡老婆子也一唱一和地應答。

「說的很對呀！其他的誰也插嘴打諢：『那樣深大的長靴，連脚上的鷄眼兒都不會生一個的了。』——所有的人聽到這話，就滿堂大笑起來。因為根本上，這話指的是誰，是大家所異常明瞭的事情了。」

祇有西蒙對於這種談話既不注意傾聽，也並不嘻笑。何況，他已經喝得相當的醉，用手臂挽住安多柳的頸頸說：

「擘——噯兄弟——你應該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現在就得好好的聽我說話，爲了你自己的……」

「這個……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安多柳眼睛裏撲撲的淌着淚水：「可是，媽儘是說些沒有理由的話……沒有理由的……」

「媽媽嘛，現在是不成問題的了。我已經是一個有田地的農家啦，好好兒的聽我的說話就是

了。」

正在這當兒，樂隊開始奏出高昂的跳舞歌曲。人們底脚便自動地抖動，押着節拍，形勢上變成在大店堂裏非要跳出幾對男女成雙的舞伴來不可了。因此，西蒙立即把手摟住娜絲卡底腰身，飛跳出去。他展開夏季外套的下裾，把帽子掀向斜側，唱出嗒嗒哪·嗒哪·嗒·嗒·嗒；而用靴跟在地板上高聲踏踢，乘先嘖咯咯的舞旋起來。這是多麼爽快、歡樂、跳躍靈魂的喧鬧啊！歡樂正在刻復一刻地加緊迅速的渦卷。

可是，這樣跳上二三支舞曲之後，由娜絲卡和她的母親們催促之下，西蒙就溫靜地任憑她們擁住了，回到娜絲卡底家。於是，在離開熱鬧場所以後的，沉寂孤漠的心情中，坐在屋子外面。這時，耶格斯丁卡老婆子走到他的旁邊，長時間的說着話。直到夜很深的時候，西蒙雖然想到出去，但也並不怎樣焦急，就以舒暢的神情，靠緊在娜絲卡身旁，不是用手指劃一下她底臉頰，就是在她底脅下逗弄，然後像風箱似地吐出一口氣來。

終於，娜絲卡底母親對他說：

「噯，你還是在貯藏室裏睡罷，這樣晚了，還想到那兒去逛呀？」

「唔，這樣很好，我在陰涼的地方去替你舖好床罷。」

「娜絲卡，你這樣未免太無情啦！」耶格斯丁卡老婆子笑嘻嘻的說。

「什麼……你在說什麼話呀？你倒再說下去看罷！」生氣的娜絲卡底胸口裏，不住卜卜的悸

動。

「那不是應當的事情嗎，娜絲卡？不是你的丈夫嗎？比結婚早上二三天碰碰乳房，也不是什麼大的罪惡呀……何況，他爲了你像牛一樣的做着工作，不讓他得到一些兒的安慰，不是太可憐了嗎？」

「說的挺對！老婆子說的話多有味兒，娜絲卡！」西蒙這樣痛快地說時，娜絲卡就羞得跳起身來逃將開去，而他立刻追上去把她抓住……

「娜絲卡，你也想不到這樣的逃走呀！難道要在這樣晚的時候，把我趕走嗎？」

娜絲卡底母親好像想到了什麼事情似地，走進屋子裏面去了。耶格斯丁卡老婆子說：

「娜絲卡，人生是不會有第二次的青春的……怎能把男人趕開呀？這種世界上，快樂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而你已經有了這一點——這不是比盲雞啄到麥粒還值得感謝嗎？——爲什麼又要讓它逃走呢？」

她這樣說着，也走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時，馬秀剛巧和老婆子交替地經過院子外面，就隔着籬笆對西蒙說話：

「我哪，倒佩服你忍耐的工夫呢，叫我可辦不到這一點！」

這第二天，西蒙在太陽還沒有出來之前，就奮發地使用不盡的精力，不斷地從事開墾。當娜絲卡替他送早餐的食回去時，方始略微休息一下。但這與其說是爲了食慾，遠不如說是爲着想要接吻來得妥貼。

「你如果要做出對不起我的事情，我是會用燒火的筷子刺你的。」

娜絲卡嘴裏說着這種威嚇的話，一邊把身子投進西蒙底寬闊的胸膛上去。

「娜絲卡，你是我的，我是決不會放開手的！」他爽朗的說了，用力盯住她的眸瞳注視，一邊又用很低的聲音說：

「第一個生男孩子多好！」

「啊，馱子是誰告訴你說這種話的啊，不……不！」娜絲卡立刻把他推開，臉頰燃燒得火也似的通紅，飛跳開去。在不久的時候裏，從並不怎樣遠的地方，那個落魄的貴族約賽克氏，嘴裏啣着煙斗，背上挾住小提琴，走到西蒙這邊來了。

「啊，恭喜恭喜，努力得很哪！」這樣招呼之後，又問了幾句關於開墾的情形，西蒙也大爲得意地誇說着自己工作的手腕，一邊不絕地勞動，但是他突然地閉住嘴，立停下來，張開驚愕的眼睛，希望因爲約賽克氏這時已經放下小提琴，脫去外衣，把西蒙所掘起來的堅硬的泥塊，用雙手敲鬆，捻成柔和的細粒。

西蒙手裏的鋤柄掉到地上去了，呆呆地張開嘴唇。

「擘，西蒙，你爲什麼馱在那兒呀？」

「這，太不像話了，您，貴族的約賽克老爺，替這個我幫忙……」

「我嘛，你建造房屋的時候，也要替你幫助呢。難道說，我做不到這種事情嗎？——唔，你瞧着就是了。」

從這時候起，就和這個貴族一起開始工作。這老怪人已經沒有多大的腕力，根本上對於勞動

也並不習慣，可是他有高明的意見和方法，所以工作進行得非常迅快。西蒙也很爲心服，完全依照約賽克氏的指揮從事工作，有時還漏出感嘆的聲音。

「啊，究竟這是爲了什麼呀？——貴族肯替我幫忙……？」

怪人約賽克氏僅祇微微的現出笑容，還不時的告訴西蒙那些不可思議的，遙遠的外國的情形，和古代的傳說。西蒙在驚奇與感嘆的心情之下，幾乎想拜倒在這怪人的足踝旁邊。到了傍晚，西蒙跑向娜絲卡那兒去。把這事情完全告訴了她，然後這樣地說：

「人家都說他是獸子或是瘋人，可是他的智慧，無論他和那一個牧師去比，也不見得會輸給人家的。」

「祇不過，嘴裏雖然說的那樣聰明，可是所做事情，就有些獸頭獸腦似的了。因爲他終究是個怪人，所以會跑到你的地方來，說上那些聽着好聽的話呀！這以後，又該是到惠隆卡的小牛棚裏去睡覺囉！」

「這究竟爲什麼，我是不懂……」

「那怪人無論做什麼好的事情，也總是因爲發瘋的緣故。」

「然而，無論怎麼說，總是這世界上的第一等好人。」

西蒙對於約賽克氏的親切，衷心地覺得無限的感謝。他們二個人雖然共同勞動，在同一個餐

「這位怪人，終究是一個有貴族血統的人。」西蒙這樣地想着，對於約賽克氏雖是親近，也愈

加表示出深切的尊敬與感激。在約賽克的援助之下，西蒙的新屋猶如麵包的醱酵似的，很迅快地就完成了。關於建造的工作，馬秀也同樣地來幫着工作，克萊姆巴底兒子亞當，把應該從森林裏搬運過來的必需的樹木，也全部運了過來。很快地，從列普卡村的遠處看去，也可以見到新築的房屋了，而那形式也逐漸齊整起來。馬秀盡力地指揮着勞働，繼續的做上一個星期，所有的工作全都舒齊，到星期六的下午這才宣告完成。於是，馬秀在安心的心意下，在煙囪上擱上一束青葉的枝條，又去做他自己的什麼工作去了。

這以後，西蒙在這房屋的牆壁上塗好白粉，也把木片和雜屑收拾乾淨。怪人約賽克氏挾住小提琴來了，現出高興地嘻笑的臉色說：

「現在窠是造成功了，祇要把雌鷄去帶過來就可以啦！」

西蒙愉快地回答：「我們在明天晚禱完畢以後，舉行結婚儀式。」說着，他在約賽克氏的腳邊跪伏下去，表示感謝。

「不過，我也不單是替你幫忙，等我沒有了住的地方，也許會到你的地方來住的呢，哈哈！」約賽克說完，悠然地點好煙斗，朝森林那邊走過去了。

西蒙現在雖然做完了要做的的事情，也依舊在屋子周圍來回地彷徨，舒適地伸伸疲勞了的手足，以緊張得可怕的歡喜心意，迴望這落成的房屋。

「這是我的家。我的——」他反覆的說，好像不能相信自己底眼睛也似地，用手指去碰上一下板壁，來回的走上一下，也從窗口上張望一下，更嗅了一下粉刷還沒有乾的帶着酸味的氣息。他

爲了準備第二天的事情而回到列普卡村裏去時，已經是相當遲晚以後了。

西蒙的舉行結婚儀式，已是全村周知的事情了，陀米尼克老婆子雖然依舊裝出並不知情的神色，其實是早已由了隣近人家的傳說，而知道的非常詳細。

第二天星期日的早晨，從很早的時候起，雅格娜就偷偷地避過母親的眼睛，悄悄地穿過果樹園，把各種各樣物品包成幾包，送上五六次到娜絲卡的地方。陀米尼克老婆子明明知道這個舉動，却也並不作什麼阻撓的行爲，祇是默然生氣地在各處走動而已。但她底態度很爲陰鬱，使人看到了覺得很不痛快；安多柳在做完星期日的彌撒以後，胆怯地不敢十分走近母親的身邊。

終於，經過躊躇之後，和她保持了相當距離，這才說：

「媽媽，我出去一下。」

「出去，還不如把馬帶到苜蓿田裏去來得好些。」

「媽媽，我要出去……是爲了參加哥哥的結婚儀式呢。」

「什麼，這又不是你的結婚！」老婆子辛辣地說：「——無論如何非去不可的話，那麼，我也並不阻止你，祇不過你如果喝醉了回來，那就得要小心一點，決不會放過你的！」她極不高興地威喝以後，就這樣倚住手杖搖擺着逕自走到隣家去了。這其間，安多柳完全換上華麗的服裝。

「什麼，我一定要喝酒……喝得醉醺醺的，給她看。瞎子的媽怕她什麼呢？」他獨自生氣地喊着，飛快的跑到馬秀家裏去。現在正是大家聚在一起，要和新郎新娘到教堂裏去的當兒。然而，雖說是結婚，却很沉寂，沒有歌聲，歡聲或者是音樂之聲。就是走進教堂以後，也僅祇點上二支聖燭，娜絲

卡害羞得流下淚水，而西蒙現出怨忿的眼光，對來參加的幾個少數的人迴望。幸虧依照規程舉行儀式之後，風琴師用非常美妙的調子奏響風琴，使大家底脚步想要跳舞般地躍動，才使新郎新娘底心境充滿了歡樂的情緒。

教堂的儀式完畢以後，雅格娜立刻回到母親的地方去，祇是不時地來窺望一下情形。這以後的熱鬧，由馬秀拉奏小提琴，比特吹起笛子相和，再由旁的男人興奮地敲打銅鼓，雖是很小的馬秀底屋子裏面，也立即開始了跳舞，到來的每一個客人都聚在收拾掉桌椅的空曠的地方，塔啦塔啦的跳動迴轉。這裏既有胡亂地吃食的人，也有互祝康健而大醉的人們，大家耽入在談笑之中，然而無論怎樣看來，神情總有些殺風景的氣氛，總之，時間還在明亮的白天，即使酩酊沉醉了也是引起多大興趣，無論誰不致任性騷鬧，所以奇妙地覺得很是落寞。

西蒙儘是假住新娘，無次數地拉到角隅上去，甜蜜地接吻，而受到大家不絕地揶揄。阿姆勃羅司老爹很不高興，咕嚕着說：

「優東西今天盡量的過一下快樂的光陰罷，到了明天，又該要淌着汗水來補足今天的工作哪！」他這樣說着，然而貪婪的眼光，儘是追住了酒杯在巡迴過去的方向。

誠然不錯，今天的這個宴會之中，缺少了慶祝的愉快的活氣。不但如此，那些到來的客人，大概跑進門來，略微坐上一會，也稍稍吃了一些食品，並不失結婚式時應有的舉動，到夕陽在西方照出光輝的當兒，便各自回到家裏去了，因此也不能期待有什麼盛大的歡樂。祇有馬秀獨自一人非常愉快，拉着樂器唱着歌，也拉住姑娘們一起昂奮地跳舞，或是握住伏特加杯到處走動碰杯。當看到

雅格娜的臉龐時，立刻就飛跳到她的身旁，戲耍着不再離開，輕快地說些什麼話；至於特萊斯卡底眼睛裏，浮漾起怎樣悲哀的淚水，根本是絲毫不曾在意的了。

雅格娜對於馬秀固然不會抱有什麼興味，但也並不怎樣拒絕，不安的是就心波利挪家裏的人不會到來，而儘是留神看望，恐怕會見到那亨卡或是安笛克底討厭的臉龐。然而，幸運的是，波利挪家裏的人一個也沒有到，不但是波利挪家裏，連那村子裏第一流有田地的農家，無論那一個都沒有出現。可是，這不是他們謝絕招待，而且還由僕人送來過各種各樣的禮物。不過這種大農家們之不會到來，是一目瞭然的事情，耶格斯丁卡老婆子馬上就吐露出她那專長的譏刺：

「如果有更多的豐盛菜餚，牆壁上會流出伏特加來的話，那麼，就是對那些傢伙揮着棍棒說不准來罷，也無論如何要趕將過來的。現在呢，舌頭既會乾枯，肚子又要挨餓，傢伙們那會有興趣跑過來呀？」

老婆子在這時候，看來那酒的力量已經發生了效用，正想要發揮她那捉狹的本領，碰巧給她看到那牛頭不對馬嘴的約賽克，縮在屋角裏吐着哀傷的嘆息，揉揉鼻尖，偷眼盜看娜絲卡姿態的神情，她就把他粗亂地拖將出來，想使他和娜絲卡相對說話，而加以玩弄。

「嘩，約賽克，不和新娘跳一次舞嗎？要想接吻或是什麼都行，趁現在能纏的時候趕緊纏罷，你的媽是不會答應你和娜絲卡成爲夫婦的，趁早跳一個舞，以後再常常用些手腕，也許會有好處給你的呢！」

借這做了開端，老婆子不斷地尖聲的說出許多痛烈譏諷的話，使人家底耳朵感到疼痛。並不

減於老婆子而酩酊大醉的阿姆勃羅司老爹，也運動他底說不清音調的舌頭，唱和地說着打趣的話，因此大家都按着肚子大聲地哄笑，在怪誕的可笑聲中，不覺興高彩烈起來；這樣連續之際，短促的夏夜，不知不覺地突然明亮起來了。

現在，除了家族以外，誰都不會殘留下來，到祇剩下阿姆勃羅司老爹舐刮每隻酒杯裏的餘瀝的時候，新婚夫婦就決心立即搬到新屋裏去住。馬秀雖曾問過再住些時候怎樣的意見，但西蒙已從克萊姆巴家裏借好了馬和馬車，也就不再去聽從馬秀的話。於是，他立刻把衣櫥，食用器具，寢具等等裝上馬車，更使娜絲卡坐在最高的地方，低下頭恭敬地傾聽她母親的祝福言語，再和舅兄的馬秀接了吻，對別的人鄭重地說了道別的話，把馬揩擦乾淨，開始出發。馬秀的整個家族，都在後面一齊送行。

大家默默地直送到水車房附近，看到有二隻鶴鳥在他們頭上高高地描着圓圈飛行，娜絲卡底母親就拍着手掌說：

「這個嘛，真是大吉大利的好兆頭，你們該生許多孩子哪！」

娜絲卡底臉龐有些紅了，可是西蒙依舊愉快地吹着口哨，在車後推送，充滿喜悅的眼光儘向周圍投射。

最後，終於祇剩下二個人了，娜絲卡巡視一下新的家庭，見到實在太過於貧弱，而啊的哭了出來。但西蒙却大聲地說：

「哼，有什麼值得哭的？傻瓜！比這兒還要貧窮得多的人，世界上有的是呢，那麼，還有羨慕你的

人哪！

西蒙已經異常疲乏，而且也喝醉了酒，所以在鋪着藁草堆的角隅上，橫下身子便睡，頃刻之間就有呼呼的鼾聲響了出來……娜絲卡站在開着的窗口前面，眺望着列普卡村的白色牆壁，吸吸的儘是哭泣。

可是，這樣滿淚水的，心底憂鬱的狀態，並不繼續得怎樣長久。列普卡村子裏的人好像先約定似的，陸續不斷地把各種物品拿到這新屋子裏來了，第一個到來的是克萊姆巴底妻子，捧住母雞，也提着一籠剛才孵化的一羣小雞。這是非常吉祥的先兆，這以後，每天都有各家的妻房到來，而且從來沒有一個人是空手的。

娜絲卡對於她們的親切，心裏非常感激。

「啊，各位都這樣親切，我真不知道要怎樣報答你們才好呢！」娜絲卡說。

「說那裏的話，就說一句多謝，還不是很滿足了嗎？」希戈拉底妻子送來了一卷麻布，這樣地說。

「這個嘛，等到你不再需要的時候，也可以照樣送給誰的呀。」說了，普洛秀卡底妻子從圍身布下面拿出一塊很大的豬的肋肉。

這種贈送的物品送到很多，娜絲卡在相當長的時期中，並沒有感覺到衣食的不足，有一天的傍晚，剛在灰暗的時刻中，那牛頭不對馬嘴的約賽克把他所愛的狗克列乞克牽了過來，帶在靠近屋子的地方，以後，就好像有什麼災害會降下而非常害怕似地，立即飛快地逃走了。

大家都把這話告訴娜絲卡，捧着肚子大笑，但娜絲卡却歪歪嘴唇並不作聲。

「娜絲卡，今天中午休息的時候，那傢伙採了不少的草莓，說要送給你，但給傢伙的媽罵了一頓，完全被她扣住了呢！」

七

耶格斯丁卡老婆子走到波利挪的家裏去。老婆子採集到了不少野莓，要去送給尤茲卡。剛巧碰上亨卡在屋簷下擠着牛奶，老婆子就坐在她的一旁，說些娜絲卡的地方收受到各種各樣贈品的談話。

「不過，」老婆子說完以後，下着結論：「大家那樣的做，該是爲了對陀米尼訶瓦老婆子表示反感吧！」

「也許是罷。」亨卡像要訂正老婆子底話似的說：「不過，總是爲了要幫助娜絲卡吧——啊，對了，我們也得送些什麼東西去恭喜娜絲卡才好哪！」

「如果有東西叫我送去，我倒是很高興去的。」耶格斯丁卡老婆子乘機地說。正在這當兒，聽到尤茲卡底不絕的苦痛的哭泣之聲，從屋子裏面傳了出來，這是在用悲痛的聲音這樣地懇求：

「……亨卡姊姊，把我的那一隻公豬送給她罷。我快要死了，死的時候，娜絲卡會對我的靈魂舉行禱告的，亨卡姊姊……」

亨卡覺得這樣的做很好，就點點頭，可是自己不想去，便喊過維蒂克，吩咐他帶一隻小公豬送

到娜絲卡的地方。

「維蒂克！尤茲卡在裏面苦痛地喊叫：「你告訴她這公豬是我送的，還有，我不能夠走動，你告訴娜絲卡，叫她早些來看我一下。」

可憐的臥病的尤茲卡變成氣性很壞，無論對什麼事情也容易生氣。從一個星期以前起，就因着發熱而睡倒了，全身發出濕疹，到處結成瘡蓋。開始的時候，尤茲卡堅執地要求在外面睡覺，所以就讓她躺在果樹園的樹蔭下面，可是容態愈來愈壞，耶格斯丁卡老婆子就把她阻止了。

「你哪，非要睡到裏面的暗房裏去不可！」老婆子說：「曬到了太陽光的話，全身的毒蟲都要爬進身體裏面去的。」

爲着這個緣故，尤茲卡對於附近的孩子和朋友們，就完全被隔離開了。她獨自一人，儘是躺在灰暗的房間裏面，哭泣，喊叫，頑強地執拗着自己的意思，而身體却逐漸地在衰弱下去。於是，耶格斯丁卡老婆子就當作她的看護，無論誰想從外面走到她這裏面去的，就會用棍棒把他們趕開，施行隔離的治療方法。

耶格斯丁卡老婆子和亨卡說完了話，就把野莓拿給病人去吃，替她貼上膏藥。這個所謂膏藥的主要成分，是用生麵粉調揉新鮮而沒有鹽味的牛酪，再摻入雞蛋黃而煉成的。她把這在尤茲卡底臉上和頸項上厚厚的敷好，用濕布裹將起來。尤茲卡溫文地接受這種治療的方法，用多少有些不安的口吻，點着頭問：

「臉子該不會留下痘疤，做麻子的吧？」

「祇要不去搔它，就用不到就心，痘蓋脫去了也不會留下斑疤的——娜絲卡那時候也是和這一樣。」

「可是，我像受到刺也似的癢……啊啊……癢極了……把我的雙手緊緊地綑起來罷！我呀，癢，癢的很，不然的話，總是要用手去搔弄的。」尤茲卡像拜也似的哀求，真想要把臉頰撕破似地搔弄，癢的再也忍耐不住，耶格斯丁卡老婆子就在嘴裏唸着什麼咒語，焙煙起乾燥的石蓮華底煙霧，對病人使用燻灸的治療，更把她雙手分縛在身體兩旁以後，就出去做她自己的工作去了。

尤茲卡聽住一隻蒼蠅飛動的嗡嗡聲，靜靜地毫不動彈——除去蒼蠅的嗡嗡聲之外，在自己底頭腦裏也響着一種奇妙而不可思議的聲音，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發生或是什麼理由。一方面儘是不絕地感覺到家裏的人偷偷地來對她看望，又輕輕地站起腳跟走了。然後，她又空想起來。青葱的枝條交叉伸展之中，結有許多沉重而赤紅的蘋果，像剛巧垂在自己頭上一般，可是她却全然失去了伸手摘取的力氣。正這樣想時，那幻影裏面又出現一大陣羊羣，圍住她底身子四周，不絕地叫出悲哀的啼叫之聲……這時，維蒂克突然跑將進來，可是她立刻明白了。

「替我拿到娜絲卡那兒去了嗎，我的那隻小公豬？——她怎樣說呀？」

「那麼，當然是很高興的，快樂得差一點要在豬屁股上接吻呢！」

「壞東西！連娜絲卡的事情也要開玩笑嗎？」

「一點也沒有開玩笑，實在是這樣的。——還有，她託我來告訴你，說是明天會到這裏來看望你的。」

正在這當兒，尤茲卡的熱度突然昇高了，前後地搖動着頭，苦痛地尖聲嘶喝：

「快些把牠們趕出去……把牠們趕出去呀……要把我踐死了……啊痛……痛……痛呀！」

可是，在其次的刹那之間，立刻又沉靜下來，呼呼的熟睡過去了。

維蒂克走到外面去了，但無次數地重又回進來看望。有時，尤茲卡不安地問：

「現在是中午嗎？」

「快要到半夜了，大家都睡的很熟呢。」

「真的嗎？那麼，現在很黑嗎？」

「把那些麻雀全都趕出去罷，像沒有毛羽的小雞似的，吵鬧的很呢！」

這時候維蒂克對尤茲卡說着麻雀窠的事情，尤茲卡突地仰起半身喊叫起來——「斑牛到什麼地方去了，維蒂克？那傢伙如果不見了的話，你會給爸爸狠狠地打的！」

過了一會，尤茲卡把維蒂克喊到身旁，低聲地說話：「嚶，亨卡姊姊說，無論如何不給我去參加娜絲卡的結婚，不過我呢，就是要挨罵罷，也是要去……穿那件深綠色的緊身——裙子穿那免罪節穿過的那一條……維蒂克……維蒂克……去採幾隻蘋果。不過，不要給亨卡姊姊看到才好，小心一點！」她正在這樣說着之際，在其次的瞬間，好像已經陷入深切的昏眠中似地，突然沉靜下來。

維蒂克長時間的坐在尤茲卡旁邊，替她拂走蒼蠅，也拿水灌進她的嘴唇。亨卡曾經吩咐過維

蒂克盡可能住在家裏，看護着尤茲卡不要走開，關於照顧家畜的工作，託好克萊姆巴底兒子麥爾契亞和他自己家裏的一起照拂。

維蒂克因為老是住在家裏，不覺對那青鬱自由的森林中的空氣，發生了深切的懷戀感覺。自從尤茲卡的病態轉成沉重以來，就不常到森林裏去，他自己也常常這樣的說：如果爲了尤茲卡的高興，即使是天空也想要扭它下來。他安慰着尤茲卡，逗引她嘻笑，她的無論什麼事情都肯接受下來。

有一天，他捉到一窠小鷓鴣，拿到尤茲卡的枕邊來了。

「尤茲卡，你在這小鷓鴣的頭上摸一下看罷，牠會啾啾的叫呢。」

「嗨！可是我不能動呀！」尤茲卡呻吟似的說着，抬起頭來。

他解開尤茲卡底手，把那剛長胎毛的小鷓鴣放在她的手掌裏。她用無力而麻痺的手心，把小鷓鴣在自己底眼臉前和臉頰上移動，仔細地觀看。

「啊，這很小的鳥兒，可憐見的，儘是怕得嚟嚟的顫抖呢——啊——」

「哎，別給牠逃走！我好不容易捉到牠的，別給牠逃走！」維蒂克現出不願意讓牠逃走的神情，這樣地說，可是終於逃走了。

有時候，也帶來了小兔。他提住牠底耳朵，放在尤茲卡的鴨絨被服上面。

「這真是多麼可愛的兔兒呀！你還很小，是從你媽媽那兒捉來的吧？」尤茲卡說着，像擁抱嬰孩似地抱在胸前，輕輕地撫摩。然而，那小兔像受到苦痛似地，叫出要死也似的瘋狂聲音，從尤茲卡

底手裏跳將出來，逃到走廊上，跑進衆多的鷄羣裏去時，鷄羣立即大聲地噪叫起來，驚醒了勒帕的瞌睡，追趕到大門口那邊去。可是，小兔已經遠遠的逃到果樹園那面去了。狗追過去的後面，維蒂克也大聲的喊着追趕。因爲這騷鬧的情形非常激烈，以致在貯藏室裏的亨卡也驚愕着以爲發生了什麼事情，而飛跑出來，但尤茲卡却像肚子要爆裂也似地，笑得異常愉快。

「狗咬着兔兒了嗎？」尤茲卡不安地問。

「唔，也許罷。」維蒂克說：「不過，兔兒也是跑得很快的傢伙，祇讓狗看到一些屁股上的白皮，就像石塊丟進水裏一般地，在麥田裏面跑走了。——因爲牠奔跑的腳很快呀！——尤茲卡，你用不到這樣的不高興，我又可以去捉旁的東西回來的。」

祇要是維蒂克所能夠看到的東西，無論什麼都拿回來給尤茲卡觀看。有時是有金色斑紋的美麗的鶉鳥，有時又是刺蝟，也有馴熟的栗鼠帶將回來，動出很有趣的姿態在屋子裏到處巡走。有一次，拿來了剛巧孵化的雛燕，可是那母燕也追着飛進屋子裏面，悲啼着並不逃走，尤茲卡覺得可憐，要維蒂克把雛燕送回窠裏去。而且，他並不限於動物，也有其他各種各樣珍奇的東西。有時也把蘋果或是梨子，趁大人們不留心的當兒拿將進來，二個人偷偷地吃掉——可是，到了後來，無論拿來什麼東西，也不再能使她覺得安慰。她已經全然疲乏，對於任何東西也引不起興味了。

「什麼都沒有意思，維蒂克，你去找一些更有趣味的東西回來才好啊。」她很滿意的這樣地說。過去，那隻鸛鳥在屋子裏大搖大擺的走動，用牠那奇妙的嘴甲，伸進鉢子或是瓶裏窺望，有時像伏兵也似地躲在門旁，突擊那進來的勒帕的舉動，曾經使尤茲卡覺得異常愉快，可是到了現在，

對那鵲鳥也現出業已厭倦的神色。——祇是在有一次，維蒂克捉到一隻生有紅色毛羽的美麗的蜜蜂鳥，帶回來的時候，使尤茲卡高興了一會兒。

「多麼美的小鳥兒，像塗上顏色似的！」

「留神一點，牠是要用尖嘴啄的。」

「可是，牠並不像要逃走的样子——這是養熟了的嗎？」

「沒有，但是，我已經把牠底翅膀和腳爪縛起來了。」

蜜蜂鳥使他們在短期中喜樂了一下，然而這鳥很快地就失去精力，不再跳動，無論給牠吃什麼東西也不肯進食，不久之後便死掉了。這確實使波利挪全家覺得悲哀。

這樣地，過上好幾天。

屋子外面，暑熱的猛勢愈來愈酷烈起來了。在白天裏，村人們已是沒有到田野上去的精神；那麼，在夜間呢，蒸熱的程度也一點不肯減低，大家好像被投進在很大的沸滾的鑊子裏一般，連呼吸也幾乎快要窒塞地，比白天更覺得加倍的苦痛。即使跑出屋子外面，或是睡到果樹園的濃蔭下去罷，也是同樣的。因為連日太陽的照徹，已經變成了大旱魃，看着之間就將現出絕大恐慌的災害景象。即使把家畜們帶到牧場上去罷，牧草早已枯萎了，餓着肚子回來時，就啼出哀傷的聲音嘶鳴；馬鈴薯乾枯了，縮成櫛櫛果實那樣的瘦小；瞭望整個的田野時，有些地方凋枯了葉子的大麥，伸在地，上祇剩三來吋光景的高度了。黑麥的葉片之類，情形更是淒慘，小麥也因為受着不到時候的旱災底殘害，祇長出一些僅少的白色穗禾，乾成半枯的狀態。爲着這種情形，村人們都把因了深憂而消

瘦的臉龐，每晚仰向天空，用絕望的眼睛，探求天候會不會出現些許的變兆。但是，天空並沒有一片遮翳的雲朵，在他們頭上的，有的祇是玻璃也似地發白的蒸熱的空氣，下沉的太陽毫無水蒸氣掩遮地，正向西山那邊降落下去。

在這種情形之下，村人們儘是在基督昇天的十字架像前，哀哭着熱心地叩求雨水，可是這又有什麼效用呢！田野是天又一天地在枯凋下去，果實還沒有成熟，就從枝頭上落下，河裏的水也幾乎乾燥了，無論是製材所的水車或是挽粉的水車也全然停住了，靜悄悄地很是寂寞。人們都陷入絕望的沉淵之中，大家聚集起來，各自湊出費用，舉行齋奉聖餐的貢獻彌撒。

村人們這種真心熱烈的求雨祈禱，即使是路傍的石塊，看見了也不能不感到極其痛切，而爲之動心的罷！

那樣懇切的求雨，該是已經到達天帝的聽聞了罷。這第二天又是猛暑中的猛暑，身體的汗水流的好像熱湯，因了太陽光線過分猛烈而可怕地照射，鳥類好像停住了呼吸，從樹上飛下地面，牛在牧場上叫出悲鳴，橫躺下來，馬再也不從馬房裏出來。人們疲勞得沒有絲毫精力，儘是在果樹園的濃蔭下匍匐，不肯從裏面跨出一步。終於到來了——剛在正午時分，當森羅萬象在這白熱的大熔爐之中，正要窒住那最後呼吸的這個時候——突然，濃霧捲將起來，倏地遮住太陽的一剎那間，使人以爲是陡地撒上一把灰塵也似地，雲層蓋沒了天地，在昏迷之中，響出猶如無數怪鳥拍動翅膀般的煩雜的聲音，從四面八方凝結起濛濛鉛色的濕雲，頃刻間，那險惡的猙獰的威嚇形相，雲的低壓到地面上來了。

村人們的胸膛立刻在恐怖中畏縮，寂然的沉靜下來，一如期待現在會發生天變地異似的，不住卜卜的悸動。

四處的遠雷正不痛快地震響，狂風開始吹徹，砂塵將要晦沒天空般的旋轉，湧漲上昇；而且這還非常濃厚從妖雲中偶而漏洩下來的太陽光，也變成帶病的銅色黃光，茫然瀰漫。一瞬之間，周圍刻復一刻地暗澹下來，雲的閃出可怕的電光——真像是天上的什麼巨怪在亂揮火鞭同樣。這其間，在暴烈的轟音之中開始打下第一個落雷，與這同時，人們都狼狽地飛逃到屋子外面。

忽然間，天地發生了絕大的狂亂！現在，太陽的姿態早已不知道躲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怕得無從形容的旋風到處急轉，在漆黑的看不到人面的濃塊之中，毫不休止地從天射下火也似的光柱，眩耀着眼睛，雷鳴與電光不隔分秒地連續，怒馬般的豪雨傾向地面，所有的樹木都受到疾風底巨掌狂烈地撲擊。

落雷之後，更連接着落雷，人們的眼睛昏花了，耳朵也聾了，雨像狂瀑似地降瀉，在不辨咫尺的沉暗中，不時有伴同雹粒的烈風吹刮過去。

這種狀態大約繼續到一個小時罷，那田地裏的麥全然被打擊得俯倒了，道路也化成漾發泥泡的濁海。這以後方才逐漸緩和了一些，剛以為立刻可以放晴時，却又頓時間轟出一陣怒雷，宛如冰源之上有千匹奔馬拖着空車在縱橫馳驅似的震響——而投注的雨，又像用大桶傾潑似地狂灑。

人們現出在恐怖中戰慄的神色，從窗口對外面眺望。有的人家在屋子裏點上聖燭，唸着避免

落雷的咒語，也唱出『聖母啊，請讓我們在胸前依靠』的讚美歌。有的人家更把聖像捧到門口，想要鎮退惡魔。然而，幸運的是，這極其狂暴的大雷雨，並沒有降下多大的災害，就立即收息了。祇不過，正在將晴未晴之際，而雨滴還在繁密地降落的當兒，村端那邊融融的昇騰起冲天的黑煙，這是村長家的穀倉爆發了火柱。

看着之間，黑煙與火焰在那屋棟上冒炎，村人們都慌張地飛跑過去。根本這是無從消止的事情，一開始就像澆上油的柴山點上了火也似地，轟轟烈烈的燃燒起來。然而，也終於由安笛克和馬秀拚命地叱咤指揮大衆之下，進行着消防工作，才能使訶喬耳底家以及這附近的隣家，沒有延燒起來。更幸運的是，道路都爲了豪雨變成與河流相似的流水，雖有幾家屋頂因那飛火而遭到燃燒，倒也並未釀成大災，祇有那村長的穀倉，炎炎地燃燒得很高，放射出怪誕的光芒，頃刻之間就燒成了灰燼。

村長在這天因了公事，一早起就到鎮上去而沒有在家。他那妻子却爲着這個絕大災害，瘋狂得失去了神志，猶如受到追趕的母鷄似地號哭着到處奔走。火災平息下來時，人們都回去了，可是這當兒走近村長妻子的近旁去的是誰呢？那是訶喬耳底老婆珂茨洛瓦。她把雙手高高撐在兩邊腰脅上，狠毒地吐出憎恨的咒罵。

「嘿，你瞧！這是天罰！——哼，哼，村長太太哪，這就是叫我受到兇惡苦痛的報應，明白了沒有？這就叫做天道報應呀！」

村長夫人立刻張開雙手撲將過去，但正要開的始可怕的互相毆打，却由安笛克（實在費去

不少力氣）把她們分拉開來。這以後，訶喬耳底老婆因為受到安笛克的惡罵，才像狗被棍棒所痛擊過也似地呻吟着，一邊吐出怒咒的聲音回去。

「你記住了，村長的老婆！你盡量的擺威風就是了——這樣，這個我嘛，決不會輸給你的，我會連本帶利的奉還你呢！」

到這時候，大豪雨已經掠過森林的那邊去了，太陽重又現出清新的容貌，碧青的天空上白雲在斜側地移動，空氣清澄得異常涼爽，鳥兒啼出歌聲，而人們也跑出屋外，開始修繕受到破損的個所，更放開水閘的門。

安笛克回到自己家屋的附近時，出乎意外地，和雅格娜對面的碰見了。雅格娜正拿着鐵鍬和筐子出去。安笛克對她親近地打了一個招呼，但她却用像狼也似的眼光，狠狠的對他瞪上一眼，就這樣默默地走過去了。

「什麼！這種高傲的態度！」安笛克生氣得嘮叨地說，剛巧看到尤茲卡在院子裏面，就大聲地喝罵：爲什麼要跑到有潮氣的外邊來！

這幾天來，尤茲卡的身體已經相當的健快，所以允許她可以整天的在果樹園裏睡覺。她的天花痘蓋已經完全脫落，一點也沒有留下疤痕。但是耶格斯丁卡老婆子依然偷偷地替她敷上藥膏，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麼，就會受到亨卡的叱罵，因爲可惜牛酪和雞蛋實在消耗得太厲害了。

在這樣的經過之下，尤茲卡的身體逐漸恢復了健康，所以每天祇是獨身睡在那裏，而維蒂克也照舊出去從事放牛的工作。於是，尤茲卡的地方已不時的有姑娘們過來遊玩，有時，羅甫老爹也

彎過來安慰她，此外，阿加泰老婆子也常常進來，用她那慣常的調子，嚙嚙地訴說她今年的收穫期一定會死，很想到克萊姆巴家裏，和那普通的農家主婦一般地，躺在臥床上去世。但是，尤茲卡最常時作伴的是那隻狗勒帕，長時地蹲在一旁相守，還有那隻鶴鳥，祇要喊上一聲，便立刻會奔跑過來，更有的是那鳥類，她把麵包屑去開去時，就飛了下來啄拾，使她覺得並不寂寞。

這是某一天的事情，當誰都沒有在家的時候，雅格娜悄悄地來看望尤茲卡，給她一大把煉糖；可是，尤茲卡還沒有把道謝的話說完之前，聽到了籬笆外邊的什麼地方，有亨卡正在呼喊的聲音，雅格娜就匆忙地說：

「你要使大家都待你和好才對！」——說着，逃走了。

這以後，雅格娜拿着什麼禮物，急急地跑到哥哥西蒙那兒去。

過去看時，娜絲卡站在正在飲水的牛的身旁，而西蒙就在這附近忙着搭造牛棚，高聲地吹着口哨。

「哎，這是怎麼啦？」雅格娜現出大為吃驚的臉色：「你哪，連牛都到手了嗎？」

「對啦，不是一頭很壯健的母牛嗎？」娜絲卡頗為得意地誇耀着回答。

「是的，倒是一頭壯實的牛，這該是大地主那兒的牛種罷，從什麼地方買來的？」

「雖然不是買的，也總是我們的牛哪。我把這話全都告訴你吧——不過，你一定不會把它當是真實的。——昨天早晨很早的時候，聽到屋子外面有擦動身躺的聲音，我以為這說不定是從牧場那邊迷路過來的豬或是什麼，正在擦去牠那粘污了的腹壁，所以重又睡將過去了，可是正要睡

熟的當兒，又微微的聽到有牛叫的聲音。因此，我走到外面去看，那麼，在門口的地方，不是帶好了這條牛嘛——用繩子帶起來的——在嘴的前面還放好了一把苜蓿，乳房也漲的很大，看到了我，就突地抬起頭來。我呢，揉揉渴睡的眼睛，以為這是在夜裏做着夢呢，然而，並不是做夢，牛是活的，牛，就叫着，還舐刮我底手呢！噢，這也許是從什麼地方的牧場上迷途過來的吧？西蒙也說：一會兒就會有人來領回去的——祇不過有一點，是無論怎樣弄不懂，而且也很是奇怪——這頭牛是帶起來的——牛那裏會有自己帶上繩子的理由呢？而且，誰也不會到來，也沒有人來把牠領回去；這時，那乳房裏的奶水，嘩嘩的流淌下來，我就把牠擠了出來，使牠舒服一些。這以後，我又到村子裏各處去問，誰都說沒有走失過牛隻，依照克萊巴姆老伯的意思，這很明顯是偷兒幹的事情，還是快些去報告憲兵來得安全。那時候，我一點沒有辦法，真要哭出來啦——這樣，今天中午的時候，羅甫老伯來了，他說：

「『你爲人正直，但是很貧窮，所以上帝降下牛來嘉獎你的。』」

「『天上會降下牛來，無論是怎樣的傻瓜，也不會相信是真的事情！』我這樣的說。羅甫老伯聽了儘是笑，打算回去的時候又說：

「『用不到害怕，這母牛是你的牛了。再也不會有人來領回去的。』」

「因此，我想到這是老伯送的禮物，就在他身邊彎下了腰道謝，可是老伯却慌張得逃將開去，一邊關照：

「『你們以後假使碰到約賽克老爺，』他儘是嘻嘻的笑呢：『也千萬不要提起道謝的話才

好，那位怪人最討厭的，是有人對他道謝，這和用木棍揍他沒有兩樣呢。」——他這樣的說。

「那麼，是那位怪人了，把這牛送給你的？」

「對窮人肯這樣地親切的，什麼地方還會有呀？」

「說的不錯，那位怪人對史太霍家裏也曾送過木材，也曾幫助過不知道多少的人。」

「他真是一位聖人，我每天都要爲他舉行禱告的。」

「可是，你得留神一點，這樣好的牛給偷走了就了不得哪！」

「這牛如果給偷走了的話——我嘛，就是找遍全世界，也要把那偷兒的眼珠挖出來的！上帝怎麼肯讓這牛，給人家偷走呢？我們每天晚上都把這牛拉到房間裏面，一起睡覺的，要等到西蒙把牛棚造好了才止呢。何況，那牛頭不對馬嘴的約賽克送過來的狗兒克列乞克，也會好好兒的看住這牛——這牛，真是挺可愛挺可愛的牛呀！」娜絲卡說着，抱住牛的頸項，在牠那淡紅色的鼻尖上接吻，牛微微地顫響咽喉，狗也愉快地吠叫，鷄吃驚得突然啼鳴起來，而西蒙吹的口哨聲音愈來愈高，也愈行加緊了建造牛棚的手法。

「這個，無論怎樣的想，你們總是受到上帝的加惠的！」雅格娜呆呆地凝視着西蒙夫婦，吐出含有後悔意味似的嘆息，這樣地說。這一對新婚夫婦，確實是變成另外的一種人了。尤其是西蒙，他到現在爲止，本來是個毫無意志而不中用的人，被人家當做笑柄而受到嘲弄，無論是誰，祇要想在他的屁股上拭揩雙足的話，就可以任意拭擦的。這個庸碌的東西——現在是怎樣呢？既會滔滔雄辯地說話，所做的事情也機敏異常，甚至也有了威嚴的風采，斷然不和以前的那種不中用的神情

相同了。

雅格娜沉默了一會，這樣地問：「你的田地是那兒呀？」

娜絲卡伸出手來指給她看，也說些什麼地方打算種些什麼東西的話。

「那麼，種子從什麼地方來呢？」

「西蒙說過有辦法，總不要緊罷；西蒙是不會隨便說謊的。」

「西蒙是我的哥哥，聽你的說話，倒像是在對旁人說話呢！」

「不是嗎，他那樣肯勞苦，又聰明，性情又好……那樣好的人，到什麼地方去找，也不會再有第二個的！」娜絲卡完全像誇張勝利也似的說着話。

「是嘛！」雅格娜現出悲哀的神色，點點頭——「那邊靠近這裏境界的，泥土高起來的地方，是誰的田地啊？」

「那是安笛克的田地。不過還沒有分配完成，所以沒有着手耕耘。」

「那倒像是一塊很好的土地，場所也很好！」

「是的，他們家裏的人都很親切，希望上帝要十倍的保佑他們才好呢。安笛克，他在我們向大地主用分年付款的方法買這田地的時候，還替我們當了保證人的，真是這樣那樣的，幫過我們不少的忙。」

「是安笛克……替你們保證分年付款的？」雅格娜頗覺出乎意外。

「而且，亨卡也是一個非常親切的人，說是慶祝結婚，還把公豬送給我當作禮物呢。雖然，那還

是很小的，要吸奶的小豬，然而是很優良的豬種，養大了以後，對於我們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真是的，你的話差不多像是很難相信的，亨卡還肯送給你吸奶的小公豬嗎？這不像她會做的事情，太親切啦！」

他們這樣地說着話，走進屋子裏面。雅格娜輕輕地從上衣裏面摸出一張十盧布的紙幣，遞到娜絲卡底手掌裏去。

「這固然是很少的一點兒……本來想早一些來恭喜你們的……可是那猶太鬼子，老是不肯把白鵝的代價快些付給我呢。」

西蒙夫婦衷心地對雅格娜表示感謝。雅格娜在回去的時候說：

「再等上一些時候看罷，到媽媽底心腸軟和下來的时候，那一定會把財產，多少的分配一些給你們的。」

這樣，西蒙就大聲怒喝：

「我一點也不要讓媽記住曾經虐待過我的罪惡，帶到坟墓裏面去罷！」因為這狂暴的形相，很是猙獰，雅格娜就不能再說一句什麼話，沮喪地懷住暗沉的心意，回到家裏去。

「唔，我可怎麼樣呢？現在已經誰也不再照顧我，變成枯枝一般的了——」她低下頭，不住地嘆息，覺得很是寂寥。

剛巧走到半路上，碰到了馬秀過來。馬秀現在正是走到他妹妹娜絲卡那兒去的中途，但又重和雅格娜一起回過身去，注意地傾聽雅格娜嘴裏所說的，關於西蒙的事情。

「不論那一個，不會再有他那樣固執的人了。」他沉着臉說。

二個人說着話，一邊緩緩地步行，可是馬秀底心，却不能安定下來。馬秀很想和雅格娜親暱地談一會話，然而總是找不到說話的機會。雅格娜儘是對那照浴在陽光之下的列普卡村，茫然地眺望。

過了一會，馬秀終於像自言自語似地說：

「啊啊，對於這狹小的世界，我可已經厭倦啦！」

雅格娜用驚訝的眼光，對馬秀這邊注視。

「有了什麼不愉快的事情嗎？你的臉色像喝過醋也似的，很是奇怪呢。」

因此，馬秀就把這一向無論對於自己的生活，或是這個鄉村，甚至是所有一切，都發生厭倦，此後決心想要到廣大的世間上去放浪的話，說了出來。

「如果是這樣的厭倦，想要改變心境的話，很可以娶個老婆來試一下的！」雅格娜微笑着這樣說。

「這話也不錯。祇不過，我想要結婚的女人，肯不肯答應我呢？」說着，馬秀對她底眼瞳儘是呆呆地注視，反而使雅格娜覺得嫌惡起來，忐忑地把視線看到旁的方向，說：

「你猜一下就是了，無論是誰，總肯和你結婚的。等着你派說親的媒人過去，不見得祇有一個二個囉！」

「可是，受到人家的拒絕，就太難爲情了——那還受得了嗎？」

「這樣的話，又可以派到另外的女人那兒去，祇要把伏特加交給你的媒人，不就行了嗎？」
「可是，我却做不到這種事情。我的性情嘛，祇要看上了一個，就不會再把眼睛轉到別的身上去的。」

「所謂男人，性質上是任何女人都喜歡的，說的却都是這種話。正因為如此，才會打算無論怎樣的女人，都可以到手的了。」

馬秀對於這話，雖然沒有說出並非如此的否認，可是很快的，他改換了攻擊的方向：

「雅格娜！等候你度過喪忌的青年人，有的不少呢！你那兒，不久之後，就會有各方面的人送伏特加去啦！」

「伏特加嘛，我會叫送來的人自己喝完的。我那裏還想和誰結婚呢，再討厭沒有了！」她像宣言似地乾脆的說。這語氣非常尖銳，使馬秀默然地沉思起來。是的，這話表示出了雅格娜底真正意思，她現在已經不和任何男人相對，所想的祇是耶乃克一個——她僅是焦灼地懷念「我底耶乃克」而已。

祇要一想起耶乃克，雅格娜底呼吸就會窒住，吐出毫無辦法的嘆息，心身也都被這甜蜜的空想所吸引。不知道什麼時候，馬秀生着氣，重又回身走到他妹妹那兒去了。

於是雅格娜把茫漠不安的眼瞓，對那虛空迷糊地眺望，不自覺的自言自語地說：

「現在，耶乃克在做什麼呢……？」

這時，突然有誰從後面出現，粗鹵地用雙臂將她緊緊的一把抱住，她就猛烈地掙扎，想要從手

臂中跑脫開去。

「我受到很大的火災，還不安慰一下我嗎？」村長用燃燒似的熱情，在她底耳邊低聲地說。雅格娜拚命地掙動，從村長握住的手中扭脫了。

「你敢再在我的身上碰到一隻手指，我就會剷去你的眼珠，而且大聲地喊叫，把全村的人都喊到這裏來呢！」

「噤！雅格娜，靜一點！我要把好東西送給你哪！」村長說着，把一串珊瑚項鍊胡亂地塞進她底手心裏去。

「掛這個……」她憤怒地像說明自己底意思似的喊叫：「你給我的東西，在我看來，和塵芥沒有兩樣！」

「慢着，雅格娜！這又是爲了什麼理由呀？」村長奇怪得吃吃地說。『爲了什麼，用不到你管，你這豬獃！以後別再和我說話！』

雅格娜忿恨得像烈焰一般，飛跑到自己的家裏。

母親陀米尼克老婆子，這時候在扞掉馬鈴薯的皮，安多柳正在屋外擠下牛奶。雅格娜雖然還在餘怒之中，身體嚟嚟地發顫，心情也不能安靜下來，但依然忙碌地轉動身子，準備晚餐的膳食。

到了黃昏暗沉下來的時候，她就對母親說：

「我到風琴先生那兒去一下來。」
說完，逕自出去。

不多一會，她在黑闇中，看到了耶乃克底房間的窗子有明朗的燈光，便立停下來。悄悄地窺望裏面的情形時，密卡埃爾正在吊燈下面書寫什麼東西，而風琴師和妻子一起，坐在屋簷下的椅子裏，舒適地享受夏晚的涼味。

夫婦很快地就看到雅格娜的影子，在打着晚間的招呼之際，順口的說：「耶乃克到明天晚上，也可以回來了。」

耳朵裏單是聽到這話，那愉快就在雅格娜的全身之中湧激起來，幾乎要失去意識倒臥下去——膝踝已經消失站立的力量，心臟像晨鐘似地卜卜悸動，呼吸也透不過來了。爲着掩飾起見，短時中就坐到風琴師夫婦的身邊去，隨便地說了一些話；不久之後，她已經飛跑到白楊並樹道上，急急地奔向森林那邊，這形狀好像是被人追獵的野獸一般……

「啊啊，上帝——真是的，上帝！」她充滿不可思議的感謝之念，狂熱地呼喚，把雙手伸向天空，眼睛裏自行流下淚水。這世界向未曾有的歡樂與愉快，猛烈地襲擊着整個身體，而強烈的陶醉的結果，使她要發出狂亂的笑聲，喊聲瘋狂地奔走，不必說是對於身子周圍的樹幹，或是被踐踏的泥土，即使是照浴在月光之中的任何一切，也想要加以強烈的強烈的接吻！

「耶乃克要回來了——回來了——真的要回來了！」她用哼歌的調子獨自說着，全然像逃遁的小鳥似的迅快地向前奔跑，宛如她向自己底幸福絕頂中的無窮歡樂的深處突進，般地一任這熱情與豫覺底本能之動，而盡量移動。

她回到家裏，夜已經非常遲了。村子裏的任何一家，都早已熄滅了燈火，祇有波利挪家還有燈

光，聚起許多的人正在議論。雅格娜的頭腦裏所漲滿的，單是到了明天，那耶乃克可以回來了的一件事。

雅格娜雖是躺在臥床裏，却不能安然的睡熟。她聽到母親像拉鋸也似的強烈的鼾聲，知道自己是無從酣睡的了，於是不再在枕頭上反覆打轉，跑出外面坐到椅子裏，決定如果能睡的話，就這樣地睡過去，不然的話，即使要等候到這夏季短夜的黎明，也未始不可。

隔池對面，波利挪家裏的議論聲音，不時的傳揚過來。這聲音和輝耀的燈光一起，從張開的窗口中，好似反射似地，映射到她底眼前的池水上，不住顫抖。

雅格娜呆呆地注視着這個光影，茫然的把一切事情全都忘懷了……猶如被遊絲纏繞起來似地，那無限的憧憬，柔軟地把她十重二十重地包裹起來，將她底靈魂連送到渴仰而不知滿足的遙遠的世界裏去……

月亮沉落了，全面田野全被暗褐色所籠罩，祇有無數星星在天空閃耀出光輝，偶而有一二顆流星從非常高的大空，以可怕的速度洩着光線掠過，有時也會使她全身感到震顫。還有，有時有像用溫和的手撫摩似的微風，柔和地吹送過來，帶來了田野上的甜蜜的氣息，在這芬芳馥郁的懶洋洋的歡樂之中，會要把身子溶化進去一般，因而趕緊定住心神。

對於這樣沉溺在夢境中似的，懶洋洋的她底喜悅的心情，用什麼言語才能描繪無遺呢？她茫然的默在那兒，說來，正像那不絕伸展的樹木底嫩梢，吸收着甘美的樹液，榮養出青葱的生氣……這樣地，夜間過去了，靜靜地靜靜地，現在不能打擾這陶醉在恍惚底夢境中的人那樣地，正在謹慎

小心似的靜靜地。

安笛克的房間裏面，以及由格萊戈里爲中心而聚集起來的許多人們，關於明天村長要在辦事處召集列普卡全體村民大會舉行會議的事情，正在進行着各種各樣的討論。

聚集起來的人大約有二十個光景，也就是包括了安笛克與格萊戈里一派的人員。在簷下架設煙筒的地方，吊上一盞明亮的油燈，他們正圍在這下面聚首詳談。

羅甫老爹坐在暗影的角隅上，現在剛巧諄諄地說完這事情無疑是爲了縣府方面要開設學校的結果，因而召集村民大會的格萊戈里也在對每一個個人，商談對於明天的村會應該怎樣投票，而對於知事應該發表些怎樣的辯論。

他們長時間地湊近了頭，屑細地商討。反對和阻礙固是不少，但後來總算彙合起各種一致的意見，在天色尚未微明之前散會了。總之，因爲大多數的人，都在明天一早就非得起身勞動不可的結果，在這靜寂的夜間，單留下雅格娜獨自一人坐在屋子外面，再也睡不成覺，在憧憬的思索中儘是沒沉下去。於是，像舉行愛底祈禱似的，喃喃低聲地說：

「真的要回來了——到這村子裏來。」

這語聲，每逢掉換呼吸，便反覆地說個不住。

當東邊的地平線上好容易漾出灰色的時候，她就對東方充滿了祈禱的本能，跪拜下去，今天的一天將會如何呢？既有可怕似的情緒，也有着強烈的喜悅的心意，僅由着這時所波動的熱情之海，在那連自身也覺可怕的浪濤衝擊之中，任憑身體沉溺進去。

將近正午的時光，暑熱儘是提高酷烈的程度。列普卡的村民，差不多已經全部在辦事處的外側聚起來了，但那主要的知事底影子還是沒有出現。稅務員已經無次數地走到門廊上，用手遮在額上翳住強烈的光線，瞭望那滿長節瘤而又繁茂的古柳並樹道的遠方。可是映進眼睛裏的，祇有因了昨天大雨而留下來的水潭，在閃閃的發光，一點也沒有像是知事馬車似的影子，反而有一輛農家的車子在駛行，綠樹之間還攙動着拖曳車子的農夫底白色上衣。

雖是如此，村人們還是忍耐地等候。村長獨自一人不絕地焦急，忙亂地到處走動，正在看望道路那邊，等候知事的到來時，其次的瞬間，却又到辦事處前面四方形的廣場中，對那聚在窪地上的村人們，神氣地隨意的叱咤，也吩咐着各種事情。

「擘，擘——怎麼——在嚕嘛些什麼呀？——知事老爺馬上就要來了，再不快一些可要趕不上哪！」

這當兒，羣衆裏面的一個誰，用很大的聲音喊叫：「什麼？你自己得小心一點才好，不然的話，會受不了的！」

「擘，這一邊的人快些再退後一些！我現在很忙，沒有工夫和你們說那些廢話！」

「這位村長老爺，最怕的祇有老婆！」從魯遂普基村來的一個農夫喊叫。

這樣一來，村長就生着很大的氣，高聲地怒喝：「再要說話侮辱我，無論對那一個我都不會寬

怒的，一起關到監牢裏去！——村長這樣說了，便繞到建蓋這辦事處的高地上面的墓地裏去，朝道路那邊眺望。

墓地的一帶，有無數蒼鬱的老樹，從這樹幹的間隙中，隱約地可以看到教堂的灰色尖塔，十字架形的黑色墓碑，在石塢上或是通到村子去的道路上，都伸出了橫檔。

順住這道路眺望時，依然看不到任何影子。於是村長把里長他們殘留在羣衆之間，獨自跑進辦事處的房屋裏面去了。這裏面，村子的一些誰，不斷地被稅務員喊將進去，趁此機會催促尚未繳納的捐稅，或者是徵收建造地方審判所房屋時的附加稅等等……這其他，也有人受到比這更重大事情的吩咐。可是，這樣地受到吐責的村民們，每個人都現出非常不平的苦痛的臉色。實際上，在這收穫以前根本無從通融金錢的時節中，又怎能付清什麼捐稅呢？因此，有的人在稅務員面前低低的垂下了頭，也有人更甚的在他那手上接吻，而有的人在稅務員伸出的手掌裏，放上他自己最低的一個茲洛契。無論那一類來說罷，每個村人都在懇求稅務員，希望把繳付捐稅的事情，延期到收穫以後，或者是下一次的大市集完了的時候。

但是這稅務員，却是一個狡猾無比的傢伙，殘忍狠毒的老狐狸！到現在為止，他是曾經怎樣地欺瞞過村民們啊！對有些人用餌食引誘了搶奪，對有些人還經過憲兵底手，威嚇之後再加掠劫，而對於長官以阿諛吹拍來欺騙，有時更裝出寬大溫雅的神情行事，他似蛇，也如蝸，祇要是碰到他的人，就會被他在某種場合使用某種手段，席捲去某些東西。就在這時候罷，他也這樣地對某些人暗示拿出小麥，或是說要孝敬知事，使人奉上二三隻小鵝，甚至叫人答應贈送網物件的草繩，毫

無止境地提出要求。而村人們呢，雖然並非出乎本意，也不得不應允下來。而且，稅務員當喊到那自己持有好感的人，那麼，在他將出去的時候，就把他拉到另外的地方，用親狎的態度這樣地說：

「唔，你這次對於設立學校的事情，投票贊成了，是有好處的。假使你反對的話，那麼，知事老爺就會火也似地生氣，把你和大地主之間好不容易簽訂起來的關於森林的合同，會搞成無效都說不定的。」

「這又是爲了什麼理由呢？」普洛秀卡吃驚地喊叫：「合同是合同，是大地主和我們之間決定下來的，就是知事，也不見得有什麼辦法可以把它怎樣啊！」

「這種事情，以理由來說，是搞不通的——貴族作伴的還不都是些貴族嗎？那些農家的事情，怎會放在心裏呀？」

普洛秀卡現出爲難的臉色，躊躇地退了回去。稅務員依舊繼續不斷地呼喚列普卡的人們進去，對每個人使用各別的手段威脅，結果迫使他們向同一個目標進行。

總之，這一次是包含列普卡的，全部近村的大會，聚集起來的人，總數大約在二百名以上罷。在開始的當兒，是每一村各自聚在一起，像列普卡的人就和本村的人們合在一堆，可是到了要依照知事的意志，進行開設學校的投票的時候，人們就互相混雜起來，相互地依照自己的意見談論，在這種情形之下，意見相同的同志，很快地就溶在一起，不再有村子的分別。然而這中間，祇有魯遂普基貴族村的人們，却傲然地瞰視着其他的村民們，猶如水中之油般地凝然聚在一起，毫不分散，此外的人們就像放到盆裏的扁豆似地，混雜得無從分清，大概都集合在墓地的樹蔭下面，或是馬車

的附近，紛紛議論。

可是，人們聚合得最多的地方，是在那大酒店的周圍。酒店的位置正和辦事處相對，而且是被那有涼爽濃蔭的森林一樣的許多老樹遮蓋之下，所以有很多人們因了長時間地站在辦事處前面的太陽下，早感到疲乏，而到這裏要上一杯啤酒，站在樹蔭下潤一下乾渴的咽喉。酒店這面早已客滿，多數人們便在樹蔭下來回地走動，不斷的討論，注意地眺望那辦事處或是稅務員住宅那邊。稅務員的住宅裏，現在正是異常忙碌的時候。

有時，稅務員底妻子從窗口伸出肥圓的臉龐，尖聲地怒喊：

「還不快一點嗎，麥格達慢吞吞的在做什麼呀？再不手脚並用，要趕不及哪！」

挨罵的女傭匆匆忙忙地在屋子裏奔走，連窗玻璃也被震動得喀哪哪的顫響。孩子猛烈地哭了。雞埘那邊，雞因了受驚而大聲噪叫。一個巡警正在麥田和道路間，氣急喘喘地追捕小雞。

「嗯，這該是爲了要替知事老爺做菜吧？」人羣裏的一個，看到這個情形，說。

「而且，昨天還用馬車裝來半車子的好酒呢！」

「那麼，這些伙傢們，又要喝得像去年那樣的醉囉！」

「反正這酒錢，又會攤派到村民頭上來的，伙傢們當然想喝得醉醺醺的囉！因爲給伙傢們的手裏榨去了多少，誰也不會檢查的呀！」馬秀這樣地慨嘆時，旁邊立刻有人

「嚇！憲兵就在這一邊！」

「憲兵那傢伙，真像狼也似的到處巡邏，無論什麼地方都要用鼻子去嗅上一下的。」

說着，人們就這樣閉住了嘴。幾個憲兵現在正在辦事處前面排成一列，而這四周更圍住了幾個村人，其中最觸目的是水車房的老闆和村長，略微離開一些的地方，鐵匠閃着尖厲的眼光，站在那兒。

「瞧嘛，那水車房的老闆，現出狗擺尾巴似的樣子！」

「有憲兵到場的時候，辦事處就不會有好的事情發生。」格萊戈里這樣嘲弄似的說了，走到安笛克、馬秀、克萊姆巴、史太霍他們在說話的地方去。可是，他們立刻又散開到各處的人羣中間，不絕地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人們雖是默默地傾聽他們所說的話，但有時搔搔頭皮，漏出嘆息，也有人現出爲難的神情，有的人却不住留心注意正在跑過來的憲兵那邊，加以戒備。

安笛克把背靠在酒店裏的角隅上，他所說的話很簡短，但是充滿自信的力量，現出威嚴的態度。在另外一團中，馬秀帶着頗爲諧謔的口吻申說，聽的人們都爲之笑個不住。那靠近墓地的一隊，有格萊戈里在滔滔不絕的演說，說的神情好似是在背誦暗記的書籍一般。

他們所說的方法雖是不同，但目的是同一爲了反對設立學校，要求大家在投票上寫出不贊成的字樣，說是對於平生儘是討好官吏仰承鼻息的人，沒有隨從的必要。

對於這種主張，無論那一個人雖是沒有出聲回答，但都默然地點着頭。不管是怎樣的傻瓜罷，也會明白創設這種學校，除了加重負擔新的捐稅之外，就不見得有什麼幫助，因而決沒有人肯衷心贊同設立的。

然而，羣衆對於反抗官吏們的舉動，却是無上畏懼。於是，他們在不安的心情下，很難鎮靜了不

動——有的人咳嗽着，交互地移動站立的雙足。

於是，他們互相眺望各人的臉龐，內心裏不知道要怎樣才好，而注意地審視村子裏的富有之家是怎樣的意思，想要看一下情形再加決定。可是那水車房以及其他主要的人們，却有意跑到人羣前面，儘是努力地說些使憲兵與稅務員覺得悅意的話而已。

安笛克走過去，想要把他們說伏，但水車房老闆立刻用毫不客氣的口吻說：「那有這種傻瓜，自己要想怎樣投票，會在嘴裏對人家多說的？」說着，回顧一下鐵匠。然而鐵匠呢，對於任何人的意見，都肯立即表示同意，像狐鼠似的靈活地，這邊那裏地到處巡走，以尖厲的眼光，注視着形勢會發生怎樣的變化。現在，正以為他在阿諛稅務官時，却又和水車房一起唱和，也對格萊戈里客氣地遞出鼻煙匣子，巧妙地晦沒自己底意見。

這其間，大部分的人逐漸傾向到反對設立學校這方面來了。羣衆，現在不再覺得太陽的苦熱，散在辦事處前面的廣場上，比剛才更勇敢地說出高大的聲音，揚起反對學校的氣勢。湊巧在這當兒，那稅務員從自己住宅的窗口上，探出頭來，大聲的喊：

「嘩，來一個人呀！」

誰都沒有動。

「隨便那一個，替我快些到大地主那兒去把魚拿來罷！應該是今天早晨就可以送過來，到現在可等不住了。」隨便那一個都行，替我去跑一次！接着用很威風的聲音：「愈快愈好！」

這時，羣衆裏面有人大胆地回答：

「咱們，可不是你這東西的傭人！」

「自己去拿不好嗎？傢伙，因為挺着大肚子的走相太難看，所以擺神氣囉！」人們聽到這話，便大聲哄笑起來。實際上，稅務員底像大皮鼓似的肚子，正是偉大地向外挺出的。

稅務員憎恨地罵出咀咒的聲音，可是，出乎意外地，村長從稅務員住宅的邊門出來，繞過酒店後面到村子邊端，悄悄地跑向大地主公館那面去了。

「瞧嘛，村長那傢伙，看來大概是在稅務員老婆的房間裏，替她換小孩子的尿布罷，不然也許是在幫着燒開水，因此，想要吹一下涼風，才跑出去的呢！」

「也許是罷，祇不過，那個婆娘，挺討厭的是搞髒房間。」

「可是，現在就要搞髒啦！以後，村長的工作也可以長一些呀！」

「說是這麼說，但是奇怪得很，大地主還沒有看到哪！」大家現出奇怪的臉色喊叫，但鐵匠浮起狡猾的笑意說：

「他到這裏來，不是太蠢了嗎？」

人們都驚訝地對他希望。

「這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呢！」鐵匠說明：「大地主那裏會有贊成學校的理由吓……那麼，難道肯特地跑了來，和知事吵着架反對嗎？——要贊成創辦學校的話，就得拿出不少的錢……這一點上，他是夠聰明的了。」

「那麼，你——你該是站在我這一邊的吧，密卡埃爾？」馬秀想要知道鐵匠底本來意思，這樣

的追問。

鐵匠像受到踐踏的地蟲似地，扭動着身子，說上幾句莫明其妙的話，不知道什麼時候，早已溜到水車房站的地方去了。水車房這時站在農民們的中間，正和那老普洛秀卡說着話，但說的聲音很高，使其他的人聽到自己底意見。

「以爲我的意見怎樣呢？還是依照官府的意思投票罷。學校不能沒有，而且，無論怎樣壞的學校，比沒有總好得多！你們所希望的那種學校，一下子也無從成功，何況更何必做那把自己底腦袋，對巖石上去碰的那種蠢事呢！難道你們不願意投票贊成嗎？」——那麼，他們也會不管你們怎樣照常辦理下去的。」

「不過，」聽着的一個人說：「假使我們堅決地不出錢，他們也沒有什麼辦法呀！」

「你哪，這才蠢呢！他們那裏肯不拿錢呢？你能堅決地阻止他們搶你嗎？——你非得賣掉最後的一頭牛，去付出他們的捐稅不可！如果這再不答應，是會被關到監牢裏面去的——這一點，還不是很明顯的事情嗎？」水車房老闆對列普卡的全體村人說：「這得要搞清楚，這一次的事情，對手並不是大地主，而是知事吓！這一次的事情，完全是毫無辦法可以想的——所以，雖然明知道是沒有理由，也祇能對上帝舉行禱告，希望不要發生更糟的事情才好。」

這樣一來，和他同一意見的人們，便異口同聲地附和起來，老普洛秀卡短時的思考了一會，突然說：

「你說的一點不錯！倒是那羅甫老伯把我們弄糊塗了。」

對於這話，一個從普路琪萊克村來的農夫也同意了：

「那老伯原來是和大地主合成一氣的，所以才會煽動我們村民，儘是做這種反對政府的工
作……」

這樣說時，雖然立刻有反對的聲音從四周喊叫起來，可是這個農夫並不畏怯，依然繼續地說，
大家就祇好由他申說下去。

「對那老伯，」他很聰明似的對四周迴望一下：「對那老伯援助的人，實在有些馱子！有人反
對我這話的，就跑出來罷，我當面就說他是馱子！那種馱子的眼睛裏，那裏會看到自古以來循環下
來的道理呢？所謂大地主的那些貴族們，永遠是暗地裏進行反對政府的騷動的，因為這樣的做，可
以使農民滅亡啊！受到貴族的煽動，而實際上遭到災難的，不都是些農家嗎？祇有我們農家是遭難
的！哥薩克騎兵到這村子裏來的時候，受到最大災害的，你道是誰？難道說，受到絕大災難苦痛之後，
還被關到監牢裏去的，不都是些我們農家嗎？但是，貴族們就不會伸出一隻手指，救過我們農民，他
們不是任憑我們被殺，自己却逃到不知道很遠的什麼地方去了嗎？他們都是些叛徒——而且更
甚的是，大地主們還曾邀請了政府方面的人，吃得多麼豐富而又痛快哪！」

「對呀，傢伙們說是爲了農民而煽動我們騷動，可是把我們當作什麼呀？」一個聽衆這樣的
說。

「傢伙們如果可能的話，明天就會回復到以前的奴隸制度的！」

「依照格萊戈里君所說的話，」那一個人仍舊說下去：「說是傢伙們用波蘭語教就很不錯，

不然的話就反對學校，也不願意出錢。大體上這想法是不錯的。……可是能夠對雇主倔強，說我不願意工作，對他當面欺辱，盡量放出肚子裏的氣憤罷，也祇要能逃出來，就可以免掉鞭子抽打和任何一切的，唯有勞動者才得做到這一點。然而，我們農家就不可能了。我們定住在土地上，既不能逃也不能躲，要受到蹂躪也好，踢打也好，殺死也好，虐待也好，還不是祇能忍受嘛！所以我已經打定了主意，與其反對官吏，還不如設立學校來得好多呢！當然，這裏面是不會用我們世代傳下來的波蘭語教我們的，但是，又不知道爲了什麼，官吏們却不能使我們變成俄羅斯人呀！我們無論經過多少時候，還是照母親教給我們的一樣，用波蘭語對上帝做禱告，用波蘭語對自己人說話，無論怎樣的倒下去，也不能消失掉我們波蘭的民族魂呀！

「在這裏，我再重覆的說，大家最好是祇要依照自己的利益來進行投票，這是最重要的。貴族想要發生騷動，那麼就由他們貴族去吵架，由他們貴族去滅亡，不很好嘛。咱們農民並沒有爲着毛也似的事情，而非要吵架不可。還是由他們所謂貴族的自己去吵去鬧，他們不是我們農民的兄弟或是同志。我以爲他們要染上疫病，完全倒下去死掉才好呢！」

他正滔滔不絕的說下去時，羣衆中到處揚起反對的聲音，忽而中止了。水車房老闆以及二三個老年人雖想把他支持下去，可是沒有用。格萊戈里的一派揮起拳頭擠將過來，形勢變成很爲兇險，正在這時候，老卜利乞克怒聲的喊叫：

「憲兵聽着呢！」

立時之間，大家沉靜下來，但是那老卜利乞克却趁此機會用僭越的調子，開始吐露他自己

底意見：

「現在說的話，真有着一種不能不想一想的道理。這是說：祇要依照自己的利益來進行投票。唔，大家靜靜的聽我說罷。你們雖然也有你們要說的話，然而我也得說出我要說的話才行。你們大聲的罵，自以為自己是了不起的，可有什麼用啊！如果單是怒罵就可以分別事理，那麼大言不慚的傢伙，就該比牧師更聰明啦！你們笑我嘛，但是我倒要請你們記起以前的事情……那些貴族們發動叛亂那時候的事情，是怎樣的啊？貴族們不是欺騙了我們嗎？說什麼祇要波蘭能夠獨立，任何事情都可以依照我們自己的意思去辦……無論是田地……無論是森林……說的真像是有極樂世界可以到來似的，演說呀，協定呀，使大家都去幫助貴族，現在，那是怎樣的結果呢——你們如果打算再做一次傻瓜，把手足讓貴族去指使也行，可是我呢，已經是老衰的鷄了。決不肯再把粃殼和麥粒搞錯了放進嘴裏去呢！」

「揍那張嘴！那傢伙，還要說呢！羣衆裏面有人喊叫。」

但是，老卜利乞克依然繼續地說下去：「何況，到現在看來，我也是一個貴族哪！是和貴族平等的人，不是已經成爲和貴族有同樣權利的人，成爲無論怎樣偉大的人物，想要碰到我一隻手指頭也不可能的人嘛！」

然而這聲音，却被四處發生的嘲罵的怒濤所捲走了。

「是貴族？不是完全和用鼻腔咩咩的叫出聲音的豬羶一樣嗎？你這種東西，祇要有一座小豬欄和一桶髒東西，就會心滿意足的！」

「而且，肥起來的時候，就得在腦門用棍子，喉嚨劃廚刀，由人家煮成菜餚囉！」

「上一次的市集裏，這傢伙不是被憲兵揍的很厲害嗎？那種樣子，還說出想要碰到一隻手指頭也不可能呢，太可笑啦！」

「這叫做飛出來了蓋世無雙的貴族囉！在受白蝨吃的一點上，當然是最有權利最自由的人
物！」

「但是，以那腦髓來說，却比被靴子裏塞上藁草更壞哪！」

「連鷄的好壞也看不懂的傢伙，倒想來領導我們吓！」

老卜利克憤怒得全身流出汗水的泡沫，可是嘴裏單是說：

「你們這些人都是土地上的浮渣……連對白頭髮的老人家也不知道尊敬的。」

「什麼話，白頭髮不錯的話，那老馬的白馬鬃，就可算最有價值的東西哪！」

大家都高聲地哄笑起來。可是，不久之後，羣衆的注意集中到辦事處的屋頂上去了。看時，是巡警喬瑟夫現在正爬到屋頂的煙囪上去，對遠方瞭望。

「喬瑟夫呀！大家用愉快的聲音呼喚。」

「把嘴閉得緊一點，不然的話，會掉到嘴裡的！」這話不錯，有一羣鴿子在他的頭上飛旋，正在撒下糞來。但，巡警喬瑟夫拚力地大聲的喊：

「來啦……知事老爺來啦……知事老爺的馬車，現在剛巧走到克萊拉克村轉彎的那條道路
上呢！」

這樣，羣衆突然都聚到辦事處周圍，靜靜地眺望那還很空曠的道路。

稅務員慌忙地換上他那獨一無二的華服，而他妻子底喊聲重又尖銳的在四周的虛空間震揚，盆子的聲音，食桌上放置東西的響聲，正在走動的嘈雜的腳音等等，使這住宅裏面鬧猛起來。再一會兒，村長也在這場面中出現了，宛如甜菜根似的，赤紅着臉龐，淌着淚水，呼吸也很短促，他雖是這樣的站在門口，但村長的綬章却嚴正地掛在頸前，用瞰視羣衆似的態度，厲聲的說：

「嘩！還不靜一點嗎？要知道這裏是辦事處，不是酒店！」

「喂，彼得到我這邊來一下罷，咱有話跟你說呢。」克萊姆巴喊着村長的名字，說。

「這裏並沒有所謂彼得的人，我是公務員。」村長傲慢地回答。

這話立刻成爲羣衆嘲笑的材料，大家狂笑起來。然而，村長喊出莊重的聲音：

「讓路！知事老爺駕到了。」

一輛馬車從道路那邊，在車轍和高低不平的地面上，響着聲音，駛到辦事處大門旁邊停了下來。

知事老爺把手舉在帽子附近，農民們都脫去帽子；靜謐在短時的繼續之間，村長和稅務員就進向前面，把知事從馬車上扶將下來，而憲兵們就站到要去的兩側，担任警衛的職務。

知事老爺下了馬車，卸去白色的避塵大氅，對羣衆迴視了一下，摸摸他那亞麻色的下髻，現出頗有威嚴的神色點點頭，然後走到稅務員的住宅裏面去了。稅務員把身子彎得像輪子般地，趕忙在前面領路進去。

馬車立刻帶到一傍去了，農民們都聚到特地放在廣場上的桌子周圍去，滿以為就在現在立即可以開會了，但到那知事的身體重又出現為止，還是化費上不少的時間；這其間，稅務員的屋子裏面，傳揚出酒杯的響聲，笑聲，以及實在能使在外面所有的人垂下口水的，菜餚底美味濃香。

人們長時間的等候，站在熾烈的日光照射之下，實在耐不住了，於是有的人從酒店那邊悄悄的偷跑出去，村長對這情形感到了異常的不快：

「不准隨便的離開會場！——開會的時候，不在場的人是要科處罰金的！」

這種怒喝之下，農民們雖沒有辦法地留在廣場上，但嘴裏却迸出不平的聲音。有的人睨視着稅務員住宅的窗口上所掛的窗帷，恨聲的說：

「畜生傢伙們不高興給人家看到喝酒，把窗帷放下來啦！」

「這也是應當的呀，因為給人家看到在吃的情形，那麼，這一方面的咽喉，就會格外的覺得發乾哪！」

和辦事處同一房屋的牛棚這一邊，那個巡警拖住母牛頸項上的繩子拉了出來，但那母牛却拚盡所有力氣和巡警反抗，不肯順從，而且咄嗟間還掀翻了巡警，在空間捲蕩着尾巴，踢蹬着塵埃，逃將開去。

「強盜逃走啦，捉呀！巡警，用力的追罷！」人們笑着，嘈雜地喧嚷。

「呵呵，牛那傢伙，這樣倒勇敢得很哪！牛棚衝破了，巡警踢翻了，還要用屁股朝着村長大人逃走呢！」

羣衆除了嘲笑村長之外，同樣地對這個巡警也加以譏刺。巡警盡力地追趕母牛，好容易纔把牠抓住，可是要把這使性的牛再牽回牛棚，却不能不依靠聚在這裏的各村里長的幫忙。當他們喘急的呼吸還沒有平靜下來的時候，村長又命令他們把牛棚裏面打掃清潔，自己也出力地地下手勞動，滿足地掃除完畢。這也因為村長耽心知事老爺會要巡閱，所以要處理得異常周到。

「呸，村長大！牛棚裏面要點上了香才好呢！不然的話，那知事老爺的鼻子裏，說不定會嗅到什麼味道的！」

「那裏的話，這怕什麼呢。知事老爺祇要喝上二三杯酒以後，世界上任何氣味，他再也嗅不出來的了。」

其他還有很多的擲揄，都朝村長投射過去。村長對於這些嘲罵，祇能咬牙切齒地瞪着眼睛，默然地按住憤怒的心情。——然而，人們到後來，終於爲着暑熱與飢渴，以及久等的焦燥，覺得很是疲憊，連打趣的咀咒也停止了。在這種情形下，更不去顧到村長的叱咤，陸續地跑到酒店或是樹蔭下去，尤其是格萊戈里對村長說出這樣的話：

「你哪，就是這樣的罵到半夜裏，我們也不會做跟你脚踵的狗！」

格萊戈里這樣說了，趁着憲兵現在不再到處巡走監視的機會，就對每一個人說述關於投票的主張。

「總說一句，」他這樣地下着結論：「有什麼可怕的呢，正義是在我們這一邊的！各人都應該依照自己的意思投票，事情就會依着我們的投票解決，所謂各人的意思，即使外面有多大的力量

來壓迫罷，也是沒有辦法消滅的！」

可是，大家到樹蔭下，還沒有伸伸手足，或是在酒店裏喝上一口涼爽的東西的餘隙，各村的農民們就各被各的里長喊將過去，村長也高聲的呼喊：

「嗨——還不快些過來嗎？——知事老爺已經要出席了——開始開會啦！」

「村長這傢伙，該是用什麼東西勾結好了罷！」大家都用極不高興的口吻咕嚕地說着，緩緩的走向辦事處那邊去。

「我們沒有什麼要着急的事情，讓傢伙們等着就是了。」

各村的里長各自帶住自己所屬的農民，坐在第一位上，村長坐在稅務員底助手的旁邊。可是，這位助手却很是隨便，高聲地吹起口哨，恐嚇着鴿子。鴿子們啪啪的拍動翅膀，在屋頂打着圈子，有時，也轉出白雲似的渦卷。

憲兵中的一個，突然站起身來，向四周睨視一下，用俄語喊：「靜一點！」

然而，使羣衆失望的是，出來的祇有稅務員一個，他底手裏拿了二三張紙片，搖搖擺擺地走到桌子邊的座位上，坐將下去。這樣，村長肅然地站立起來搖着鈴，多少帶着裝腔作勢的聲音說話：

「親愛的各位，現在開始舉行村會了——那一邊摩茲利查的各位農民，請靜一點——現在，稅務員就要朗誦關於設立學校的通告，請各位仔細的聽罷。更希望各位能夠了解全部的情形。」

稅務員站立起來，架上眼鏡，用極緩慢的，而且極清晰的聲音開始朗讀。

可是，爲了透一口呼吸，因而停頓了一下朗讀的當兒，羣衆裏面立即有人喊叫：

「我們對於這種嘍哩咕嚕的話，一點也不懂。」

「讀我們自己的波蘭話俄羅斯話的意味，我們是不懂的！」接着，會場之中到處都有人在這
樣地喊叫。

憲兵們突然緊張起來，對各處睨視。

稅務員現出非常爲難的神色，但依然繼續朗讀下去，再用波蘭語翻譯出來。

這一次，大家非常靜肅，集中整個的意識靜聽每一句話，因此，稅務員也頗爲周到地繼續讀了
下去：

「現在，縣府方面已經決定在列普卡村新設學校，同時，使摩茲利查村、普路琪萊克村、魯遂普
基村，以及其他隣近村子裏的所有子弟們，可以在這學校裏受教育……」

這通告文裏面，力說學校教育有甚大的效能，政府當局怎樣苦心慘澹地在日夜講求農村的
發達進步之道，以及把農村從惡思想的影響中救助出來……關於設立學校，更進而讀出基地、校
舍、每年教員的薪金，以及應支付的經常費等等的概算目項，還激勵起聲音，朗朗地誦讀村子裏的
農民，這一次祇要在每一愛克土地上，繳納二十戈比克的附加稅，便能創設學校。——說到這裏，稅
務員的話聲斷了，揩拭一下被汗水蒸得模糊的眼鏡，再繼續說出他個人的意見。

「根據知事老爺剛才關照我的話，假使各位趁此機會投票贊成附加稅的話，那麼，本年年內
就可以准許動工建築校舍，到明年的秋季，各位的子弟就能夠到學校裏求學了。」
他用這話結束之後，羣衆什麼話都沒有說。無論誰都同樣地，感到這一次肩膀上又壓上新的

重荷似的，默然地低下了頭。終於，村長說：

「各位，剛才稅務員所說的話，大概都明白了吧？」

「聽到了，咱們可不是聾子。」有五六個人的聲音回答。

「那麼，如果有反對設立學校的人，請不客氣的出來說罷。」

無論誰，在這時候，却沒有一個人自行挺身而出，發出反對之聲的，除了互相看望各人底臉龐，抵住臂肘之外，便毫無辦法。

「那麼，」村長提議：「我們算是贊成附加稅，立刻散會罷。」

「這樣很好！」稅務員也現出異常莊重的態度：「各位，看來全體一致贊同本案……」

「不不」格萊戈里首先厲聲大喝，接着就有幾十個人跟住了呼應。

「我們並不需要這種學校，也不想設立這種學校！我們反對！」——現在的捐稅也已經是太重了！

反對的聲音從四方高揚起來，愈來愈猛烈了。發生這種騷鬧以後，知事老爺這才在門口的地方出現了。人羣看到了立即靜寂下去。知事老爺露出異常和悅的神色，輕輕地拍拍自己的頭頂：

「啊，啊，村民們，這是爲了什麼呀？」

「這理由，祇要老爺親自問我們，就可以知道的。」在最前面的幾個，爲着被後面想聽知事說話的人們所推擠，搖晃着身子回答。知事把身子靠在門口的柱子上，用俄語說了些什麼話，可是因爲不斷的咳嗽，所以不能說得透徹而損害了效果。

憲兵們走向前面，對農民們怒喝：

「脫帽——把帽子脫掉！」

這一次，又有咒罵憲兵的聲音，從什麼地方飛揚起來：

「什麼，這批蛆蟲滾出去，我們的事情用不到你插嘴！」

知事雖浮現出頗爲和悅的臉色，可是到了最後，却用波蘭語以命令的調子結束：

「立刻投票，贊成這個案件罷。本官很忙，沒有工夫在這兒耽待下去。」

於是用兇狠尖厲的眼光對衆人睥睨，人們立刻被恐怖所籠罩，大家的頸頸像波浪也似的搖

擺，互相用低而胆怯的聲音喊喊地說話：

「噯，看來非要贊成不可哪——普洛秀卡，依你應該怎麼辦呀？——格萊戈里到那裏去了？」

知事說一定要投票贊成——那也沒有辦法。噫，兄弟，這樣，祇好依他們說的贊成了。」

但是，羣衆中的騷鬧，像暴風雨似的刻復一刻地猛烈起來，終於，格魯遂拉下定絕大的決心，走

向前面大喊：「爲了這種學校，咱們不高興拿出半個戈比克！」

「當然不高興！爲什麼要爲了這種學校……無論如何不高興！」將近百數的聲音反覆地喊

叫。

知事底臉上蹙起了可怕而憤恨的皺紋。

村長畏縮得狼狽異常，稅務員駭的連鼻上架的眼鏡也快要掉下來，但格萊戈里對於知事老爺炯炯的眼光並不當作一會事，正想開口繼續說出更激烈的話時，那老普洛秀卡走向前面，彎起

腰身，低聲下氣地說：

「知事老爺，小的把小人們所想的意思，稟告老爺，請老爺允許小的說話。——建造學校，無論怎麼說，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一愛克田地要徵收二十戈比克的附加稅，這在小人們實在是了不起的沉重負擔，真是，嗯，非常苦痛。何況現在，正是我們農家最最困難的時節，現款也根本沒有辦法，事情就是這一點兒……」

知事並不說什麼回答的話，儘是深深的思考，有時也點點頭，揉揉眼睛。這樣，村長就在老普洛秀卡的這種畏縮神色上獲得了精神，愈加爲學校提出堅決的主張，而村長一黨之中，尤其是水車房老闆，對格萊戈里一派的做法，加以猛烈的痛罵，因此格萊戈里忿怒得烈火般地暴叫：「這樣的話，咱們無論怎樣努力，都是枉費的了！」喊着，氣沖沖的衝到前面，鼓起勇氣這樣地質問：

「這次的學校，大體上是什麼性質的？」

「和別的學校沒有兩樣。」知事回答，睜着很大的眼睛。

「既然如此，根本就不是我們所需要的學校。如果說可以設立能夠學波蘭文的學校，那麼，一愛克即使要徵收半盧布的附加稅罷，也決不說一句不高興的話，假如是旁的學校，出一個毛錢也不願意！」

「說得不錯！」其他的人也附和着喊：「這種學校，沒有一點用處，咱的孩子去讀了三年，連第一個字母的A也不認識呢！」

「呸，大家還不靜一點嗎？種田的！」知事怒喝起來。

現在，正是羊羣的勢力逐漸旺盛，餓狼暫時收斂起形相的情況。
「傢伙們進行了這種惡毒的煽動，要使善良的農民破滅了！」

到這地步，羣衆猶如被搗毀了窠巢的蜂羣似的，無論誰都要各自喊出比旁人更高的聲音，說出自己的主張，差不多噪鬧得要把耳朵也震聾了。人們到處分裂成三五成羣的無數小組，不絕地交換着議論，情緒不斷的高漲了起來。那格萊戈里一派的聲音最高，提起聲勢，頑強地反對設立學校，是不必說了；另一方面，村長和水車房老闆以及其他的人們中，有的諄諄勸導，有的露出懇談的態度，而有的也以可怕的結果來試行威嚇，但是這些都絲毫不發生效力。人羣中的大多數早已激昂得無從制御，熾烈地吐出粗暴的罵聲。

知事對這騷亂的情形，裝出毫不在意的神情，站在那裏，輕輕的對稅務員說些什麼話，由那些羣衆喧嚷下去。過了一會，他看到人羣的怒號，已經離開常識的範圍，變成胡亂的吵擾時，這才命令村長搖鈴。

「靜一點！各村的里長們也發出雷也似的聲音：『靜一點！靜靜的聽着！』」

在這聲音之下，略微平靜一些騷亂的當兒，就大聲的喊出命令：「學校是無論如何要設立的，你們得依從政府的提案，投票贊成，服從政府的命令！」

知事的這一聲么喝，極爲峻嚴，頗有一種轟炸也似的氣勢，但羣衆對於這種聲音，早已不感到恐怖。克萊姆巴立刻喊出銅鑼似的聲音回擊：

「我們無論對那一個，決不會強迫人家用頭走路！我們所想受的教育，是上帝賦與我們的，我

們自己的文字！

「靜一點，還不閉嘴嗎？」村長嘶啞着喉嚨喊叫，一邊亂七八糟地搖鈴：「哼——！哼——！還不替我閉嘴！」

「無論多少次都是要說下去的！我們的學校，非得教波蘭語不可！」

「卡爾品珂伊凡諾夫！」村長喊出站在混雜之中的二個憲兵的名字，但農民們立即把這二個憲兵包圍起來，擠得緊騰騰地，在憲兵底耳朵邊，喊出僅能使他們聽到那樣高的聲音說：「你敢動我們的一個嗎？——我們——有三百個人——立刻會叫你知道厲害！」

說了，農民馬上讓開路，給憲兵通過，可是人波跟住他們二個人的後面，像怒濤似地伸展，更把知事圍繞起來；這是多麼不痛快的險惡的剎那間，猶如暴民也似的怒聲，遲鈍地從地底湧激起來。人們都凝住呼吸，低聲地咀咒，互相吐出可怕的聲音。

「無論是什麼微小的毛蟲，也有着牠們自己的聲音。有什麼理由可以阻止我的說話呀？」

「無論什麼時候都是命令。傢伙們的話除了命令之外，不是沒有別的東西了嗎？服從，繳付，脫去帽子，在地面上匍匐下去，犁種田的……我們還能忍耐下去嗎？」

「看着罷，現在又快發命令哪回家去……再下去，要到貯藏室裏去睡覺，也得請求准許啦……」

「發出的命令，能夠使人那樣服從的話，那麼，很可以發一道命令，使豬獾叫出黃鶯的啼叫聲音啊！」安笛克這樣地說時，大家都哄笑起來。安笛克依然很興奮地繼續說下去：

「或者呢，發一道命令，叫白鵝啼出牛的鳴聲罷，如果白鵝能夠叫出牛鳴的聲音，那麼，我們當然會贊成這一次的學校給他們看的！」

「說是要徵收捐稅，我們就來繳付，說是要徵兵，我們就會給他們帶到任何地方去……可是，要放得明白一點……」

「呶！閉嘴，克萊姆巴——上面有沙皇陛下明明白白的規定，允許我們的學校和審判所可以使用波蘭語的，就是這句話，沙皇陛下自身既然下過這個命令，我們當然是應該服從陛下的命令的！」安笛克滔滔的大聲地說。

「你是什麼人？」知事狠狠的注視着安笛克底臉龐，問。

「什麼人嗎？——這裏面寫的很清楚！」安笛克傲然地回答，對知事桌子上所放的村民名冊，用手指着有自己名字的地方，內心雖然不免有些慌忙，但依舊昂然的補上一句：「我可並不是喜鵲撒下來的糞團，決不會胡亂的說話！」

知事和稅務員低聲地說上一些什麼話，過一會兒，稅務員就宣告：安笛克·波利挪尚未決定徵役處分，因而沒有參加村會的權利。

安笛克忿怒得滿臉通紅，當他還沒有說話之前，知事已經用眼睛對憲兵暗示，大聲的說：「把這傢伙趕到會場外面去！」

這樣，安笛克立即毫不屈服地高聲喊叫：

「喂，各位！就是進掉性命，也不能贊成這個學校的！正義是在我們這一邊的！用不到怕！」

於是，他用極緩慢的步子，悠悠地走向村子那邊去了。回過身來看時，他的後面還跟住比他脚步更慢的二個憲兵，而他依然閃出怒狼看望兩隻不中用的瘦狗似的眼光，對他們睨視一下。

這個舉動，在羣衆裏面重新灌注進了憤恨的油滴，無論那一個人的臉上，都現出像受到惡魔驅使也似的表情——羣衆儘是亂暴地怒號，咀咒，高喝，威脅——瘋狂得既無目的也無理由了。

他們衆人的罵聲，並不單是限於學校，或是安笛克的事情，而是對於任何事情都隨口的說將出來，怒喊，任性地瘋狂的奔放下，混亂得幾乎無從抓住端緒，因此，格萊戈里的幾個人反而爲着要鎮定羣衆，使盡各種手段，可是沒有用，人羣對於任何事物，既不分辨也不傾聽，說來，宛如鷄塢裏跑進一隻火鷄一般地，變成無法安定的激昂狀態了。

然而，終於有一個里長，看到辦事處屋簷下放着一隻很大的空木桶，立刻在心胸中浮起一個奇妙的方法，就用棒盡力敲打這個空桶，因了奇妙而空洞的震響，這才引起羣衆的注意，好容易靜寂下來。

在這機會中，那位怒氣沖沖地聳起眉心的知事老爺，方始發出破鐘也似的聲音說話：「你們都在騷鬧些什麼事情呀？——靜下來！靜靜的聽住本官發表命令——你們必須服從本官的話，快些協助設立學校！」

這聲音意外地奏了奇效，人們都在瞬息間受到恐怖的襲擊，猶如在人叢中間颯的吹過了冷風一般，互相看望一次臉龐，雖然並不說什麼話，但也各自在胸中感到共同的意思……這事情可鬧成僵局了！那瞪住的眼球正骨略略的轉動，可怎樣好呢？反抗了他，該會遭到怎樣苦痛的不幸哪！

——看着之間，這種恐怖的氣氛漫漲了起來。

到現在為止站在那兒的知事老爺，這時方才坐了下去，重又和村長以及其他人們，施行各種懷柔的政策，縱橫地想要籠絡大眾。

「學校是不能不贊成的——這個，用不到多說，是國民應盡的義務。」

「唔，別再說這種話，仔細的想一想罷——對這反對的話，那麼，整個村子該會蒙受多麼重大的災害，連想到也就夠怕的了。」

這其間，稅務員管自誦唸村民名冊，他那搜求贊成的聲音，好像是在對人叱責，而「是」的聲音，也在不絕應響。

村長看到時機已經成熟，就大聲地喊叫：贊成設立學校的人站到右邊，舉起手來！

頃刻間，就有許多人站到右邊，可是，大多數人羣却一步也沒有移動。

知事老爺蹙起眉心，看住這個情形，就以所謂「各人的意見，不能不在最嚴正的正義觀念之下，明白地表示」的理由，宣告進行——點名投票的辦法。

格萊戈里聽到這個命令，臉色愈加暗沉起來。他知道大體的形勢在官憲威迫之下，羣衆已經失去反抗知事的強橫的勇氣了。

投票的時間經過很長。羣衆人數固然有相當的多，可是，所發表的結果終於是：

「贊成——二百票，反對——八十票。」

這樣，格萊戈里一派就提出了嚴重的抗議。

「我們受了騙——重新投票！」

「我本來是反對的，給寫到贊成那面去了！」一個人這樣喊時，接着就有許多人陸續提出同樣的抗議。頓時間羣衆中重又揚出鬨聲，而熱心的人們更撕破了揭示單，騷鬧着想要使剛才的投票作爲無效。

正在這當兒，一輛大地主公館裏來的馬車，嚟嚟的直駛到辦事處前面，人們不安地懷念着大地主那方面究竟是什麼意見，而重重地圍繞到馬車的四周去，嚙着口水。那從馬車裏下來的大地的侍從，拿出一張紙片，遞到知事老爺的手裏，知事老爺趕忙看了一下，就用莊嚴而威風的聲音說：「這樣很好，列普卡村裏建設學校的事情決定了。」

這樣一來，羣衆中的無論是誰，就不再說一句話。每一個人都呆呆地看住知事的樣子，毫不動彈。

知事這以後，在二三件公文上簽了名，就趁上自己的馬車開始出發。

村長一黨和其他的人們，都低低的垂下頭，但知事僅是瞥視一眼，也不說一句招呼的話，祇對憲兵們說上幾聲，就這樣高響着馬車輪子的聲音，逡自迅快地向摩茲利查村的大地主公館那面去了。

人羣中所有的眼光，都跟住他的踪跡追隨。終於，格萊戈里一派裏的一個開始說：

「那傢伙開始的時候笑嘻嘻的，和氣得和羊一般的，却又像狼也似的露出尖利的牙齒，啃咬我們！我們就是做夢也不會想到，會被這樣地侮辱的！」

「這因爲我們還是些傻瓜，沒有堅強的意志啊！正因爲如此，才會被那種傢伙自由自在地支配着做事呀！」

格萊戈里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對四周眺望一次，這才低聲地說：

「今天，我們是失敗了。固然曾經打算好好的爭鬪一下的，可是大家對於反抗的方法，還沒有充分的把握。」

「真是可惜，大家都是戰戰兢兢的。」

「這是多麼強橫的舉動，連法律也被他們踐踏完了。」

「法律什麼的，決不是保護我們的東西，那是爲了保護那些傢伙們，方才存在的呀！」

這裏，一個從普路琪萊克村來的農夫，跑近格萊戈里的地方訴說：

「我嘛，本來是打算贊成你這一邊的，但是被那傢伙用兇狠的眼珠盯住了我，以致我把話也塞在咽喉裏吐不出了。這當兒，稅務員那東西，就任意的把我底名字寫上去啦！」

「今天，什麼事情都很橫暴，這一點，就可以充分的提起行政訴訟啊！」

「各位，大家都到酒店裏去罷！」馬秀喊：「真可恨！希望有落雷掉到公務員的頭上去，在硫黃煙火裏而燒死他們才好呢！」他這樣地咀咒，也許是依然沒有滿足罷，重又對羣衆方面大聲地說：

「各位，咱們的知事有一句話忘掉說了走哪——這不是別的什麼話，而是所謂：各位都是些不中用的狗羣！這樣，你們服從命令的美德，就得到了充分的褒獎啦！可是，像你們這樣的蠢才，假使是羊，單是拔去毛還嫌不夠，尙須活剝掉皮才算稱心呢！要優到什麼地步才了啊？」

對於這種痛烈的咀罵，有的人很覺生氣，有的人也對馬秀回罵出惡毒的咒聲加以排斥。湊巧這時有一輛馬車在猶太人駕駛之下跑將過來，這上面趁着青年耶乃克，大家的注意力就被吸引到那邊去了。

耶乃克立即被很多人羣包圍住了，格萊戈里告訴他今天所有的經過情形。耶乃克靜靜地聽完，說了幾句話，又趕着馬車走了。

其餘的人們都聚到酒店裏了。馬秀喝完二杯以後，便粗鹵地說話：

「我可以斷定的說，今天的事情，村長和水車房老闊是勾結在一起的！」

「說的不錯！」普洛秀卡同意地附和。「傢伙們儘是欺侮我們，威脅我們，幹着強橫的事情。」
「還有，知事那傢伙說的話，像是對羅甫老伯的事情全都知道的一樣，恐嚇着我們呢！」一個誰吃吃的說。

「唔，一定有人告訴過他的，哼，我們裏面，一定有了奸細了！」

「有這回事嘛！」格萊戈里啣咯咯地轉動不安的眼睛，向四周眺望，一邊問：

「那些憲兵到那一邊去的？」

「好像是到列普卡村那一邊去的。」

格萊戈里暫時之間和大家一起在酒店裏面走動，不久以後，當誰也不會注意的時候，就偷偷地蹙將出來，獨自從田畦的近路上，急忙地跑向列普卡村子那面去了。

九

安笛克在村會會場跑出來時候的感覺，猶如貓在牛奶盃旁邊被驅逐開來那時同樣的，懷着一種奇特的感觸。本來想再回到會場裏去，可是看到那二個憲兵對任何地方也要緩吞吞地尾隨過來的樣子，他底頭腦裏就忽地浮起了某種思考。他在行走之際折了一枝很大的柶枝，將它做成棍棒一般的手杖，把背靠在籬笆上，向並跟隨而來的『褐色衣裳』注視，可是他們儘在那兒徘徊着走動過來，而並不十分接近。

「擘，到那裏去呀，老頭子？」安笛克含着十二分嘲罵的意味，對那二人中間的一個老年憲兵喊叫。

「公事啊，農家人——祇要你去的地方，那裏都得去呢。」

「這倒是很感謝你的，但也並不痛快哪！」

安笛克對四周看望一下，現在除了自己和二個憲兵之外，就沒有別的人。可是，和辦事處的距離還是太近。因此，又沿着籬笆邊的道路走了一會，一邊異常留心警戒後面出乎意外的舉動，慢吞吞的走動。

被喊作『老頭子』的那個老憲兵，雖然也在警戒，却用很親近的態度，對安笛克以朋友似的口吻說話，到後來，甚至不平地說起從早晨起什麼東西也沒有進口，肚子餓的厲害，辦公事的真太辛苦之類的話。

「可是那稅務員，」安笛克回答：「不是對知事大人用豐盛異常的筵席款待嗎？老頭子，你那兒也該有許多殘食可以送過來呀！——到我那兒去嘛，是這種鄉下地方，那有什麼好東西可以吃呢——有的全是燒卷心菜——這種東西對於你這種高貴的官家人，怎能拿出來給你吃吓？」安笛克很明顯爲了要使憲兵生氣，才這樣的說着。年青的一個憲兵，是個手臂粗壯的漢子，眼睛閃着光，噉噉的說些什麼話，可是『老頭子』並不回答。

安笛克更用各種各樣的話，挪揄着憲兵，有時脚步迅快得可怕，使尾行的人須要拼命的追趕，因而在高低不平的路上跌衝，或是把腳闖到積滿污水的泥潭裏去。

田野，盡眼睛所能看到的，沒有人影而非常寂寥。太陽像在燃燒似地，熾烈的照射。祇有村子那邊偶而有幾個農夫，怪訝地對他們三人眺望，有時，也有二三個孩子從濃蔭的地方，悄悄地偷視，然而那狗兒們却執着地跟住尾隨者，不住煩噪的喧叫。

這其間，『老頭子』掏出捲煙點上了火，啣在牙齒中間繼續說話，訴說着公事的艱辛，以及最近不分晝夜都要受到指使，實在是苦得難以忍耐。

「唔，原來如此，然而到現在的時候，就是把老百姓綁上榨床去擠罷，看來也很不容易把錢擠出來呢。」

這話，確實使『老頭子』也生了氣，就提到安笛克繼母的醜惡行爲，借着對他惡罵，根本不想用話來和他們爭論的安笛克，立刻緊緊的抓住木杖，乾脆地用吵架的口吻說話：

「我可沒有隨便的胡說，難道你們這批東西還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已經使全村的人怨

恨透了！可憐見的，農家人錢袋裏面的最後一個茲洛契，也都給你們這些東西搶到自己口袋裏去了！

『老頭子』氣的心裏儘是奔騰衝擊，臉色也變得蒼白了，手雖是已經放到劍柄上去，但仍然努力地忍耐，不再出聲說話。到村子快要走完，而在最後一幢房屋的地方，就對同伴用眼睛暗示一下，說聲：

「把這傢伙捆起來！」

立時之間，那『老頭子』向安笛克飛撲過去。

但是，這出乎意外的行動失敗了。當憲兵們尚未動手之前，安笛克早已舉起木杖對他們猛擊，趁他們還在踉蹌不定的當兒，安笛克立即跳到一旁，用背部靠住房屋的牆壁，不絕揮動木杖，全然像狼一般地露出牙齒，以可怕的惡聲怒喝：

「快些滾……你這種傢伙想要捉住我嗎……這無論是四個人，或是五個人，也是不可能的……你們這些狗畜生……想……想要幹什麼呀……我不是並沒有做什麼壞事嗎……難道想要打架嗎？好罷，要打架就過來罷，我倒很高興和你們搞一下呢！不過，先去準備一輛搬你們屍首的車子來罷……好，來呀——你不妨碰一下我的身子看罷——當時就可以給你看到結果的！」他這樣地咆哮，木杖在空中噓的發出嘯聲，表示出可怕的殺氣。

二個憲兵看到這個情勢，就像被打上釘也似的立停了。這個臂力蠻大的安笛克在激怒中，不絕地揮動手裏的木杖，響出噓噓的不吉聲音。『老頭子』也已看出和他格鬥會要完全敗北的，就

想以滑稽的嘻笑來混過這一場面：

「呵！呵！這可厲害透哪……真的不錯，你上了我們的當了……我們不過跟你開了一下玩笑，你就用木杖顯出本領來哪哈哈！」這樣說着，二個人就捧腹大笑起來，好像可笑得再也忍耐不住似的蹣跚地向後退了五六步，直退到看來沒有什麼，已經可以脫出危險區域的地方時，「老頭子」憲兵霎時間又改變身勢，重新握緊拳頭，用尖銳的聲音，猛烈嘶喝也似地叫罵：

「哼，種田的！你不知道憲兵的威力嗎？總有一次會再來照顧你的！」

安笛克也怒聲地回答：「什麼，畜生！叫疫神來拖倒你們這批東西傢伙，怕我幹了你們，這才打算用開玩笑來含糊過去嘛——哼！我現在立刻可以再來照顧你們一下……是一個漢子的話，趕過來罷！」安笛克看住逃奔過去的憲兵底背影，直到望不見影子方才停止。

「傢伙們——想要抓我哪！」他獨自靜靜地想：「但是，他們是獵狗，而我是兔兒呀！」——他把手按在胸口上。「看來我在會場裏說的話使他們生了氣，誠然不錯，這些話在傢伙們的耳朵裏，是決不會覺得有趣的……」

安笛克現在是在離開村子很遠的，靠近大地主莊園的地方，於是爲了休息一下身子而在路旁坐將下來。從木柵中窺望進去時，那大地主的白色公館，正在園子裏繁茂的落葉松後面形成背景，房屋的多數窗子開的很大，但裏面却是暗沉沉的，使人覺得它好像是許多洞窟。有圓柱的華美的露台上，坐着五、六個人，該是在喝着什麼清涼的飲料，侍從在他們之間來回的走動，也可以聽到杯盆在碰動的響聲。有時，也有很愉快的笑聲傳揚過來。

「那些傢伙過的生活真是豪華！不是吃就是喝，此外就不想別的事情了。」安笛克這樣想着，掏出亨卡替他放在口袋裏的有牛酪的麵包，開始啃咬。

他嚼着麵包，眼睛看向並列在路旁的，茂盛的大樅樹底繁密的枝條上。這些樹木現在正滿開着花朵，蜜蜂顫響很高的翅聲聚在上面，而那柔和而濃厚的氣息，使他底心胸爲之舒暢地自行跳躍。附近的池子裏有鴨羣在噪叫，蛙也在渴睡似地歌唱。靠近身子的草叢裏，也有各種蟲類奏出交響樂，田野上滿是蟋蟀的聲音，有的高朗有的幽微，而有的拖出很長的餘韻，這其間，所有的聲音又一起靜寂下去了。這好像是爲着太陽光底洪水，突地燒灼似的侵襲過來的緣故。這種白天的深切的沉默，正如消滅掉一切生物的夏之廢墟，而在這廢墟上面，燕子雖在到處來回地交互的飛翔，但也覺得很是孤寂。

他底眸瞳因了暑熱，感到眩暈似的疼痛，固然是坐在樹蔭下的涼爽的地面上，可是身體的周圍正和受到薰蒸一般。泥沼的底層已經乾燥得龜裂，掠過成熟而沒有水分的麥穗，和枯焦了的耕耘過的田畝而來的熱風，猶如對住打開的火爐口沒有兩樣。

安笛克充分休息身體以後，就快步地走向鄰近的森林那邊去，從影蔭中走到陽光下去時，突然感到因着暑熱而發生的顫慄，通過了全身，宛如跑進白熱的爐竈裏面相似。雖然已經脫去上衣，單剩下一件襯衫，但也被大量的汗水粘住在皮膚上面，正像是貼上了一張白鐵片。長靴也脫掉了，這樣，裸足就像在熱砂裏面焙炙。

雖然到處散在着低矮的白樺樹，但葉子已像枯焦似地凋萎了，差不多沒有了影蔭。黑麥的麥

穗毫無力氣地垂倒在路面上，所有的雜草花朵也早已曬得乾癟了。

悶熱的沉默，佔有了周圍，不但是人底姿態，連鳥底影子也看不到，一切有生命的動物全都癱匿起來了。無論一瓣樹葉，或是一片草葉，都不再顫動，說來，正像那猛日的睡魔降臨到這地方，對整個田野施上催眠術，用牠那乾渴的嘴唇，吸盡了地上所有的力一般。

可是，安笛克底心裏，依然繼續地想着村會的事情，緩緩地步行，心情愈來愈覺得紊亂起來。有時很想哈哈的笑上一陣，但正在這當兒，精神却又忽地因了失望而衰惰下來，覺得氣氛很是沉重，而且非常鬱悶難忍。

「和那些傢伙搞在一起，還能做出什麼事情來啊？祇要憲兵略微跑近一些，臉色立即就會變成蒼白的……傢伙們，祇要憲兵對他說上一聲擦皮靴，也許真的肯擦的……真是一些沒有意義的渾蛋！不中個的蠢才！」他底性情格外焦灼起來，而且和這同時，更不能不怨忿村人們的愚昧，和覺得可憐。

「不過，傢伙也實在太貧窮，怎麼能夠拿出意氣來呢？——完全像是竹籠裏的鱈魚一般的，苦痛地扭在一起！無論那一個都覺窮苦緊緊地壓住，差不多連氣也要透不過來了，這種情形之下，那裏還能夠考慮到整個村子裏的事情呢？仔細的想，都是些可憐的人們。任何地方都是明爭暗鬪，做着慘痛的事情！他們頭腦已經昏得連自己爲什麼會苦痛的原因，也無從明白的了！」安笛克底心對於村人們的窮困悲慘，不禁興起了深切同情的心意。

「豬獃要想把自己的鼻頭伸向天空，是一件困難的舉動——以人來說呢，困苦到這種地步，

可還有什麼辦法啊！他雖是這樣地想，但也僅止是想而已，並沒有深思到用什麼方法可以補救，祇是沉痛的覺悟到自己也同樣在貧困的泥沼——不在更形惡劣的泥沼之中，不住地掙扎的一個人。

「正因為自己悲慘，才能夠懂得他人的悲慘，在過着滿足生活的人，是連做夢也不會想到這種事情的！」

他舉起手揮動，做出絕望的舉動，心裏依然憂鬱地沉思，蹣跚地步行……因為思考的心意過於暗悶，幾乎茫然的給乞丐絆了一下——這是個猶太乞丐，幹着拾荒的營生，現在正蹲在麥田旁邊休息。

「啊，是你蹲在這兒嘛，好熱的天哪！」安笛克說着立停了。

「很熱啊，完全像是丟進爐竈裏似的，這該是上帝降下來的譴責吧！」這拾荒的猶太人說着站起身來，在他那老耄的弓背上，交又地攬好繩子，就以這繩子哎啊呵的用力推送滿裝襪襪的手推車。車子上除了很滿的襪襪之外，還裝有木箱，更在這上面放着盛有雞蛋的籃子，此外還有一籠小鷄。路面儘是泥砂，深深的陷住車輪，而且又在烘烘烈烈的赤日之下，實在很是難耐。這老耄的猶太人雖是努力地撕拚出絕大的力氣，却不能長時間的繼續，因而無次數地立停下來，透轉一口呼吸。

「嘿！挪契姆！太晚啦，再一口氣就可以休息了！」這個拾荒的老頭兒，自己喊着自己的名字，流着眼淚鼓勵自己：「嘿！挪契姆！像馬那樣的提起精神推呀！嘿！挪契姆！唉——呀——呵——……」他這

樣無可奈何地嘶喝着，大約推上二十步光景罷，重又站停下來。

安笛克略微笑了一笑，正想低頭走過去時，這猶太人挪契姆就喊住了他，誠心地求懇：

「啊，老闆，求求你，幫我一下罷。我可以付錢給老闆的。我再也不推不動車子了！」說着，他把搖擺的身子靠到車子上去，臉色和紙一般沒有了血色，呼呼的透着苦痛的氣息。

安笛克什麼也不說，迅快地回過身來，立刻把上衣和靴子放到他那手推車上面，盡力地向前推送，車輪趁勢響出清脆的聲音，更揚起灰塵。猶太人也努力不使被這迅快的速力落後，痛苦地奔跑，同時也對安笛克不絕說出什麼討好的言語：

「嗚！祇要能幫我推到那森林的地方為止，那以後的道路就容易走了。祇有這一段路了。我嘛，想送老闆五個戈比克……」

「別再說歡話，誰要你這傢伙的錢呀！難道以為我是爲着想要賺錢，所以替你推車子的嗎？傻瓜！祇有你們這批猶太鬼子，才會把錢當做天神似的，以為世界上無論什麼，都可以用錢來走通的，那才糟呢！」

「啊，老闆，別生氣！那麼，就送玩具給老闆的小寶寶罷——還是送針線，緞帶呢？——啊，不，還是送你卷麵包或是煉糖罷……我什麼都有……或者，還是送一盒煙草，給老闆抽罷？或者是一瓶特等的好伏特加——那個嘛——老闆，你就是請上等的大人物也不會遜色的——我哪，對於老闆的好心，真是太感謝了……咳，咳！」

說到這兒，挪契姆突地咳嗽起來，變成連眼珠也快要迸裂出來似的苦痛的臉色……安笛克

就放緩脚步。挪契姆一邊連續地咳嗽，一邊用手在手推車裏摸索着各種東西。

「今年該是豐年啦！挪契姆重又說出別種談話：「黑麥的價值也該低下來了吧？」

「但是，收穫如果少了，收入也就會更少。無論如何，農家過的總是苦日子啊。」

「不過，值得感謝的是，上帝在這一向儘是放出好天氣，現在，麥穗已經乾燥得很不錯了。」猶太人抓了一把路旁的麥穗，揉着觀看。

「天氣固然不錯，但是上帝已經把大麥糟塌完了。大麥是全然沒有希望的了。」

這以後，說話便移轉到各種事情上去，終於提到了今天早晨的村會情形。這猶太人挪契姆對於這一點，好像是有誰特地告訴過他似的，知道得非常詳細。挪契姆小心翼翼地對四周看望一下，就這樣地說：

「老闆可知道啊？知事在一直以前，好像是在去年的冬季那時候，就爲着要在列普卡建造學校，和木匠的包工約定了的。我那女婿，還是代理人呢……」

「嗨，去年的冬季？在還沒有投票以前——究竟，這又是爲了什麼緣故呀？——你說的話是真的嗎？」

「沒有什麼緣故，因爲是知事，所以用不到和誰去商量呀。知事對於村子裏的事情，不正和大地主在他那自己的土地上一樣，愛怎麼做就怎麼做呀！」

安笛克又問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挪契姆所回答的，實在都是出乎意外的話，到後來，他顯出得意洋洋的臉色，這樣的說：

「唔，世界上這些事情不是很正當的嗎？農家靠種了田來吃，商人靠賣去物品，大地主靠自己的田地……那麼，知事就得吃所有的人底東西啊。唔，這就是道理，這樣也就很不錯，因為，一個人，無論是那一個，總不能不吃呀！」

「不過，照我的意思，活剝人家的皮來吃，總不是好事情。每一個人不能不走上自己的道路活下去，上帝說的很清楚。」

「祇不過，老闆，真不知道怎樣才好，一個人如果不想些什麼辦法來吃，就得倒下去死呢！」

「古人不是說的很明白嗎？這叫做『人應該吃自己種的蘿蔔』呀！但是，世界上的人都不肯這樣的做，所以愈搞愈壞哪！」

猶太人單是點點頭，可是心裏却隱藏着他自己的主張。

他們終於走到森林旁邊，到了這地方，已經沒有了泥砂的路面，安笛克把手推車交給挪契姆，替孩子們買了一茲洛契的甜點心。當挪契姆正對安笛克道謝的當兒，便說：

「你真是個獸子。我哪，祇不過偶然有了這個意思，這才幫你推一下車子的。」

這以後，安笛克以相當快的大步子，匆匆地走向列普卡的自己底家那一面去。森林愈深的地方，影蔭也就愈加涼快，到處雖有從葉縫中漏射下來的光線的斑點，但四周却鬱鬱得非常灰暗。樹木盡是些血槭和松樹，或者是白樺，而且都是些喬挺的老幹，在這些近根的地面上，又長着赤楊、蒲柳、椴松，以及羊齒類的矮樹叢，椴樹向各處伸展細長枝條，猶如焦急地想要探找到太陽的光線。

這一帶，還殘留着水潭，是昨天大豪雨的遺跡，滿地上也散亂着折斷的枝條或是梢尖。有的場

所還有連根倒下的小樹，攔住了去路，一路上非常靜寂而又涼爽，甚至還漾溢着青苔或是菌類的氣息。

任何樹木都像在對天幽思，毫不歪斜地聳直，從葉縫中漏下來的光線，宛如連接着黃金的遊絲，照落到因苔草而變成綠色的地面上，散在這些地上的野莓果實，赤紅得猶似凝固的血球，浮現在青葱的茂草之間。

在這陰涼而靜寂異常的森林氣氛中，安笛克覺得非常舒適，不自主地坐在樹根旁邊，茫然地瞌睡過去了……忽地，在氣息急促飛馳而來的馬蹄聲音下，睜開眼來，這是騎着馬躍躑的大地主，看到睡在那兒的安笛克時，便跑將過來。

他們和往常同樣地打了招呼。

「真是熱得可怕哪！」大地主撫摩着馬背，說。

「熱得很呢——照這樣下去，再一個星期，我們就得割麥啦。」

「摩茲利查那邊，已經開始收割黑麥了。」

「那邊是砂地，熟的很快，不過今年，無論什麼地方都是很快的。」

大地主問起今年早晨的村會情形，張開眼睛聽住安笛克的談話。

「那麼，你們真的堅決地主張要設立波蘭語的學校嗎？公然的敢這樣倔強嗎？」

「當然是真的，我的嘴向來不說謊話。」

「實在大胆得很！眼前有知事的存在，竟敢這樣的說，真了不起——唔，這樣也好。」

「不是嗎，法律上寫的很清楚，我們是有權利要求設立波蘭語的學校的。」

「不過，爲什麼你們的頭腦裏會想到要設立波蘭語的學校呢？」

「爲什麼嗎？我們不是波蘭人嗎？——又不是德意志或是什麼地方的人。」

「可是，這種想法該有什麼人教給你們的吧？」

大地主放低聲音，靠近身子說話。

「爲什麼要叫人家教給我們聽呢，這是連小孩子也知道是正當的事情。」安笛克巧妙地這樣說了，避開目標。

「但是……」大地主依然用同樣的聲音說：「由我的眼睛裏看來，好像是羅甫的意見，在你們中間結了果實囉……」

「所謂羅甫，該是和您底貴親在一起，把各種事情教給我們的那個老伯吧？」

安笛克截斷大地主所說的話，這樣地反問，尤其在您底貴親的一句上，加重了語氣，看住他的臉龐。這話使大地主覺得很是爲難，正想把話題轉移到旁的事情上去時，安笛克依然故意不肯從這問題上離開，說出農家的各種悲慘現狀，以及此後暗澹無助的可悲狀態。

「這也因爲農民不肯聽人家的說話囉。我知道得很清楚，牧師會經費過很多心血，爲了村子的幸福而奔走，也會幫助人手，借用傢具，替村子裏謀安定的生活……但是，這一些事情，完全失敗了。」

「單是說教。有什麼用處呀？這正和在死屍骸前面，無論點上怎樣好的香，也不能回生轉來是

一樣的事情。」

「那麼爲了村子起見，究竟要怎樣才好呢？——反正你是監牢裏也去過的人，總應該明白的囉！」大地主回答。這挑戰也似的言語，使安笛克底眼睛裏閃出光來，臉龐也因為憤怒而赭紅了。可是他仍舊沉着地回答：

「當然明白了很多事。情尤其是；深切的知道了所謂我們農民之所以受苦，全然是因爲貴族的關係！」

「又說謊話了！究竟貴族對於農民做過什麼不好的事情啊？」

「不但是不好呢——當波蘭還是獨立自由的時候，貴族可有過一件細微的事情，對農民同情過沒有？用鞭子抽撻農民，叫他們勞動，也虐待他們，而自己還不是天天是過着愉快的日子，把這波蘭國在跳舞上給毀滅了嗎。因爲如此，這一次才會臨到我們農民，要重新在這空地上建立國家的悲慘命運哪！」

大地主原來是一個氣性剛強的人，這時立刻生了很大的氣。

「種田的，說話太沒有禮貌哪！貴族所做的事情，沒有你開口的必要！——你們這些東西，祇配小心地收拾肥料桶——這是你們的名分替我咬住舌頭，閉緊嘴巴；或者把舌頭縮到肚子裏面去——再不謹慎一點，要叫你連啊的聲音也喊不出呢！」

大地主這樣說了，抽上一鞭，輕快地走了。

安笛克底憤恨心情，也並不低下。

「傢伙們真是狗畜生的同伴！」安笛克獨自站在那兒，喃喃地說：「什麼，這就是貴族嗎？該是流着狗畜生的血罷！假使懂得沒有農民，就不能活下去的身份，就得要敬重農民才對——那些毛蟲——傢伙的價值，比白蠱還不如呢！」說着，憤恨地一脚踢碎生在路旁的蕈菌，大步的走了。

森林，好容易走完了，在正要走上白楊並樹道去的當兒，耳朵裏聽到一種很熟悉的，但不知道是誰的，二個人底說話聲音，不覺把眼睛看向那邊去，看到一輛有蓬馬車停在森林邊端的樺樹茂影裏，靠近這近旁，風琴師的兒子青年耶乃克和雅格娜站在一起。

安笛克以爲這是自己眼睛裏的幻影，於是揉擦一下，然而的，確並不是幻影。而且，就在離開他不過二十步光景的地方，那二個男女現在正互相專心地看住對方的臉龐，面頰上還現出奇特的光澤。

安笛克感覺到意外的驚訝，沉靜自己底耳朵，想要傾聽他們說的是些什麼，可是所能聽到的，僅不過是聲音，再也聽不清是些什麼言語。

起先，安笛克以爲雅格娜從森林裏出來的時候，剛巧那耶乃克趁着馬車回到村子裏去，偶然碰到的，但和這同時，襲來了奇妙而不可思議的疑雲，一種坐立不安似的苦痛，把他籠罩了起來。

「不，不像這樣，這一定是約好了的幽會！」

然而，雖是這麼說，當看到那青年底臉龐，却過於天真，幾乎還閃耀着和聖人同樣的光輝時，安笛克底心便稍微鎮靜一些，但奇怪的是那雅格娜所穿的衣服和裝飾，都是經過非常細心的打扮的，決不能算是到森林裏來檢拾枯枝的服飾；何況，她那碧青的天色的眸瞳，又是多麼光輝啊！而

那紅色菜花也似的嘴唇，又是怎樣地在顫慄啊！這，不正是雅格娜底歡喜的血潮，正在燃燒的徵象嗎……安笛克再仔細地看時，那雅格娜底眼瞳，猶如狼一般地飢渴着情慾，胸膛在悸動，當她把樹皮編的小筐子遞向耶乃克前面去時，耶乃克就在這小筐子裏抓出看來很美味的赤色草莓，首先放進自己底嘴裏，然後再用這手同樣的放進雅格娜底嘴唇。

「……穿的倒很像一個牧師，還愛做這種孩子氣的事情。」

安笛克用好像可憐他似的口吻，這樣喃喃地說着，逕自急忙地走向家去。現在，從太陽的位置上來說，已是在吃下午茶點的時候了。

「傢伙，在我真是個癌腫（他對於雅格娜的事情，無論怎樣也難以放棄。）我眼睛裏看到那傢伙，心裏就會覺得沉痛……她飢渴的眼睛，完全像要啃咬似的，盯住那青年的耶乃克看望！不過，雅格娜正可以照雅格娜所喜歡的那樣去做，現在難道再會爲她，感覺到不痛快嘛……」

他固是這樣的想，但不知怎的，他那『癌腫』使他的疼痛更加猛烈起來。

「那傢伙……我這邊好像生過疫病似地好容易痊癒……這一次却找上耶乃克，那像小孩子似的傢伙，想要使我煩惱了。以爲這一次才是最幸福，碰上了還沒有完全成熟的果子……該是很高興……很快樂罷！」他自言自語地說。現在，心裏的輕蔑與怨恨，捲着渦卷奔騰上來了。「世界上，真會有水性楊花的女人，祇要男人吹一聲口哨，就連地獄裏面也立刻會飛跑進去的……畜生……」

安笛克加緊脚步走路，可是心裏的沉痛却如在燃燒似地難受。路上雖也碰到五六個人，但對

誰都不會好好的打招呼；容易走到村邊看見那耶乃克底母親帶着最小的兒子，由他在一旁玩弄石砂，自己却坐在水溝邊上，眺望她所趕來的鵝羣在白楊並樹底樹蔭下遊息的情形時。安笛克的心境方才有些平靜下來。

「呵，伯母，你放鵝，放到這末遠的地方來嗎？」安笛克說着，立停下來，擦去臉上的汗水。

「因為耶乃克要回來，可以迎接的人都出去了；現在總快要回來了罷。」

「我剛才在森林那邊，見到過耶乃克君的。」

「啊，是嘛，那麼已經走到森林裏了，好極了，好極了。」風琴師的妻子快樂得幾乎跳將起來，立即對那在麥田裏亂竄的白鵝們，像叱責似喊着使牠們聚集。

「耶乃克君的馬車，停在森林邊有十字架的地方，好像在和女人說話呢。」

「是嘛，那末，一定是在和誰說話吧？那孩子向來很親切也很和善，路上就是跑過一隻狗，也要撫摸一下牠的頭頂的——不過，說話的女人是誰呢？」

「那倒沒有看清楚，大概是雅格娜罷。」

當安笛克底眼睛，看到耶乃克老母底嘴唇緊緊地呶起來時，便更現出有意味的微笑，接着說下去：

「我本來想看清楚一點的，可是他們悄悄地躲到濃樹蔭裏面去了，所以看不見哪。總之，天氣太熱，該是去找什麼涼快的地方吧。」

「啊，你該是搞錯了罷——嗨嗨嗨……一定是看錯了。我們的耶乃克，怎麼會和那種女人

合在一起呢！

「就以雅格娜來說，也並不是一個什麼壞的女人。」安笛克突然生氣地回答：「和普通一樣，是一個很不錯的女人。」

風琴師底妻子緊緊地蹙起眉心，手也開始有些顫抖起來。

「啊，你別隨便的胡說，耶乃克就快要當牧師了，怎麼會和那種女人搞在一起呢？」她這樣尖聲的說。可是，當她想到牧師和僧侶偶然談起的話時，心情也不覺有些不安起來，躊躇地把編針插進頭髮，正想再問得清楚一點……然而安笛克早已走了，而路上剛有濛濛的塵灰正在飛揚……不到二分鐘之後，耶乃克已經猛烈地抱住母親，從胸膛深處發出愉快的聲音喊叫：

「啊，媽媽！——親愛的媽媽——」

「哦，耶乃克——哦，我的親愛的耶乃克，你抱的這麼緊，快放開手，氣也透不轉了。」

可是，當耶乃克放開手時，這一次却由母親來緊緊的擁抱住他，降雨也似地接吻，也睜着眼睛呆呆地對他注視。

「啊，耶乃克，可憐見的，你一定太用功，有些瘦了，好像臉色也有些蒼白起來了。唔，真的瘦了不少呢。」

「唔，媽媽，儘是喝着聖水，那裏會肥起來啊！」耶乃克快活地笑着回答，抱起他那最小的兄弟，舉得高高地搖動，小孩子高興得嗨嗨的大聲嘻笑。

「現在不要緊了，我要做許多菜給你吃，立刻就會肥起來的。」母親用漾滿愛情的手，在耶乃

克面頰上撫摩。

「媽媽，你趁上車子去罷，我去趕那白鵝。」

「哎，鵝那傢伙，又跑進黑麥田裏去啦！」

白鵝們正毫不客氣地吃着黑麥的麥穗，耶乃克就將牠們趕了出來，又把兄弟抱到馬車上去，自己却在路的正中走着回去。

「啊，瞧這孩子底臉！」母親在馬車上面很得意指着小兒子：「滿臉上都搞得這麼紅紅的。」

「這個嘛，我給他吃過草莓的緣故，所以搞的這麼紅呢。唔，這個，快些吃完罷——我剛才在森林那邊碰到過雅格娜的，她給了我很多的紅草莓，媽媽。」雖是這樣的說，耶乃克底臉龐也依然突地紅了起來。

「剛才安笛克告訴過我的……」

「可是我並沒有看到安笛克呀！該是他在很遠的地方看到我的吧？」

「這個嘛，世界上的人，所謂是連隔開牆壁，也要朝裏面張望的……誰都愛說些無中生有的事情呢。」母親充分地加強這說話的意味，一邊捻弄着編針，對耶乃克底臉龐凝視。

耶乃克對他母親說話底意思，好像並不懂得一般的神情。於是當看到一羣鴿子在麥田上飛翔，低得差不多翅翼可以碰到地面，就愉快地拾起一顆小石子丟將過去。

「那該是牧師的鴿子罷，一看就知道的。因為牠們是那樣的肥！」

「耶乃克，別說了，說不定會給人家聽到的。」母親把兒子像小孩子似地逗哄，可是在心裏，却

早已鬍鬚地映出耶乃克是一個正式的牧師，她自身在他一旁享受孝養，過着充滿了平靜、安樂、幸福的的生活，而安度晚年的光景。

「那菲力克斯幾時可以放假回來呢？」

「媽媽，你不知道嗎？他現在關在監牢裏呢。」

「嗚！什麼話？關在監牢裏嗎？做過什麼壞事情呢？我不是常常說的嗎？他那個人是不會做出什麼好事情來的。——因為他是那樣的不用——如果當一個稅務員下面的書記，那對於菲力克斯倒比較適合一點，也還可以平穩的過下去，但是那水車房的老闆，却滿心希望把他造就一個醫生，這才是太錯了，真是的……何況他有這種兒子，還驕傲得不得了，那種神氣真是說不出呢。唔，他關進了監牢……該會多麼傷心哪。」母親這樣地說着，那感到滿足的惡意，使全身打了一個顫。

「不過，媽媽，雖說是監牢，菲力克斯還是關在華沙衛戍部的監獄裏呢。」

「關在華沙衛戍部的監獄裏？——那麼，」母親放低了聲音說話：「——看起來該是什麼政治犯啦！」

耶乃克不能對母親再說這以上的話，而且也並不想說。母親這邊却依然低聲的吃吃地說下去：

「唔，耶乃克——你，即使做夢也不能參與這種事情的！」

「不要緊的，我的學校是神學院，祇要有一點兒這種消息，是立刻就要被學校斥退的。」

「總該是這樣的罷。——祇不過，你要明白一點才好，如果給學校斥退出來的話，那末，你自己呢，是當不成牧師了——我呢，又害羞，又悲痛，立刻會死的——啊啊，上帝——保佑我不要遭到災難……」

「媽媽，我的事情，你是用不到耽心的。」

「還有一點，你是不能不清楚的，家裏的人都專心的希望你發達，也因為如此，是過的多麼辛苦——家裏人口在增加，可是收入反而減少了，幸虧家裏稍微有些田地，還算是好的，假使不是如此的話，那牧師也許早就把我們家裏的人餓死了。現在呢，牧師對於無論什麼事情，都是和農家直接的打商量，不管是舉行結婚儀式也好，葬式也好，把所有的收入一點也不留的放進他自己的口袋裏去了。嗯，這種事情難道從前起就有的嗎？而且，那牧師還要到處的對人家說，你底爸爸拿到的還太多呢！——大概那牧師打算減去我們家裏的收入，去對那些農家討好罷！」

「可是，媽媽，」耶乃克吃吃地插嘴說話：「我們的爸爸也許是拿到太多了罷。」

「咦，真是個怪孩子——難道你還打算審判爸爸的罪惡嗎？——即使人家說的不是謠言，那麼，究竟爸爸是爲着誰才這樣貪心的呢？難道說是爲了自己嗎？那還不是都爲了你才這樣做的嗎？你那裏知道他爲着你的學費，是費了多少的心血啊！」母親感覺到很是傷心，這樣地說。

耶乃克正想要對母親表示不過意的當兒，剛巧這時候池子對岸的地方，出乎意外地有了搖鈴的聲音。

「啊，媽媽，現在，牧師該是在替誰搖着臨終的聖鈴吧？」

「那裏，那鈴該是爲了不使蜜蜂逃走，方才這樣拚命地搖的。現在，那大羣的蜜蜂一定飛進教堂的院子裏去了。牧師在近來這些時候，對於蜜蜂和牛隻的事情，不知道比教堂裏的工作要熱心到多少倍呢！」

這其間，他們已經走到教堂的前面來了，突然，聽到蜜蜂的翅聲在喧騷過來，耶乃克就慌張地對馬車夫大聲的喊叫：

「蜂羣飛過來啦！假使不緊緊的抓住繮繩，馬會嚇得竄走的！」

說着之間，教堂尖塔附近就有繁多得可怕的巨大蜜蜂的叢集，猶如雲層唸出聲音飛襲似地掠將過來，響出異常煩燥的嗡嗡翅聲，在空中飛舞着找尋適當的棲息場所，有時低飛得差不多要接近地面，有時却高騰到樹梢上一齊迴轉。牧師跟住牠們飛行的踪跡，僅穿上一件襯衫和袴子，禿頭上戴着帽子，氣急喘喘地拿住灑撒聖水的法刷，對住蜂羣不絕努力地灑出雨也似的水滴。這牧師的後面，阿姆勃羅司老爹在茂樹之間像匍匐也似地僵僵着，盡力地搖着鈴走動。他們在尖塔的四周，一步也不肯放緩脚步，追住蜂羣的行踪，繞走上二週。蜂羣漸漸飛得低了，立刻像要降下到那鄰近的草屋頂上去。這草屋裏面正有孩子們在玩耍，急忙地爲了畏懼蜜蜂而奔逃出來。可是那蜂窠重又飛向略高的空中去，這一次，出乎意外的一直線地對耶乃克底馬車這邊飛襲過來。母親嘶叫出死也似的尖聲，用上衣罩住頭頂，狼狽地飛跑到附的溝渠裏面躲起身子。鵝羣也大爲騷亂，而馬也正要嚇得開始奔竄，幸喜那車夫很是敏捷，立即迅快地用布片遮沒馬的兩眼，這才沒有鬧出亂子。能夠鎮定的祇有耶乃克，昂然的抬起了頭站在那兒，蜂羣在短時間雖在他的頭上飛迴，但不

多一會，便一起飛向教堂的鐘樓那邊去了。

「嘩！快些，水！水！趁還沒有逃走的當兒，灑水吓！」牧師像牛也似地怒喝，跑到鐘樓那面去，把雨一般的大量水向蜜蜂灑撒，蜜蜂的膜翅全然濡濕了，不能再事飛行，就開始在鐘樓的窗口上停

下。
「阿姆勃羅司把梯子和篋筐拿來！嘩，不快一點就來不及哪！跌在那兒慢吞吞的幹什麼呀！——啊，是耶乃克嗎？你可好啊！——快些替我把香爐拿來罷！耶乃克，在香爐裏面放進炭火，多燒一些香在裏面燻能。非得使蜜蜂鎮靜下來不可！」牧師的怒號與叱咤和興奮，真是非常激昂……當牧師還沒有唸上一句祈禱的時間中，梯子迅快地搬過來了。阿姆勃羅司老爹像瘋狂似地搖鈴，耶乃克燃起和煙囪裏噴放出來一般濃厚而香氣很好的煙霧，這其間，牧師迅捷地爬上梯子，把頭伸進叢集的蜜蜂中間，嚼略略的睜開眼珠，到處探找蜂王停在什麼地方。

「呵，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蜂王是這個，現在，其餘的蜜蜂就不會給牠逃走了。——啊，又要飛動啦，耶乃克！再把香煙燒得濃重一點！」牧師大聲地喊着，赤手的抓住蜂王，放進篋筐裏面，霎時間，這周圍就聚起了大量的蜂羣。同時的，有的在牧師底禿頭上匍匐爬行，有的在他臉頰上飛撞。但是，牧師一點也沒有畏懼的神色。

「喂，小心一點！別使蜜蜂生氣，也許要放刺的！」牧師這樣地大聲的喊着，關照旁人，一邊從梯子上退將下來，可是他身體上聚起來的蜂羣，響出猶如潮時一般的聲音，儘是煩噪地嗡嗡的鳴咽。跨到地上之後，牧師對那放着蜂王的篋筐，宛如在舉行莊重儀式時，擎住聖體顯彰臺也似的鄭重

態度輕輕地在地上滑翔也似的靜靜移動，耶乃克捧住焚香的香爐侍在一旁，阿姆勃羅司老爹不絕搖響鈴聲，或是對羣集的蜜蜂灑上水滴。他們這樣地像神怪的行列在前進似地，對那牧師住宅後面放有蜂房的地方運將過去。這養蜂場已經經過相當發展的，備有二十個以上蜂巢，無數的蜂羣，正奏出鬧猛的翅音合奏，各自在牠們窠的周圍煩忙地飛動。

這樣，當牧師把新得的蜂王放進蜂房，使牠安靜之間，耶乃克因為已經疲乏，而且也覺得飢餓，就偷偷地退了出來，回到自己家裏。

風琴師家裏的人們對於耶乃克的回來，都非常高興，這熱鬧的情形，真是很難用筆紙來加以描述。等到菜餚的準備相當齊整以後，耶乃克被推定坐到首席上去，他的前面放着無數的盆盤，每一盆都要他嚐嚐滋味，吃着之間興味也隨之加重，食桌上就喧喧嚷嚷的鬧猛起來，每個人競爭着想坐到耶乃克的傍邊，說些什麼話來獲得他的歡心。正在這樣喧鬧之際，村長的兄弟格萊戈里突地跑將進來，詢問有沒有羅甫老爹的消息，可是誰也不會知道。

「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一點也沒有消息。」格萊戈里失望似地喃喃的說着，就不再作聲，逕自走到別的人家去探問羅甫老爹的踪跡去了。與這同時，牧師差人來喊叫耶乃克到他住宅裏去，耶乃克雖是並不願意，儘是拖延着時間，終於還是不能不去。

進去看時，牧師正悠然地坐在大客室的安樂椅裏，立刻對耶乃克現出父執的愛情緊緊擁抱，使他坐在自己身邊，高興而溫和地說話：

「你來的很好！從此以後，每天晚上都可以在一起舉行祈禱了。——不過，耶乃克，今年呢，我這

兒的蜜蜂是大豐年，單以窠數來說，就有二十多個；無論那一窠都比去年的更旺盛，現在已經積起了四分之一的蜜蜂了。窠數本來還可以分得更多的，可是叫那阿姆勃羅司老頭兒管理的時候，那蟲東西，却儘是打瞌睡，所以不知道給牠們逃走了多少雌的蜂王呢。那些都逃到森林或是山谷裏去了。而且，也給水車房的老闆偷去一大羣，這真是和偷沒有什麼不同。因為我的那一羣，停在他們家的梨樹上，就當做是他自己的蜜蜂，這也算是理由，無論怎樣的去追討罷，再也不肯還給我。他們家的母牛生了病，正是這個報應，真可以說是天道昭彰呢……那個強盜胚報應還不祇這一點，耶乃克，你可有聽到他兒子菲力克斯的倒楣嗎——要知道欺侮人家，災禍是很可怕的。」牧師說到這裏，突然停住了嘴，用手帕揮去停到他禿頭上的蠅羣。

「我祇知道菲力克斯君給送到華沙的監獄裏去了，別的事情就不清楚了。」

「唔，這難道不是壞事情嗎……我真不知道曾經關照過他多少次……他那父親完全是一個蠢才，所以不肯聽從我所說的話……甚至還儘是大吹着法螺，我倒反而對那菲力克斯的遭遇覺得可憐呢。他的資質很聰明，說的拉丁語也足可以當一個牧師，學的非常精通……却爲着父親對於他有錯誤的希望而耽誤了他了。古人就會說過這樣的話……『不作非分之想，休犯嚴禁之事。』真是金石良言……更有的是所謂『溫和的犢，應給牠吸雙倍的奶』呀……唔……耶乃克……這話是不會錯的……」牧師底聲音逐漸低微下去，祇是無意識地趕去停集在禿頭上的蠅羣……「你要好好的記住，耶乃克，不要忘了才好。」說着，這一次把頭沉重地靠到安樂椅的椅背上，就這樣閉起眼臉，呼呼的睡了過去。於是，當耶乃克站起身子，說聲再見而想要回家的時候，牧師

重又張開眼睛，喃喃地說：「啊啊，我爲着照拂蜜蜂，累的很厲害……你下次晚上再到這裏來好好的玩一會罷，我們仔細地研究一下祈禱書……還有，你得注意一點，你不能和村子裏的農家人太過於接近，搞得太親狎。唔，諺語說的好——『躺在糠裏睡覺，會給豬當食糧』——所以，給農家人的太熟悉了就完了——這就什麼都做不了。』——正以爲他還要說時，却已把揮走蠅羣的手帕放到臉龐上去，瞬息之間沉睡得很熟了。

牧師所說的不能和村子裏的農家人太過於接近，搞得太親狎之類的話，在耶乃克的父親看來，確實是有特別加以點頭的意味的。他家裏的長工把馬從牧場上帶回來時，耶乃克因爲喜歡騎馬，立即跨上裸馬開始奔跑，風琴師就大聲喊叫：

「還不快些從馬上跳下來嘛！要當牧師的身份，那裏可以騎赤裸的馬呀！你不能和長工們太親狎！」

騎馬是耶乃克最喜歡的，可是受到父親的怒罵之下，也就順從地跳了下來，走到已經全然黑暗的黃昏的庭院之中，舉行晚禱。然而，對於晚禱之類，却無論怎樣也引不起興味。附近的不知道什麼地方，有少女正在用悅耳的聲音唱着俗歌，而果樹園那邊，也可以聽到有婦女們不絕地說着什麼話。降下濃重露滴的草地，那靜寂的空氣，把那些聲浪非常清淅地傳揚過來。村子裏的孩子們還在池水裏洗澡，吵鬧出很大的聲音，不時地揚起鬧猛而歡樂的哄笑之聲，這其間，更有牛的叫聲，而牧師所飼養底幾內亞（Guinea）種的鷄底金屬啼聲，尖銳地震動着耳鼓。任何地方，該不會再有像農村夕暮那樣的，響出各種各樣的聲音來吧？猶如羣集的蜜蜂鼓動着翅音似地，儘是營營的騷亂。

耶乃克在這些雜音渦卷之中，盡力耐住心情，這才發生舉行祈禱的氣氛。跪坐在黑麥田的田畦上，眼睛對向銀釘似的星光閃爍的夜色的大空，正把心嚮往到無限的天地之外馳騁的當兒，突然，激昂尖厲的怒號之聲，喊叫、惡罵、全然像是在進行殺人也似的，可怕的咒咀騷亂的音波傳揚了起來，他吃驚得跑進屋子裏去。這樣，剛巧碰上要喊他吃晚餐而出來的母親，就問村人們爲什麼發生這樣大的騷鬧。

「那裏，這沒有什麼關係。是那喬瑟夫·華尼克喝醉了酒，現在從警察署回來，和他的老婆吵架呢。她嘛，經過這樣毆打以後，又可以安靜一些時候罷。啊，耶乃克，你對那騷鬧，嚇了一跳嗎？嚶嚶嚶嚶！」

「可是，不是哭喊得像要活剝去皮一般嗎？」

「常常是那樣鬧的。祇看到那華尼克手裏抓住一條棍子的話，就會噴出那樣高昂的喊聲，在全村裏震響。然而到了明天，那女人就會變成特別的溫和——好罷，快些回去罷，晚餐的菜餚要冷掉的。」

但是，耶乃克突然感覺非常疲倦，祇吃了一點膳食，立刻就到臥床裏睡覺去了。第二天早晨，太陽剛昇起來的時候，他就起身，緩緩地在被露水灑得很滋潤的麥田上，到處巡走。他採上一些苜蓿回來餵馬，也和牧師的火鷄戲耍，逗牠生氣，使牠張開翅膀給自己眺望，引弄着狗，使牠像會扭斷帶上的鏈子也似地奔跑，也對鴿子撒出麥粒，讓牠們啄食，更教最小的兄弟練習追趕家畜的方法，使密卡埃爾學習劈開木柴，有時也在果樹園裏散步，觀望一下枝條上的梨子有沒有成熟，又和小馬

像角力似地跳躍；對任何一個碰到的人，都親近得和兄弟同樣地招呼，表示好意。——甚至對那滿放花朵的黃色蜀葵，也說上一聲早安，更去撫摩一下曬在太陽下的小豬仔的頭頂，也對所有的樹木和草叢，現出愉快的笑容。他底母親在後面看住他那種高興的神情，開心得忍俊不住似地儘是嘻嘻的笑着，獨自喃喃地說：

「嗨，這孩子真是的。——瞧他多高興吓！」

是的，這天早晨的耶乃克底心境，正像這一天的天氣同樣地晴朗高爽，輝煌而又愉悅，真想要以愛着森羅萬象的心，去擁抱所有一切……這其間，通告舉行彌撒的鐘聲響起來了，耶乃克好似從夢境中回醒過來般，匆忙的飛跑到教堂裏去。

今天是舉行貢獻彌撒，耶乃克首次穿上新的法衣，裝飾好觸目的赤紅色緞帶，從聖器安置室那邊，進向牧師那兒，在一旁侍奉。風琴清朗地發出聲音，聖歌合唱隊唱出宏大的歌聲，掣動聖燭的火焰，莊嚴的儀式開始了，大羣的男女信徒都在聖壇前面跪將下來，低垂着頭。

耶乃克雖是列席在僧侶們的隊伍裏，熱心地唸着祈禱，可是他底視線，不多一會就飛向信徒中的雅格娜底碧藍色的眸瞳那裏去了。尤其是雅格娜底眸瞳呆呆的像釘也似的對住耶乃克注視，那茶色般的紅唇，因了愉快的微笑，正在不絕地顫動。

不久之後，彌撒的儀式完畢了。牧師帶着耶乃克回到住宅裏去。吩咐他從事抄寫的工作到正午為止。從下午起，耶乃克方才能夠自由地去訪問村子裏的相知的人家。

首先去的，是和他自己家裏最近的親戚克萊姆巴底家，可是誰都不在屋子裏。然而門戶並沒

有關閉，從走廊上打開的地方張望進去時，暗黑的角隅上有人正在嚟嚟轉動，用嘶啞而空虛的變音苦痛地呻吟。

「是我，唔，是阿加泰。」老婆子略微撐起一些已經完全衰弱的身體，吃驚似地揮動雙手：「嗨，你是耶乃克嗎？」

「啊，請睡着罷……老婆婆，你的身體不舒服嗎？」耶乃克發出溫和的聲音說着走將過去，因為沒有椅子，就搬動一塊樹木的根株坐了下來，窺望着老婆子底臉龐，衰微而消瘦的人相幾乎要使他想不起來。

「耶乃克，我現在嘛，這樣地等着上帝來接引我呢……」

老婆子說這話的口吻，帶着覺悟了的崇嚴的態度。

「老婆婆，什麼地方不舒服啊？」

「雖然並不能說是什麼地方不舒服，可是，我要離開這世界上的日子已經很近了。死神現在已經接近到我的鼻子前面來了。克萊姆巴親近的說，要使他自己家裏的人同樣的死亡，所以收留了我的。我哪，就是這樣的唸着祈禱，等候死去呢……現在死神已經來過了，他說『我會把你疲倦的靈魂，帶到極樂世界去的』呢……」

「可是老婆婆，你爲什麼要睡到這種小屋子的角落裏來呀——不是還有着寬大的房間可以住嗎？」

「祇不過，在還沒有到最後的時間以前，我是不願意打擾這一家的。現在，母牛也要住的。」

地方，我總不能佔着房間呀……不過，克萊姆巴在我斷氣的時候，是會替我換上一間最好的房間的——說是在牆壁掛起聖像，把我抬到臥床裏去，點上臨終的聖燭，握到我底手裏來的呢……也肯替我喊到牧師，使我穿上最最華貴的衣服，更會爲我舉行像一個農家女人的葬式。何況，我也會爲着這一些事情拿出了錢，而這一家的人又都是非常正直，非常親切，更不必說是不會要欺騙我這種孤單單的可憐的老婆子了。——而我呢，再也不會拖長到多少時候，使人家覺得麻煩，再說呢，也會在證人的前面對我說過這些話的……也會在證人的前面。」

「然而老婆婆儘是一個人，這樣的睡着，一定很寂寞吧？」——耶乃克底聲音在淚水下震顫，有些胆怯怯的神情。

「耶乃克，我吓，就這樣很不錯！從窗口上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東西，路上有人說着話跑過，有時也有幾個人肯彎進到我這兒來，說上幾句親切的話才走。我和沒有生病在村子裏到處走動的那個時候一樣，對於村裏的事情，都知道得很清楚。還有，村人們到田野上去做工作，很靜寂的時候，可以看望一下鷄在抓扒垃圾堆的動作，太陽在西方沉下去的時候，也肯對我照上一會兒，村子裏的頑皮小傢伙丟的泥巴，也會飛拋進我這兒來，替我熱鬧一下的。就這樣不知不覺的，每天過下去了……可是，到了晚上……就有很多很多人，來看望我啦……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人，是誰呢？那些在晚上到老婆婆這兒來的？」

耶乃克很覺奇怪，把臉湊向阿加泰老婆子底眼睛前面，對那已經和盲目同樣的什麼東西都看不到的，滿是皺紋的眼睛注視。

「是我最近親近的親戚呀，是那些早已到另一個世界去了的人，有的是親人，有的是朋友……真的，耶乃克，他們都來的。而且，有一次……」老婆子像沉醉在夢境的恍惚中一般地，現出愉快的微笑，低聲地說：「有一次，尊貴的聖女也親自來看望我，溫和地對我說——」阿加泰，你靜靜的睡着罷，現在天國的上帝會來讚美你的——那位聖女，是欽斯特霍華聖女呀！我呢，一看到她的披氅的顏色和帽子上的黃金鑲珞，立刻就知道了。她用手撫摩我的頭髮——「你雖然很寂寞，可是用不到害怕，你可以成爲天國聖殿中的偉大的使者，成爲地位很高的人了。」——她這樣的說過。」

阿加泰說着這樣的話，便像小鳥歌唱得疲乏而睡眠似地閉起眼臉。耶乃克把半身俯伏到這皺紋疊疊的臉上，呆呆地注視着傾聽。這恰如用耳在無底深淵上，傾聽這波濤深處有什麼音響似地，對人心界限之中，在悸動的神祕的微光，現出焦急地想要凝視一般的熱心的態度。耶乃克雖然有着異常可怕的感覺，却未能從這醜惡襁褓的人身旁邊，退避開去。如果是麥穗，該是已被蟲豸侵蝕得枯萎而死白的了，類如這種的阿加泰醜骸，現在正像立即要消滅的微小的火焰幽光，但是在這僅有生命之中，却又豐富地蘊結着怎樣旺盛的，行將到來的夢魅中的復活光輝啊！在耶乃克的眼睛裏，向來不曾看到過人間底最後的不可思議的神祕，而是初次接觸到這種顯示出來的絕妙的光景，因此，對於這未有的經驗，爲之吃驚非常。耶乃克胸懷裏的哀憐之情，不絕地高漲起來，眼眶裏也濺溢着淚水，在不知不覺之間，爲着深切的同情而把頭額低垂到地面上去，嘴唇也自行痙攣似的顫抖，開始舉行熱烈的祈禱。

阿加泰老婆子的身體重又蠕蠕的轉動了，在恍惚的心境下微抬起頭，說：

「耶乃克——你真是年青清淨的耶乃克……希望你當一個良好的牧師。你是值得感謝的牧師，我的耶乃克！」

耶乃克這以後，依然長時地默在這個地方。他用背靠在牆壁上站住了，全身感受到太陽光線所照浴的熱意，眼睛看住那被照徹得燦爛明朗的周圍，整個的世界，現在正捲蕩着生氣勃勃的生命底渦卷。

在這盛夏中燃燒的生命底躍動之間，雖是耶乃克的身旁，有這被死之手所抓住而不絕掙扎的老婆子存在罷，但這又有着什麼關聯呢？

太陽仍是猛烈地照徹，高大的麥葉在微風中掙動，遙遠的大空上有白色雲塊流蕩過去，而路上有孩子們在戲耍，枝條上成熟的蘋果閃出赤紅的色素，鐵匠店的鐵錐上，響出勇壯的鎚聲，新的車輛被構造起來了，這正是行將到來的收穫期之前，鐮刀磨得閃閃發光，村子裏的空氣，到處飄揚着烘燒麵包的新鮮的氣息，婦女們毫不休止地饒舌，裹住披肩的面頰，在籬笆、麥田、屋院之間不絕地走動，人底世界，正在這樣毫無變化地滔滔的流向生活之河，人們，永遠在騷亂、哭泣、不安、勞苦，也預設定許多計劃，也遭遇失敗與失望，然而，每一個人對於將要墮入到無限的死之深淵中去的一類事情，是連做夢也不會想到的。

於是，耶乃克也立刻忘却了眼前悲痛的情形，重又開始到村子裏去巡走。首先，到馬秀那兒談了一會。馬秀正在建造史太霍家的塹牆。這以後也和曬着麻布的普洛秀

卡底妻子，說上一些時候，又去看望一下睡在病床裏的尤茲卡，更聽那村長妻子說出許多牢騷，再走到鐵匠的地方去，看一下打造的鐮刀，或是修理刈麥機的機齒，然後，更去看望在農場上的婦女和姑娘們忙亂地工作的情形。耶乃克隨便走到什麼地方，都受到絕大的歡迎，無論那一個對於他的回來，都像自家的事情一般地愉快，稱讚他正是值得誇耀的花朵——整個列普卡村的名譽，也實在這農村底寵兒！

耶乃克最後去的是陀米尼克老婆子的家裏。老婆子在屋子外面搖着紡車，可是使耶乃克覺得非常奇怪的是陀米尼克老婆子的眼睛上面是裹有細帶的，那麼，爲什麼會不至於妨礙她的搖紡麻線呢？

「我嘛，已經慣常了。祇要在手指上摸到了線，就能夠明白這線的紡得好壞。」陀米尼克老婆子這樣地解答，對於耶乃克的到來，覺得很是高興，就大聲地喊叫那在後面貯藏室裏做着什麼工作的雅格娜過來。

雅格娜立刻出來了，因爲穿的單是簡陋的短衫和袴子，當留心到耶乃克的到來時，就慌張地舉起雙手，臉龐羞得像櫻桃般的通紅，狼狽地跑進屋子裏面去了。

「雅格娜去拿牛奶來罷，耶乃克該要喝一些什麼東西了。」陀米尼克老婆子說。

雅格娜很快地拿着滿盛牛奶的壺和杯子來了，但這一次，肩上已經披好美麗的披肩，可是舉止還是沒有安定下來。她低着頭傾倒牛奶的手指正在哆嗦顫動，臉色也有些一會兒白一會兒紅的轉換不定。

她自從看到耶乃克的時候起，就沒有說過一句話，但也並不離開，當耶乃克要回去時，就送到門口，呆呆地注意着他的後影，直到看不見了方才停止。

耶乃克底身體裏面，有着把雅格娜吸引住的，某種不可抵抗的力。於是，他把她的存在根本地擾亂了，她如果就這樣下去，立刻會要從耶乃克後面趕將過去，因此，她勉強地把自己身體移動到果樹園裏面去，用雙手緊緊地抓住樹幹，好不容易才把身心內的衝動鎮壓下來。她在這種情形之下，像已經停止呼吸似地，長時間地茫然的站在那兒。她把身子緊握住枝葉繁多得低垂地面的梨樹軀幹，閉起細長的眼臉，嘴唇浮漾出消魂似的幸福的幽淡的微笑，雖不是沒有被類乎空虛的感覺所襲擊，然而同時，也有着使身心舒展的愉快歡樂的感情，在整個身體中鼓出悸動。這感情，正像以前春季的夜間中，佇立在耶乃克家的前面時所經驗到的一樣，而現在更行加強加重了的一般。

還有，耶乃克這邊雖沒有特殊地在意識上感覺到這一點，但也照樣有被雅格娜所吸引的某種感觸。他在這以後，也會常常到雅格娜家裏去窺望，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到這一家去訪問，能使心裏很是歡快。而且，在教堂裏也每天能夠看到她。當長時間地舉行彌撒之際，雅格娜木然的跪在聖壇前面，誠心而恍惚地誦唸着祈禱文句的情形，耶乃克是無法使用毫無感覺的心情來對她眺望的。有一天，耶乃克把雅格娜的這種熱烈信仰的神情，在母親前面提到。

「是的，提起虔心地祈禱，要求上帝寬恕的，全村裏該祇有雅格娜一個吧！」這是他底母親的
回答。

耶乃克底心情，不必說是比全世界中最白的花朵，還要來得更形清淨無垢，因此，也就無從理

解母親所說底話的真實意味。更何況，到現在為止，雅格娜是常常在風琴師家裏出入的人，所有的人沒有一個不和悅地接待雅格娜，而耶乃克自己本身，也滿以為雅格娜是一個信仰非常深切的女性，做夢也不會要疑心一下。雅格娜實際上是一個有着怎樣本性的女人，祇是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是單是這一次，自從耶乃克回家以來，却從不曾見到她來訪問過一次他的家庭。

於是，他怪訝地把這事情對母親說起。

「是的，現在，正要去喊雅格娜到這兒來呢。要用熨斗燙的東西很多，而不能不洗的衣服也積起了不少……」母親立刻這樣回答。

雅格娜在不久之後來了，但耶乃克對於她穿着非常華美的盛裝，覺得很是不解：

「噢！雅格娜，難道你今天要去參加結婚儀式嗎？」

這時，剛巧在一旁的一個姑娘，用很大的聲音喊叫：「不，那會有這種事情呢，雅格娜一定是在等候人家來求婚呢，是嗎？」

「嗨！假使有人要來對我求婚的話，立刻會把他趕回去的！」雅格娜笑着回答，可是知道人家都把視線在她自己身上集中的當兒，臉頰就像玫瑰也似的紅了起來。

耶乃克底母親立即拿出熨斗，關照雅格娜工作，其他的女孩子也一起幫助，而耶乃克也雜在裏面。過上一會兒，大家都吵鬧地說起話來。偶而有一些可以微笑的事情，就大聲地哄笑，終於，受到耶乃克底母親的叱責：

「靜一點呀！怎麼啦，鬧出像喜鵲那樣煩噪的聲音……耶乃克，你到外邊去和姑娘們在一起

吵擾，是與你不相配的！

這樣，耶乃克就毫無辦法地出去了。出去，他就依照往常的習慣，穿過村子那面的田野，直到列普卡村界的森林附近，緩緩地散步，或者是坐在樹根上讀書，也閉起眼睛，默默地沉思。

雅格娜對於耶乃克這種去的場所，是非常清楚的，她以心眼明白地眺望着耶乃克在綠蔭下面瞑想的這種神情。她對他的身邊這樣不知不覺跟隨過去的行動，宛如夜蛾撲向燈火沒有不同。連雅格娜自身也覺得無法控制。假使要舉例來說罷，那麼，猶如不絕湧向岸邊的不停的浪花，雅格娜的本能無從叛逆地被引誘到耶乃克那面去。這情形一如春潮，雖是柔和，然而有着不可抵抗的本能的力量，她底心神靈魂全然委託在這上面，跟住不知進行方向的浪花，儘是到處蕩漾，飄動。什麼時候要被打到磯石上去呢？她根本不知道這一點，將要踏上怎樣的末路呢？却連猜測的意思也不曾有過。

無論是更深夜靜還不能就寢的時候，或者，因着未曾就寢而比曙光更早離開臥床的時候，雅格娜底心臟儘是不絕地波動出卜卜的跳躍，反覆地冀求着同樣的一個心願：

「今天也要見到他——非要見到他不可——我怎能不見到他啊——」

每逢舉行彌撒的當兒，雅格娜絕對沒有缺過一次到教堂裏去的事情，總是呆呆地跪在聖壇前面，牧師嚴正地誦唸祈禱，風琴反響出明朗的音色，香爐裏升起青濛的煙霧，男女信徒所唸誦的聲浪，全部集中到聖壇上去，然而，雅格娜底一雙眸瞳，即使是充滿了敬虔的神色罷，也僅是對耶乃克單獨一個注視。啊啊，這穿着白色清淨的法衣姿態啊！透過教堂彩色玻璃而照射進來的太陽光，

和青濃的香煙互相繚繞時，就映成彩虹的光色，在這其間合掌而立的耶乃克底姿態，是多麼神聖莊嚴啊！她底眼瞳裏的耶乃克，猶如從畫框裏顯現出來的真正的天使一般，而且這天使還含着微笑。像是在不絕對她移近過來。於是，輝耀的天國自行放開了進入她底靈魂之中，她毫無緣故地俯倒在地面上，對耶乃克踏過的足跡接吻，再也抑制不住身中燃燒起來的情炎，提出不可思議的高聲隨和合唱：

「聖者啊！神聖的上帝之子……」這聲音中，激昂地充滿了人間至情底最切實的祝福，迸裂出使人陶醉的憧憬。

有時候，彌撒早已完畢，男女信徒們也已經散完，阿姆勃羅司老爹搖着鎖鑰來關鎖教堂的大門時，雅格娜還依然毫不動彈地跪在那兒，呆呆地注視那耶乃克站過而現在已經空虛的地面。——是的，這地方就是沒有了這個人罷，那殘留下來的餘影也仍舊發出奇妙的圓光，歡喜的散華渦卷着七寶的旋渦，使雅格娜感到苦痛似地沉醉在恍惚的夢境中……眼眶裏無限的流漾出大顆淚滴，清澄得像水晶圓珠似地掉落下來。

這一些時期中所有繼續而來的日子，在雅格娜看來都以爲是崇嚴而歡樂的節日。像茫然的沉溺於白天夢中似的，今天、明天、後天，那未來的愉快憧憬儘是無窮地連續下去，靈魂猶如永遠受到甜蜜的指尖所撫摩似的，向田野眺望時，便覺得成熟的麥穗在微笑，泥土在太陽下熱化，果樹園的枝條綻起果實低垂得搖晃，森林已使梢尖顯出明暗的色素似地披上霞光，雲朵在飄流，巨大的太陽在神聖的大空中像上帝般地照臨，統治着豐滿的世界——這些所有一切溶作一種調子，在

雅格娜靈魂中伴奏似地，森羅萬象都和雅格娜底動悸合成一起，讚美着：「聖者啊！神聖的上帝之子……」……

「有這種心情之際，」雅格娜想：「人們是能保有多麼強有力的感覺啊。甚至還可以和上帝角力——也能夠戰勝死亡——也能夠戰勝自己底命運。人祇要有這種心情，那麼，在有生命繼續之際，就儘是些歡樂的事情，即使對任何蟲豸也肯分潤愛情的……每天早晨跪下來感謝上帝，每天晚上也能夠祝福那過去的日子，自己所有的任何東西，都肯高興地贈送給旁人，而自己依然能夠很富足的過下去。這樣，祇要這種不可思議的幸福的日期繼續下去，而愛底力量也會愈來愈覺強盛有力了！」

「而且，人底靈魂會無限地向上高昇——可以到整個世界的最高的上空。於是自己的腳邊就有許多閃爍的星星，伸出舒暢的手抱住天國，歡樂的日子永久地連續下去，沒有任何事物能夠束縛愛底力量，既不能使愛消滅，或是者使愛逃走……」

這樣地，光陰過去了。準備收穫以前的無聊的日子裏，在雅格娜却是在享受幸福似地很是高興。她匆匆忙忙的做着工作，而且也像雲雀似地不絕唱歌。興沖沖的一點也不覺得疲倦，到任何地方都漾溢着歡喜，全然像是爛熳盛放的薔薇花，或者是極其豔麗的紅蜀葵，並不是這些花朵，而是在天國樂園中開放的最最美麗的仙花。——像一見能使人銷魂似的，全然流漾在雅格娜底靈妙不可思議的明眸所輝耀出來的色素中，而那嘴唇上更浮映着不斷揮發的微笑。甚至連老年人也要對雅格娜底美容，出神地眺望，更不必說那些村子裏的青年們，每天都會成羣地駐屯到她的

家裏去，噴呼出戀愛的嘆息了。然而，雅格娜對於這些人們，却像一團毛也似的不肯加以一顧。

「你們在我底家裏坐得好像生了根，可是不會有什麼用的！」雅格娜對於這些人們之中有人想要拉她袖子的話，就這樣斷然地嘲諷。

「大家都受到她的侮辱哪！可是她自己呢，却現出像大地主公館裏底貴夫人那樣的神氣！」村子裏的青年們對馬秀這樣不平地訴說，提到雅格娜的壞話。可是那馬秀自身也正是在嗟嘆的一個可憐人，固然，他保有了每天黃昏之類的時間，可以和雅格娜母親一起親近地聊天的絕大特權，但對於雅格娜本人，至多祇能像眺望人家園子裏的花朵似地看望她匆忙地工作的姿態，恍惚地傾聽一會她所歌唱的聲音而已；因為如此，假使提起每晚回家以後的馬秀底不高興的苦臉，那就無以復加的了。他盡量的對周圍的人們厲聲叱罵，最最受到苦難的要算是特萊斯卡了；特萊斯卡現在由馬秀看來，實在是討厭的重荷，有一天，特萊斯卡終於把雅格娜憎恨得狠毒了心，偶而碰到了雅格娜，猶如見到蛇蝎一般的，忽地背轉身子，呸的吐下一口唾沫，大聲的惡辣地咒罵。

然而，雅格娜這邊，對這恰如風吹也似地不以爲意，現出無所謂的神色，正眼也不看一下地就這樣走過去了，這使特萊斯卡更行絞痛肚腹似的生氣，立刻就看住附近在池水裏洗滌衣物的姑娘們，這樣的說：

「嘿！你瞧嘛，那雅格娜——完全像鶴鳥似的神氣活現的走着路呢——無論是白天或是晚上，儘是用屁股對住人家的臉，多討厭！」

「是啊，我們也覺得可惡呢！」姑娘們裏面的一個同意地說：「全然像村子裏的節日似地打

扮得妖怪一樣，裝模作樣的！」

「那婆娘，每天梳頭髮，要梳到午餐的時候才止呢。」

「而且，還老是買着緞帶呀，或者是首飾呀什麼的。」大家也都齊聲的憤恨地說。這一些時候，祇要雅格娜在村子裏出現，就到處受到婦女們底追擊似的憎惡的眼光睨視。——這些眼光完全和貓爪同樣地銳利，莽蛇牙齒一般地惡毒。於是，無論對於什麼事情，若不找尋出可以狠罵雅格娜的材料，就不肯甘休。有些時候，當雅格娜經過普洛秀卡院子前面，那麼，婦女們立即會在籬笆裏面，開始了談話：

「真有些受不了呢，不是全然把我們當作是毛蟲一樣的瞧不起嗎？」

「完全像大地主太太似地神氣活現的，那浪費的錢，打那兒來的？」

「不是說那婆娘和村長有些怪嗎？」

「而且，還聽說和安笛克也很有意思的。」

在這裏，耶格斯丁卡老婆子就插嘴說話：「事情並不是如此呢！安笛克不會把她看作比狗尾巴更重要的。現在的雅格娜嘛，倒是另外的一個對手囉！」說了，現出這種事情是唯我獨知的臉色，嘻嘻的笑着，其他的婦女就堅執地詢問那究竟是誰。可是老婆子並不願意宣佈，單是說：「我嘛，不高興說出人家的隱私，因為你們有的是眼睛呀，仔細的，看着不很好嗎？」

從這以後，衆人的眼睛就更行深切地對那雅格娜所做的事情上，集中了注意的目光。舉一個例子來說罷，正像是百隻猛犬追趕着一隻兔子也似的情形。

因了這個經過，圍繞住雅格娜不斷刺探隱私的眼睛，雖是彙在一起，可是雅格娜本人對於這一點却不曾意識到，即使是意識到這一點罷，也決不會比被蚊子叮咬深得更爲留心。她現在充滿着每天要看到耶乃克的希望，使她底整個存在沉溺在耶乃克底醉睡之中。

她雖是每天照常到風琴師家裏去，可是從沒有碰到過一次耶乃克不在家裏的時候。有時耶乃克也有過隨便地坐在她的一旁的事情，這種時候，雅格娜清楚地感覺到耶乃克底眸瞳正看住自己這邊，與這同時，她底面頰就像燃燒的火焰，腳會索索的顫抖，胸膛也像用槌敲打一般地猛烈的悸動。而有些時候，耶乃克在隔壁房間裏對妹妹們教着講義的聲音下，雅格娜就一直凝住呼吸，側耳細聽。耶乃克底聲音是多麼爽朗而又甜美啊！她專心恍惚地傾聽的神色，使耶乃克底老母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有一次也會經奇怪地對她詢問。

「這個嘛，因爲耶乃克所教的都是些學者的話，非常高尚，我對是聽不懂什麼意思。但也深深的感覺到，他底學問是很高深的。」

「哦，爲了這個緣故，你才這樣仔細的聽着嗎？」母親現出可憐她似的微笑：「可是家裏的孩子所進的，並不是普通的學校。」說着就現出得意的神情，大事誇張兒子的所有一切。這老母本來是對雅格娜抱有好感的，祇要她到來了，就高興地接待她，而雅格娜對家裏的事情，也肯不管大小的加以幫着收拾，更且，無論是梨子或野莓，有時甚至還帶着一罐新熬的牛酪，送到她的家裏，所以親近得猶如半個家族。

雅格娜對於耶乃克母親說的任何言語，都愛側起耳朵傾聽，可是當耶乃克出去之後，她立刻

就會說要回到媽媽那兒去，而走將出來。在雅格娜看來，祇要能夠遠遠地看到耶乃克，也就異常高興的了。有些時候，她從茂密的麥蔭裏，或者是樹木的繁叢中，長時間地細細的注視意中的他底臉龐；這樣任意窺望之際，終於感傷的氣氛在胸膛中湧漲起來，眼眶中漾溢出淚水，無盡量地流淌。

然而，比這更使她加重憧憬，愉快得身體中會噉噉顫動的，是這一些時期中的黑暗短促的夏夜。她趁着母親業已沉沉熟睡的機會，便悄悄地把臥床搬到果樹園的樹蔭下去，靜靜地仰天的躺了下來，從樹梢的間隙中看住星星在明滅的光輝，當夢見到遙遠末世的無限祝福時，她底身心是有着多麼甜蜜的感觸，在幻影裏溶化啊！蒸得人心也爲之昏朦的薰熱夜風，在她底臉龐上撫拂，天空的星星像對住她張開的眼瞳說話似地，從黑暗深處有一種無聲之聲，在她底耳邊甜蜜地囁嚅。這是沒有呼吸的樹葉底私語嗎？還是睡在四近的家畜類，在轉動身軀的聲音呢？——像是窒塞了的多麼幽微而遲鈍的呼吸，也像是癢癢的或者是怯弱的聲音——然而，這在雅格娜底身內一如會使命運的旋律高鳴似的，化作絕妙的音樂，全身都滲透熾熱的神經的刺戟，捉住她底呼吸而發出顫動。她從臥床上滾了下來，在灑滿涼爽露滴的草地上，懶懶地伸伸手足，然而，這正如熱透的果實自行從枝條上落下似地，非常自然。她任憑落在地上毫不動彈，軟翩翩的沒有力氣，一任甜美的夢用強有力的手把她抓住了，任意所欲。完全和成熟的麥穗垂在地面沒有兩樣。也一如腐爛的濃漿果實相同。亦如孕滿豐富收穫物的田地，這全然變成至醇的雅格娜底心，不管是鐮刀刈割，鳥嘴啄食，或者被大暴風所吹徹，也都聽諸所。的行動進展下去，甘願破碎，無論怎樣被命運所騷弄罷，無論受到怎樣風雹所摧折。時候這種境遇的到來。啊啊，多麼難受啊！

這七月的白天是酷熱而又悠

然而又短促，但雅格娜儘是今天明天地在恍惚

的夢境中度將過去。夢底優美的川流，搖搖蕩蕩的不住地流行。雖是無次數地反覆的做着同樣的夢，但也依然能夠刻復一刻地，使夢境加深，茫然的陶醉心情漸次地加濃……

在她自己看來，早已沒有了夜與晝的差別，而是全然在夢境裏面，由着這夢的進展隨着動作而已。

確實，連陀米尼克老婆子底看不到的眼睛裏，也感覺到這一些時候的雅格娜的樣子是變化了。但是，老婆子一點不知道這個原因。母親底眼睛裏也能愉快地映到的，祇是那雅格娜出乎意外地，突然完全改變到信仰心深切得狂熱般地，跑到教堂裏去的情形。陀米尼克老婆子大為高興，常常這樣地說：

「雅格娜，聽說虔心信從上帝的心，一定會有上帝出現的，也許你的眼睛裏已經看到上帝的姿態了吧？」

這樣，雅格娜對於焦急期待的幸福的夢，充滿了安適的心情，雖是漾出沉靜和藹的微笑，但並不說一句什麼話。

在有一天裏，全然是出乎意想之外的，雅格娜，在村界的土塚附近，碰到耶乃克拿着書坐在那兒。她底心因為悸動得太猛烈，以致不能立即逃避開去。臉龐上現出昇騰起來的赤紅的血潮，站定了不能動彈。

「啊，雅格娜！做什麼呀？」耶乃克的聲音。

雅格娜努力抑制住自己迅快跳躍的心胸，不想給他看到而說了些什麼話，可是這話並沒有什麼意味。

「唔，在這裏坐下來罷，雅格娜。天氣太熱，看樣子很累了呀！」

雅格娜正想着要怎樣回答而躊躇的當兒，耶乃克已經拉住她底手，使她坐在自己的旁邊了。雅格娜慌張地把自己底一雙裸足，遮蓋到裙子下面。

耶乃克底心情也並不怎樣平靜，儘是微微的顫着身子，用不安的眼光嚅嚅的向周圍到處眺望。

附近一帶看不到一個人影。列普卡村的屋頂和果樹園，在微風吹動麥葉的青波之中，浮在那邊猶如島嶼，蒸熱的空氣裏，瑞香草的氣息和黑麥穗禾的香味混在一起蕩漾，強烈得使人爲之沉醉，他們底頭上，有一隻飛鳥，猶如柔和的海波上的一艘孤帆似地流過。

這種不痛快的沉默再也連續不下去了，因此，青年就開始說話：「不是非常的熱嗎？」

「是的。昨天也是很熱的。」她回答的聲音，因了愉快與心的悸動反而含糊了，幾乎不成話聲。「就可以開始割麥了吧？」

「就可以開始了。」她回答，眸瞳儘是膠着在青年底臉上。

耶乃克輕鬆的笑了一笑，裝出隨便而不在意的平靜神情，對雅格娜說出意外的話來：

「雅格娜，你愈來愈漂亮了。」

「說我漂亮？真是太開玩笑笑了。」她底臉龐突地赤紅起來，深藍色的眸珠閃出奇怪的光焰，想

要隱藏到內心去的歡快，自行浮現在嘴唇上嚙嚙的顫動。

「唔，怎樣呢，告訴我老實話罷，你還想要結一次婚吧？」

「噢，你問的話多怪呀！我雖然是個獨身，可是現在反而過的很舒服。」

「那麼，你現在還沒有想到要和誰結婚哪！」青年的話，愈說愈大胆起來。

「誰也沒有呢。」她雖是悲哀地很重的搖搖頭，正面的看住青年這邊，現出像做夢一般的眼光。這眼睛！正露骨地顯示出了充滿心中的在動蕩的歡喜的情感。耶乃克也擡臉龐湊向前面，窺望她底眸瞳深處。在她底眼睛深處，可以看到有一種願望。這願望上寄託着最甘美最深切的信賴——正像是在教堂裏舉行彌撒達到最神聖的高潮時，憧憬的心自行變成言語，而說將出來的願望是同樣的。與普照在大地上的太陽慈光一般地，她底心胸中所湧激上來的儘是愉快的衝動，她底靈魂，正離開地面在高空飛翔。

這其間，耶乃克底身子忽然在咄嗟之間退向後面，奇妙地揉擦一下昏花了似的眼睛，便立即站起身來。

「我嘛，得回去了。」說了和她道聲再會，通過田野上的畦道，展開手裏拿住的書冊，一邊誦讀，一邊對村子那方面走將過去。然而，他底眼睛却不能在書頁上面安定下來，突地朝後面看望一眼，又停住了脚步。

雅格娜祇離開他二三步，跟在後面！

「這一條路，」雅格娜胆怯的用辯解似的口吻說：「到我的家也是最近的路呢。」

「那麼，一塊兒去罷。」耶乃克固然和女人一起走路很覺害羞，但也隨口的這樣回答，重又把眼光落到書頁上去，讀出低小的半音走着路。

「寫的是些什麼事情呢？」雅格娜對展開的書冊窺望。

「想要知道的話，就唸給你聽罷。」

就在這附近，因為有着枝葉繁茂的樹木，耶乃克就到這樹蔭裏坐將下去，開始讀書，雅格娜正相對地跪在他的前面，用手支住下顎，貪婪似的眼光呆呆地對青年底臉上注視，熱心地傾聽。

「怎樣呢，這一些描寫？」耶乃克讀了一會之後，抬起頭來看望雅格娜底臉龐。雅格娜的臉色突然赧紅起來，把眼睛對另外的方向看望，好一會，這才說出話來：

「這個——不——不是那國王的故事啊。」

耶乃克現出很爲難的神色，重後繼續誦唸下去。這一次是緩緩的，然而用明朗的發音，一字一句地用力的誦讀給她聽。他所讀的，是麥和玉蜀黍很豐滿的田園風景……白樺森林中聳立着的大地主公館的風情……而那大地主的青年公子從旅途上歸來的故事……廣大的大地主公館的寬廣庭園中，那夫人正和孩子們團圍一起的情形……這一些景物，正像讚美歌的書冊一般地用詩的形式寫了出來，而耶乃克猶如在教堂聖壇上用誦讀詩篇似的調子，朗朗的誦唸出來。聽着的雅格娜却不知怎的，從這聲音裏所受到的感動非常深邃，吐出奇妙的嘆息，劃着十字，忍不住要漾出淚水來了。

可是，他們二個人現在所在的場所，雖說是樹蔭裏面，也依然悶熱得異常可怕。他們四周是重

重繁茂的燕麥，上面還有被暴風所折斷的玉蜀黍桿，紛亂地橫倒在一起，此外更有野豌豆，以及牽牛花的蔓草密密地糾絡，纏繞得好如籬笆一樣，以致風也不能通過，除去燕麥的穗禾在懶懶昏昏而外，無論枝上的鳥兒啼聲，和偶然飛過的蜂類翅音，都能使人發生懈怠的感覺。雅格娜底眸珠雖是呆呆地對住對方臉上注視，雖是覺得這臉龐正是無上美滿的夢境，而且雅格娜底耳朵雖是一句也不被逃漏似地仔細傾聽，還有無論耶乃克所讀的聲音怎樣充滿明朗而甜美的旋律罷，但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起，她底頭裏開始昏昏沉沉的轉動，想要提起精神也不可能地襲來了睡意。

幸虧這當兒，耶乃克忽地停止了誦讀，正面的對她凝視着說話：

「怎樣呢，不是寫得像美麗的歌嗎？」

「是的，真是很美麗的歌，好像是聖經裏的句子呢。」

耶乃克底眼睛霎的閃出光來，紅起了臉龐。立即重又執着到書冊中的文句上去，繼續誦讀描寫各種田園和森林景色的章節。這樣雅格娜突如的說出她自己的感想：

「然而，這不是連小孩子也知道嗎？森林裏聳立着許多樹木，河流裏流蕩着河水，農夫要播蒔種子，爲什麼這些當然應該如此的事情，要寫作書冊裏的文章呢？我真有些奇怪。」

耶乃克張開的嘴，閉不起來了，因着吃驚而現出不快的神色。

「我挺愛聽的，」雅格娜依然說將下去，「是那以前的國王呀，龍呀，幽靈呀什麼的出現的故事。聽着，假使不能使身體會奔放出熱情那樣的有趣，不能使胸口卜卜的跳動的，有什麼意思呢？……羅甫老伯倒是常常說這種話給我們聽的。假使是羅甫老伯說的故事，那麼，無論是從早到

晚，甚至聽上一個通宵，也不會厭倦的——耶乃克，你沒有寫着這種故事的書籍嗎？」

「這種東西誰去讀它呢？不都是些亂七八糟的湊起來的故事嗎？」耶乃克輕蔑似地這樣的說，現出很不高興的臉色。

「亂七八糟的那麼，羅甫老伯讀給你聽過的嗎？亂七八糟的話，書裏是不會寫的罷。」

「那麼，羅甫老伯對你們讀的，儘是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囉。」

「那麼，那種不可思議的有趣的話，都是亂七八糟的嗎？都是湊起來的嗎？」

「當然囉！」

「這樣的說，那麼，白天的幽靈，也是亂七八糟的嗎？連那有趣的龍也是嗎？」雅格娜覺得很是失望，依舊這樣的問。

耶乃克現在覺得既麻煩而又討厭，就忿然的說：「我不是已經說過，都是亂七八糟的嗎？」

「這樣說來，難道連這些也都是亂七八糟的嗎？」——主耶穌·基督和聖人彼得一起旅行過的事情？」

但是，耶乃克並沒有回答這話的餘暇，在這當兒極其突然地，幾乎使人以為是從地底鑽將出來似的，意外地出現了珂茨洛瓦老婆子的姿態，對這男女二人浮出陰惡的微笑，狠狠的望着。

「嗨，耶乃克！珂茨洛瓦老婆子用低小的聲音說：「你的家裏，在列普卡全村裏面，到處找着你哪！」

「哦，有什麼事情嗎？」

「有三輛馬車，滿趁着憲兵，到村子裏來啦！」

青年非常狼狽地站立起來，就這樣大踏步的急急地跑向村子裏去了。

殘留下來的雅格娜現出很是爲難的不安的神色，緩緩地走回列普卡去，可是珂茨洛瓦老婆子緊緊地跟在雅格娜旁邊。

「對不起得很，我打擾了你們二個……在……正在祈禱的時候……」老婆子充分地含着揶揄的氣氛說話。

「什麼呀！他祇不過把寫有美麗的歌的書，讀給我聽就是了。」

「嚶，是這樣的嗎？我倒想的是另外的意思呢……因爲他的母親，託我來找他的……我到這一帶來，到處的看，一個誰也沒有……所以，隨便的對這梨樹蔭裏張望了一下囉……這樣，就看到你們二個人正在噉噉的說話呢——這真是一塊好地方，就是山鳩也會要嘴碰嘴的……誰的眼睛也不會看到……嚶真的！」

雅格娜怒氣沖沖地推開老婆子，大聲的喊：

「你胡說的是些什麼話，爛斷你的舌根才好呢……」

說着跑將開去，珂茨洛瓦老婆子守住她的後影，也高聲的說：「你老是這個那個的，挾住了就不放哪！」

一跑進村子，雅格娜底眼睛裏，立刻感覺到村子的樣子與普通的時候有所不同。靠近貯藏室一帶，狗兒們正非常興奮地吠叫，孩子們都藏躲到果樹園裏面，從樹縫或是籬笆洞裏，胆怯地張望，村人們雖然還在太陽落向西方還有相當長的時間，也已急急的從田野裏陸續地趕回來了。到處有婦人們聚在一起，嗷嗷的談話，無論看誰的，臉色都有不安與耽心的，表情每一個人的，眼睛也都放射出警戒與恐惶的閃光。

「究竟有了什麼事情呀？」雅格娜對四周迴望着，向巴爾綏列克底女兒這樣驚訝地問。

「我也不清楚是爲的什麼事情，好像有許多軍人從森林那邊跑過來了。」

「噫！軍人……」雅格娜底雙膝，恐懼得嚟嚟震顫起來。

「聽克萊姆巴說，」卜利乞克底女兒一邊奔跑過去，一邊這樣說：「哥薩克兵從鎮上到這裏來了。」

雅格娜戰戰兢兢的回到自己的家，母親陀米尼克老婆子坐在大門口搖紡車，正和五六個婦人嗷嗷的說着話，神情很是不安。

「我們二個人都是親眼看到的——大門口等着很多的人，一個好像是帶隊的人，正在裏面和牧師現出不高興的臉色，說着話呢。」

「而且，還立刻派風琴師的學徒密卡埃爾出去，要喊村長到場！」

「喊村長那麼，這該不是一件小事情了。要不是什麼不得了的事情才好……看來這事情很可怕哪！」

「不過，也許是來催繳捐稅的罷。」

「如果是捐稅，不見得會有那許多人來的理由。照我看來，這無疑是相當重大的事情，決不會錯的。」

「真的，無論如何，一定是一件很壞的事情。來了軍人什麼的，斷然沒有什麼好事情！」

這時候，耶格斯丁卡老婆子跑過來了。「我知道得很清楚，」她這樣地說：「對於那軍人來的原因。」

大家都把老婆子圍了起來，正像鵝羣聚將起來似地伸長了頭頸，以為老婆子真的知道實在情形，而等候她的說明。

「那些傢伙嘛。說這一次要把我們帶到軍隊裏去，所以來的。」說着，她吃吃的笑了起來，現出很愉快的神色，可是不論是誰，沒有一個人會跟着她嘻笑的。陀米尼克老婆子却現出可怕的怒容，說：

「儘是說些鬼話，你這老鬼婆！——好像除了這種鬼話以外，就不會說旁的了。」

「說鬼話的，是你，儘是把針大的事情神氣活現的說得了不起！別再太多說了，再說，你的牙齒該會掉光的！你才是一個村子裏如果不發生什麼事情，就會安不下心的傢伙！我對於憲兵，倒是很耽心的。」

這當兒，又來了普洛秀卡的妻子，挺着她那圓而肥胖身子，顯出很為吃驚的神氣：「我嘛，看到那馬車，就嚇了一跳，知道是不得了哪！」

「噤，靜一點，看看那一邊，格萊戈里和村長，不正在急急地跑到牧師的家裏去嗎？」
大家的眼睛，都看住池子那一邊的，二個人正急忙地奔跑的姿態。

「看來，格萊戈里也受到呼喚的。」

可是，這樣的看法，是錯誤的。格萊戈里僅不過和當村長的兄長走在一起而已，現在，他在停着很多馬車的地方，獨自站立下來，不絕地詢問車夫，牧師的住宅裏來了些什麼人。然而，格萊戈里覺得非常恐慌，立即跑到在史太霍新屋裏做工作的馬秀那兒去。馬秀正在做屋樑的木材上穿鑿，可以支架椽子的洞穴。

「還不逃走嗎？」馬秀並不停止做工作的手，這樣地問。

「看來形勢非常凶險，無論如何也猜測不出，究竟是來捉誰的。」

「看樣子……要發生可怕的事情啦，嗯……」連老耄的皮里，娜也顫動嘴唇說話。

「這個嘛，我以為一定是爲了村會的事情而來的。那時候，知事是生着很大的氣回去的，憲兵也日夜的巡邏，在探找誰是煽動列普卡的危險份子，這一次，該是來捕捉了。」馬秀這時方才停下工作的手，不安地說。

「這樣的說，無論如何，我應該是第一個要被捕的了。」格萊戈里說着，感覺到胆怯得連呼吸也很苦痛。

「不，並非如此，我嘛，以為是來捉羅甫老伯的。」史太霍現出很精細似的臉色。

「也許是罷。到現在爲止，也已經有過找尋羅甫老伯的事情，那時候的情形，現在就是想要忘

記，也總是忘不了的。」格萊戈里雖然感到自己好像已經獲救，可是立即又爲着羅甫老伯的安全，發生了不安。

「如果真的是來捉誰的話，那無疑是羅甫老伯了。」

「然而，我們總不能就這樣把羅甫老伯交到傢伙們的手裏去呀！」馬秀喊叫：「他是這列普卡村最親切的恩人，也是個聖人呀！」

「不過，又不能和傢伙們作正面的衝突，倒是很困難的事情哪！」

「在什麼地方使他躲起來罷——最要緊的，還是先去通報羅甫老伯，使他能夠豫先警戒起來。」

「說不定，」史太霍不以爲然的說：「軍人到這兒來，或許是爲了另一事情，也說不定的——譬如說是村長的或是其他什麼的。」

「總而言之，非要關照羅甫老伯留心不可。」格萊戈里說完，立刻就穿過麥田，在各處農場的蔭影中閃躲似地蹙將過去，跑到波利挪家的籬笆裏面。

安笛克坐在門口的地方，不住的在小鐵鉗上槌尖鏢刀的尖端，一聽到格萊戈里所說的情形，驚愕得跳起身來，跑到羅甫老爹所在的那邊去。

「老伯現在剛巧到這兒來的，」他這樣的說：「又要找到老伯……」

「什麼事啊？」老羅甫從窗口伸出頭來詢問，還沒有說下去的餘隙，立即有風琴師的學徒密卡埃爾，氣急喘喘的拚命地跑了進來。

「安笛克，憲兵要到你的家裏來啦，現在剛走到水車房的水池那兒呢。」

「是抓我來的哪？」老羅甫低下頭嘆了一口氣。

「哎！怎麼辦呢？」亨卡站在進門的地方，悲聲地說着哭泣。

「靜一點兒！」安笛克抑住聲音：「這個，不能不想辦法……」

「羅甫老伯！」密卡埃爾喊出很有精神的聲音，在院子裏抓起一條粗大的樹枝，現出勇壯的形勢：「我嘛，到村子裏到處的大聲去喊，全列普卡團結起來，保護你羅甫老伯罷！爲什麼要讓他們捕去呢！」

「擘，別做蠢事情！」羅甫老伯，你快些隱到葦草堆後面，然後再轉到麥田裏去躲起來罷！……一點也不能動，要躲得好好的，一直到我說完了的時候爲止……快，快些……羅甫老伯……憲兵立刻要來了。」

老羅甫立刻拿起房間裏放着的幾張紙片，把這迅快地遞給躺在病床中的尤茲卡手裏：「把這好好的藏起來，不准給人家看到的！」他低聲的說，

於是，就這樣以不戴帽子的不穿上衣的姿態，逃到果樹園裏去。全然像是落到水裏的小石塊似地消失了。僅是很短促的時間中，眼睛裏可以看到葦草堆那一邊的麥葉，在微微的晃動而已。

「格萊戈里，好罷，你也快些走罷！亨卡，你做你的事情。——密卡埃爾，你也回去——這是一句話也不能說出去的！」安笛克發出命令之後，自己也依然坐到原來的地方去，好像並沒有這一回事也似地，孜孜的糙尖那鐮刀的鋒尖。有時，把鐮刀舉向天空，映着日光，照看糙成的尖端，而去注

意地留心每個角隅。狗的吠聲愈來愈高，也愈加接近了，不多一會兒，他底耳朵裏已經可以聽到憲兵們沉重地走動的步聲，同時也聽到了佩劍的搥動與談話的聲音。

安笛克底心臟固然在卜卜的跳躍，手指也有些微微的顫抖，但他仍是鎮定着心胸，毫不改變態度地裝出泰然自若的神色，吵吵的糙弄鋒尖，直到憲兵們走到他眼前立停的時候爲止，絕不抬起頭來觀望。

「羅甫老爹在你家裏吧？」村長用畏縮的口吻詢問。

安笛克這才看望一下那些憲兵，非常小心地回答：

「老伯大概是到村子裏去了罷，我從今天早晨到現在，就沒有看到他……」

「把門打開來！」一個憲兵隊長也似的人發出雷一般的聲音怒喝。

「就是不這樣的喊叫，門也是開着的！」安笛克也大聲的說，從椅子裏站起身來。

隊長和幾個憲兵就走進屋子裏去，還有其他的很多憲兵，都在果樹園和院子裏的一些地方，散開了到處瞭望。

這時，差不多已經有半數的村人，聚集到外面的道路上，默默地看住那些憲兵在波利挪家裏到處胡亂地搜查的情形。

安笛克對於憲兵們有疑問的東西，不論是櫥或是箱櫃，都一一的打了開來；亨卡坐在靠窗的地方，抱住孩子，動也不動的餵奶。

這搜查的結果，當然是沒有什麼收獲的。然而，還是非常仔細地進行着搜索，任何東西決不放

過一件，有一個憲兵還仔細地對臥床下面，也作了異常精細的檢視。

裏面的桌子上，放着五六本疊在一起的小冊子，憲兵隊長立刻把這拿將過來，非常仔細地觀看這裏面內容，但因為是用波蘭文寫的，所以看不懂。

「這小冊子爲什麼會放在這裏呢？」

「這大概是羅甫老爹放在這兒的罷……以前就這樣放着的。」

「這一家的女人是不會讀這書的。」村長在一旁說明。

「你們裏面，有人能夠讀這書的嗎？」

「誰也不會讀。」安笛克回答：「因為學校裏教的都是俄羅斯文，所以到現在，這村子裏的人，無論那一個，連波蘭語的祈禱書，也唸不上口了。」

隊長把這小冊子交給部下的一個憲兵，然後，走到對面的房間裏去看望。

「睡在這裏面的是那一個？——病人嗎？」隊長向尤茲卡這邊走上一大步，這樣地問。

「是的。是我的妹妹……這半個月以來，生了天花……」

隊長迅快地朝後退將下來，跨到走廊上去。

「羅甫是住在這個家裏的嗎？」他對村長問。

「這個家裏也住，旁的人家也住，要由他自己的高興，到那兒都可以睡的。因為，這是巡禮乞丐的習慣。」

憲兵們仍是到處的搜查，既朝聖畫框的後面張望，也在壁櫥、欄柵裏翻動，小姑娘尤茲卡對這

舉動跟住了視線，在畏縮之下嚟嚟的震顫。

有一個憲兵也不怕天花的傳染，逕自走到她的身旁去。尤茲卡便大聲的喊：

「我又沒有把老伯藏在床底下，要查，就請仔細的查罷！」

尤茲卡的房間搜查完畢的時候，安笛克就走到隊長的前面去，用安笛克自己看來是非常恭而敬謙遜的態度，低下頭行着禮，說：

「這是羅甫老伯偷了人家的什麼東西吧？老伯如果有了什麼不對的事情，很想請您告訴我……」

這樣，隊長就正面地很近的看住安笛克底臉龐，現出兇狠的神色，一字一字的用力地說：

「假使知道你把羅甫老頭藏了起來的話，那麼，雙方都要受到同罪的流刑處分的。明白沒有？」

「您雖說明白了沒有，可是我還是不明白是爲着什麼事情呢。」安笛克現出很爲難的樣子，搔搔頭皮。

隊長睜開可怕的眼睛，睨視一下安笛克，走出波利挪的家。

這以後，一隊憲兵又到村子裏的有幾家挨次搜查，試行着各種各樣的質問，直到日落的時光爲止，費去了許多心計，可是結果，却抓不到任何把柄，等牛馬逐漸從牧場成羣地走在路上回來的時候，這才離開列普卡村回去。

因此，村人們方才安心了似地深深的透出舒暢的呼吸，按摩一會胸膛，到處各自聚在一起，開

始談論這受到過搜查的談話。——啊，克萊姆巴家裏是怎樣搜索的——格萊戈里的家裏呢——還有馬秀的家是怎樣的？互相把自己看到憲兵所作的行動，傲然的提將出來，自以為比人家所看到的情形來得更多而特別清楚。爭嚷着憲兵來的時候，祇有自己是安定得毫不吃驚，而比較那泰然自若的程度，還有，不但不會胆怯，而且還會把他們大加愚弄，使他們感到窘迫之類的話，錦上添花般的誇張出來。

然而，祇有安笛克是真實的，當祇和亨卡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立即就用極低的聲音開始說起話來。

「這樣，就很爲難了。到現在這種情形之下，就很難再把羅甫老伯收藏在這家裏啦……」
「但是總不能把他趕出去，——把那樣像聖人也似的老爹，噯，而且我們又是受過他那麼多的恩惠的。」

「這種舉動我是連想也不會想到的，不過，我再也想不出什麼好方法。」安笛克這樣說了，毫無辦法地儘是嘆息，這其間，格萊戈里和馬秀一起來了，就和他們兩個一起跑進貯藏室裏面，頭地細細的討論起來。正屋方面因爲常常有人進出，遠不如貯藏室裏來得清靜而又安全。

當三個人從貯藏室裏出來的時候，已經是黑暗的黃昏了。亨卡早已擠好牛奶，長工比特也已經從森林裏回來。安笛克立刻開始套好有蓬馬車，格萊戈里和馬秀馬上到村子裏各處走動，表面上爲了要混過村人們的眼目，裝出到處找尋羅甫老爹似的行動。

村人們本來以爲羅甫老爹一定藏匿在波利挪家裏的什麼地方，但經過格萊戈里和馬秀的

各處找尋，覺得非常地出乎意外。而且他們兩個人還說：羅甫老爹在吃完午餐朝村子裏來了以後，就沒有看到他回到波利挪的家裏去，覺得很是不安，所以到處找他。

「真的，老伯這樣出去就不再回來的話，倒是好運氣呢！不然的話，現在該要被套上鐵鎊，帶了走哪！」

在這種情形之下，三個人的計劃就依照豫定，可以圓滿地進行下去了，而村人們也都以為羅甫老爹在這一天的中午以後，獨自一個人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沒有回來。

於是，村人們很是高興，互相談論——「終究羅甫老爹有像上帝那樣的智慧，自身有危難到來的時候，馬上就會發覺到而躲了起來。老爹真是個偉大的人物，躲到雲霞裏去了。完全和仙人沒有兩樣！」

老普洛秀卡現出很不快的臉色，大聲地說：「那種老頭兒，此後還是不要回來的好！那老頭兒對於這村子，是沒有關係的。」

馬秀聽到這話，立即怒聲地回答：「羅甫老伯礙了你的什麼事情沒有？難道他曾經欺侮過你嗎？」

「正爲那老頭兒到這村子裏來，才會鬧出亂子來的。列普卡不知道受過他多少的累，真不願意爲了那個叫化老頭子，再費什麼事哪！」

「那麼，你爲什麼不早一些就把那老伯網了起來，交給憲兵呀？」

「這事情在更早以前做了，就沒有現在的事哪，可是大家都沒有留心到。」

馬秀生着很大的氣，很想當場就揮起拳頭毆打，但立即努力壓制住自己的心意，好容易才忍耐下來。這當兒，夜已經很深了，大家都在各自的家裏坐到晚餐的食桌邊去。

安笛克正在等候這個時刻。道路上已經沒有行走的人，任何一家都有晚餐的燒豬底美味香氣，從窗口中漾溢出來，也傳揚着熱鬧的話聲，盆子和湯匙的聲音。這時，安笛克偷偷地把羅甫老爹帶進躺着尤茲卡的黑暗的房间裏面，因了小心，而並不點上燭火。

老羅甫急急地吃完晚餐，把屋子裏所有的衣服都迅快地包裹起來，對亨卡和尤茲卡說了告別的話，亨卡俯伏在老爹的腳邊啜泣，而尤茲卡拚命抑住聲音，祇漏出吸吸的抽噎。

「好好兒的過光陰罷——我們還可以見面的。」老羅甫也拂着淚水說話，猶如慈父似地把她們在胸前擁抱，向額上接着熱烈的吻，安笛克因為事情太重大，在一旁儘是不住地催促。因此，老爹對她們說了祝福的話以後，劃了十字，就從靠近藁草堆的籬笆門那邊，悄悄地跑將出去。

「蓬馬車等在波茨耳西的西蒙家底門前，到那兒去趁罷，馬秀駕着車，會把老伯送走的。」

「不過，我還是不到這列普卡村來的，那末，下一次在什麼地方碰面呢？」

「在森林旁邊的十字架那兒罷，那地方，我們立刻可以奔跑過去的。」

「好罷，因為我還有很多的話，要對格萊戈里說呢。」

這其間，老爹的聲音和姿態，完全消失了。

安笛克把這蓬馬車套上壯健的馬匹，裝好一草包燕麥和一袋馬鈴薯，和維蒂克噉噉的說了些什麼話，突地又提高聲音，使大家都能聽到似地說：

「維蒂克把這馬車帶到史琪梅克的家裏去，做完了事情立刻回來！懂了沒有？」
少年維蒂克底眼睛閃着光，於是氣慨昂昂的駕駛到安笛克所關照的地方去，安笛克在後面

高聲的喊：

「擘！慢慢的走！這樣會把馬跑成拐腿的！」

老羅甫在這以後的短時間中，推進陀米尼克老婆子家裏，爲着要收拾放在這屋子裏的東西，從裏面關上了門。

安多柳跑到道路上瞭望，雅格娜不時的對屋子裏面窺探，陀米尼克老婆子坐在房門前面，噤的顫着身子，側起耳朵傾聽。

老羅甫在屋子裏做上一會事情，這才走到外面，低聲的和陀米尼克老婆子說了一些話，方才預備出發。雅格娜主張至少要替老爹把東西送到森林那邊去，老羅甫同意了，就對其他的人說了告別的話，悄悄地偷跑到田野上，順着狹小的田畦，輕得沒有音聲地行走。

夜空靜寂高朗，星在閃爍，無論是田野或是村子，現在都像默默地睡過去了。偶而，有狗的吠聲像發作似地傳了過來。

不多一會，當要走近森林的地方，羅甫老爹忽然立停脚步，握住雅格娜底手，用極慈愛的話聲說：

「雅格娜，你要好好的聽我說話。這是我衷心想要告訴你的話……」
雅格娜心裏不覺猛烈地跳動起來，以爲他不知道要說出怎樣不吉的話，但也依然靜靜地傾

聽。

這樣，老羅甫就用牧師站在舉行懺悔的聖壇上似的莊嚴的口吻，警戒雅格娜底日常所作的罪孽深重的惡行……那些和安笛克的事情……和村長的醜行……而尤其用力深戒和耶乃克的行動。

雅格娜在羞恥中側開了臉龐，以異常謙恭的態度聽着他的說話，可是當提到耶乃克底名字的時候，立即反抗似地昂然的抬起頭來：

「我和他，並沒有做過什麼不好的事情。」

但老羅甫誠懇地勸諭，諄諄地指出雅格娜現在正將陷進罪惡之淵去的誘惑……如果墮入這可怕的罪惡中去時，那麼，立刻便要成爲那惡魔的餌食。

然而，雅格娜現在對於老羅甫所說的話，已是和厚顏無恥一般，不再傾聽了。提到耶乃克底名字時，她立即昇起了滿腔焦灼地渴念耶乃克的戀情，她底殷紅似火的嘴唇，受到猛烈的熱情所衝擊，在無意識中顫動：

「耶乃克……啊啊……可愛的耶乃克……」

她底燃燒的眸瞳，雖在深暗的夜中，也在清楚地描繪出意中人底姿態，夢也似的看住有背光般的美的幻影。

「如果和他一起，就是到世界的盡頭也願意去……」
她自己對自己所說的話，並沒有留意到。可是聽到這話的老羅甫，不覺猛地吃了一驚，細細的

看了一會雅格娜張開的眼睛，就這樣沉默下來。

走近森林旁邊，將到十字架附近的時候，看到暗黑之中，朦朧的有三四個穿着白色上衣的人，羅甫老爹就驚愕得立停下來。

「那是誰？」

「不要緊的——是我們。」

「我疲倦了，要休息一下。」老羅甫說着，在那些白色上衣的人們中坐了下去。雅格娜把帶來的包裹交給他們，也同樣地和老爹稍微離開一些，靠近十字架生着繁茂荆棘的地方，坐了下來。

「唔，我逃走以後，村子裏的不安也可以平靜下來了。」

「那裏，最壞的，」安笛克回答：「還是你大伯不在這兒呢。」

「也許罷。不過，我總有一天又可以回到這列普卡村子裏來的，一定的。」

這時，馬秀忿恨地大聲的喊：「村子裏，真像是住了些狗畜生！不把獅子身上的蟲豸全都捉完，列普卡就永遠是黑暗的……那些癩皮狗……！」

格萊戈里也同意地附和：「真是些可惡的東西！」

「不過，這也正是些，」老羅甫突然用嚴正的態度說：「爲了我想要波蘭人追求正義與真理，方才出來阻礙的傢伙！」

「人世間的命運固然很艱苦，但決沒有正義的人所遭受到的那樣的多！」

「啊，用不到悲觀，格萊戈里總有一天，惡人會歸向到善這邊來的。」

「這個，我也這樣的想。我們現在這樣的進行，總不見得是完全徒勞的事情。」

「不過，未來就未免太遠啦。等到夏天的草長成了，早就給狼吃掉了馬囉！」安笛克嘆了一口氣，看望一下在黑暗中浮映出來的朦朧白色。這是雅格娜底臉龐。

「我呢，明白的說罷：祇有拔去所有野草，種下上好種子的人，到了秋季，才能收割到絕大的收穫囉。」

「但是，也有着所謂——荒年！」

「雖是這樣的說，也還是要把種子種下去的。要以有千萬倍收穫的希望，把那種子種下去才行呢。」

「是的，一點不錯，誰又能想到要做白費心血的事情啊！」

大家都在心底深處，感慨地思索。

這時，有一些微小的風吹動了，伸展在他們頭上的繁密的白樺枝條，開始擺動起來，有一種奇妙的噪聲，從森林深處傳揚過來，也可以感覺到田野那邊的麥葉正在不絕波動。懸掛天空上的明月，在浮蕩的白雲之間，像要拖出線形的條痕似地不住流行，茂葉間漏射下來的斑斑月影，在地上奇妙地閃閃搖曳。而他們的頭上有二三隻夜鷹，正毫無翅聲地飛迴，旋出圓形飛將過去。大家的心情，都沉溺在悲哀之中。

雅格娜默默地流着眼淚。她連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理由，要這樣毫不停留地流下淚水。「爲什麼要這樣的悲傷呢？」老羅甫像慈父似地，用手在雅格娜額上按了一下，安慰地說。

可是，悲哀的人也不祇雅格娜一個，無論誰都在現在這憂鬱的時候，露出欲哭的神情，呆呆地坐住了注視老羅甫底臉龐。這雖是日常所尊敬的老人，但在這時候，却變成敬慕的上帝同樣地，是聖者的老羅甫了。他那端坐在十字架下的姿態，猶如連十字架上的受難的基督像，也低下了頭，在對老羅甫底滿頭白髮表示憐憫，而加以祝福一般。

不多一會，老羅甫對大家說出燃燒着希望與自信的，告別的談話：

「請各位不必再耽心我的事情，我的身體僅不過是滄海一粟而已——譬如說：祇不過是廣

大麥田中的一顆麥穗而已。所以，即使俄羅斯的官憲們把我捉住殺死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像我這樣的人，此外不知道還有多少萬留着……而且，這多少萬的人，全部都下了決心，肯爲着正義而犧牲自己底生命的！因此，在不久之後，猶像那雲霞一般地，我們的同志們都要成羣地起來了，無論是從都會裏，從農村裏，從小草棚裏，甚至是從大地主的公館裏，都肯爲着這個正義而高興地犧牲他們的生命。當然，這是要受到殺戮的，但就是屍骸堆得像山，像城壁那樣的高罷，也是要守護這個正義的！祇有我們的屍骸，才能成爲光輝我們波蘭魂所希望的，聖殿的石基祇有這聖殿，我再說一句，才是永遠不致消滅的，即使任何惡魔的力量想要摧毀，也是無法成功的。金城鐵壁，用血潮與犧牲的靈魂所建築起來的這個聖殿，才是神聖無比的殿堂！」

說着，老羅甫更熱烈地對大家諄諄申說，不但是一滴血，即使是一滴淚水罷，也決不會是白流的！我們的努力，無疑是會結成果實的。我們的身體四周，正像從大地上萌芽出成千成萬的植物一般地，無窮盡地會產生出新的力量，新的保護者，新的犧牲者，不到最後祝福的日子底曙光輝照，是

決不會停止的——這最後祝福的日子，正是爲波蘭全體國民帶來復活了的正義與真理的時候！
老羅甫的熱辯激昂異常，像火一般地燃燒，所說的高遠的真理，有些地方超過了他們可能理解的能力，可是老羅甫所散發出來熱情，使聽者同時隨着興奮，由於老羅甫的言語所激動，他們底心臟在猛烈地動悸，湧騰起無限的信仰與希望。安笛克在極感動的神情下，終於說：

「啊啊，上帝——你是指導我們的上帝。我就是死了罷，羅甫老伯，也要依從你的話！」

「我們全體都依從老伯！假使有阻礙我們的，我們就踐踏過去，踩死他！」
「誰敢來對抗我們呢，有的話，過來瞧瞧罷！」

大家都非常興奮，到後來幾乎要發出高聲呼喊起來，老羅甫使他們鎮靜下去，叫他們更靠近身旁，用很低的聲音喊喊地說：這焦急地期待的日子不會太遠，而要它快些到來，也正要大家一起努力才有希望。

老羅甫更說出他們連做夢也不會想到的，現在正不絕進行的各種計劃給他們聽，大家都嚙着唾沫凝住呼吸，全然像參加教堂的聖餐式似地，老羅甫的一字一句，都能使他們浸沉在嚴肅的氣氛中，感覺到有信仰的顫慄通過全身。老羅甫在他們的眼前展開了天國的夢，華麗得猶如樂園相仿。他們的靈魂沉溺到恍惚的深淵，眼睛接觸到活生生的不滅的驚異，心中旋轉起甜蜜歡樂的卷渦，耳鼓裏儘是震響着「希望」的讚歌。

「要接近這種美麗的世界，並不怎樣困難，完全得靠你們各位的努力！」老羅甫把話結束的時候，已經全然疲倦了。月亮現在正被雲層吞沒，天空現出朦朧的灰色，地上的一切盡是黑暗，森林

送過來樹葉的喧鬧，田野上麥葉擦動的聲音，像是因了恐怖而發出震顫。遙遠的地方可以聽到狗的吠聲。他們依然毫不動彈地坐在那兒，靜着耳朵傾聽，宛如在夢境中恍惚。這是因着老羅甫的談話，沉醉在飄渺的心境裏面了。這正是對人生起過嚴正誓言以後所感到的心情。

「唔，這是我非走不可的時候了。」老羅甫說着，緩緩地站立起來，把他們每一個都在胸前擁抱。於是，當老羅甫在地面上跪伏下去，伸起雙手作深切的祈禱時，大家眼睛裏就忍不住湧出淚水來了。或許此後，在這土地上也見不到老羅甫底姿態，也未可知的……

雅格娜出聲地歎歎，而男子們緊抑住氣息耐住哭泣。

他們是這樣地分別了。

大家都從森林裏分散，各自在暗蔭中消失了影子，安笛克却和雅格娜在同一條道路上，走向列普卡回去。

兩個人儘是默默地行走。過了很久的時候，安笛克這邊方才說話：「今天晚上的事情，是一句也不能對人家說的，你要小心一點。」

「我並不是屋簷上跳動噪叫的麻雀。」雅格娜像受了創傷似地，生氣地說。

「還有，」安笛克用嚴峻的口吻，鄭重地說：「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也不能把這話傳到村長的耳朵裏去。這一點，就是生命有了危急，也得留神的。」

雅格娜對這不再回答什麼話，儘是急急地趕路。但是，安笛克並不想使她獨自一個人回去，也就大步的行走，和雅格娜的身體並在一起，無次數地偷偷的對她底臉龐窺望，可是雅格娜眼睛裏

漾着淚水，現出忿怒的臉色。

月亮重又閃出雲層外面，輝照。於是，清楚地映射到在畦道上並行的男女底身上，把二個人行走的腳邊，以及參差不齊的樹木，都照出明顯的黑影。安笛克底胸膛中突然興起了怪奇的波濤，受到想要緊抱雅格娜的衝動所驅使，每逢跨動脚步，身體就撞在一起……祇要在手臂上用力，就可以緊緊地抱住……然而，他並沒有這樣的做。是勉強地抑制着並沒有這樣的做。也許是雅格娜底頑強的，無從接近似的，沉默拒絕了他罷。因此，安笛克祇發出像塞住咽喉似的聲音說：

「你儘是像要逃走似的，想離開我哪！」

「這是當然的。誰看到我們這樣，又要說出些討厭的話來的。」

「你該是想快些到什麼人的地方去吧？」

「我嗎？我想要怎麼做，該沒有誰可以來阻止我。因為我現在是個寡婦。」

「聽人家說——我也知道這不是謠言。你打算要和一個青年的牧師結婚了。——像忽地起了風也似地，雅格娜飛快地跑走了。眼睛裏滾滾不絕地淌下發光的淚雨。」

一一

滿照到陽光的地面上，已經開始了刈麥，而背蔭的或是窪地上，也逐漸因着準備收穫而忙碌起來。這在老羅甫隱去踪跡以後，祇不過二三天的光陰。列普卡村的任何一家都在準備着收穫用的馬車，或者是掃除貯藏室，打開所有的門戶讓它通風，而果樹園蔭涼的場所裏，也有不少的人正

在搓着草繩。屋子裏面，婦人忙着爲從事刈麥工作的人們烘製麵包，也專心地燒煮放。到餐匣裏去的菜餚。在這種情形之下，全村都混亂而又嘈雜，現出一種和節日前夜差不多的光景。

況且，也有很多從隣村來的人們，尤其在到水車房爲止的道路上，那些來回的人猶如交織也似地繁雜，全然和市日一般。大多數的人都是來碾麥粉的，然而河流却像愚弄這些人們的意圖似地，流動的速度減的非常遲緩，雖然祇放開一個堰口，但這水量也實在是異常貧弱。可是到來的人們大家很是耐心，等候挨到自己的時間。總之，在收穫以前的時期中，不能不把存積在貯藏室裏的陳麥，全部加以收拾清淨。

可是擁到水車房裏來的人們，也並不單祇爲了這一件，有的是來購買碎麥粉，有的是來求借麥粉，其中也有購買麵包的人。

水車房老闆因爲身體不很舒適，所以睡在床上，但雖是睡在床上罷，也周密地指揮着所有一切工作，不絕叱責他那坐在窗外的老妻。

「嘩，對於那些魯遂普基村的人，就是連一個戈比克都不借，也沒有關係！那些傢伙們儘是看重牧師那兒的公牛，告訴傢伙們到牧師那兒去就得啦！」

他這樣的說出以後，無論怎樣請託或是哀求，也不會再行答應了。祇要是曾經做過牧師底公牛的顧客的，即使是一合麥粉罷，也休想從水車房裏借了回去。

「那些傢伙們全都是讚美牧師家裏底公牛的，」他大聲地怒喝：「叫他們到牧師那兒去借就是了！」

所謂水車房底老婆，是個容貌醜惡而又善於生氣的女人，臉上裹着繃帶，不時聳聳肩膀。可是，有時候，趁水車房老闆沒有留神，偷偷地把麥粉借給好幾個人。

克萊姆巴底妻子來了，想要借五合高粱。

「拿現款來罷，我們家是一粒都不賒欠的。」

這在克萊姆巴底妻子實在很是困難，根本也沒有帶現金到這裏來，正在躊躇的當兒，水車房底妻子說：

「你的男人托瑪斯不是和牧師很親近，還替他照顧着公牛嗎？到牧師那兒去借高粱，不是很好嗎？」

這話使克萊姆巴底老婆生了氣，睜着眼睛回答：

「對呀，家裏的正和牧師很親近，從今以後也還要繼續親近下去，下次決計不會再到你這種人家來的！」

「祇要低下一些你那驕傲的頭，也用不到現出這種哭臉呀！還是跑到旁的地方，想法子撐飽你的肚子罷！」

克萊姆巴底老婆雖是就這樣退將轉來，可是因為家裏已經連一個戈比克也沒有的緣故，覺得很是苦惱，然而，在半路上却碰見了鐵匠底妻子。這地方正在已經關上門的鐵匠店前面，於是她把就那不滿水車房老婆的鬱憤，猛烈地吐露出來。鐵匠底老婆臉上現出嘻嘻的笑容，說：

「水車房現在雖然還能神氣活現，可是也過不上多少時候了。」

「但是，他們有的是錢，沒有方法可以對付他們，我真恨呢。」

「什麼話，用風轉動的碾麥車快要建造起來了，就在這附近的地方。」

克萊姆巴底老婆聽到要建造風車的話，吃驚得睜開圓溜溜的眼睛，呆呆地凝視對方底臉龐，說不出話來。

「家裏的他，」鐵匠底妻子瑪格達開始說明：「現在就要建造風車了。因此，今天正和馬秀一起，到森林裏去採木材去了。要在森林旁邊的十字架附近的地方，把它建造起來呢。」

「嗨，你的密卡埃爾要建造風車嗎？這可了不起呀！我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種事情的……這真不錯，太痛苦啦……那個貪心的水車房，該會現出怎樣的臉色來呀？那傢伙真是已經肥的太過分哪！」

這樣，克萊姆巴底老婆的鬱憤心情，方始和緩下來，改變成平靜的心境，回到家裏去，剛巧走到波利挪家的屋子前面，碰到亨卡正拿出洗衣桶在水裏洗滌衣服，於是她立即跑到亨卡近邊，把從鐵匠妻子聽到的要建造風車的話，隨口說將出來。

安笛克也在附近的地方，把什麼東西裝上馬車，聽到這話，就說：

「瑪格達所說的話，大概是真的罷。因為鐵匠在波茨耳西的十字架旁邊，到手了二十愛克的地面……水車房該會非常怨恨而覺得苦惱的。可是，到現在為止，也已經使很多人受到他的剝削，所以，不見得會有人去可憐他了。」

「羅甫老伯可有什麼消息沒有？」

「什麼都不知道。」安笛克說了，迅快地背過臉去。

「我嘛，無論如何，總覺得這件事情很是奇怪。自從羅甫老伯沒有消息到現在，今天已經是第三天了。」

「羅甫老伯在過去，也常常是這樣有過沒有消息的時候的，可是，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又會意想不到地，回到這村子裏來的。」

「今年——」亨卡問：「可有人到欽斯特霍華，聖女那兒去巡禮的嗎？」

「總是有有的。愛發，還有瑪契……今年嘛，巡禮的人還是相當的多呢。」

「我也想去。我現在洗的麻布，正是打算去巡禮的時候穿的。」

「嗨，是嘛，這村子裏，去巡禮的也就很熱鬧哪！」

「而且，時候也正湊的很巧哪！——剛巧是村子裏要被工作追迫得透不過氣的時期裏，就這樣特地的……」安笛克很不高興似的說話，雖然如此，他却很明瞭亨卡的所以要去巡禮的心境，所以並不阻止她的行動。

這當兒，耶格斯丁卡老婆子走過來了。

「你們知道了沒有？」老婆子大聲的說：「約翰剛才從軍隊裏回來了。」

「是那特萊莎的男人嗎？——是嘛——聽特萊莎說，不到秋季是不見得回來的。」

「不過，我是親眼看到的呀，穿的很高貴的衣服……他……想要快些回到家裏來，所以儘是嘻嘻的笑。」

「那傢伙倒是一個非常和好的人，但是性子很剛強……特萊莎可有在家吓？」

「特萊莎現在正在牧師那兒撕蘇皮。她嘛，這以後可不知會怎樣呢。」

「列普卡村又該有很大的騷亂要開始了，用不到多少時候，那約翰的耳朵裏就會聽到所有的事情的。」

安笛克很有興味地靜聽着這些談話，默默地什麼話都不說。無論是亨卡或者是克萊姆巴底老婆，對於特萊莎卡的事情都深為憐憫，而儘是代她在胸膛裏惶然不安。此後將發生怎樣可怕的事情，可是，耶格斯丁卡老婆子却用她那日常慣說的口吻，在一旁插嘴說：

「這個嘛，正叫做世界上的道路早已反了常哪！她的男人約翰嘛，難道不是幾年幾年的拋開了老婆，讓她孤單單的過着寂寞的生活嗎？那特萊莎也真是可憐，所謂女人不是祇要犯上一點兒的過錯，就要受到男人像會打死也似的虐待嗎？這種情形，世界上那裏還能說有公平呢？男的嘛，能夠自由自在的行動，像小山羊似的跳躍，爲什麼從來不會受到一句責難的話呢？——真是的，所謂世界上全是些無法無天的道理，盡是些說不通的理由，我真看着生氣呢！——爲什麼，女人不能和男人同樣的受到對待呢？把女人不當是人，而把男人當作天神，還以爲女人的身體比石頭或是棍棒還不如哪！——如果特萊莎應該受到嚴重的苛責，那麼，爲什麼比特萊莎做出更醜惡行爲的傢伙，就連一句咒罵的話也不說地放任着呢？男人儘可以自由自在的胡鬧，女人就得打進阿鼻地獄的話，天是不會亮的！」

「話是說的很不錯，」克萊姆巴底老婆說：「但是世界上一開始就是這種情形，到後來的結

局，也還是這樣的下去罷。」

「正因為是這種情形的緣故——這世界上才是地獄呀！地獄裏的惡鬼正拍着手跳着開心呢！我真想把男女對掉着看哪！嗯，我真想有這樣的一條法律：如果有要動手勾搭人家老婆的人，就得在一生裏面養活這個女人……這假使養不活的話，不是用棍子在他的肩膀上揍，就是把他們一起關到監牢裏去！」

安笛克對於耶格斯丁卡老婆子底這種像火焰也似的熱辯，雖然有些覺得牙癢癢的很是可笑，但也多少感到有幾分道理，可是耶格斯丁卡老婆子這一次又把這烈火對向了他：

「你哪，以為這樣很可笑嗎？噯你嘛，也正是這樣的，這種討厭的男傢伙囉！像毒蛇一樣的男人，祇要看到姑娘們，就昏昏沉沉的覺得可愛得不得了，一直到給你上了手……那麼，立刻拋棄了她，站在一旁看着嘻嘻的笑呢！」

「討厭的老婆子，就是雨前的喜鵲，也沒有你那樣會吵鬧的！」安笛克也確實感到很是不快，這樣高聲的怒喝。

耶格斯丁卡老婆子就這樣逕自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是，到了晚上，却又吸吸的哭着跑回來了。

「怎麼啦，老婆子，有了什麼苦惱的事情嗎？」亨卡驚訝地對她安慰似的詢問。

「不但是苦惱，亨卡，我簡直吞下了人世間的苦惱了。我看到那樣悲痛的事情，真像要昏過去的一樣呢。」耶格斯丁卡老婆子說着，淚水又嘆嘆的流淌下來，短時間的歔歔一會，繼續說：「珂茨

洛瓦那傢伙，把約翰拉到沒有人的地方，把所有的話都說出來了。」

「嗨——祇不過，即使珂茨洛瓦不說，別的人也一定會說給他聽的。因為她鬧的也實在太不像話哪！」

「可是，他的家，現在就快要變成活地獄啦！先，我去的時候，他們家裏一個人也沒有，所以，我剛才又去了一次。約翰和特萊莎面對面的坐在那兒，儘是哭；桌子上面攤着約翰從遠地帶回來的禮物，還解開了繩子，排在那兒呢。真的，我的身子嚟嚟的打顫，好像是看到了坟墓的洞穴一樣。他們兩個人都瞪着眼睛，什麼話都不說。馬秀底媽把詳細的情形都告訴了我，我連身上的毛也豎起來啦！」

「老婆子，那時候，」安笛克問：「他說了馬秀的什麼話沒有啊？」

「他惡毒的咀咒馬秀，看樣子，無論如何也不會饒過他的。」

「可是馬秀，也不是一個會低頭對約翰去求饒的人，這倒很為難哪！」安笛克現出很困難的神色，這樣喃喃地說着，立即匆匆地出去，想到娜絲卡的家去忠告馬秀。

進去看時，馬秀正和妹妹娜絲卡在說着什麼話，安笛克就將他拉到道路上去，把自己所聽到的話說了出來，警戒他非要小心不可。

馬秀現出狼狽的神色，凝住了氣息，說：「那裏，不要緊的！」

兩個人相並地一起回到村子那面去，不絕地說着話。

馬秀低着頭，憂鬱地看住地面，無次數的漏出嘆息。

「你也很不安吧。」安笛克同情地用很慎重的口吻說：「爲着女人受這樣苦惱，實在是很難受的。」

「那裏，沒有什麼關係的。祇不過那個女人，在我看來好像是鯁住咽喉的骨頭，真有些麻煩呢。我所不安的，倒是另外的事情。」

安笛克很覺得出乎意外，但也不高興再追問下去，祇是默然地聽他說話：

「我到手過的女人，如果每一個都要這樣費事，那麼，無論怎樣的有空閒罷，也是搞不了的。她因爲撲到我的胸膛裏來，所以我就隨便的上了手，無論那一個人假使碰到這種情形，當然是這樣做的。然而，這如果招來了怨恨的話，那麼，我倒像是中了美人計哪，唔，真像是想吃美味的骨頭，反而掉進井裏去的狗一樣。她那傢伙，儘是哭哭啼啼的，不管我怎樣的逃開她，也依然像影子似的跟住了我，再也離不開。這一次，應該挨到約翰來安慰她哪——我嘛，對於色情什麼的，早已厭倦了，現在正想着意味不同的事情呢。」

「原來如此，你嘛，還是隨便的討個老婆，安定一下心身罷。」

「娜絲卡剛才正和我細細的提到這一種話。」

「咱們的村子裏面，漂亮的姑娘不是多得和那罌粟田的花朵一樣嗎？你儘可以自由的去挑選呀！」

這樣，馬秀不覺毫不思慮地說將出來：「這是早就決定了的。」

「那麼，就讓我做個媒人，到收穫完了的時候，好好地替你安排好可以結婚的準備。」

可是這提親的事情，對馬秀好像並不發生興趣，他就此不再說到這話，而把中心轉到其他的方面去，重又詳細地詢問關於約翰的情形，然後又談論西蒙的開墾很有成就，還有——這是毫不在意地偶然在嘴裏滑將出來的——說到從安多柳那裏聽來話：陀米尼克老婆子就要替雅格娜到審判所去起訴，以波利挪底未亡人的名義，對安笛克提出分折遺產的要求。

「嘿！我爸和她結婚的時候，誰都知道是有遺產證明書給她的。」安笛克說：「不過，我是不會把土地交給她的，而是用十足的現款付給她。那個愛吵架的陀米尼訶瓦老婆子，一定又是爲了高興才去起訴的了。」

「聽說雅格娜已經把證明書丟還給亨卡了，可是真的嗎？」

「這是實在的。可是這有什麼用呢？雅格娜也是個精明的女人，該早已在公證人那兒聲明過，這證書仍然有效的罷。」

這話使馬秀底心受到絕大的安慰。這心中的愉快——終於現在忍耐不住了——不覺在嘴裏茫然地吐露出來，說上二三句讚美雅格娜聰明的話。

這樣子，使安笛克已是可能發覺到馬秀心胸中的意思，因此，安笛克就浮出笑容，用嘲弄的口吻說：

「怎麼樣，馬秀，你這一向可有聽到雅格娜的傳說嗎？」

「村子裏的老年女人，總是要說雅格娜的壞話的。」

「聽說她儘是在追求風琴師底兒子呢，毫不知恥的！」安笛克這樣的說了，等候發生顯著的

效果。

馬秀立即在臉龐上燃燒起怒氣！

「你，實際上看到的嗎？」

「什麼話，我又不是看守她的專差，在我現在，對於她已是沒有任何關係的了，不過，看到她偷偷地去會那耶乃克的人，實在很多……森林的蔭影裏……麥田裏面……」

「把說那種話的傢伙，好好的揍他一個兩個，就會閉住嘴的。」

「那麼，你盡量的揍罷。祇要你肯提起拳頭的那一天，大概的人，一定會害怕得逃走的。」安笛克考慮着想說的話，這樣回答。心裏却在思量馬秀當作雅格娜底丈夫的可能性，融融的燃燒起妬嫉之心，覺得異常苦痛。這正如咬進了狂犬的毒牙似的，猛烈地疼痛着安笛克底心。

馬秀聽了這話，就說出幾句多少是不快的，含有敵意的話，安笛克因爲不願意顯露出心中紊亂的情緒，便默然地不再回答。兩個人走到將要分離的道路上時，安笛克浮出很不自然的苦笑，帶着諷刺的口調，說：

「如果討她做老婆的傢伙……唔，該會發生複雜的關係的……」

這樣，他們兩個人分別了，可是都帶着非常不痛快的心意。

馬秀獨自走了一會，到離開安笛克的距離較遠的地方，臉上就奇妙地閃出愉快的神色。

「原來如此，照現在這樣看來，雅格娜已經對安笛克冷淡起來啦！也正因爲這個，所以要那樣地說雅格娜底壞話——」

「嗯，在短時之間，讓雅格娜去看上耶乃克就是了——耶乃克還不過是一

個小孩子似的傢伙，從女的方面說來，與其說是戀愛耶乃克的人，還不如說是在戀慕牧師的身份囉！

尤其是，從安笛克的嘴裏，聽到了雅格娜在權利上應有的波利挪底遺產問題，更使馬秀的意氣愈加昂揚起來，內心決定了要和雅格娜結婚的打算。他慢吞吞的放緩脚步，立刻開始詳細地計算，需要多少現金付給安多柳和西蒙兩個人，當作折產的代價，那麼自己就可以有二十愛克的田地了。

「招進了那個老太婆在一起，固然是一件麻煩的事情，但值得感謝的，那老婆子也不會有多少時候可以活了。」

這以後，他又想到雅格娜日常輕佻的舉止，自己的決心，不覺有些動搖起來，但也立即這樣地思想：

「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那是沒有辦法的，這以後，假使雅格娜再有這種情形發生的話，可以用我的力量制止她的。」

屋子前面，他底母親正等着他回去。

「約翰已經從軍隊裏回來了——什麼事情都已經知道了。」

「那很好——這樣的話，我可以不必再想什麼謊話去搪塞他了。」

「特萊莎已經來看過你二三次，哭鬧着說要找死呢。」

「是嘛，唔……那女人真有些受不了哪！」——這樣想時，馬秀確實也受到恐怖的苦痛所襲

擊，晚餐都未能好好的吃，茫然的靜靜地傾聽祇隔開一條小路，對面的約翰底家裏有沒有什麼動靜。他心中的不安愈加濃重起來，因為反正不能把食物嚥下咽喉，就把盆子推將開去，無支數的抽着捲煙，想要鎮定心神，可是沒有效用，暗鬱的憤恨像發作似地在身內奔騰，自己咀咒着自身，也同時咀咒全體女人，甚至想要把她殺光，拼命想要對自己所幹過的蠢事，當作一場癡夢而付諸一笑了事，但是並不可能。恐怖之念愈盛，這苦惱也愈難忍受。無次數地想要站起身來，到什麼朋友聚得很熱鬧的地方去，消散這個苦惱，然而身體却奇妙地毫不動彈，連自己也不懂是什麼理由，儘是跌坐在屋子裏面。

夜降落下來，完全黑暗了。正以為有輕微的足音在走近過來時，那是像風也似地飛竄進來的特萊斯卡，立即用雙手擁住馬秀底頭頸。

「馬秀，救救我，救救我——我，不知道怎樣地等着——儘是等着你呢！」

馬秀想把特萊斯卡推到一旁去，可是她却完全像嬰孩似地緊緊的偎在馬秀底胸膛上，瀑布似地連綿不絕的流着眼淚，喊出絕望的聲音：

「全都給他知道了，我呀，做夢也想不到他會在現在回來的……我正在牧師家裏剝麻皮的時候，出乎意外的，人家告訴我，他回來了……我當場就像斷了氣似的昏將過去，好一會方才能夠站起來，像死屍似的回到家裏……你，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因為想要見到你，在列普卡全村裏面到處的找……找了很久很久，依然看不到你，沒有了法子，祇得回到家裏去……他嘛，顯出鐵青的臉色站在那兒，看到我，就舉起握緊的拳頭，瞪着我……儘是怒聲的喊說老實話！老實的

說……」

馬秀底手足儘是嗦嗦的打顫，好容易才用手抹掉在額角上滲出來的冰也似的冷汗。特萊斯卡依然說下去：

「這樣我就一點不留的全都說出來了，反正說謊也沒有什麼用……那麼，他就緊緊的抓住斧頭柄，我以為當時就會沒有命的……拚命的大聲喊叫——『殺死我罷！把我們兩個人都用這斧頭砍死了，消除你的怨恨罷！』但是他動也不動的儘是狠狠地盯住我，好一會才坐到窗口上去，哭了起來……我，我，怎樣辦才好呢？變成這樣的可憐，我已經沒有立足的地方了……救救我，馬秀，我非得跳井不可！我活不下去了……救救我……」特萊斯卡大聲地哭將出來，突地向馬秀的腳邊倒了下去。

「你也很可憐……很可憐……可是，我也沒有辦法……不能做什麼……」馬秀勉強地說出話來，僅是蹲在地面上。於是特萊斯卡霎的站起身來，嘶叫出瘋狂的喊聲：

「那麼……爲什麼……爲什麼，你要欺騙我呀？說是喜歡我……爲什麼要害我跌進這種罪惡的裏面去……」

「輕一點，靜一點罷，不是要給全村都聽到了嗎？」

特萊斯卡重又投進了馬秀的懷抱，胡亂地擁抱，像要把馬秀底身體吞下去似地，猛烈的接着吻，擠出所有的力氣，從愛與恐怖和絕望的沉淵中嘶喝：

「現在，可以依靠的祇有你了，整個天地之間就是你一個人是最重要的——最最最重要的了」

……即使你要殺死我都可以，可是千萬別拋棄我……你說呀，說我是好人，愛我！喜歡我罷……祇是這一次也就滿足了……祇是這一次，喜歡我罷……我要你用手臂擁抱我！緊的抱住我，把我從這死一般的苦痛中救出去。你——你，是這廣大世界中唯一可以依靠的人！祇有你……我要和你在一起……我即使為你拋棄了生命，也是願意的。像狗一樣的替你做工作……什麼事情都願意做的……」

這，正是她從悲哀的沉淵中擠出淚水的絕叫；一邊把抱住馬秀的手臂，像瘋狂似地儘是用力抽緊。

馬秀全然像被萬人之力所挾住一般，因而想從她身邊退開而扭動身體。於是，他避免正面的回答，單用熱烈的接吻和擁抱，以及愛的囁嚅來安慰她，想使她鎮靜下去，對她所說的話儘是說些一呼百諾的回答，同時更焦灼不安的不斷地向周圍注意。在馬秀的感覺中，總是覺得約翰在籬笆那邊看住一切情形，以致很是惶惑不安。

突地，特萊斯卡底心情中，雲的發出光輝，閃過一個在這苦悶深淵裏，可以維護身子的安全的方針。她立即迅快地把馬秀推開，吐出用短劍突擊也似的尖厲的言語：

「你這說謊的狗！騙人的惡鬼！你欺騙我直到現在，以後難道還能騙住我嗎……胆小鬼！以為要受到約翰的痛揍，就現出這種戰戰兢兢的像毛蟲一般的神色，多不要臉！唔，現在我方才明白。約翰才是男人中間的大丈夫！祇有約翰是始終不變地愛着我的。也帶回了上好的禮物給我——是給我的禮物！祇有他，從來沒有對我說過一次不親愛的話！我被你變成了忘恩負義的東西！我恨我

最重要的靈魂被你這種，這種不中用的東西給糟塌了。你這討厭的狗畜生……你這東西到雅格娜那兒去得啦！特萊斯卡發出可怕的喊叫，握緊拳頭衝到馬秀身邊：「去滾到雅格娜那兒去！」

——這才是正相配的一對夫婦——強盜和野鷄到絞首臺上去喝合歡酒罷！」

喊着，發出猶如要把生命噴吐出來似的尖銳的喊叫聲，立時倒到地面上去了。

馬秀站在她倒下的身子旁邊，慌張地不知道怎樣才好。他底母親把頭抵在牆壁上，儘是吸吸的哭泣。——就在這當兒，約翰從果樹園那邊大步地走到他妻子的身旁，對她說話……那是充滿溫和而帶着辛酸情意的安慰的言語。

「好罷，回到我的家裏去罷。你也很可憐。用不到怕我，我不會虐待你的。唔，你因了罪惡的苦痛，我很明白——好罷，回到我的家裏去罷。你是我底妻子哪！」

約翰握住特萊斯卡底手，帶到籬笆門那面去，然後，忽地把頭轉向馬秀這邊，用落雷也似的聲音怒喝：

「不過，你這東西欺弄了我的老婆，是不會饒過你的——我哪，如果你不對我報復這個怨恨，是不會瞑目的——我要禱告上帝，報復這個怨仇！」

馬秀塞住了咽喉，嘴裏說不出一句話，胸膛苦痛，煩悶，充滿完全像被石臼碾碎過似的異常的恥辱，因為忍不住這苛責的痛苦，就跑到酒店裏去，整夜的繼續地喝着酒。

這事情立刻傳遍了全村，全體村人都對約翰所取的態度和行爲，感覺到驚異，也表示出尊敬的意思。

「像約翰這樣寬大的人，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去找，也不會有第二個的。」甚至還有女人流下感動的淚水，同聲地讚嘆約翰底宏大的大丈夫氣概，可是對於特萊斯卡，却用最惡毒的咒罵，咎責她的惡德。然而，祇有耶格斯丁卡老婆子反而非常熱心地同情特萊斯卡，努力地爲她辯護：

「特萊莎又有什麼地方不對呢？」老婆子祇要聽到果樹園裏或是院子中，有人在背地說着特萊斯卡的壞話，便立刻就要插嘴：「約翰被徵到軍隊裏去的時候，特萊莎不是還像一個小姑娘嗎？孤單單的一個人，又沒有生過孩子，希望有一個能在身旁愛惜她的人，也是當然的事情呀！這樣，馬秀那傢伙，就像獵狗也似地跟住尾巴後面到處追趕，說些甜蜜的話欺騙她，帶她去聽音樂會什麼的……結果，那可憐的還不懂世事的女人，方才變了心的。」

說了，聽着話的一個婦人就嘆出一口氣說：

「難道沒有法律，把那個欺騙女子的男人關到監牢裏去嗎？」

「真是的，那個惡毒的淫棍頭髮也已經一絲一絲的在白了起來，還老是到處的追求姑娘們呢！」

可是，村子裏的青年們，却是圍護馬秀的：

「在人家的田地裏，揮下了鐵鍬……也因爲是個獨身，所以很寂寞……再不抓一點人家的東西，該會活不下去的囉。」

他們這樣半帶揶揄的說笑，也有人正面地承認馬秀的行爲不錯：

「特萊莎的行動如果沒有錯，那麼，馬秀的行爲又何嘗錯誤呀？」史太霍·普洛秀卡說：「沒

有縫可以給人找，也就不會有去找縫的人哪！——這幾句話，立刻便受到全村女性的總攻擊。

然而，這問題也不能長時期地議論下去。總而言之，現在是大家忙於收穫的時節，適宜於刈麥的好天氣正在每天的連續，高地上的田地，燕麥早已完全成熟，垂下穗尖，等候鐮刀的光臨，是自然的了，就是低窪地方的大麥，也在刻復一刻地熟透，村人天天都跑出外面，檢視麥穗成熟的情形，富有的農家們，已經把許多刈麥短工雇在家裏等候出動了。

首先第一家開始刈麥的，是那風琴師的家裏，他們雇定十二三個女工，由風琴師本人擔任總監督，帶同妻子女兒一起勞動，到處叱咤指揮。祇有耶乃克一個，直到彌撒完畢以後，方才來動手幫助，但這僅不過是由了好奇心而工作的，所以並不能繼續到怎樣長久。一到正午的太陽在頭上猛照的時刻，母親就說犯上日射病可不得了，立即使他回到家裏去了。珂茨洛瓦老婆子因此嘮叨不平地說起話來：

「哼！挺多是和那雅格娜去找一塊蔭涼的地方囉！——除此之外，這個娘兒腔的傢伙，還能做些什麼事呀！」

耶乃克回家去看了一下，裏面不但比外邊來得更為悶熱，還要受那大羣蒼蠅的攻擊，頗為煩燥，就重又跑到外面，當走過克萊姆巴屋院的地方，聽到屋子裏面有苦痛而寂寞的呻吟聲音。耶乃克很是驚訝，因為門沒有關上，就跨進裏面去看。

在呻吟的是病臥在走廊上的阿加泰老婆子，正在靠近門口的地方蠕動。因為家裏的人都出去到田野上刈麥去了。所以單留下她獨自一個，幾乎人事不省地不絕哼叫。

耶乃克立刻把老婆子從走廊抱到房間裏去，讓她在臥床上躺下，舀了水給她喝，好容明才現出一些比較舒適的神情。過了一會，阿加泰老婆子張開眼來：

「哦，是耶乃克小老闆嗎？我哪，快要死啦！」她浮出孩子氣似的微笑，說。

耶乃克立刻想飛快地去喊牧師，老婆子却拉住耶乃克的黑衣袖口：

「今天，我又見到了聖女——她說：『明天要來喊你了，準備着罷。』那麼，還有一些時間呢，小老闆！——牧師到明天去請也可以的。——啊啊，多謝，慈悲的上帝……」老婆子底嘴嚅嚅的顫動，

這可憐的聲音逐漸在落寞之中消失了。唇上漾出幽微的笑意，握住她自己的手，眼睛好似在眺望異常遙遠的地方似地，沉陷到深切的心底祈禱的境界中去。耶乃克看出老婆子行將接近最後，就立即去找尋克萊姆巴回來。

克萊姆巴跑回來的時候，已是下午相當晚了。老婆子在臥床上，還有着完全而清楚的意識，躺在那兒。老婆子的櫃子被放在臥床邊的椅子上，老婆子底陰冷的手，把日常準備下來的，打算在這最後的一天使用的各種東西，顫慄慄的拿將出來。首先是鋪在自己身下用的白色褥單，再是上面遮的白被單，盛聖水的瓶，灑聖水的羽毛，都完全是新的，還有是死亡時點燃的聖燭，和握在屍骸手中用的，欽斯特霍華聖女像，新的襯衣，美麗條紋的裙子，額前飾有深大褶皺的帽子，把這結在頭部的絲帶，還沒有穿過一次的上好皮鞋等等，也都齊備。這樣，葬式的準備業已萬事齊全，單是想到這都是老婆子長期間過着巡禮乞丐的生活之際，一一聚集起來，而每一件物品都有優良的品質時，老婆子底心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滿足，於是抓起鏡子映照住自己底臉龐，宛爾的笑着，喃喃地說：

「這個樣子，唔，是多麼像樣啊！我哪，完全可以像大農家的太太那樣地，死的很安逸了。」
阿加泰老婆子對大家託好，在第二天早晨剛巧黎明的時候，把這些東西全都替她穿戴準備起來。

對於阿加泰的這個希望，根本沒有反對的人，也當然不會有想要加以阻礙的人。大家全都同心地盡可能的依從阿加泰的意思，使她在這最後能夠感到幸福。

耶乃克直到日暮時候為止，停留在老婆子地方，用很大的聲音誦唸祈禱，老婆子也跟住這聲音，有時還在唇邊浮起微笑，唸誦同樣的文句。

不久之後，克萊姆巴的家族全部坐到晚餐的食桌邊去了，阿加泰說希望吃一點煎鷄蛋，可是吃上二三口之下，立刻便把盆子推開，此後就靜靜地睡過這一夜。祇有一次，到夜深的時分，將老克萊姆巴喊到枕邊去。

「我真受恩不淺。」老婆子非常謙遜地說：「現在就是打擾你，也不會有太多的時間了……立刻就會……」

到了這二天早晨，阿加泰老婆子完全依照願望，由人家裝飾好身子，在克萊姆巴妻子的臥床上舖好她自己的褥單，睡將上去。阿加泰看到一切都已經準備舒齊感，到很是滿足用自己沒有力氣而哆嗦顫抖的手，撫平鴨絨被服，再要求灑好聖水，這樣，說是祇要等候聖女前來相迎，而請人去邀請牧師到來。

牧師立刻捧住聖像來了，做完老婆子踏上死之旅途的一切工作，就吩咐耶乃克留在她的枕

邊，直到死亡的時候才止。

耶乃克依照吩咐，留在這地方舉行祈禱。克萊姆巴的家族也留在家裏，雅格娜也來了，坐在屋子裏的角隅上。大家都很少說話，儘是默默地，猶如幽靈一般的悄悄地走動，眼睛老是不安地對阿加泰那面眺望。阿加泰老婆子手裏捻住數珠，意識仍舊非常清楚，對來看望的人們作今生別離的招呼。有的孩子們從門口或是窗口上朝裏面張望，阿加泰老婆還對這些孩子，給了二三個戈比克。「這送給你們，」阿加泰老婆子的聲音很是愉快：「要記住阿加泰的名字，替我舉行祈禱才好啊！」

這樣地，阿加泰老婆子在克萊姆巴家裏最上等的臥床上，像大農家的太太似的靜靜地躺着，頭上掛着聖女的畫像——正依照老婆子日常所夢想的情形，從容地等候死亡。她底心情很為清澄高朗，有一種言語所說不出的幸福之感，無窮感激的淚水，在面頰上滾滾不斷地流淌，她從窗口眺望那夏季的天空深處，也瞭望連綿不絕的麥田上，到處有鐮刀在響着聲音閃光，而刈割下來的麥束，正在不絕地高積起來的情形；她底嘴角自行現出恍惚的笑意，微微顫動——啊，現在，阿加泰老婆子的眼睛，該是在看些什麼呢？這難道不正是老婆子底靈魂將拋棄醜骸，要飛翔到天空去的姿態嗎？

這一天就這樣地好容易推到黃昏，夕陽的眩目紅光在屋子裏面滿溢的當兒，阿加泰老婆子突地全身發出一陣猛烈的震顫，於是立即仰起上半身，高高地舉出雙手，用她那已經完全改變了的聲音喊叫：

「請帶我去罷……尊貴的聖女……」
喊着，立刻重又倒將下去。

那以後，苦痛的呻吟之聲宣告出臨終的最後掙扎。大家圍住臥床跪了下去，耶乃克高聲地誦唸送魂的祈禱。克萊姆巴底妻子燃上聖燭，握到老婆子底手裏去時，老婆子動着嘴唇，隨同耶乃克舉行祈禱，可是那聲音異常低弱，漸次地消失了，老婆子底靈魂也離開了肉體。接着，老婆子底眸瞳顏色，變成猶如夏日黃昏同樣地昏沉，而臉色也化作黃昏一般的灰暗，當聖燭啣的從她手裏掉下去而消熄時，老婆子的生命也就告終了。

度過巡禮乞食的可憐的一生，就這樣地宣告終結了。——然而，這死態，却比列普卡全村中的任何富裕的人來得更爲幸福。正在這時間裏，阿姆勃羅司老爹趕將進來，替她闔上眼臉，耶乃克爲老婆子舉行最熱烈的祈禱，村中的人們都聚集起來，誦唸祈禱爲老婆子安魂，大家都嘆息，甚至還抱着羨望的心境，對這充滿祝福的安樂的死態，覺得很是少有。

但是，耶乃克看到老婆子底這種沒有生氣的雙目，土色的臉龐，以及被死魔所苦惱的深邃的皺紋，現出粘土被霜所凍結似的色素，在眼前清楚地映着人生死亡的可怕醜態時，因而全身都感覺到在悚然的震顫，立刻就這樣飛快地逃也似的跑回自己家裏，躺到臥床裏去，把頭埋在枕頭中，大聲地哭泣起來。

雅格娜也立即跟住耶乃克後面，追了過來。雅格娜自身雖也受到老婆子死相的恐怖，覺得很不痛快，精神也很萎頓，但依然努力地安慰耶乃克，替他揩去眼淚。耶乃克像對待母親般地接受雅

格娜的安慰，把疼痛的頭靠進雅格娜底胸懷，雙手挽抱住雅格娜底頸頸，和孩子同樣的吸吸啜泣。

「這是多麼可怕啊！——所謂死……啊……」

正在這當兒，耶乃克底母親回來了。一看到這個情形，立即暴跳得像烈火似地大聲怒喝：

「這樣子，成什麼話呀！在可怕的叫聲之下，最容易才抑制住要飛撲到兩個人身上去的舉動：「嘿也許你雅格娜很想做一個母親罷——但是我們的耶乃克自己已經能夠揩鼻涕了，已經是一個大人了，用不到你來照顧的！」

雅格娜抬起漾滿淚水的眼睛，心情也非常混亂而且狼狽，但也仍對耶乃克底母親說出關於阿加泰的死，加以辯解，耶乃克也上前詳細地說明事態的經過，全然是因為見到死態，結果頭腦昏暈起來的緣故，可是母親這邊却因到現在為止的人家的傳說，已在很為忿怒，所以當耶乃克開口說話，立時狠狠的攔住了他：

「閉嘴！你這傻子！最妥當的是什麼話都不要說，再說謊下去，將來不知道會發生怎樣可怕的事情呢！」

說着，大步的走到房門口，嘭的一腳踢開門來，用激昂的聲音怒罵：

「像你這種女人，趕快滾出去……以後不准你再跨進這家裏來！再獸着不走，會叫狗咬你這東西的！」

「可是，我並沒有做過什麼不好的事情。」雅格娜因了忿怒與羞恥而忘去了自我，這樣吃吃地申說。

「還不快些滾出去嗎？要放掉狗的鏈子啦！——我可並不想學那亨卡，或者是村長太太那樣的，爲着你哭泣，可是你的行爲太不要臉哪！你這輕骨頭！賤淫婦！你有什么打算，會搞錯了門堂，拖着口水跑進這家裏來呀！——你要放明白一點才好！」風琴師底老妻張開要使咽喉爆裂似的，銅鑼般的聲音么喝。

雅格娜嘆嘆的淌下怨恨的淚水，哭着走到屋子外面去……而那耶乃克猶如受到落雷打擊同樣地茫然的站在那兒……

一一一

咄嗟間，耶乃克追住雅格娜後面，奔跑過去。

「到那兒去？」母親抓住耶乃克，攔住去路，嚴厲的問。

「爲什麼媽媽要把雅格娜趕出去？爲着她待我很親近嗎？再沒有比這更沒有理由了！——媽媽太粗鹵了！——我不能獸着看下去——她做過什麼不好的事情呀？」耶乃克喊着想要逃脫開去，可是母親抓住的手用的力氣很大，祇能扭動一會身子。

「靜靜的坐下來罷，不然，我去喊爸爸了……說起那個東西做過什麼事情，就是告訴你也可的……你不是個要做牧師的身份嗎？我呢，不希望在我這屋頂下面，由你做出胡鬧的事情，讓許多人，在你背後指責你懂了沒有？把她趕出去的原因——你要好好記住了才成！」

「究竟——媽媽在說的什麼話呀？」耶乃克氣忿地怒喊。

「媽媽是爲了你的將來地位——我呢，知道你和那個東西，到現在爲止，已經會過多少次了，然而，我可以對上帝起誓，到今天爲止，我從沒有疑心過你因爲我，以爲你對於牧師應走的道路總是明白的，那裏會想到，你在清淨神聖的身體上，會去塗上泥巴呢——你別使我發生常常要咒罵你的心情，別使我們墮入到既不像母親，也不像兒子的那種悲慘境地裏去！」在這蘊滿母親情愛的峻嚴的忿怒下，臉上閃出一種神聖的光輝，耶乃克僅是像變成化石似地，驚愕得絲毫不能動彈。這樣，母親依然繼續的說下去：「我也太溺愛一些，但幸虧由珂茨洛瓦老婆子替我張開了眼睛，我還滿希望別給我親眼看到，但那個娼根却把在引誘你的情形，明明白白的做給我看哪！」

耶乃克突然啊的哭將出來，話聲和淚聲併在一起，再也分不清楚，但也依然在啜泣與悲忿的發作下，苦痛得斷斷續續地說明這是母親的絕大誤會，而且，更把在森林裏偶然碰到雅格娜的經過，也詳細的說了出來，好容易才使母親完全信任耶乃克的所說的話。於是，母親把耶乃克緊緊的抱在胸前，替他揩去臉頰上的淚水，加以安慰：

「唔，耶乃克，我爲了你是這樣地不安的耽着心，所以，對於趕走雅格娜的事情，就不用再認爲奇怪了。她實在是個村子裏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和毒蛇差不多的淫婦囉！」

「雅格娜……是毒蛇……」耶乃克對於自己聽到這話的耳朵，再也不能相信。

「我以爲說人家的壞話是自己的羞恥，所以這很多時候裏沒有說出來，可是想到爲了你的將來，却忍耐不下了。」母親這樣地說了開端，就把村子裏人家所傳說的關於雅格娜的風聞，全部不漏的告訴給耶乃克聽，極度的攻擊雅格娜。

耶乃克儘是噁噁的顫動，覺得很是可怕，但終於站起身來，這樣的喊：

「我無論如何不可能相信這話，決不會有這種事情的。」

「你說話要留神一點，在對你說話的是你底母親，母親爲什麼要對你說謊呢？」

「可是，我以爲這是說謊。這如果是真實的話，不是一件能使毛髮也要倒豎起來的事情嗎？」

耶乃克像陷入在絕望的深淵之中似地，苦痛地揮揮手。

「你爲什麼要這樣拚命地圍護她呢？這個，你明白的回答我罷。」

「我無論對那一個——無論那一個，祇要是沒有罪的人，總不能不圍護他的。」

「你是多麼蠢啊！」母親氣的很是焦燥，給兒子說出不信任的話，實在是苦痛得忍受不住了。

「不過，媽媽，我也許很蠢罷——不過，假使雅格娜正是那種放蕩的女人，那麼，媽媽爲什麼會讓她在這屋子裏，那樣親熱地進出呢？」耶乃克底臉頰頓時赭紅起來，全然像是火鷄的鵝鳥在生氣的時候一樣。

「媽媽做的事情，雖然並不想有意的給你知道原因，也因爲你很混亂，所以一點也聽不懂我所說的話，但是我再乾脆的告訴你：你要遠遠的離開那個女人！假使下一次再給我看到你和她膩在一起，我嘛——我嘛——對了，我就會在村人們的前面，狠狠的揍那個東西，叫她受上一個月二個月也不能痊癒的重傷——你也是一樣，決不會寬恕你的，記着罷！」

母親粗暴地說着，蹙的把門關上，逕自跑出外面去了。

耶乃克獨自殘留下來，並不想起假使雅格娜底行爲和母親所說的話，如果是正相反時，那麼，爲什麼自己會覺得愉快呢？然而，還是不絕思索母親說過的話。於是，想到自己的母親，爲什麼要說出那樣邪惡的話，而無次數地反覆的反芻母親底苦痛的言語。結果，因了這反芻的苦味，頭腦變成了昏眩的病態。

「她真的是那樣的墮落嗎？那個雅格娜？」耶乃克想到母親的話，身子就發生顫抖。在這瞬息之間，萬一他底眼前出現了雅格娜的話，那麼，耶乃克在這怒氣與厭恨的醜惡感覺之下，無疑是會轉開腦袋逃避開去的。然而，比這種思慮更甚的所謂是那雅格娜，怎能做出這種行爲呢？於是，耶乃克對於這一點，儘是毫無止境的思考下去。愈是思索，心胸裏的一種說不出的苦悶，就愈加增加重量。不知怎的，焦灼地昇騰上來了絕大衝動，要立刻飛跑出去找到雅格娜，當着面把從母親聽到的話，悉數加以追究——「對雅格娜——是的——把村子裏所傳說的壞話全都告訴她，可能的話，把雅格娜的心情洗刷得和青天白日一般。如果是謊話，就應該把她從這謊話中救助出來！」——耶乃克在這種思考之下，心便融融的燃燒起來，在這其次的瞬間，頭腦裏還發生了這樣堅確的信仰：大概她決沒有這種背德的行爲的……現在，覺得雅格娜可憐的感想，已經支配了他……過去日子裏的見面的回憶，奇妙地以舒適的歡樂而甦生轉來……這樣，耶乃克底眸珠像茫然做夢似的，在冀望的喜悅中輝耀，心臟也不知怎的以神祕的調子卜卜的悸動，耶乃克飛跳了起來。喊叫了。恰如對着整個的世界：

「——說謊——說謊——雅格娜那裏會是污穢的女人啊……」

耶乃克雖是坐到晚餐的食桌邊去，但並不把臉龐從盆子上離開，尤其是避開母親的視線，他的人即使談起阿加泰老婆子去世的話，他也仍是默默的，不作一聲。他現出憂鬱的臉色，僅是爲了進食而動着唇齒，連對妹妹們的說笑也覺得很是煩噪，而且屋子裏面的悶熱也很難忍受。耶乃克吃完晚餐，就站起身來，跑到牧師那兒去。剛巧，牧師啣着煙斗，在大門口和阿姆勃羅司老爹談着各種雜事，耶乃克不想打擾他們，而有意遠遠到樹蔭裏去，躺下身子，對自己苦悶的思索作種種推想。

「——不過，媽媽也不見得會有意要說出無中生有的話的，或者雅格娜是一個淫蕩的女人，也說不定的……」

牧師住宅的窗口，流射出明朗的燈光，把夜間的草地和花壇映得非常美麗，在被照的草花旁邊，狗正嗚嗚的啾動鼻子戲耍。牧師在大門口說話的重濁的聲音，很清楚地傳了過來。

「阿姆勃羅司，『豬潭』的大麥去看過沒有啊？」

「是，那兒的麥穗已經成熟了，祇不過桿子還有些青的。」

「你得把我的法衣晾得乾一點才好哪，好像有些黴臭似的多難受。——還有，現在不穿的白和黑的法衣，也要快些拿到陀米尼訶瓦老婆子那兒去，叫雅格娜替我洗好它才成呢。——今天下午，把母牛帶來的是誰啊？」

「那是從摩茲利查村來的農家人，水車房的老貪心鬼，在橋上拚命的鼓吹，說自己的公牛非常了不起，還說肯讓他免費的搞上一次呢，但是那個農家人却說我們的公牛來得好，牽到這兒來

啦！」

「哈哈，是嘛！那個農家的倒是聰明人，現在雖然要出一個盧布，但是所得到的利益，却是一生啊……無論怎麼說，公牛總要算我的是第一等哪——你可知道情形啊，克萊姆巴肯不肯替阿加泰付葬式的費用啊？」

「不，牧師。葬式的費用，是阿加泰老婆子自己貯起來的十個茲洛契。」

「是嗎？那麼，該替她舉行一次像樣的太太那樣的葬式哪——還有教會協會的人到我這兒來的時候，你告訴他們，肯把生的蜜蠟出賣罷。煉過的蠟到處都有，生的是不常有的。明天，葬式方面，由密卡埃爾去幫忙；哦，阿姆勃羅司，你到村子裏去走一次，關照他們快些刈麥，從晴雨表上看來，天氣要發生變化了，或者是暴風雨也說不定的。——還有，那些要到欽斯特霍華去的人，什麼時候動身啊？」

「說是要在星期四舉行貢獻彌撒，那麼，該是在這以後罷。」

耶乃克聽着這種談話，神經上覺得很不痛快，就離開這地方，到那果樹園和養蜂場之間的塢牆邊去，在樹木茂枝低垂的下面到處走動。枝條上生着幾乎要把樞枝折斷那麼多的蘋果，不時地冷冷的碰到他底臉頰。

這是氣也快要透不過來的，悶熱的夏夜，就在近旁的養蜂場的蜜蜂底甜美香氣，和堆積起來的燕麥氣息，隨同暑熱一起像要使人沉醉似地飄揚過來，暗夜的黑暗中，白壁猶如披上什麼洗濯過的衣服似地映出朦朧的灰白，從克萊姆巴的家裏，通夜的輓歌好像夢中的呻吟似地傳將過來。

耶乃克自己所思考的事情，愈來愈紊亂了，他感到疲乏而想回到家裏去，這當兒，耳朵裏突然聽到養蜂場那邊，像有人掩住嘴在噤噤說話的聲音。

耶乃克停住了腳，可是一個誰也沒有看到，就凝住呼吸仔細地傾聽：

「……快些去罷……用不到管我……我要大聲的喊啦。」

「……唔，別儘說這種話……別再掙開去呀……我嘛，不會欺侮你的……你瞧，不是沒有什麼嗎……」

「可是，太重啦，不是嚇了一跳嗎……你，真是厚面皮……儘是纏住了不肯放鬆！」

耶乃克聽懂了這個聲音，是波利挪家的長工比特，和牧師使用的女傭瑪利娜。耶乃克對這下流男女的私情固然有些感到興趣，也想立刻回到家裏去，但重又回過身來，沉溺到具有吸引力似的興味之中，把全身神經全都集中到耳朵上，凝住呼吸傾聽。深茂的樹木重重交覆，夜間也很濃厚，因此看不到一點他們的影子，可是從那斷續地傳揚過來的說話聲音，已可以明瞭地推察到一切事態了。那聲音愈說愈高，也愈加清淅，而在熱情之中燃燒，全然像化成千萬火焰在飛撒一般。於是，在這當兒，連呼吸也像在近旁似的可以清楚地聽到了。

「……比雅格娜的那一些，不知道要雄壯到多少呢……噯，瑪利娜，你瞧……難道不知道嗎……」

「你胡說些什麼……我可不是那種女人……快些放開我，快些放開我罷……」
地面突然有了沉重的響聲……好像互相開始了什麼爭執。可以聽到使人覺得癢癢的喊叫

聲音。

「我哪，近來這一些時候，老是睡不着覺，瑪利娜……瑪利娜，我儘是想會見你呢……」

「你無論碰到那一個姑娘，該都是這麼說的吧……我呢，也會等着你很遲的時候，可是，你却老是和別人搞在一起……」

耶乃克底身體像白楊葉子也似的震顫起來。——這時，剛巧有風颼颼的吹動了，樹葉微微地搖蕩起來，覺得連樹木也在說夢話似地嗚咽。從養蜂場那面吹揚過來的蜂蜜底甜美氣息，像在沉重地擠壓耶乃克的全身似地，感到呼吸也快要窒塞了。眼睛自行漾成水汪汪的，全體通過了暖熱的顫悚，有一種莫明其妙的怪異的搖盪的心情，在他的整個存在中浸沉浮泛。

「別人嘛，那是些什麼呀……早已跑開得比千里還遠，比天空更遠呢……難道你還不知道嗎？還有那雅格娜嘛，現在正專心一意的對住耶乃克，連白天和黑夜也搞不清楚了……像我，爲什麼要和雅格娜……」

耶乃克努力抑制住自己底興奮的感情，輕輕地捱到籬笆那邊去，按住卜卜的跳動着的胸膛仔細傾聽。

「真的，雅格娜每天晚上都偷偷地跑出去，想要找那耶乃克的……珂茨洛瓦老婆子曾經在森林裏面，看到他們兩個人正在摸着奶，駭了一大跳……」

聽到這裏，耶乃克底頭全然昏暈起來，他底眼睛裏看不到任何事物，像要在這地方當場昏厥過去了。從黑闇之中，男女二人的接吻和低小的笑聲，儘是繼續不斷地傳達過來。

耶乃克無論如何也不想再傾聽下去。他立刻像風也似地飛跑出去，半路上，那法衣的袖口被樹枝勾住因而扯裂也不知道地，回到家裏去了。臉色猶如藜葉似的紅潤，全身淌出大量汗水，現出非常興奮的狀態。幸虧誰也不會對耶乃克注意地看望，他底母親坐在屋角上，嘴裏低聲的唱着讚美歌：

吾等今日所有作爲

主乎！盡皆奉呈膝前

而在這歌聲中，不絕地搖轉紡車；密卡埃爾勤奮地擦着教堂裏的聖燭台，也和妹子們合起調子隨住歌聲合唱。而父親躺在臥床上早已睡得很熟了。

耶乃克跑進自己房間，翻開祈禱書想要誦讀，可是無論怎樣也不能使心集中到拉丁語的文本上去，而他底耳朵甚至還殘留着剛才果樹園裏所聽到的，囁喘與接吻之聲。終於把臉龐落向翻開的書冊上，把身體委諸全然像火焰似地湧騰上來的妄想之中。

「是嗎？——事實原來都是如此的嗎？」他隨着這樣思索，不覺在一種恐怖之下全身發生戰慄，但同時也感受到決不是不愉快的神經的衝動。「事實原來都是如此的嗎？」他突然出乎意外地把這從嘴裏喊將出來。於是爲了要使自己從這醜惡的妄想中遁逃出來，就把祈禱書挾在脅下，走到母親那兒去，用很低的聲音說：想到阿加泰老婆子屍骸旁邊去，爲她誦唸祈禱。

「是嘛，這是很好的事情，媽媽等一會去接你回來就是了。」母親用充滿慈母底愛的眸瞳，對他看望。

克萊姆巴的家裏差不多很是空曠，白布遮蓋的屍骸旁邊，祇留下一個阿姆勃羅司老爹，攤開祈禱書正在咕嚕的唸着什麼。屍骸的頭部這邊，放有點着聖燭的小壺。窗口上，可以看到結有沉重而成熟的蘋果底樹枝。時間雖已很晚，也還有幾個過路的行人，不時的從窗口向裏面窺望。走廊那邊，狗在低聲的嗚咽。

耶乃克在靠近聖燭的地方坐了下來，立刻極其熱心地開始誦唸祈禱。也正因為這祈禱太過於專心的緣故，以致連阿姆勃羅司老爹站起身來，蹣跚地走回去都沒有知道。克萊姆巴家裏的人們，都把臥床放到果樹園裏，早已睡過去了。——耶乃克底母親好不容易想了起來，前來接他回去的當兒，第一次的鷄底啼聲早就啼過很久了。

耶乃克回到自己房間裏躺了下來，可是無論怎樣也睡不過去。正要朦朧地睡過去時，很快的，那雅格娜底姿態在夢幻中猶如現實似地浮現出來，他不覺吃驚地揉揉眼睛，以一種恐怖心對四周眺望——但是，周圍儘是沉靜的寂寥，祇有他父親底鼾聲，在空虛地震響。

「啊啊……說不定……那雅格娜要想會我的情形也……」這樣想時，像火花飛散似地接吻的聲音，焦灼而甜蜜的囁嚅之聲，十重二十重地把他包圍了起來。「我也——我也——正是這樣的……然而……」然而，在這一刹那之間，融融的興起了羞恥與自責之念，使身體爲之驟然震顫不止。他迅快地從臥床上跳將下來，把窗子開得很大，坐到窗欄上去，深深地思考現在追迫住自

己身心的那強烈非凡的誘惑，在深切的悲思中直到夜暗離開了黎明為止。

第二天早晨，當舉行彌撒的時候，耶乃克自始至終不再抬起眼來，爲雅格娜舉行熱心的祈禱。雅格娜底污穢的深罪，現在連耶乃克也明白了一切。雖然如此，要因此而嫌憎雅格娜的一點，在耶乃克的力量上，是無論如何也夠不上的。

彌撒完畢了，跑進聖器安置室以後，牧師很驚訝地對耶乃克問：「究竟爲了什麼事情呀？你儘是嘆氣，裝出要吹熄聖燭火光似的神色！」

「嗯，法衣很熱，再也做不成事情。」耶乃克轉開臉龐，爲了遮蓋而這樣地說。

「那裏，這祇要慣常了就能毫無所謂的，結果還會變得比裸體更舒適呢。」

耶乃克在牧師的手上接了吻，就回到家裏去吃早餐。因爲熱的猶如燒灼一般，便走向池邊的涼爽的樹蔭下，避開暑熱，却在這途中，碰到牧師的女傭瑪利娜，正看住那盲目的老馬在路旁啃草，她抓住鬃毛拖拉，嘴裏煩吵地唱出粗俗的歌謠。

耶乃克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就不快地感到很是生氣，沉住臉色走近女傭那一面去。

「瑪利娜，爲什麼這樣的高興，大聲的唱着歌？」他害羞地燃燒起好奇心，看住對方的臉龐，這樣地問。

「因爲我很年青，而血也很熱烈！」女傭回答，閃出滿口牙齒，嘻的笑了；一邊重又抓起馬底鬃毛拖拉，唱出比剛才聲音更高而更粗俗的歌唱。

「真是高興……一定是發生了愉快的事情以後罷！」耶乃克說着，離開這個女傭——因爲

那女傭捲得非常高的裙子下面，露出一雙像蘿蔔似的雪白的腿脛。耶乃克跑進克萊姆巴的家裏去了。阿加泰老婆子的屍骸被安置在大客室中央的高台上，依照老婆子生前的希望，替她穿上最華貴的衣服，戴着額上有非常華美摺皺的帽子，頸上掛住顆粒衆多的豔麗的數珠，裙子上也有色彩新鮮的條紋，而靴子更結上赤紅的緞帶。老婆子底臉龐猶如蠟燭燒成一般，漾溢出不可思議的喜悅的表情。那已經變成僵冷的手指，略微傾側地握住聖像，枕頭的兩側融融的燃燒着聖燭的火光。耶格斯丁卡老婆子手裏握住有青葉的樹枝，拂去聚集攏來的蠅羣，焙燻杉實的青濛的關那煙霧，漫漾在整個屋子的空間。不時的有村人進來，對死者誦唸最後的祈禱。屋子外面，有五六個孩子們正在戲耍。

耶乃克不安地覺得很不舒服，朝裏面張望一下。

「克萊姆巴老闆到鎮上去了。」耶格斯丁卡老婆子在耶乃克底耳朵邊低聲的說：「阿加泰老婆子遺留下來的東西不少，這一家人，對於葬式倒要好好的一下，自己也有面子，而她又是一個很近的親戚。埋葬嘛，不到傍晚是不會出發的，因為馬秀還沒有把棺木造起來呀！」

大客室不知怎的非常悶熱，而那屍骸的像蠟燭也似的臉龐，毫無變化地儘是宛爾地微笑，結果猶如幽靈似的覺得可怕。耶乃克鎮定着心神，無次數地劃着十字，但終於跑出外面去了。當跨到門外的時候，正碰上雅格娜和她底母親陀米尼克老婆子一起進來，可是耶乃克低下頭看住地面，裝做沒有看見的神情，更不和平時那樣地招呼「你好」的話，就這樣走了過去，直到籬笆盡頭的地方，這才偶然似的向後面回望一下。然而那雅格娜還站在門口碰到的地方，現出悲哀的臉色，呆

呆地對住耶乃克這邊眺望。

耶乃克雖是回到家裏，也依然不想吃早餐，說聲頭痛，就不再坐到食桌邊去。

「怎樣呢，出去散一會步罷，這樣，心情也許會舒服一點的。」母親不安地說。

「媽媽，我怎麼能夠出去散步呢……一出去，媽媽立刻要從邪路上推想……也不仔細地調查清楚。」

「耶乃克，你爲什麼儘是說這種拗氣的話呀？」

「不是嘛，媽媽不是想把我關這家裏，像監牢裏一樣嗎？不過祇要不和人家說話，我一個人出去散步，總不要緊的吧？」

耶乃克全然變成神經過敏地很是別扭，而這結果，却又充分地使他母親着惱——可是，總而言之，由於母親把浸透醋的手巾裹住耶乃克的頭，神經過敏總算告了一個段落，再使他到掩遮得黑暗的房間裏去睡下。母親把在門口吵鬧遊戲的孩子們，都叱罵開去，正像老母雞擁護小雞一般地，完成讓他多多地吃些甜美的食物，長長地睡上一瞇的整個任務。這樣過了一會之後，這才說：

「行啦，現在頭痛該好多了罷，出去散步一下，看罷沿着白楊並樹道走過去，有的是樹蔭，也許很涼快的。」

耶乃克並不回答一句話，立刻站起身來出去散步。於是，更推察到母親說過沿着並樹道的心情，而有意相反地走到村子中間的方向去。首先踱到鐵匠店一帶行走，傾聽在鐵錘上面錘打的震耳欲聾的猛烈的鈍聲，眺望那從灼熱的鐵條上所爆發出來的火花，然後又到水車房那邊去窺望。

從這一家的庭院走到那一家院子地徘徊，穿過亞麻田旁邊，祇要能看到有女人紅裙在晃動的地方，到處都去看望一會。此後再和在路上餵着患降卡底母牛的怪人約賽克說了一些話，也到新築在波茨耳西的西蒙底家裏去訪問，在這兒喝上一杯新鮮牛奶，直到下午很遲的時候，方才回到家裏來。雖然沒有去找尋，但也總於沒有碰到雅格娜的姿態。

碰到雅格娜的，容易是在這第二天裏，阿加泰老婆子舉行葬式的場面中。從儀式開始直到終了爲止，雅格娜底眸瞳始終對住耶乃克這邊注視。耶乃克雖是看着祈禱書，但那文字猶如在跳舞一般，在舉行連禱的時候，文句也老是發生錯誤。當阿加泰的屍骸搬運到墓穴裏去時，雅格娜儘是把身體推住了他，相並地行走過去，對於由人們發出的輕蔑的視線，或是耶乃克底母親在嘮叨地數說的聲音，也毫不在乎；每逢撞到意中人底身上去時，雅格娜全身宛如浴照春日的雲朵，行將溶化似的，嚐味到絕頂恍惚的情緒。

阿加泰的棺木降落到墓穴底去的當兒，發出很多的嘆息，但在耶乃克底耳朵裏特殊地感覺到震響着雅格娜底聲音。而且，這聲音並非是對於阿加泰的特別的哭聲，而單是爲着要給耶乃克聽到而發出的心意，在耶乃克也是異常清楚的。

「我——我非要和她說話不可！」

耶乃克下了這個決心，打算好等葬式完畢，在歸途上開始，但立刻要想到外面去的機會，却還是不容易獲得。這一天的正午時光，無論是鄰村或是其他的教區中，爲着此後要一起出去巡禮，因而有很多人羣聚集到列普卡村子裏來。

巡禮的豫定是：先在這第二天列席貢獻彌撒，一起歌誦讚美歌，儀式告終以後，立刻出發。因此繞住水車池的道路上，早已在到處停住不少馬車。跑到牧師大門邊去的人們，也有相當衆多，爲了這種繁忙的事情，耶乃克就不能不替牧師幫着做各種事情。所以當這完了的時候，已經是黃昏了，耶乃克好容易空閒下來，便找個適當的時間，在廂下挾住書籍，從貯藏室後面悄悄的跑將出去，敏快地走到以前曾經和雅格娜在一起坐過的，那繁茂地長着野生梨樹的地方。

帶來的書也並不翻開來觀看，就這樣丟到這附近的草地上去，然後，深切注意地對周圍眺望一下，把身子鑽進繁茂的燕麥裏面，爬也似地偷偷的竄向陀米尼克老婆子家的，靠近後門的那一邊去。

雅格娜正在這地方掘取馬鈴薯。可是她，現在做夢也不會想到正有眼睛躲在一旁對她注意，她祇是不時的欠伸一下已經疲乏的身體，用悲鬱的眼光對四周眺望，也不絕吐出深長的嘆息。

「雅格娜」青年以這低小的聲音，胆怯地呼喊。

她底臉龐在看着之際，就像白晝布似地失去了血氣，宛如不能信任自己看着的眼睛同樣地，驚訝得以爲是奇蹟的幻影！

耶乃克底眼睛裏充滿了光輝，心臟也在像蜜一般的甜美之下悸動。但是，他仍然緊緊的抑制住自己，就這樣默默地在這地方坐將下來，以難以抵抗的卜卜躍跳的愉快感情，呆呆地對住雅格娜底臉龐凝視。

「啊，耶乃克！我正就心不能再見到你呢。」

舉例來說罷，正如受到從春之牧場吹送過來的，蘊滿一切花朵香氣的微風所薰陶同樣地，她底甘美的聲音，薰陶了耶乃克底靈魂。一種難以說明的恍惚，儘是在身體裏面震蕩……

「昨天晚上，在克萊姆巴家的門前，連對我底臉也不看一眼地，就這樣走過去啦！」

說着怨言，站在耶乃克前面的她底美貌，恰如薔薇盛放似地爛漫，也正如現在行將散落的桃花一般地豐豔。然而，是怎樣地在熱情的煩惱中低垂啊！現出可愛而又可憐的神情啊！

「因為這一點，我的心胸也快要破裂了。」雅格娜重又這樣的說了一句，而長睫毛裏滿溢着的淚珠，好像是掛着金鋼鑽，在包圍住他們二人的夕暮底朦朧之中，正如有燦然的光彩在閃爍。

「雅格娜！」青年祇是呼喚她底名字，用他那從心底深處所擠出來的聲音。

她在麥田裏面靠緊耶乃克坐了下來，碰在一起的膝踝互相感到暖味，眸瞳深處燃起火焰，癡的凝視——她底眼睛是多麼深邃，漾住天空似的深藍色又是多麼美而玲瓏啊！——這眼的力，正如接吻似地直達到青年底臉龐上，擁抱似地糾結在他手臂上面——然而，這是極其單純無邪的，一如微妙的誘惑在本能地旋出圓舞同樣的眼啊！

青年現在正想由她所拋中的蠱惑的網中逃遁出來，而使出整個力量掙扎。他用非常峻嚴的口吻，依照母親所說的話，數說她所犯的一切罪惡與惡德，但她猶如把這些言語當作甜蜜也似地，美味而又貪婪地傾聽，眼瞳現出好如要吞嚙也似的神色對住青年看望。不必說，青年的話，她並沒有不仔細地傾聽，可是仍未能了解所說的意思，她底意識之中僅是夢也似地覺到正和青年的身體相接，因而儘是沉醉，沉醉，沉醉得癡呆了。——啊啊，這個青年這不正是她底靈魂從萬物中選擇

出來的至寶嗎——因而這些話是什麼意思，除了甜蜜地在顫響而外，還可能有些什麼呢？無論青年用怎樣睨視的眼光注視罷，除了甜蜜地在閃爍而外，還可能有些什麼呢？她猶如在聖像前面一般的，跪在青年前面，像對聖者表示信仰之意似地，對住青年捧呈深切的深切的愛之祈禱！

青年把應說的話全都說完之後，在聲音中絞出最後的力量，結束着說：「雅格娜，我所說的話，你想一再說罷，這些都是真的還是說謊？」

「都是說謊——說謊！」她反覆否定的聲音，猶如水晶般地透明、真實。態度上沒有一點遊疑之處。這怎能不加以信任呢？而且和「說謊」的聲音一起，她伸直身子把頭枕到青年的膝踝上去……正像對住聖僧要求傾聽懺悔同樣地，盡量打開心底門戶，也像從很長旅途上回到巢裏來的倦鳥一般，把她底所有一切祕密全部呈獻出來，這是多麼熱烈的信賴啊！這和祈願沒有什麼各異，爲着愛拋出整個生命，祇要是爲了他，不論是什麼情形之下，也願意把心底深處剖開來展示的。

耶乃克猶如遇到暴風的嫩葉似地顫動身體，想掙扎着把扭結的她退開，然而他底心却昏昏沉沉的，好容易才擠出細微欲絕的聲音：

「靜一點，雅格娜，靜一點。你別說這種話，這是罪孽深重的！」

過了一會，雅格娜全然疲乏了，就不再說話。兩個人儘是默默地，連互相對住的眼睛也不再眺望，碰在一起的身體愈來愈靠緊，互相能夠明白地感覺到對方在鼓動的心臟，胸口的熱度異常高昂，呼吸也像窒塞似的很是困難。然而兩個人底心却漾溢着喜悅與恍惚，淚水在蒼白的臉頰上傳流，可是微笑却不會從他們二人底嘴唇上離開，兩個人底靈魂合在一起，夢也似地在深刻清澄的

宏福之海中任意游泳。

西落的太陽所殘留下來的夕映，現在正以金色波紋，使所有露珠輝光，黃昏的色素溶成一抹紫色，把整個世界都化為夢幻。四周完全靜寂。所有一切同樣地讚美和平，正像澄耳細聽那通告舉行晚禱的鐘聲一般，廣大的宇宙也在專心誦唸祈禱——這祈禱，正是祝福這一天終了，的充滿感謝與靜默的祈禱，而在這祈禱之中，兩個人從麥田裏走將出來並肩地走路。所走的路上，在黑暗中滿開着各種各樣的夏野底草花，成熟的麥穗也垂的很低，無論是花朵或是穗禾，都溫和地在他們腳邊愛撫。兩個人同時地眺望那西方地平線上剩餘下來的殘照。那兒是天空底黃金色的大深淵，而那大深淵的天空才正是在他們底眸瞳裏，他們底心胸中描繪着的天國，而他們底姿態也正如那天空一般，有着圓形的神光照耀，祇要是他們所到的地方，任何場所都有榮光揮發出來。

他們沒有說話——連一句話也不會說。但是，不時交互看望的眼睛，却如電光也似地霎的閃爍，互相因了各自燃燒起來的情炎，覺得異常疲憊，也不知道有着怎樣的感覺，僅是無意識地茫然的移動而已。

於是，他們讚美一切存在，高昂地唱出偉大靈魂的頌歌，但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反而因這頌歌而演出夢幻的舞蹈，毫無止境地在這黑闇的野道上彷徨。周圍愈加黑暗了。

這樣，他們連到什麼地方去也不知道地，儘是徘徊。

正當像夢遊病者似的繼續徬徨之際，突然有一種嘶嘎而可怕的聲音猛然迸發出來，驚破了他們的迷夢。

「耶乃克，回去！」

青年立即像恢復了意識似的，留神看時，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走到白楊並樹道上來了。而且，他底母親正在眼前，現出和魔鬼相似的臉色站在一旁——這祇要看上一眼，耶乃克立刻像要昏倒下去似地，踉蹌着身子，嘴裏說些不知道什麼意味的話。

「回去！」

母親緊緊的抓住耶乃克無從反抗的手拖拉，而他也就任憑拖拉地跟着走了。

雅格娜現出還沒有從蠱惑中回醒的臉色，跟在後面走將過去，可是耶乃克底母親條地在路邊拾起一塊小石頭，用盡手腕裏可能有的力氣，把這對中雅格娜丟了過去。

「滾你的！你這野狗！趕快替我逃回你那狗屋子裏去罷！你這賤人！」母親儘是用惡毒的口吻高聲地喊叫。

雅格娜甚至沒有留心到自己有沒有受到人家的惡罵，祇是茫然地對四周看望，等到耶乃克母子底影子看不到的時候，雅格娜就在這一帶的小徑中，長時間地到處徘徊，該是夜間已經很深的時分了罷，各處的家屋裏的燈光完全消熄了。她終於走到自己的家屋前去，坐了下來，直到天色微明的時候爲止，呆呆地毫不動彈。

再過一些時候，村人們都各自起身了，每個人都出去忙着做各人的工作。然而，雅格娜仍然在白天的夢境中，隱約地描繪着耶乃克底姿態。啊啊，他曾經對我說過這樣的話。他曾經這樣地用眼瞞看望過我。啊啊，親愛地——毫不離隔地坐在一起……兩個人也在一起行走。一起地唱歌……

唱的是什麼歌呢？那可不知道了。祇是唱過歌。唱過歌……愉快的……這愉快的步，雅格娜儘無次數地反覆，沒有回醒轉來的時候。

陀米尼克老婆子來了，好容易才把雅格娜拉回到現實裏來，但是這，還不能說是已經回醒的狀態。使雅格娜全然清醒過來的，是那以後到來的亨卡。亨卡穿上巡禮的服裝，走近雅格娜母女這邊去，小心翼翼的伸出手來，衷心想要和她們二人復歸於好。

「我現在要動身到欽斯特霍華去參拜聖女了。對不起，我到現在為止如果有不好的地方，敬請原諒！」

「巡禮告別的話，很是感謝！」陀米尼克老婆子回答，可是帶着忿然的聲音：「可是你所做過的事情，反正已經做過了。」

「請你別再說這種話罷——我現在是真心誠意的在向你要寬恕。」

「我的心裏，對你也並沒有什麼怨恨。」陀米尼克老婆子也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這樣回答。

「就是我也是這樣的，雖然吃過不少的苦。」雅格娜也說起話來，方才變成沉靜的心情。這時，教堂裏通告舉行彌撒的鐘聲，在早晨的空氣中震響，村人們爲了要聚集到教堂裏去，而開始更換新的或是旅行的服裝。雅格娜也走到家裏去了。

「你可知道啊？」亨卡過了一會說：「風琴先生家底青年的耶乃克，也要到欽斯特霍華去巡禮呢，這是真的嗎？那兒的太太對我說耶乃克也想去巡禮。那倒是很熱心的。」

雅格娜聽到這話，也不管還祇穿好一半衣服，就這樣飛奔出來。

「和青年的牧師一起出去巡禮，該會有多大的功德呀……那麼，再會罷！」她們這樣的和好地分別了。亨卡立刻急忙地走到教堂裏去，對碰到的人都說了這話。大家對

於耶乃克也要出去巡禮，大概都吃了一驚，祇有耶格斯丁卡老婆子却搖搖頭，獨自這樣的說：

「這個嘛，還是有眼睛所不能看到的理由的呀！耶乃克即使出去巡禮罷，那也決不會是他自己高興去的——無論怎樣說！」

但是，並沒有談論這種事情的空閒。半數村人已經聚集在教堂裏，爲着巡禮，而開始舉行盛大的彌撒。

耶乃克雖是照例担任彌撒的司祭，可是那臉色異常蒼白，明顯地現出向來所沒有的苦惱的表情。那眼光是暗沉的，還蘊積住滿眶的淚水。耶乃克通過這淚眼，好像是對薄霧裏面張望似地，看住要去巡禮的人們。無論是教堂內部，特萊斯卡俯伏在磚石上，伸開雙手姿態，雅格娜底畏縮而恐怖的眼光，陀米尼克老婆子和大地主坐在一起的神情，映到耶乃克底眼瞳裏的，全都像隔開一層雲霞一般。不多一會，對每個要出發巡禮的人，開始分配聖餅了。朦朧地看住這些的耶乃克，心曠儘是感到壓緊也似的疼痛。現在，他正可說是受到人間苦的絕頂苛擊之中！

牧師首先在聖壇上對巡禮的人們，說送別之辭，然後，從羣衆中穿將出去，到教堂外面，對衆人頭上灑撒聖水，施行出門的祝福。神聖的法旗擎得高高地飄揚，光輝燦爛的黃金十字架領先開道，同時，讚唱聖歌的音樂響了起來。他們要踏上巡禮的旅途了。

雅格娜在送行的一邊，和母親以及許多村人在一起，跟在後面。雅格娜頓時現出病人也似的

蒼白的臉色，靈魂被苦悶所籠罩而不住顫抖。她拚命嚙住燃燒似的慘熱的淚水，單是對戀人底姿態凝視，然而，却無從走到他的身旁去，因為有母親和弟妹圍繞住耶乃克周圍，所以不但不能說一句話，甚至連臉龐也未能清楚地看到。

馬秀和她自己母親，此外也有村子的誰，對雅格娜說過些什麼話，但對於這些單是說些毫不在意的回答，而她心胸中所苦痛欲絕的祇有一件事情。耶乃克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以後，以後，不見得再能見到了吧。祇有這一件事情而已。

他們把出發巡禮的人們，直送到森林盡頭有十字架的地方爲止。巡禮者們繼續不斷地前進，合唱着巡禮歌，漸次地消失了影子，這以後，祇有濛濛飛揚的塵埃，瀰漫地顯示出他們所去的方向。

「……啊啊，世界上爲什麼……」雅格娜拖着疲憊不堪的身體，回向村子這來，這樣的呻吟似地嗟嘆。

「我也許會就這樣倒將下去，死去的。」她胸中所感到的，僅有所謂死已將接近這一點，她盡心盡力所忍受而來的若痛，不論怎樣忍受不住，也儘是緊緊地追迫過來。

「啊啊……我此後將要怎樣才好呢？」她這樣說着，抬頭對大空眺望。大空在她底眼睛裏也全然是荒廢的，然而那多麼討厭的太陽，還正在空虛地閃出光芒！

現在，雅格娜是多麼焦灼地等候夜間的沉靜的時光啊！但是，到了夜間，黑暗也並沒有給與她任何慰藉。她立刻從臥床上起來，走到院子裏去，徘徊着等候天色放出微白的光影。也走到波茨耳西在豎有十字架的最後看到耶乃克的地方去。她底眼睛裏毫無阻止地流着淚水。她就以這淚眼，

眺望那多數巡禮者所走過的衆多的脚印。也在這裏面找尋他底脚印，也到他所休息過的樹蔭下……也看望他底脚所踐踏過的泥土……

啊啊，可是這在什麼地方呢？——沒有一件東西能夠安慰她。戀愛已經終結了。希望也消失了。

於是她底眼睛裏的淚水也涸竭了。而在這眼睛裏充滿比淚水更甚的，可怕的荒蕪與絕望之色，像無盡的悲哀之泉似地閃着光。

有時候，她也跪下去舉行祈禱，嘴唇裏發出悽慘的愁訴之聲：「啊啊，上帝爲什麼要使我受到這樣的苦痛呢……」

一三

陀米尼克老婆子家裏的空氣，急轉直下地變成悲慘淒涼的情形了。雅格娜完全像是個癡子也似地，到處來回奔走，對於任何事情也引不起她的關心。安多柳也儘是懶做工作，儘是跑到西蒙那兒去玩。田野上的工作全然荒廢了，有時，母牛還沒有擠去奶水，就被放到牧場上去，豬隻終日找尋食物，嘶叫出醜惡的聲音到處走動，而馬匹也整天地啃咬空虛的糧糟。自然，陀米尼克老婆子獨自一人要收拾這些是不可能的，何況她還倚住手杖，和盲目同樣的眼睛上依舊裹着綳帶，祇能蹣跚地走動而已。所以老婆子因了這些不安與心境的惡劣，變成瘋人一般的形狀，不必說是當然的事情了。

老婆子雇了一個柯莫耳尼基的女人，自己也努力從事勞動，對子女們却以為母的威風叱責。然而，雅格娜無論你怎樣哄騙，要求，威嚇，也依然像聾子似地毫不在意，安多柳這邊，愈是叱罵，就愈現出可怕形勢，倔強地反抗。

「媽不是把西蒙趕出去了嗎？那麼，媽就得自己工作。西蒙現在是不會來依靠你了。他自己就過的很舒服，也有了錢，也有了老婆，更有牛，是一個很不錯的身份……嘿！現在已經是一個要壓倒他，也不可能的大農家啦！」——安多柳這樣大聲地咆哮。可是，也非常注意地和母親保持着相當距離，不致被她可以用手打到。

「對啊，對啊！」母親吐出寂寞的嘆息，這樣回答：「說的不錯，那個畜生發瘋也似的拚着命，真不知道要使做媽的哭到什麼時候呢。」

「無論怎麼說，哥哥是個偉大的人，連娜絲卡也吃驚得睜圓了眼睛！」

「家裏嘛，（老婆子充分含着意味地大聲的說）不是長工，就是短工，總得要雇一個在家才好呢。找一個強壯的傢伙！」

安多柳搔搔頭皮，多少有些躊躇地說：

「媽有的是西蒙哥哥那樣的好兒子，爲什麼還要雇旁人呢？祇要對哥哥說上一句話，那還不是能夠圓滿的過嗎？」

「我又不曾說過這種意思的話，要你多嘴！」陀米尼克老婆子咕嚕地囁聲的說，但是，被人這樣說時，心情就好像吞服過於苦味的藥丸，因了嚥不下咽喉而擱在面頰裏面一樣——無論怎樣

的說，遲也好，早也好，老婆子不能不向西蒙屈服，重新和好，是非常明顯的事實。

然而，陀米尼克老婆子比什麼都要耽心的，是那雅格娜的狀態。老婆子無論怎樣思想，也不能懂得這個原因；經過種種猜測之下，在不愉快的妄想之上，更積起生氣的胡想，探索着原因，也總是推察不出究竟；終於到有一天的星期六下午，再也忍不住了。——在脅下挾住一隻很肥大的鴨子當作禮物——悄悄地跑到牧師的住宅裏去，進行商量。

老婆子在黃昏的時候回來了，猶如秋夜的寒風似地滿臉堆住怒氣。好容易等到吃完晚餐，祇和雅格娜兩人在一起的時候，這才張開可怕的嘴說話。

「你不知道沒有，」老婆子恨恨的說：「村子對於你和耶乃克在說些什麼話？」

「我並不想聽人家所說的話。」雅格娜羞澀地回答。在她張開的眼睛裏，顯示出一種異樣熱情的光炎。

「不過，這一點你要放明白才好……要瞞過旁人眼睛的事情，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你默默地做過的事情，被人家在大聲的說，難道還沒有知道嗎？——我聽到關於你的流言，全身的毛髮都豎起來啦！」

老婆子說着，把從牧師和風琴師底妻子那兒聽到的醜惡的話，全都說了出來：

「……那天晚上，風琴先生的家裏，大家都聚在一起責罰耶乃克呢。做父親的生着很大的氣，狠狠的鞭打牧師，也用煙斗敲擊。這樣之後，更爲着要使他遠遠的離開你，而叫他到欽斯特霍華去巡禮去了！——雅格娜，你聽着沒有你自己做過的事情，要仔細地切心的想一想才好哪！」老婆子

底嘴像吐出火焰一般。

「哦哦——打了耶乃克嗎？——唉，上帝——打過他嗎？」雅格娜好像當場就要自暴自棄的做出什麼事情來也似地，瘋狂地站起身來……然而，啞啞的咬緊牙齒，重又坐將下去，開始咀咒地喊罵出來。

「那打過的手要爛完了它才好！惡病流行起來的時候，把那些傢伙一個也不留的全都死掉罷！」喊着，啊的哭將出來，從那腫脹起來的眼睛裏面，完全像受到深傷而湧出血潮似地，淌出大量的淚水。

但是，陀米尼克老婆子並不顧到這苦痛的情形，依然用辛辣的舌鞭來苛責雅格娜，把雅格娜以前所有的罪惡，全部挖掘出來，對準疼痛的個所，一一的刺將進去。雅格娜到這時為止，長時期地默然忍耐而來的這滿身痛傷，老婆子毫不殘留的粗暴地都把它搗爛了。

「你的眼睛裏難道看不到嗎？此後應該好好的改過才成。像你這樣下去，會要活不下去的！」喊着，還是不肯放鬆苛責的手，而老婆子自身底悔恨之淚，也滲出到繃帶外面，在滿是皺紋的面頰上流淌。「你啊，雅格娜，難道想跌進比地獄更深的沉淵裏去嗎？你這色中餓鬼！被村人們在背後指說，使這個老耄的我受到這種活現世的恥辱。——唉，唉，上帝——多羞恥啊！」她喊出絕望的聲音，啜泣起來。

「就是媽媽，年青時候也不減於我能！」

這樣總算使陀米尼克老婆子沉默了下去。

雅格娜爲着明天要穿的衣服，正在用熨斗燙

平皺摺。這一夜吹刮起騷亂的風，樹木的枝條不絕擦響凶惡的聲音。月亮在滿是斑雲的天空中流蕩，村子裏面，姑娘們正合起聲音唱歌。這其間，還有誰拉着不熟練的提琴，跟住調子，煩噪地加以伴奏。

側耳聽時，村長底妻子正和誰說着話，從門前經過。

「家裏的他還是昨天到警察署去的，就這樣沒有回來，連一點消息也沒有……」

「昨天晚上，」回答的確實是馬秀底聲音。「村長難道不是到縣府那兒去的嗎？聽里長說，知事關照對村長和稅務員有特別的事情，要他們去談話呢。」

等到這種話聲遠去以後，陀米尼克老婆子重又開口說話了。可是，這一次已經沒有先前那樣粗暴。

「雅格娜，你爲什麼會把馬秀討厭得這樣厲害呢？」

「他，我真討厭透了。爲什麼，那種傢伙非要讓他到我們的家裏來不可呢？我現在真討厭男人，不想再要他們了。」

「不過，現在正是很好的時候。『你不能放棄這個時機。』你已經到了非要有個丈夫，安下身心的時候了！這樣的話，人家無論對於什麼事情，也不會再來說你的壞話了。就以馬秀來說罷，他也是個很不錯的漢子。無論對什麼事情都很聰明，而且，性質也是很正直的。」

這以後的短時之間，老婆子認真地把這問題解說給雅格娜聽，可是雅格娜的心裏儘是充滿自己底悲苦，忙碌地移動鬘斗，並不說任何回答的話。夜已經很深了，周圍很是沉靜寂寥，祇能聽到

樹枝在風中晃動的聲音，月亮雖在很濃厚的雲層深處躲了起來，可是雲的邊緣依然現出銀色的光輝，朦朧地浴照着母女底臉龐。

「雅格娜，你明天到教堂裏去，好好的懺悔一下罷。這樣的話，心情也會舒暢起來，一方面也可以從那些罪惡中逃避出來了。」

「可是，爲了什麼要懺悔呢？我不願意！」

「不願意去懺悔？」母親底聲音又在忿怒中震顫。

「不願意。那種牧師有什麼用啊！還不是個『要罰趕快，救人且慢』的傢伙嗎？」

「噤！別多說，說這種壞話，天罰是很可怕的。嚶，去懺悔去罷！不得不對上帝請求消滅罪孽，懇求寬恕。唔，這樣的做罷，這是最好的事情啊！」

「消滅罪孽嗎，媽媽，那還早着呢，你倒說，我做過怎樣壞的事情呢？這也許是因爲我戀愛過的緣故罷，可是，我爲着戀愛吃到不少的苦，也足夠這個報酬的了。在我看來，最深邃的地獄已經到了，什麼都已經完了。」雅格娜說着，儘是在絕望而暗鬱的氣氛中，吸吸的啜泣。

「啊啊，可憐的雅格娜啊！她終於不能知道行將到來的凶惡的懲罰。是的，她底罪孽還沒有消滅。她的眼前，正張開了要把她抓住了淨罪的巨手。然而，她底眼睛一點也不能看到，這是比她到現在爲止所受到的苦難，更爲兇狠！」

在這第二天星期日，當彌撒還沒有開始舉行之前，列普卡村就流傳着一種風說。這是很難相信的風說，說那列普卡的村長因了私耗村會公費，已經關到監獄裏去了。

開始的時候，誰也沒有相信，可是因爲時時刻刻都有新的消息傳將過來，結果大家就處在半信半疑的狀態之中。

但是，村中的首要者們都沉默着不多說話，祇是說，「那裏，這不過是謠言。祇有空閒得沒有事情做的傢伙，才會說出這種無聊的話。」

好容易，等鐵匠從鎮上回來的時候，村人們方才知道事態很是重大，更由酒店的楊凱爾對他們加以證明，這不能再不相信。

「這那裏會是說謊呀？村會裏的公費已經不到五千盧布了。村長所有的田地房屋全要沒收，再有不足的話，聽說要由列普卡全村的住戶，把它湊起來呢！」

這樣一來，全村立即漫漲起可怕的氣勢。這是什麼話呀！這村子正在生計困難的時季裏，無論那一家不都是揚起哭聲，浸沉在悲慘的絕境之中嗎？想吃也沒有食物，儘是借着債過光陰，等候能夠推到收穫的時期，爲什麼要替那強盜去償付私耗了的費用哪？這難道是人所能忍受的事情嗎？……整個村子因了憤激而瘋狂似地，到處都揚起咀咒聲，威喝聲，冷嘲熱罵猶如雹霰般地飛濺開來。

「我又不是村長的同道，就是一個錢，也不願替他去擦屁股的！」

「我也是如此的！村長過去不是老是喝着酒唱着歌，過的很神氣很舒服嗎？到現在要我們替他負起揩擦屁股的責任，請問那一個世界上有這種法律呀？無論誰的意見都極其悲憤，流着淚水痛恨。」

「我的眼睛是早就看到了這一點的，所以我早就在以前過這種話的，而現在，終於到了這一天哪！大家對於我說的話都不肯相信，現在總應該知道了罷！」老普洛秀卡多少帶着些敵意和野心，這樣地說。他底妻子也正是他底忠實的呼應者，爲着要使他的話能夠巧妙地產生反應起見，祇要看到有人，就滔滔地誇說自己丈夫的先見之明。

這報告實在使村人們大爲驚異，因之，這一天到教堂裏去舉行彌撒的人祇有少數幾個，大家都留在家裏紛紛地議論起來，尤其是這憤慨是村子全體所共通的事情，所以無論是屋子裏面，或是果樹園裏，到處聚起大羣的人，高調起一致的意見，更盛的是在沿水車池一帶的樹蔭下，閃鬧出高朗的嘈雜的聲音。留在大家頭腦裏的唯一疑問是：究竟村長把這樣鉅額的金錢，都化到什麼地方去了？

「傢伙，一定是藏到什麼地方去了，那樣多的數額，怎會有化光的理由呀！」

「不，村長那傢伙，全然信任了稅務員是個正直人，所以會受到這種災難呀，金錢的出路，我是很明白的！」

「真是可憐的傢伙！傢伙雖然叫我們村民倒楣，可是他自己也就更倒楣啦！」年齡老的幾個這樣穩健地說話。這其間，普洛秀卡底妻子移動她那肥大的身軀，擠將進來，擦擦她那乾燥無淚的眼睛，高傲地現出同情似的態度，說：

「可憐的，倒還是那位村長太太呀——她是個那樣高貴而且又有才幹的女人——現在，她要怎樣才好呢？田地房屋如果完全都被沒收的話，那麼，就得借住到人家的屋簷下去，還非得去找

一些短工來做不可啦，這真是太可憐了。何況，那公費又不是她耗費完的。」

「什麼話，就是那婆娘，還不是過着相當舒適的日子嗎？」噁噁地說着的是珂茨洛瓦老婆子，她恰和普洛秀卡底老婆全然相反，用另一種極爲露骨的攻擊的態度說話。「提起村長夫妻倆個，過的正和大地主的豪華生活沒有兩樣。每天都要吃肉，咖啡裏面至少要攔半壺砂糖，而且，也真是一對，勒姆酒一喝就是一大瓶！我是親眼看到過的，有一次，還從鎮上買回來半馬車各種各樣高貴的東西呢！總而言之，祇要看到那挺得很高的大肚子，我就想到那東西反正不是過窮苦生活的，應有的哪！」

這所下的結論，也許是毫無理由可說的罷，可是老婆子所說的話，大家都很注意地傾聽。但使大家的意見決定地結合一致的，却是風琴師底妻子。她這時偶然經過這地方，（至少在人家眼睛裏看來是這樣的）聽了一會大家談論的話，裝出並非有意而是隨便的神色說：

「你們難道還沒有想到嗎？爲了什麼村長會耗費這麼多的公款……那又有什麼值得這樣不可思議呢！」

因此，大家把風琴師底妻子圍將起來，詢問這個理由。

「那不是很明顯嗎？爲了雅格娜呀！」

這話使婦人們意外地吃了一驚，互相看望各人的臉龐。

「今年的春天時候開始，我們這一教區裏就有了這種傳說——這也不是我造的謠言，無論去問一下誰都可以。連摩茲利查村也早就知道了……去問的話，馬上就可以知道的。」

她表示出不高興在自己嘴裏說出來的神氣，立刻就逃一般地動步走了，可是其他的妻房們跟在後面，捕捉似地拉住了她，重新組成一團新的，聚到另一枝樹蔭下去。於是，她首先聲明這是不能說出去的祕密，然後敍出什麼時候村長曾經替雅格娜買過赤金指環，而且挺華貴的特等披肩，真珠項鍊，數珠，甚至還有數額極大的現款，也都由村長交到雅格娜底手裏。這些，不必說都是些胡謔的話，可是婦人們爲着她單純的態度，就完全相信是真實的了。但是，祇有耶格斯丁卡老婆子生氣地高聲的說：

「那不是不得了嗎？風琴先生的太太，那些都是你實在看到的嗎？」

「是呀，我自己看到的。這一點，我就是到教堂裏去起誓，當個證人都可以的。村長做出不法的事情，完全是爲着雅格娜，而且，也可以充分想像到是雅格娜要他這樣做的。因爲雅格娜本來就是一個什麼惡事都敢做的魔鬼呀！上帝呀聖者呀，在她的眼睛裏是不會存在的，臉皮又厚得怕人，和野獸也沒有什麼不同。整個的列普卡村裏面，祇要是她去的地方，什麼地方不會被她搞髒呢……而且，噫，她嘛，還想引誘我們那個可愛的耶乃克哪！可是那孩子天真得很，所以，逃開她以後，把什麼話都告訴了我，還算是好的，不然，可怎麼得了啊？那個女色鬼，連牧師也說出不能留這種人在裏面的話哪！她滔滔不絕地說着，到這裏好容易透了一口氣。總之，風琴師底妻子因爲過於憤恨，而在舌尖上加了不少油彩。

然而，這些話，正像火花落到煙硝裏面似的，發生了絕大的效果。人們以前對於雅格娜的各種反感，重又蓬勃地湧激起來——日常隱秘起來的羨望、嫉妬、猜忌、競爭、心憎惡心，所有一切感情都

變成一起，像毒蛇似地蟠卷，怨恨雅格娜的心在一時之間開始奔騰了。這憤激的狀態是超過想像之外的。每一個都想把自己的意見使旁人知道，而尖聲地喊叫：

「爲什麼在這基督教信徒的鄉村裏，要允許這種妖精存在？」

「波利挪老闆的死，也是爲着那個惡魔呀，難道忘了嗎？」

「而且還想引誘年青的牧師，太不像話哪！」

「爲了那惡魔，這個村子真不知道發生過多少昏天黑地的事情，打架，姦淫，不叫人生氣嗎？」

「雅格娜真是這村子的瘡癩，因爲她，列普卡給鄰村的人看不起！」

「祇要那娼棍住在這村子裏，這村子的罪惡事情是不會斷絕的！今天爲了她，村長做了偷兒，明天爲了她，不知道誰要犯殺人了罷，誰能知道呢？」

「把那東西趕出去罷！那東西和生瘋瘋病的沒有什麼兩樣，讓她住到森林裏或是山裏面去，就可以啦！」

「對啦！祇有把她趕出去！——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方法。趕出去，把她趕出去！」

大家都一起騷鬧，在極度的憎惡心的驅使之下，溶成任何事情也不惜一幹的形勢。於是，由於風琴師底妻子的提議，全體到村長的住宅去看望。村長底妻子在慘不忍觀的悲哀狀況中，正在流淚痛哭，大家擁抱了她加以安慰，表示出各人的和愛，也鼓勵她提起勇氣。

這以後，風琴師底妻子不絕地把指責雅格娜的話，詳細地說了出來。

「是的，是的，正是如此。」村長底妻子在淚水中點頭。

「爲着雅格娜，全村都墮落了……那娼根……那娼根……做過那末多的壞事，叫她倒在泥溝裏面，像狗那樣的死掉罷！她叫我受到這樣大的恥辱！這怨恨，真是，真是……娼根的屍骸上，要讓她滿生蛆蟲才好！」村長底妻子吐出咒罵的話，嚙的倒向臥床上，在猛烈的痛苦中，身體猶如要被撕裂似的，悶悶地在歎歎與發作之下，扭動全身。

大家都衷心地覺得村長夫人很是可憐，長時間安慰着她，可是這當兒，因爲太陽已經開始傾向西方，便各自回到家裏去了。祇有風琴師底妻子留下來，二個人關起了門，嘁嘁的商量此後應該採取的手段。不多一會，這二個女人就走到村子裏的每一家去游說，開始爲着實行那祕密的計劃而拚命奔走。

而且，普洛秀卡底老婆也參加了這個計策，此外更有五、六個別家的妻子。這些都是爲着共同的怨恨而哭泣的人。她們首先到牧師底住宅裏去訪問，可是，牧師却把雙手像游泳似地伸向前面，說：

「關於這種事情，與我是毫無關係的，既不能說聲贊成的話，也沒有阻止你們的力量，而且，對於這事情，也不曾有過要干涉的意思。明天有重大的事情，要到薩爾諾夫去，整天都不在這兒呢，哈哈！」

這一天黃昏的列普卡村，到處發生打架，爭論，衝突，陰謀等等，非常騷鬧的行動，夜暗沉下來時，參與祕密計策的人們，全部到酒店裏去，在這地方，風琴師招待了他們的飲食。這其間，喧喧嚷嚷的議論重又沸騰起來。列普卡村裏的大農家以及妻房們，大多數來了，經過長時間的談論之後，普洛

秀卡底妻子站起身來，大聲的喊：

「波利挪家的安笛克到什麼地方去了？大家都這樣聚起來了，而他正是一個領袖，沒有他在這兒，所有商量好的事情，總覺得力量有些不夠似的……」

「說得很好，去喊安笛克來罷，非要把他拉到這兒來不可！」大家都同意地說：「沒有他在一起，什麼事情也搞不了！」

「不過，如果安笛克幫住她那一邊呢？」有人這樣的說。

「安笛克怎麼會站在我們反對的立場上去呢——我們議決事情，不是和村會的沒有兩樣嗎？我們已經決定下來了——我們是全體一致的！」

安笛克已經在臥床裏睡了，可是里長把他喊了起來。

「你哪，你非要去說出你的意思不可。假使你這麼做，大家一定以為你還是圍護她的好罷，快些到那邊去罷。你以前的過失，給村子裏的女人認為不能寬恕的時候，那還了得——好罷好罷，對於這種事情，你非得解決它不可！」

安笛克不能說是不去，在暗鬱沉重的心情之下，被他拉出去了。

酒店裏面擠得滿是人羣，猶如沸水正在奔騰，雜音像潮水般地起着渦卷。過了一會，風琴師站立到椅子上面，全然用說教也似的口吻開始演說：

「……現在已經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採用了。村子正如一家整幢的房屋，假使有一個偷兒把粗大的木材偷走的話，這其間，就會有另外的一個偷兒來偷盜椽子，而第三個偷兒便要把牆壁上

的木料偷走的，那麼，主要的房屋便要倒坍下來，住在裏面的家族，也要被屋子完全壓死哪！和這同樣地，假使我們之中，存在了一個偷盜東西，做出各種罪惡行為，像畜生似地敗壞風俗的人，那麼，這個村子將會變成怎樣呢？這樣的話，這村子早已不成其爲村子，在正直人底眼睛看來，祇不過是羞恥和惡德的醜惡集團，因而避開這個村子，逃到很遠的地方去。單是聽到這村子的名稱，也一定要劃個十字，蹙起眉心來的！像這種村子，上帝一定要降下嚴正的審判，和古代所多瑪與蛾摩拉^①一樣地，祇有遭到滅亡了。當然，我們全體都要受罪的，因爲我們是不能從這罪惡中避免傳染的！也就是說：即使自己並不作惡，但是看到了惡而加以放任，也正是絕大的罪惡，所以非要立刻除去這個罪惡不可！聖經裏面也這樣的說過：『倘若你底手違反了你，就得把它砍下來，假如你底眼睛使你發生錯誤，就得把它剜出來，丟給狗去！』——因爲如此，我才敢進一步的說：雅格娜實在比惡病還要可怕，比鼠疫滅亡人類還要更毒。她在這平靜的村子裏播蒔惡德的種子，破壞上帝所有的訓誡，犯着罪惡，致使我們底頭上招來了可怕的上帝的憤怒。趁早，當上帝的憤怒還沒有降下之前，我們非得把她趕出去不可！現在這時候，再不進行這一件工作，這村子除去滅亡之外，就沒有別的路徑可走了。雅格娜的腐敗不德，現在已經達到絕頂了，上帝的審判立刻要降落到我們的頭上來了！他像母牛似地大聲的吼叫着結束，臉龐泛出紫紅的顏色，眼珠像要飛迸出來似地對住聽衆瞰視。

「說的對呀，說的對呀！現在正到了這個時候啦！——我們祇要使用村民的名義，是可以自由

（一）舊約中阿伯拉罕與羅得時代，存在死海（一名鹽海）地方的五個都市之二，（此外是押瑪、洗當、瑣瑪）曾經繁榮一時，但因居民沉溺於罪惡中，以致自天降火把它毀滅了，見創世記第十九章二十四。

執行賞罰的。——把雅格娜從這村子裏趕出去！大家這樣的瘋狂地呼喊，興奮的程度愈來愈猛烈高漲了。

格萊戈里和其他幾個也站起身來演說，可是在囂張的鬨鬧之下，誰也不再傾聽，這其間，風琴師底妻子更詳細地舉出關於雅格娜所有罪惡的實證，村長底妻子也同樣說出淒慘的證據，一一的吹進衆人底耳朵。騷鬧愈加擴大了，滿堂漲起憤慨的聲浪。

安笛克不說一句話，站在屋角裏現出憂鬱的神色，緊緊的咬住牙根，爲着抑制內心的苦痛而把臉色變成鐵青。有時，他把喉嚨顫抖的手抓住椅角，真想把這些全場一致在愚蠢行爲下騷叫的人們，蹂躪得像果醬一樣地稀爛。現在，他是這樣地憎惡着人們，憎惡得毫無譬解的辦法。然而，依然使出平生的精力，拚命地忍耐。他不時的吞下一口酒，也不時的對地面吐上一口唾沫，嚙住嘴裏要吐露出來的咀咒。

正在這當兒，普洛秀卡底妻子跑到他這邊來了，她用大家都能聽到似的大聲說：「現在我們大家已經決定要把雅格娜從這村子裏趕出去了，安笛克，請罷，請把你的意見，在大衆前面申說一下罷！」

大家立即像水一般地沉靜下來。大家都在心裏臆測：安笛克一定要說出反對的話的。可是，安笛克深深的呼吸一口，突地挺起胸脯，用會要震響似的明白的聲音說：

「我也是住在這村子裏的一個，當然不能違反村子裏多數人的意見。如果大家都要把雅格娜趕出去的話，那麼，把她趕出去就是了。真的要把她趕出去嗎？由你們去搞得了！——和我又有

什麼關係呢？」

他說了，推開人羣，也不對誰看上一眼，就這樣退將出去。

酒店裏面依然長時間地繼續吵鬧。直到夜色微明方才停止。然而結果還是決定了把雅格娜趕出去的好。

沒有一個同情雅格娜的人，即使有，也立刻被衆人推翻了。祇有馬秀獨自一個人大胆地對住人羣，以獅子般奮猛的精神不絕敵對，咒罵全村的人們，到達了忿懣的絕頂。結果，終於離開酒店，跑到安笛克的地方去，要求設法把雅格娜挽救出來。

「你可知道那些笨蛋是怎樣決定的嗎？」馬秀現出死人似的蒼白的臉色，站在曙光之中，全身哆嗦地震顫，這樣地對安笛克說。

「我知道。但是，法律和習慣全都幫着那批傢伙。」安笛克在井邊洗着臉，毫不在意地說。

「那種法律在地獄裏才有呢！那些都是風琴師夫婦倆搞出來的事情……那樣無法無天的事情，我們怎麼可以不加阻止呢……究竟雅格娜在那一點上，有了這樣深重的罪惡呀？他們所攻擊的，不全都是說謊嗎……有我們存在之間，難道能容忍他們那樣粗暴地把雅格娜像喪家狗似地趕出去嗎？天道也不會允許的！」

「可是，你打算反抗全村的議決嗎？」

「你這傢伙說的口氣，不是幫着他們嗎？」馬秀突然用生氣的口吻，厲聲地說。

「我並不幫誰。雅格娜在我，早已比路旁的石塊還不如呢。」

「安笛克，你要救救雅格娜才好！——這也可以算是順從上帝所走的道路。我已經快要瘋了——要瘋了。你想一想罷，她還有什麼方法呢？到什麼地方才能夠安身呢……村子裏的傢伙們全都是些畜生！是狼！是魔鬼……我真想揮起斧頭，無論是這個那個，毫無分別的把傢伙們砍死！」

「我無論怎麼說，也不能幫助你這傢伙。那些傢伙們已經決定了。對住那麼多的人羣，獨自一個人可有什麼辦法呢？——什麼辦法也沒有！」

「哦哦——你在恨着雅格娜哪？」馬秀終於說出這樣的話。

「恨也好，不恨也好，這和我是毫無關係的。我有我的自由，我依照我自己的意思。」安笛克簡單地回答，把身子靠到井欄上去，茫然地仰望著天空。他儘是抑制住對於雅格娜的熱情，却依然有強烈的衝動，現在，這正和痛烈的妬嫉之炎在胸膛中融融燃燒，他宛如暴風中的樹木在呻吟似地前前後後的搖動身子，緊緊地收斂着苦悶的情緒。

他對周圍看望一下，馬秀已經走了。在他看來，這村子好像是他鄉的土地一般。所能看到的，儘是些使人發嘔的醜惡。

而且，這一天的天氣，也奇妙地好像蘊結住什麼不吉的凶兆。那面積不可思議地膨脹起來的太陽，發出晦澀的光輝懸在天空，這暑熱也像到現在從未經受過的鬱沉沉的非常窒悶而不痛快。也不知是雲還是水蒸氣似的東西，在地面上低低的瀰漫，風毫無方向地不時像發作似的吹拂。於是塵埃就呼嚕嚕的捲出渦卷。大暴風快要接近了。遙遠的被樹梢所遮沒的地平線上，電光正在閃閃地放射。

現在，村人們好像騷鬧得到達極度了，人們胡亂地到處奔跑，每一家都響出吵架似的亂雜的聲音，女人們在水車池邊亂七八糟地爭論，狗也不絕吠叫。

田野上差不多沒有人工作，家畜們被趕出屋外，啼出悲鳴告訴飢餓。這一天，牧師一早就到別的地方去了，也不舉行彌撒，人們底心時刻復一刻地加重不安的氣氛。

安笛克看到村人們幾乎全數聚集到風琴師的院子裏去了之後，就拊上鐮刀，到靠近森林最近的自己底田地上，開始刈麥。風阻礙着他的工作，麥穗不住地向前後搖擺，或是拂到他底眼睛裏去。然而他兀然地站在地面上從事刈割的工作，志忑不安的心情略微鎮靜起來，張眼看時，聽到村子那邊有人羣在喧噪的微音。

「唔，現在大概開始動手了。」他底頭腦裏霎的閃了一下，心臟像受到鐵鎚敲擊似地卜卜的悸動，憤怒的狂瀾儘是在身內逆卷，不斷地感到激烈的震顫，一種要立即丟掉鐮刀，去營救雅格娜的衝動正在沸湧起來，然而他依然拚力地忍耐下去。

「是的！做過惡事的人，總不能不受到責罰！是的！——是的！」

他脚脛周圍的黑麥穗禾，頗有重量地向下低垂，像暴風下的湖水似地起着波紋，他底頭髮也在風中飄動，臉頰上流淌着帶有鹹味的苦惱的汗水。他底精神全然是站在雅格娜這邊的，又怎能就這樣獸住不動呢？——他底靈魂全部傾向到這方面去了，祇有強壯臂力的手腕在本能地揮動鐮刀，嚇嚇的刈割麥顆。

村子方面一種女人嘶叫的長長的厲聲，重又趁着風翼，吹送到他底耳朵裏來。

他忽的丟開鐮刀，猛然地坐到地面上去，周圍的麥穗像牆壁似地裹住了他。他努力像擁抱大地似地用雙手按住地面，以可怕的努力不再轉動。是的，他緊緊的壓住地面，好容易才不致動作，雖然他的視線還是對住列普卡那面迷茫，他底心在高昂嘶叫下怯弱起來，從頭到腳都興起可怕的發作的顫動，儘是噁噁的抖個不止。

「所有的人，都非要走上應得報酬的路不可。這是命運，不見得會有什麼可以避免的辦法。我們都爲了播種而耕耘，爲了收割而播種，假使有人要阻礙這個的話，那麼，我們唯有像拔掉野草一般地把它除去囉！」

他底心裏有一種太古的峻嚴的聲音，在這樣地呼號。——這是誰的聲音呢？……不正是通過大地的居住者而發出來的聲音嗎？

但是，安笛克對這聲音，有一種類乎要背叛似的衝動。然而，另一方面，也有着一種更強有力的，使他底耳朵傾向還是欣快地服從這聲音來得妥善的意向。

「是的，無論是誰，對於狼總有保衛自身安全的權利……無論是誰！」

可是，那最後的不快與猛烈的衝動，依舊像暴風似地對他襲擊。於是，把他包裹在昏迷的暗影之中，使他感到有立即要跳躍起來加以衝擊的慾望。

不過他仍是按捺住這個，站起身來，在砥石上磨一會鐮刀，劃一個十字，在手掌裏吐一口唾沫——於是迫任意志開始專心刈麥。利鐮揮動的勢態是多麼可怕啊！在空間搖晃時，甚至發出涼爽的風聲，麥穗像低頭似地被刈割倒了，成熟的穗禾碰出銀鈴似的鐮刀微音之下，陸續高高地堆積

起來。

村子方面，已經到了使人毛骨悚然的審判與譴責的時刻了。那地方發生着怎樣行爲，真是要想形容也很苦惱。列普卡全體村民好像是在熱病的狀態中一般，也正如瘋狂似地達到極度的衝動。多少有些人情溫味的人們，在這場所裏是再也忍受不下了，於是，有的緊關在家裏，有的便逃到田野上去工作。祇有聚集在池子周圍的人羣，說來，正像是沉溺在可怕程度的怨恨與邪惡的宿醉中似地，對雅格娜尚未消除復讎的怨念之前，進行着多麼惡毒而可怕的咒罵啊！

然而，不多一會以後，全體羣衆猶如崩堤的洪水似地衝向陀米尼克老婆子底家裏去了。村長底妻子和耶乃克底母親，在他們前面率先領頭，那些瘋狂咆哮的羣衆跟住後面，怒濤一般的不絕地連續。

於是，像瀑布同樣地湧激到屋子裏去。陀米尼克老婆雖想阻擋他們，但在瞬息之間就被衝開了，安多柳立即飛闖出來想要幫助母親，也被他們打開去了。最後，馬秀站在房門裏面，昂然地攔住進路，他手裏抓住棍子努力揮動，然而在不到半分鐘的時間裏，也被推到牆壁邊去，立即在眉心上被擊中一下，人事不省地倒在地上昏過去了。

雅格娜躲在最裏面的房間裏，關上了門，也緊緊的撐上門檔，但羣衆猛烈的雪崩之勢，立刻把這衝破了。雅格娜靠住牆壁站在那兒，可是她既不作任何防禦，也不說一句話，臉色像屍骸一樣蒼白，睜着很大眼睛，噁噁的抖着等候死亡。

無數的貪婪而可怕的手，在怨恨與憎惡燃燒之下胡亂地抓住雅格娜。雅格娜恰如那連根拔

起的顆草似地被舉到半空，拖到屋子外面。

「也許要逃走的，網起來罷！」村長底妻子發出命令。

路上，爲着搬運雅格娜，準備了一輛滿裝豬糞的貨車，還套上二隻漆黑的牛。就在這濕膩的豬糞裏面，把雅格娜網縛好了丟將進去。雅格娜任憑他們網縛，一點也不反抗。這以後，又是要震聾耳朶也似的喧嚷。嘻笑，怒罵，咀咒，指責。全然像用殺戮的短刀雨般地突刺同樣地——這醜怪的行列，馬上出動了。

首先在教堂前面停將下來，珂茨洛瓦老婆子喝出尖厲的聲音：

「把這東西剝光了，吊到教堂大門上去，用鞭子抽罷！」

「不，那可不必！」其他的聲音喊：「像雅格娜這種下賤的女人，應該在教堂外面打的！」

「打罷，打到她流血才行！」

然而，阿姆勃羅司老爹緊緊地關起教堂的大門，手裏握住牧師的獵鎗，看到羣衆在這地方停下來時，就發出破鐘也似的聲音喊叫：

「敢跑進這門裏去的傢伙——我會一下子把他打死的……：……決不比打死狗會麻煩到多少！」他現出惡鬼似的形相說着話，按住獵鎗像要開鎗的樣子，羣衆祇得忍住了氣，折回到白楊並樹道那邊去。

天色昏曇起來，立刻將有大暴風要吹刮了，羣衆便急忙地行走。天空是在怎樣迅快地增厚不痛快的暗鬱之色啊！高聳的白楊樹梢在強烈的風中前後搖擺，羣衆的腳邊，濛濛地飛揚起使人睜

不開眼睛的塵埃的雲霧。遠雷正在陸續不斷地鳴咽。

「呷，比特快一些！」羣衆喊叫。大家都皺起眉心，抬頭看望天空的模樣。道路正中因爲塵埃太多，就從路側向前進行。對雅格娜抱有極度怨恨的人，不時的交互地走近豬糞的貨車邊，發出夜叉似的瞋恚的聲音咒罵。

「你這豬獾騷狐狸！——滾到軍隊裏去罷！你這女色鬼！疫病的野鷄！」

趕着這裝滿豬糞貨車的是波利挪家的長工比特，因爲並沒有其他的人可以担任，就叫他來趕這車子。他不絕地鞭打黑牛的屁股，在車子旁邊步行。於是當誰也沒有留神的時候，就悄悄的和婉地對她說話：

「快到了，沒有多遠了……現在所受到的怨恨，也許會有報復的時候的。噫，現在暫且忍耐一下罷。」

這樣地，雅格娜被綑綁起來躺在豬糞上，毆打過的手腳滲出血水，受到不能再活下去的絕大恥辱，陷入骯髒的深淵之中，嚐味到悲慘絕底的苦痛，既不聽聞也不感到身子周圍的一切地，被橫倒着運送過去。淚水在血跡斑斑的臉頰上流漾，有時也許因了要呼喊而漲起胸脯——然而，沒有吐露出絲毫聲音。她底存在，完全像變成化石似地停頓了。

「比特，快，快些！」

羣衆對比特呼喝。燥急的心情，也許已經使衆人瘋狂的感情略微鎮靜下來了罷。大家都放快脚步，好容易才走到標出是列普卡村界的土塚附近。

他們在這地方卸去豬糞車的一邊，把車身側轉，雅格娜的身體便和豬糞一起跌向路旁，全像是拋棄屑物似地倒在污穢的豬糞裏面，豬糞響出很大的聲音！這裏面，雅格娜仰天地倒着毫不動彈。

村長底妻子搖搖擺擺地進向前面，用腳踢轉雅格娜的身體，開始嘲罵：

「你再回到村子裏去瞧瞧，會叫狗咬你的！」於是拾起一塊和石頭差不多堅硬的泥巴，殘酷地丟了下去，重又添說：「這便是引誘人家的酬報，記住了！」

接着，第二個人飛闖出來：「這便是你這狗搞髒列普卡村的酬報，記住了！」

「立刻替我死罷！」

「狗，別再跑進上帝保佑的村子裏去！」

「在這兒餓死，渴死就很不錯啦！」

在這些罵聲之中，雅格娜的身上就有泥巴，石塊，砂子在丟下。雅格娜僅是毫不轉動地躺在地上，呆呆地看住在空中晃動的樹枝。

這其間，天色突然逐漸黑沉下去，沙沙的下雨了。

比特說着「須要修理一下車子」便殘留下來，其他的人也不再等候，就開始成隊地回去。一種莫名其妙的寂寞，在他們底心裏漫漲。剛走到半路上，碰到陀米尼克老婆子全身血跡，穿着破碎的襤褸衣服，倚住手杖，摸索着哭着走將過來。當她發覺到碰上衆人時，立即便嘶出像從地獄裏傳揚出來似的可怕的聲音。

「……哦……哦……疫病，瘋癲，火災，洪水，斷然不會放過你們……一個也不留地都要死的……」

衆人聽到這聲音，猶如失魂似地低下頭來，受到怪物的襲擊一般的趕忙散開，逃走了。

★

這是多麼猛烈的大暴風！天空好像滿流着赤土，濛濛的塵埃摻混到雲層裏面，白楊的並樹猶如哭號似地震響，不是折斷就被吹斜地在連根搖蕩，風在咆吼，和麥田格鬪，遠方的森林也在怒號，摺伏；蘊住雹霰的重雲在盤轉，正以爲那銅色的雲塊要低壓地面時，却在到處昏昏沉沉的朦朧之中，霎的閃出電光，降下僅少的雹，叩打着樹枝和樹葉。

可是這凶險的形勢，陸續隔開一些時間，直到傍晚方才停止，不多一會，漆黑而涼爽的夜，像回醒過來似地到來了。

而這第二天早晨，又是晴朗光輝的日子。天空沒有一片雲朵，所能看到的地面，全是燦爛光彩的露珠。

列普卡村的所有的一切，重又回復到原來的情形，在太陽昇到天空剛得其時的當兒，村人們就像約定了似地，爭先的出去刈麥。無論是田野和小徑，或者是道路上，都因了收穫馬車的響聲而顯出蓬勃朝氣。這其間，教堂裏響出通告舉行彌撒的爽朗的鐘聲，人們站在田野上側耳傾聽，在附近的人更聽到風琴的樂聲。有的人爲了舉行早禱而在田畦上跪伏下來，有的人更因讚美上帝而唱出高昂的歌聲，在這聲音之中重行獲得勞動的精神與力量。至少沒有一個不劃上一個十字……

於是，提起全身精力奮勇地工作。

這種狀態整天地在繼續，艱苦不絕地經營最神聖的收穫的工作，差不多沒有一個會歇在家裏的人，而且每一家的門戶都並不關閉而開放得很大。連孩子們和老年人，甚至是殘廢者，也都跑到田野上去了，今天，就是狗能，也被放鬆了繩子，可以滿高興而自由地在收穫場上奔跑。

沒有一個懶惰的人，當然更不會有癡呆地看住隣人收穫的人了。無論那一個都同樣地在麥田上彎起腰身，鼓起不折不撓的勇氣，滿額淌着汗水，孜孜的從事艱辛的工作。

祇有一家，那陀米尼克老婆子的麥田，卻沒有刈割的人——被忘記了似地放縱着。麥粒一顆一顆的落到地面上，空虛的穗禾乾燥地向上聳直。誰都不到這麥田裏去，經過的人對這荒廢情形背過臉龐。自然，這其中也不是沒有覺得可憐的人，但當同情的眼瞳對旁人掠視一下之後，立刻便急忙地從事自己的工作，更形努力地繼續勞動。不必說，現在根本沒有看住這荒廢與毀滅的遺跡，而耽入到瞑思裏去的餘暇。

總而言之，收穫正到達多忙的極度。無論今天、明天、明後天，對這異常辛苦的工作，都得用極度的喜悅來加以激勵。

於是，這晴朗的好天氣在不絕地連續下去，他們把完全刈割好的麥，紮成大束，再將八束堆成一捆，堆積在田地上每個場所，以便空閒的時候搬回家去。到這時期，麥束堆得山也似的車子，無論是田野上道路上或是貯藏室一帶，任何地方都連接地跟在一起。黃金色的麥粒散落在路上、貯藏室、打麥場的地面上，而來啄食麥粒的鵲鳥，有的在池水中浮泛，有的停止在路旁的高樹上，有的更

帶着嘴甲邊還留有黃色細毛的鵝鳥。田野上，漾滿新被刈割的穗禾底香氣，使人覺得很是舒暢。現在，縱橫地揮動連枷棒開始打麥的人家，也已經不少。這是當然的了。村子裏面，若不趕快做成麵包就無從度日的，缺乏食料的人家，有的很多。外面，刈剩根株的廣大麥田上，看過去時，點點白色的鵝羣正在找食零落的麥粒，牛羊也成隊地在中間顫動頸部。還有的地方還燒起了焚火，煙霧在拖曳，姑娘們整天圍在這附近熱鬧地喧噪，與這同時，貨車的車輪也不絕輾響。村人們底臉龐，無論那一個都被太陽曬得焦黑，但現出非常健康的色素。

黑麥還沒有刈割終了之前，山丘上的大麥早已像等得不耐煩似地，期望着鐮刀的光臨。大麥一到成熟期，就長成得非常迅快。好像每一時間裏，都在加濃那黃金的鏽色一般。如今再也沒有休息一下，或是到隣居家去吃些東西的空閒了。村人們都疲乏得像棉花似地軟翩翩的，一到晚間，祇要塞飽肚子，便肯沉沉地酣睡過去。然而，列普卡的黃昏是多麼鬧猛啊！在愉快的笑聲與戲談之中，有時還混着音樂的聲音浪傳揚開來。

是的那收穫期以前的極不景氣的艱苦時期，已是完全告終了。貯藏室堆得滿滿的，其他的農作物也收穫得很豐富。現在，無論是怎樣貧窮的人，也能抬起頭來，傲然地行走了。此後相當時期中對於未來可以安心下來，長期等待的幸福，好像已經到手了。

在這種收穫的黃金日底某一天裏，村人們正陸續把大麥搬運回家的時候，那個盲目肥胖的巡禮乞丐，照例由狗牽着走到這列普卡村裏來了。暑熱雖是非常酷烈，但這盲目的乞丐，爲着要趕快到波茨耳西去，所以任何地方也不坐下休息，挺出他那沉重的大肚子，搖擺着雙腳，苦痛地緩緩

地行走；有時伸長頭頸，對那各種音息澄耳細聽。碰到刈麥的人時，就打上一聲悠好的招呼，遞過盛鼻煙的匣子——假使在他手掌裏放上一個錢的話——也唸上兩句祈禱的文句，然後現出毫不注意的神色，詢問一些雅格娜的消息，以及村子裏發生的事情。

可是，關於雅格娜的事情，這盲目的乞丐却一向得不到可靠的要點。村人們無論是誰都不願意說起這種談話，僅是隨口的胡說幾句當作回答。

不過在波茨丹西剛巧是十字架附近的地方，碰到了馬秀。馬秀因為受到鐵匠的請託，正在這附近建造風車。

「把我領到西蒙的家裏去罷。」他倚住松葉杖，彎着腰要求。

「就是那兒去，也不會好好的款待你的，老爹。他們家裏現在正在傷心地痛哭呢。」馬秀回答。——這樣的說，該是雅格娜的病很兇吧？剛才我聽見人家說過，因為腦髓的病症，人有些變得糊塗了。」

「唔，雖然還不到這種地步——她儘是睡在床裏，對於所有的事情，好像都記不起來了。祇要聽到她的說話，無論是鬼或是蛇，沒有不哭出來的……真是的，所謂人，這傢伙儘愛做些毫不慈悲的事情哪。」

「真的，基督信徒的信仰心，已經破滅到這個地步了……我還聽見說，雅格娜底母親對於列普卡村的全體，已經提起訴訟了。」

「即使提起訴訟，也不會勝利的。因為那是全體村人所決定的事情，反正，勝利的還是村子這

「一邊囉！」

「可是，觸犯衆怒，也真是可怕啊。」巡禮乞丐說着，顫動身子。

馬秀因了忿怒而燃燒起火焰，通紅了臉：

「那個嘛，當然是可怕的。然而，也正是沒有常識的，失去正義而可惡的舉動！」

馬秀這以後把巡禮乞丐帶到西蒙家裏，自己立刻揩去額上的汗水，重又急忙地跑到工作的地方去。

西蒙底家祇有娜絲卡獨自一人，在屋簷下搖轉紡車，巡禮乞丐就坐在她的旁邊，拿出一隻青色的瓶。

「這瓶裏的東西，每天三次撒在雅格娜的頭上，然後，再用這在雅格娜的頭頂摩擦，不到一個星期，就能夠免去痛苦。這是普爾席洛夫寺的僧尼送給我的靈藥。」

「啊，真多謝你啦！已經有兩個星期了，雅格娜儘是不知人事地躺在床裏，有時雖然也發出一些熱度，說着要逃到很遙遠的地方去……悲哀地痛哭……說要去找那耶乃克……但說的都是那種夢話。」

「現在，陀米尼訶瓦老婆子怎樣了啊？」

「她嘛，祇是坐在雅格娜旁邊，完全和死人一樣，看來是不會太長久的了。」

「都是這樣嗎？——那麼，西蒙呢？」

「現在，一直住到列普卡去了。他也實在受到很沉重的負擔，總之，二家的田地都要他一個人

去工作呀！」

娜絲卡在巡禮乞丐手裏放上五個戈比克，可是他不肯收受。

「我把青瓶送了來，實在是我的誠意……以後，在上帝基督的易容顯光節，我還想替雅格娜虔心地祈禱。——雅格娜是最有親切心腸的女人，在盡心的肯照拂窮人的一點上，可說是一個不多見的好人。」

「這倒是真的，她實在是一個很親切的人……假如不是這樣……假使是一個更壞的人，或者不會受到那樣殘酷的事情，也說不定的。」

這當兒，列普卡村那邊通告舉行晚禱的鐘聲高朗地傳揚過來，也聽到貨車駛動的聲音，砥石上磨動鐮刀的聲音，以及歌唱刈麥的聲音和在一起。不多一會，塵埃濛濛的飛揚起來，反映在西方落日之中，閃出黃金色的光芒，朦朧地把家屋、田野、森林的輪廓，籠罩得隱約起來。

盲目的巡禮乞丐重又倚住松葉杖，由狗拖拉着，扶正一下乞食的布袋，開始出去。

「我親愛的村人啊，希望你們永遠和上帝一起度過光陰。」

也這樣地說

